

879.57

5214

9

著名學文界世

活復

(下冊)

著 譯
泰 斯 爾 托
長 秋



小引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晚年思想轉變以後的一部結晶。原著出版於一八九九年。這部書很能代表他晚年的思想。因為當他寫這部書的時候，他在精神上突然起了很大的變化。由藝術家一變而為道德家。他以小說當作宣傳主義的工具，不復為一種藝術的創作。

復活便是托爾斯泰在這種變動以後的作品。也可以說是他精神生活歷程的象徵作品。復活的主人翁南黑留脫夫，早年曾戀愛過一個女郎，後來又棄去不顧。她因此墮落了。到後來，南黑留脫夫做了某法庭的陪審官時，恰巧她因犯了殺人罪的嫌疑，到法庭上來。他見了她，突然由內心發出了極痛苦的感覺。於是她開始變了，竭力想挽回以前的過失。把她從墮落的深淵裏救起。她被判決，流放到西比利亞。他犧牲一切，也跟了去，並要求和她結婚。但她拒絕了，另嫁了別人。同時，南黑留脫夫便在愛憐和自憐的情感中得救了。這部小說的特點：一方面是他藝術的精美。他以藝術的天才，不朽的筆法，把故事寫得非常動人而精緻，可稱為宣傳式小說的代表作。他方面是他藉藝術為宣傳一種宗教的工具。他想靠故事中所蘊藏着的博大的思想，把基督教的教義介紹給人，類使走上得救的路。這便是他「為人生而藝術」的極端主張。

作者托爾斯泰(Leo Nikolaevich Tolstoy)是俄國聞名的文學家，生於一八二八年。他和屠格涅夫一樣，自幼便生長在貴族的家庭中。父母都死得很早，他的少年時代是在羅曼的生活中過去的。他曾到過高加索，為國家在軍隊裏服務，他的文學事業也就在這時起開始的。

他不但是個理想家，而且還是個實行家。晚年住在鄉間推行他的主義。他想把他的大家產分給農民，但被他的夫人所阻止了，沒有成功。他要實行勞動得食的理想。在一九一〇年早春，他突然離開家庭去尋求另一個更理想的生活，不料就在當年，卻因犯肺炎病而死了。享年八十三歲。

第一章

馬史綠娃的案子在兩星期以內就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黑留脫夫便預備到彼得堡去，倘若控告被大理院駁回，那麼他便要向皇帝上訴，這是擬那呈文的律師替他想的法子。這個案件依律師的意見，上訴恐怕不會有結果的，因為上訴的理由並不十分充足，假使上訴一失敗，馬史綠娃等一千人犯在六月初邊就要動身，所以南黑留脫夫必須去看他的田產，並在那裏結束一切，預備跟她們一起到西伯利亞去，這是他決心要去做的事。他最先到黑土縣境裏最近的一處大田莊那裏去，這處田莊名叫柯希明希奇，他收入的款項一大半都是從這地方得來的。

南黑留脫夫童年時和少壯時都是住在這田莊裏的，以後又來過兩次；有一次是因為他母親的意思，帶了一位德國的管事和他一塊兒到那裏去調查產業。所以那裏的一切情形，和農夫們與辦公處（就是對於地主）的關係，他老早就很熟悉了。農夫們對於地主的關係就是完全依賴着他的管理的。這些事情南黑留脫夫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知道了，那時候他信認並且宣傳亨利佐治的學說，還根據着這種學說，把他父親所遺留下的田產全數分給農夫們去了。但是自從他服役軍隊之後，便學會了每年要耗費兩萬盧布的習氣，那時候以前的那些知識在他的生活裏並不算重要，當齊志掉了，他不但自問，他母親所許他的錢財是從那裏來的，並且還避免去回憶這件事情。但是在他母親死了以後，他必須承繼並管理那些財產，這又提起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問題來了。在一個月以前南黑留脫夫便要向自己回答說沒有力量來改變一下事物原來的秩序；管理產業的人並非是他自己，無論怎樣，他還是要遠遠的離開那些田產繼續的住着，把錢財都給他送來，總要使他心中暢快。可是現在他卻下了決心，雖然他將要到西伯利亞去，還要和牢獄世界發生一些複雜的，與困難的關係，爲着這個，當然還需要社會上的地位，而最緊要的卻還是銀錢，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夠依照原來的計劃去辦理這件事，而應當損害着自己，加以變更的。所以他決定不再去經營那些田地，卻用賤價來租給農夫們，讓他們去耕種，並且使他們能够離開地主而獨立。南黑留脫夫拿着一個租主的地位來和一個奴主的地位來比較一下，便以爲租給農夫們田地，代替着原

工來耕種田地，和奴主們由農奴中勒抽價金來代替工人的舊制度是一樣的。這還不是解決那個問題的真正辦法，不過是走向解決的初步罷了；不過是從一個較為野蠻佔有的方法轉移到一種不野蠻的方法罷了。這便是他心中想去做的。

南黑留脫夫在下午到了柯希明希奇。他要勉力去把他的生活簡樸化，所以竟連電報都不發了，僅是在驛站裏雇一輛馬車。車夫是一個少年，穿着一件紫色花布的外褂和極長的背心，下面繫着一條帶子。他非常喜歡同老爺們談天，他們談到高興的時候，竟使那氣喘喘的白馬，和那上蓋的瘦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這種走法是他們時常所喜歡做的。

車夫談起柯希明希奇的管事來，卻不知道他的車上所坐的正是那個管事的主人。南黑留脫夫也安着心不告訴他自己是什麼人。

那個車夫（他曾經到過城裏，讀過小說）在車箱旁邊坐着，用手拿着他那長鞭，竭力在那裏誇耀着他的技藝，說道：「那個驕傲的德國人有三匹黃色的馬，他同他的太太趕着車子走出來的時候……啊，我的那座大房子裏每逢聖誕節便有一棵聖誕樹。我載着幾位客人到那裏去。屋裏面還有電燈明，在整個的縣城裏你也不能夠看見像這一類的東西了。他弄了許多錢。可怕呀！所有一切的事務都在他的權力之下。我還聽說他曾買了一處很好的田產哩。」

南黑留脫夫自己實在漠不關心到那個管事為他管理田地的方法，和他從中所獲得的進益上面去。但是他聽着這個穿着長背心的車夫所說的話，他就不快活起來了。

他很贊歎那日天氣的美麗：只見濃厚的黑雲彩時時把太陽遮了起來；田野間的農人們正在各處鋤着嫩麥；百靈鳥正在那深厚而碧綠的草地上翻翔着；樹林中除去晚橡樹外，全都展開了嫩綠的葉子；牲口和馬匹都在牧場裏吃草；遠處的田畝也都在耕犁了……可是他有的時候又憶起那沒趣的事情來，當他自問那是些什麼東西的時候，便又憶起「個車夫所講的那個德國人如何管理着柯希明希奇的說話來了。」

等到他到了柯希明希奇，他便開始工作，那種沒趣的情懷也就沒有了。

他查一下辦公室的賬簿，又和管事的談了一會話，管事說農夫們自己都沒有田地，他們一齊歸在地主的田畝了；他又老實的指出從中所獲得的進益，可是這樣一來就反使得南黑留脫夫格外決心不去經營，索性把他的田地都租給農夫們。

南黑留脫夫查過了辦公室裏的賬簿和管事談了一會之後，知道有三分之二最好的田地現在正雇用了有一定價格的工人用着新式的機械在耕種着，其餘的三分之一是給農夫們耕種的，每畝田祇費五個盧布的工資。就是農夫們必須把每一畝田犁三次，耙三次，撒種子，刈好稻穀，還要收拾好了送到打穀場去，才能得到五個盧布；可是雇的工人們做的是同樣的，自由的工作，卻最少可得着十個盧布的工資。農夫們由田產處所取用的一切東西，價格都十分高，他們都用工作來補償。他們用工作來抵償樹林、蕃薯秧和草地等物件的使用；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欠那辦公室裏的債了。除去農夫們租去耕種過的田畝之外，剩下的田地假如按五分利息放出去，那麼還可以生產出來，卻也如此的多抽農夫們四倍的價值。

這些事情南黑留脫夫以前完全知道的，可是現在他卻另外換了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他奇怪着何以自己，和在他同樣地位上的別人，能夠忍着心眼兒着那種苛刻的條件。那管事的辯駁認為假如把田地租給農夫們，那麼那些農具便不能再事生產，就連他們的四分之一的價值也拿不出來了；農夫們再隨便的把田地毀了一下，南黑留脫夫可就要受到很大的損失了。但是這種辯駁反而堅定了南黑留脫夫的意志，以為把田地租給了農夫們，和這樣的剝奪自己收入的一大部份是做一種善事。現在他已經決心趁着自己在這裏的時候，立刻便把這件事情辦好。米糧的收穫和出賣，農具和沒有用的建築物的出賣——這些全都是管事在他走了以後所應當做的事情。他又吩咐管事在第二天召集柯希明希奇田莊中三個鄰村的農夫們到這裏來開一個會，以便把他的意見在會上向大家報告一下，並且給他們設定租賃田地的時間。

南黑留脫夫既已有了一種反對管事的辯駁所表示的決心，和爲着農民們而犧牲的準備，心裏不由得十分爽快起來，便離開了辦公室走出來，再三的尋思前途的事情。他繞着屋子踱去，穿過那年久失修的花園——今年的花完全都種到管事的屋前去了——生滿了蒲公英的網球場，又沿着菩提樹蔭下面的路，他以前時常在這地方吸煙，還曾經和美麗的喀麗穆娃（他的母親的賓客）在這裏賣弄過風情。預備對農夫們的演說，他在心裏已經打了一個草稿，後來又和管事談了一回話，喝茶後他又把自己的思想重新整理一番，他走到大公館中爲他預備着的屋子裏去，這間屋子是從前作爲接待賓客時用的。

那間潔淨的小屋裏的牆上掛有威尼斯（註）的風景畫，在兩扇窗戶中間懸着一面鏡子，放着一張潔淨的牀，牀上鋪着

彈簧的褥子，牀旁還有一張小桌，上面放着玻璃茶杯，燈兒，和一個熄燈的小吹筒。鏡子旁邊，又放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着他那已經打開了的皮包包，包裏面裝着他的鏡匣子和幾本書：一本是俄文的「刑律通詮」，一本是德文，還有一本是英文。這幾本書的題目都是同樣的，這些書是他預備在鄉間旅行的閒暇時候讀的。可是今天已經太遲，不能夠讀了，他急忙收拾着睡覺，打算明天早晨早一點起來，預備去同農夫們會面。

屋的角落裏放着一把烏木鑲花的舊圈椅，南黑留脫夫一看見，便又憶起這把椅子從前曾經在他的母親的臥房裏面放過的，他的心靈裏就突然激起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情感。他想起這間屋子就將頹毀，花園便要荒蕪，樹木就要砍倒，又想起田場，馬房，草舍，機械，馬匹和牛羣等東西來，這一切東西，雖不是他的，卻也知道這是費了許多心力所得到的，和所保有的，於是他的心中忽然又憐惜起來了。要把那許多東西完全蕩棄，看來固然是極容易，可是現在卻不但是送掉那許多東西，就連出租田地和喪失他收入的一半也都覺得難做到了。他立刻又生出一種理論，表明他租田地給農夫們，而毀棄他的產業都是無意識的事情。那時候他的心裏便有一種聲音在說道：「我必須要維持我的田產。可是假如我在田地上不佔有這些產業，那麼我將不能夠保持着這許多房屋和田地……但是那時或者我已經到西伯利亞去啦，那麼房屋既然用不着，田產也就用不着了。」他心中又有另外一種聲音說道：「這些事情都是沒用的，可是你並不是要把你的一輩子完全消磨在西伯利亞啊，你總得結婚，生育兒女，並且還要好好的把產業交給他們，正像你接受來的時候的情形一樣。對於田產呢，也負有一種責任。捐棄他，或是把一切都毀掉，那都是極容易的事啊，可是假如再想得到他，就很困難了。無論怎樣，你得先想一想你以後的生活，和你自己將要去做的事情，還有你的產業也得安排安排的。你是憑着你的良心做去呢，還是因為要對人誇耀才去做的呢？」南黑留脫夫這樣的自問自答了起來，不能不自認他的這種決意是被人家將要對他議論的思想所感動的了。他越是想着這件事，問題就越來得多，又似乎越加不得解決。

他想睡覺，自己打算摒去了那許多思想，等明天早晨腦筋清醒的時候再去解決那些問題，因此他就在那潔淨的牀上躺了下來。可是睡了半天，再也睡不着。但聞格格的蛙聲夾着園中一對夜鳴鳥的叫聲（有一隻落在翠窗的丁香樹的花

間，隨着清風和明月透進屋來。南黑留脫夫靜聽着蛙和夜鳴鳥的叫聲，便就想起那個驅吏的女兒，和驅吏自己的音樂來了。這又使得他想起了馬史綠娃，當她說着「你得完全全的將牠捐棄」的時候，她的嘴唇就像蛙叫似的顫動起來了。那時候管事的那胃德人就走下來到蛙那邊去。應當把他拉住，可是他並不下來，而且變了馬史綠娃走過來譴責南黑留脫夫道：「你是一位侯爵，我卻是一個囚犯。」「不，我絕對不服從你。」南黑留脫夫想罷，自己就醒了，不由得自問自道：「好，我做的是錯呢，還是對的呢？我並不知道，我也不願去考慮了。那總統是一樣的，我得好好的睡覺了。」他自己就下降到那胃和馬史綠娃所爬着的地方去，而那裏也就一切都完了。

第二章

南黑留脫夫早晨九點鐘就醒了。侍候主人的年輕書記一聽到南黑留脫夫起身，便把鞋子和水拿來給他，鞋子閃閃的發着光，水是極清的冷泉，他又向他報告着說農夫們都已聚集在這裏了。南黑留脫夫跳下牀來，把他的思想集中一下。對於昨天那種損壞他的財產和那種毀壞他的憐惜之感，早已消滅得影蹤毫無了。他記起那種憐惜的情感，反而倒吃驚起來；他欣欣然的凝視着前途的工作，甚至於不知不覺的自驕起來了。

他能夠從窗子中間看到滿生着蒲公英的舊網球場，農夫們都已聚集在那裏了。昨天晚上的蛙果然叫得有因；今天的天色很陰沉，一點兒風也沒有，只見晨光裏面灑着柔軟溫暖的小雨；水點兒掛在樹葉、樹枝和小草上面。除去清新的植物味兒以外，還有一種潮溼的氣氛從窗子裏穿了進來，足見雨還得落呢。

南黑留脫夫在穿衣服的時候，幾次向外邊望那聚集在網球場上的農夫們。只見他們一個挨一個的來到，脫去他們的帽子，互相鞠躬着行禮，圍繞着站成一個圓圈子，各自撐着棍子說話。那管事是一個健壯堅強的胖少年，穿着一件帶有大鈕扣的深綠色的粗絨短衫，他走過來稟報說農夫都已聚齊了，正在那裏等候着，請南黑留脫夫不妨吃過了早飯再出去——茶或者咖啡兩種都已預備好了，隨他喜歡吃那一樣。

南黑留脫夫一想到自己立刻便要與農夫們談話，就生出一種不期而來的畏縮和羞澀的感覺來，他說道：「不，我想我最好立刻便去見他們。」他打算去滿足農夫們的願望，這事情是他們連想都不敢想到的。賤價租田地給他們，可算是賞賜他們一個很大恩典了；然而他還覺得有點兒慚愧。當南黑留脫夫走到農夫們那裏去的時候，白色的頭髮，禿頭，和灰色的頭，一齊都在他面前動將起來了，他倒覺得十分的模糊啦，竟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細細的小雨仍舊在下着，落遍了頭髮上，鬚鬚上，和人們粗外掛的細毛上面存留着。農夫們都睜大了眼睛注視着主人，等候他說話，可是他十分羞澀，竟說不出一句話來。這種不自然的靜默，卻被那位嚴肅而又自信的德國管事打破了，他自命是一個管理俄國農夫的能手，他說得一

口很好的俄國話。這個吃得過多的胖子，和南黑留脫夫自己，和那些皺皮瘦臉的人對照着，肩膀骨突出外翻的農夫們便都現出一種奇怪的形狀來。

管事說道：「這裏是這位侯爵，他打算賞賜你們一些恩惠……把田地租給你們，不過你們卻很便宜罷了。」

「華希納·凱里奇，我們怎麼不便宜？我們不替你做工麼？我們都極滿意那位已經去世的太太——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現在少主侯爵卻不見棄我們，我們很謝謝他呢。」這是一個紅髮多話的農夫所說的。

又有一個肩脚闊大的農夫說道：「我們沒有一毫忤逆主人的事情；我們的痛苦是在缺乏田地，不盡過活的。」

南黑留脫夫說道：「對了，這就是我要招集你們到這裏來的緣故。我情願讓你們隨便的把所有田地完全都租了去。」農夫們一聲也不響，好像他們既不懂得，又不相信這件事一般。

一個中年人問道：「把田地租給我們——是什麼用意呢？」

「租給你們田地，你們便可以出贖價使用牠。」

一個老頭兒說道：「真是一件十分合式的事情。」

又有一個人說道：「要是租價僅僅是我們出得起的。」

「我們不應當租田地的一件事，真是毫無理由啊。」

「我們都是慣常的依賴耕種田地來生活的。」

又聽見幾個聲音在說道：「你也稍稍安靜一點罷。除掉收租以外，你也就沒有什麼事了。不過你現在去想想你所有的一切罪孽和騷擾罷！」

管事說道：「罪孽全都在你們的身上。假如你們辛勤懇的爲你們的工作盡力，又遵守秩序……」

一個尖尖鼻子的老頭子說道：「那是我們所辦不到的。你說：『你何以要讓馬跑進穀裏去呢？』但是什麼人把牠放進去的呢？我在那漫長的日子裏，搖動着鐮刀或者這一類的東西，直到那日子彷彿是一年似的長久，所以晚間在看守馬匹的時候，我便睡着了，馬匹跑進雀麥裏去，你現在卻要來剝我的皮了。」

「好呀，你們應當守秩序才是。」

一個黑臉，多髮，身材高高的中年人說道：「你講秩序倒是極易的事，可是我們卻就受不了了。」

「我沒有對你說去修一個籬笆麼？」

一個面貌誠篤，身量低小的農夫說道：「那麼給些木材讓我去做啊。去年我要裝設一個籬笆，便斫掉一株嫩樹，你就把我拘禁了三個月在監獄裏面餓過子。」

南黑留脫夫回身對管事問道：「他說些什麼事情？」

管事操着德國話答道：「那個人是村裏最著名的賊。他每年在樹林裏偷取木材，給我把他捉着了。」接着又回頭對那個農夫繼續說道：「你必須要學着尊重別人的財產啊。」

一個禿頭的老頭子說道：「怎麼啦，難道我們不尊重你麼？怎麼啦，你可以用一根繩子把我們絞了起來；我們都在你的手掌中間。」

德國人說道：「唉，我的朋友，決不會羞辱你們的。你們怕還準備來羞辱我們呢。」

「你實在羞辱我們。你沒有打過我的嘴巴麼？打過後卻什麼事也沒有。法律好像對於有錢人是無效似的。」

「但你卻應該按着法律去做。」

顯然是開了一場舌戰，連加入戰團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爲的什麼緣故；可是這方面是爲恐怖所限制着的痛苦，他方面是一種責任和權力的意識，這是極可注意的。南黑留脫夫盡力把所有的那些話一齊聽過了，所以他便回到討論租價和租期的問題上面來。

「現在很好，關於田地的事情怎麼樣呢？你們願意得着牠麼？如果我願意把田地完全租給你們，你們打算付幾多價錢呢？」

「財產是屬於你的；價錢當然由你自己規定。」

南黑留脫夫就把數目說出來。那價格雖是比鄰近所定的價格低得多，可是農夫們還是說太貴，於是就照着常例和他們

談起價來了。南黑留脫夫以爲他對農夫們的貢獻，必能欣然見容於他們，可是一點欣喜的影子也沒有看到。

南黑留脫夫祇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貢獻對於農夫們是有利的。問題是在誰應當承租那些田地？是全鎮，或是一個部份；在農夫中間發生了一種激烈的爭論，有的人情願把衰弱的除外，有人不願意按着定期交租，要被除外的農夫們當然也必定要有一番爭論。到最後還是爲着那個管事，租價和租期才算定妥了。農夫們也就嘈雜的在那裏講着話，向着他們的村莊往山下走去。這時候南黑留脫夫和管事也就走進辦公室裏去草契約去了。各種事情都安排得如南黑留脫夫所希望的。農夫們祇須付出百分之三十的租價便可以得到田地，比較在這個縣境裏面的，不論什麼地方都便宜。田地的收入已經減少了一半，可是南黑留脫夫還嫌太多了，他尤其嫌他所賣出的一處樹林子所收進的款項，和那些本來要賣去的農具所收入的款項。種種事情都佈置得極爲美滿，然而他還是一點慚愧。農夫們口頭雖說着感謝的話，卻並沒有滿意的愉快，而且還有所希冀，這種情形是他能够看得出的。結果他把他自己的剝削去許多許多，但是總沒有滿足了農夫們的慾望。

契約在第二天簽了字，南黑留脫夫便帶了一種不痛快的情緒，離開了辦公所，後面有幾個挑選出來充當委員的老農人跟着，他走上那管事的華麗的馬車（正如驛站車夫所說的），便對着農夫們說道：「再見罷，」農夫們站在那裏露出失望和不滿意的樣子，搖了搖頭，他便驅車到驛站去了。南黑留脫夫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對自己也不滿意，時常覺得有一點憂愁與慚愧。

第三章

南黑留脫夫由柯希明希奇到他姑母所遺贈他的田產那裏去；就是他初次會見克裏霞的那個地方。他打算結束那裏的田地，正如在柯希明希奇所做的一般。可是除去這件事之外，他更想調查一下所有關於克裏霞的事情，和他們的小孩子的事情，那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和如何死的。

他在清早便到彭勒弗去，當他到了那裏的時候，第一件令他驚愕的事情便是那房屋的傾頹和殘破。只見房屋的鐵頂已經銹得發紅，有幾塊鐵片竟已彎了下來，這或者是受風雨摧殘的緣故。蓋屋的木板也有幾處地方裂開了，倘在那些地方把釘着木板的銹鐵屋頂打開，木板也就容易拔掉了。兩面的迴廊都已枯朽不堪，可是那邊那個旁廳他是記得很熟的；可歎所剩下的祇是一些腐壞的木頭了。有幾處窗戶已用木板釘起，總管所住的屋子，廚房，馬房……都已破壞，變為灰色了。沒有破壞的祇有一座花園，止是花木茂盛，格外顯得濃密燦爛了。籬笆的後面但見盛開的櫻桃，蘋果和杏子等樹，看去真如白雲一般。構成籬笆的丁香樹還彷彿是十二年前的情景一般，花開得十分燦爛，回憶那個時候，南黑留脫夫在一棵丁香的樹後面曾經同着十六歲的克裏霞在，一塊兒捉迷藏，又曾跌了一交，手還觸着了荆棘。他的姑母在屋子左邊所種的落葉松，那時候僅有一根短枝，現在卻已長成了一棵大樹了，樹幹已經可以用來做成一個大樑，樹枝也滿覆着黃綠色的軟針，好像蓋着絨毛一樣。河水在河中衝過了水開的壑，極大。河邊的葦草上面遍地點綴着農夫們的各色各樣的牲畜。

那總管是一個沒有卒業的中學生，含着笑，在院子裏歡迎南黑留脫夫。他笑容還沒退去，就請他到辦公室裏去，在欄欄的後邊走着，他那笑容好像預示着什麼特別的好事情的樣子。一會兒只聽見低語幾聲，那個車夫（從驛站裏搭南黑留脫夫來的車夫）拿得了茶資，就可可噹噹一陣鈴聲，驅車出去了，於是一切又靜了下來。於是有了一個赤腳的女郎，身穿繡花布的農家衫子，耳上掛着紅絲的纓子代替耳環，跑着經過那窗戶那邊，後面跟一個穿着厚鞋的農人。

南黑留脫夫坐在窗旁邊，一面向花園裏看望，一面聽着。一陣溫柔清和的春風夾着新掘出來的土氣，吹進窗子裏來，吹

在位那潤澤的前額的頭髮上，和都已用刀裁開來的，放在窗檯上面的紙張上面。

「頓……罷……蔡溪，插……罷……蔡溪，」這是從河上傳來的一種聲浪，婦女們正在那裏洗濯衣服，用棒槌按着規律的節拍打着那些衣服，聲浪四面播散在開塘中間閃閃發光的水面上，河水流下處，聲音好像韻律似的由水關當中發出一個被驚動的蒼蠅嗡嗡的大聲鳴着，突然掠過他的耳邊。

一剎那間他憶起了多少往事：許多年以前，當他年輕而清白的時候，怎樣聽見關合韻的聲音的時候，有婦人們用着木棍捶打那溼衣服的聲音，春風怎樣一般一樣的吹在他那潤澤的前額的頭髮上，和擾亂了那些都已經用刀裁開了的放在窗檯上面的紙張怎樣恰巧一般一樣的有一個蒼蠅在高聲的鳴着，正好在他的耳邊飛過，他卻又憶起那時他自己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可是他覺得他自己還是那時候的那個同樣的他，還是帶着同樣的爽快和純潔，前程滿有着同樣的遠大無限的可能性，又是在同樣的時候，夢着他知道凡此一切都已歸於無有之鄉，就又覺得萬分憂慮。

總管笑着問道：「你想要在什麼時候去吃一些東西呢？」

「隨便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我不餓。我只要在村裏散步一回哩。」

「那末你不願意走進房子裏面去麼？裏面一切都已收拾好了，請你逃去看一看，假使外面……」

「現在不能夠了，謝謝你，隨後再來罷。請你對我說，你知道這地方有一位名叫馬達伶·赫連娜的婦人麼？」（這是克裏霞的姑母的名字。）

「哦，是了；她是在村裏開着一家秘密的酒店的。我知道她的玩意兒，我控制她，並且還辱罵她；可是去譴責她呢，又是極爲可憐的。一個老太婆，你知道她還有孫男孫女呢。」那總管說着話，一面繼續笑容滿面的一面表示他奉承主人的盛意，和誇示他的判斷力，以爲南黑留脫夫觀察那些事情正和他自己所觀察的一般。

「她住在什麼地方？我要上那裏去見見她。」

那總管十分文雅的笑道：「在村子盡頭的地方，較遠的那一邊，倒數第三家。左邊有一座磚房子，她的茅舍就在外面。可
是最好還是讓我送你去罷。」

爾瑟留脫夫說道：「不必，謝謝你，我自己能够找到她的，你好好的去招集所有的農夫們對他們說，我要告訴他們關於田地的事情。」他打算在這裏和農夫們訂定了和柯希明希奇那裏同樣的契約，假如時間來得及就要在那本天晚上辦好的。

第四章

南黑留脫夫走出門來，遇到了那個帶着耳環的女郎正順着田畦裏走了回來，只見畦地橋伸在牧場中間，場中滿生了
蒿草和野草。她繫着一條顏色鮮亮的長圍裙，提起了一雙赤裸的，下垂的腳，快步走着，她的左臂便也在前面搖擺得很厲害
地，右臂在胸前挾着一隻小雞。這隻小雞正在那裏顛着牠的紅冠，看起來非常的安靜；眼睛不時的溜動着，一隻黑腿伸出
伸進的在抓着女郎的圍裙。當那女郎漸漸走近主人的時候，腳步就移動得慢一些，她的跑步也變成常步了。當她走到他
面前時，就停住了腳步，搖一搖頭，對他鞠了鞠躬。他剛一走過去，她便又帶着那一隻小雞開始向家裏跑去了。他向那一口井
那裏走了過去，又遇到一個穿着粗糙，污穢的衣服的老太婆，在她那彎曲的背上橫着一根車輓，挑着兩隻注滿了水的水桶。
那老太婆很小的放下了水桶，她的腦袋同樣的向後一擺，鞠下躬去。

南黑留脫夫走過了井，便走進了那個村莊了。那一天正是一個光明而炎熱的日子，時候雖還沒到十點鐘，但是已經令
人汗流不止。只見雲彩四合，太陽時時為雲彩遮掉。有一種酸臭異常的獸糞氣味，滿佈在街上的空氣中間。這種臭味從走向
山邊套的車中發出，可是大部分還是從茅屋裏面透出來的，茅屋的門開着，裏面院子裏堆着攪和了的糞料，這道門卻是南
黑留脫夫所必經之路。農夫們一齊赤着腳，衣袴上滿染着糞料，他們回身對着這位高胖的老爺注視着，灰色的帽子上面繫
着一條絨綢的帶子，手執閃閃發光的手杖走進村來，走一步便在地上觸一下。但見農夫們坐在空車裏搖搖擺擺的從田間
馳了回來，看到這位非常的人走進他們的街道上來，隨着便都極驚詫的脫掉他們的帽子。婦女們也走到門外來，或者是站
在茅屋的廊下，互相指點着望他走了過去。

南黑留脫夫走過第四道門的時候，恰巧有一輛車走出來擋住去路，車子上面高高的載着糞料，車輪格格有聲，糞料壓
實在上面，蓋着一張蓆子，上面可以坐人。一個赤着腳的六歲的小孩子隨在車子的後面，他有坐車的希望，便十分歡喜了一
個年輕的農夫腳上穿着樹皮編成的鞋子，大踏步引着馬走出院外來。又有一匹灰色的長腿小駒跑出門來，可是一看見南

黑留脫夫，便在車子旁邊緊靠齊，不料車輪刮着了牠的腿，於是牠就朝前竄去，掠過了母馬，母馬拉着重載，走出門道，輕輕的嘶叫着。第二匹馬是一個赤腳的老頭子引了出來的，老頭子突着肩胛，穿了一件很醜陋的短衫和一條破碎的褲子。在堅硬的道上撒遍了灰色小塊的乾糞，當馬匹走到那道路上的時候，老頭子便回到門口處對南黑留脫夫鞠着躬。

「你是我們兩位主婦的姪兒，你不是麼？」

「是的，我就是她們的姪子。」

那多話的老頭子說道：「你竟願意到這裏來探望我們，哈？」

南黑留脫夫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就問道：「對了，我是來探望你們的好啊，你們的日子都過得怎麼樣？」

「我們過得怎麼樣？我們都過得壞極了，」老頭子彷彿給他快樂似的把話說得極長。

南黑留脫夫踏進門裏去問道：「何以這樣的壞呢？」

老頭子說道：「除了這種最壞的生活之外，我們還能有什麼生活呢？」說着就跟了南黑留脫夫走進院子裏蓋着棚的地方去。南黑留脫夫便站在棚子下面。

老頭子繼續道：「我家中一總有十二個人，」

他指着兩個婦人，她們手裏都拿着鐵叉，頭巾也已掀開，捲起了衣服，露出

很儂的，赤裸着的腿肚子，她們站在殘餘的糞料堆上，不停的出汗。老頭子又說道：「過不到一個月，我又需要去買六升小麥，

可是錢從什麼地方來呢？」

「你自己收穫的小麥不修用麼？」

「我自己麼？」老頭子帶着一種鄙狹的笑容重複的說着，「怎麼啦，我祇得到三個人的田地，去年我們連聖誕節都還

挨不到呢。」

「那時候你們又怎樣辦呢？」

「我們又怎樣辦？怎麼啦，我叫一個兒子出去做工，我就在你這裏借了一些錢。想不到在春節以前我們就把錢都完全

用光了，可是稅款還不會付呢。」

「稅款又是幾多呢？」

「怎麼，我們的房租就是十七個盧布。唉，上帝哪，這樣的生活啊！誰也不曉得自己怎樣去過這樣的生活。」

南黑留脫夫問道：「我可以走進你的茅屋裏面去麼？」說着，就走到院裏棕黃色的糞料堆子上去，那些糞料已用鐵叉耙好，上面發出一種強烈的臭味來。

「怎麼不可以呢？請你進來罷！」老頭子說着，擡起一雙赤着的腳，急忙走過糞料，腳指縫的當中擠了那糞漿，竄過南黑留脫夫前面去，把茅屋的門關了開來。

婦人們都把頭上的頭巾整理一下子，她們的麻布衣服便都放下來了；潔淨的老爺，袖上帶着金的鈕扣，走進她們的屋子，她們便都很驚訝的對他望着。兩個小女孩，奔出茅屋來，她們身上除了粗糙的裏衣外，其他什麼也沒有。南黑留脫夫把自己的帽子脫下，低着頭穿過那扇矮門，走過了甬路便進了那間又髒又窄的茅屋裏，但聞到裏面發出一種酸澀的食物臭味來，而且一大半的地方已經爲兩架織布機所佔有。茅屋裏面有一個老婦人站在火爐的旁邊，捲起袖口，露出她那瘦削而有力的棕色臂膀。

老頭子說道：「這裏是我們的主人到這裏來看看我們哩。」

老太婆便把袖子拉下，溫聲說道：「我實在知道我們是很喜歡見到他的。」

「我想來看看你們如何過活的。」

敏捷的老婦人用力的抖一抖她的頭，說道：「我們的過活就像你所看到的樣子罷了。茅屋快要塌下了，說不定那一天便要壓死人哩。可是我那老頭子他說這兒是够好的了，所以我們也就像皇帝一般的過活着。我正在做飯呢，去饗那些做工的人們啊。」

「你們所吃的飯食又是一些什麼東西呢？」

老太婆露出她那已經落掉了一半的牙齒說道：「你問我們的飯食麼？我們的飯食卻是十分的好，第一件是麵包和酸麥酒；第二件呢……是酸麥酒和麵包。」

「不，只要給我看一看你們現在將要去吃的那些什麼東西就好了。」

老頭子笑着說道：「去吃我們所吃的並不是一種可口的飯餐。你讓他看看罷，老婆子。」老太婆卻搖一搖她的頭。

「你要來看看我們農家的食物麼？很好的，你是一位來探訪的老爺，現在我卻來看你。他願自己知道各樣事情。我不是對你說麵包和酸麥酒麼？往下我們還有一種湯。一個婦人給我們送了一些魚來，這個就是煮湯的東西，這個以後，便是蕃薯。」

「別的沒有了麼？」

「你再想有什麼東西？我們還有一些牛乳呢。」老婦人一面在說着話，一面在笑着向那扇門那邊看。門正開着，外邊甬道那裏擁擠着許多人——男孩子，女孩子，和幾個手裏抱着嬰孩的婦女們——擠在一堆，一齊注視着那位要看農家的食物的奇怪老爺。老太婆好像非常自驕做着她對那位老爺的態度。

老頭子說道：「對了，這真是一種愁苦的生活，至於我們的呢？那也就不必再說啦，先生。」他又對着甬道裏面的人喝着道：「你們都在那兒做什麼呢？」

南黑留脫夫說了一聲「好吧，再見」，心中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羞慚與不安的情懷。

老頭子說道：「謝謝你願意來探視我們。」

甬道裏面的人擁擠着聚攏來了。讓南黑留脫夫走過去，他就出來繼續上路。那時候有兩個小孩子跟着走出了甬道——大一點的孩子身上穿的是原底是白色的短衫；另外一個穿了一件破舊的淺紅色短衫。南黑留脫夫便回頭對他們看。

穿着白短衫的孩子問道：「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南黑留脫夫答道：「到馬達恰·赫迷娜那裏去。你們知道她麼？」

那個穿淺紅色短衫的小孩不知道在那裏笑些什麼事情；可是那個大一點的卻很嚴重問道——

「你說的是那一個馬達恰呢？她是年紀大的麼？」

「對了，她是老年的。」

他便拖長了聲音說道：「哦——哦，那一個，她就住在村子的那一頭……我們引導你去罷。對了，菲脫加，我們同他去，我們就同他去罷。」

「對了，但是馬匹呢？」

「馬匹不會弄錯了的，我敢說。」

菲脫加也贊成了，於是他們三個人就走到街上去。

第五章

南黑留脫夫覺得和小孩子們同在一起，實在比同成年人相處適意得多了，於是他們便相偕走去，他就同他們談起來了。那個穿淺紅色短衫的小孩子也就收了笑容，他說話說得伶俐而正確，正如那大一點的孩子一般。

南黑留脫夫問道：「你能够對我說，你所知道的，這裏什麼人是最窮的麼？」

「最窮的麼？美格爾最窮，錫猛馬·加勒夫和馬伏……他們都是極窮的了。」

小菲脫加說道：「還有阿里希雅呢，她亦窮得很，她連一頭牛也沒有，他們都要討飯了。」

年齡大一點的孩子反對道：「她雖然沒有牛，可是她家祇有三口人，馬台的家中卻是五口人呢。」

穿淺紅色衣服的小孩子替阿里希雅辯道：「可是她卻是一位寡婦呀。」

年長的孩子說道：「你說阿里希雅是一個寡婦，可是馬台亦正和寡婦沒有兩樣……她也是沒有丈夫的。」

南黑留脫夫問道：「那麼她的丈夫在什麼地方呢？」

年長的孩子用着農夫們的常態說道：「他在監獄裏面餓蟲呢。」

穿淺紅色衣服的孩子連忙聲明道：「一年以前他在地主的樹林裏面砍下兩株樺樹，因此他就被拘禁了起來；直到現在他已經在監獄裏面坐了六個月了，弄得他的妻子真要去討飯。他家中還有三個小孩子和一位老祖母呢。」他講得十分

詳盡。

南黑留脫夫問道：「那末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小孩子答道：「就住在這間房子裏。」說罷，便指着一間茅屋，那間茅屋的前面，正在南黑留脫夫所經過的一條窄路上，

那裏站着一個麻色頭髮的小嬰孩，他那雙彎曲柔軟的小腿，不坐在那裏，在很困難的學着走路。

一個婦人穿着黢藍的灰色寬衫，正從屋裏面跑出來，她喊道：「菲希囉！小光棍，你跑到那裏去啦！」只見她滿面驚惶，跑

回前來，在南黑留脫夫沒有走到那個嬰孩站着的地方以前，她便一把將他抓起，抱了起來，彷彿她恐怕南黑留脫夫要傷害她的兒子似的。

這就是那個婦人，她的丈夫爲着偷了南留脫黑夫的兩株樺樹，便下了獄。

他們走近馬達恰的屋子時，南黑留脫夫便問道：「這個馬達恰也很窮麼？」

穿淺紅色衣服的小孩決然的答道：「她那裏會窮，不怎麼說，她還出賣燒酒呢。」

當他們走進那屋子的時候，南黑留脫夫將孩子們留在外邊，他自己便穿過門窗，走進茅屋裏去。這間茅屋約有十四尺長。牀舖放在火爐後邊，這牀很短，一個高身材的人躺在上邊把身子展開，就不夠了。南黑留脫夫便想道：「克裏霞大概就在這張牀上產下她的孩子，後來便又臥病了罷。」茅屋的大部分被一架織布機佔着，那個老婦人，和她的一個長孫女，當南黑留脫夫走進去的時候，正在那機上排列着縱橫的線紗。門頭很低，他走進門時，不留神在前額上碰了一下。馬達恰的另外兩個孫兒忽然在南黑留脫夫後面跑到，把住門楣，立定了腳步。

老太婆大聲問道：「你要找誰？」她正在那裏發着脾氣，因爲她不能夠把線紗整理整齊，況且她又做了這種犯法的燒酒買賣，當然無論什麼生人走進來的時候，她總是撥心受怕的。

「我是近鄰田產的主人，我打算對你說幾句話。」

老婦人並不回答，她兀自對他打量着，面色立刻就改變了。

老婦人說話的聲音裏帶着惶惶的溫和，說道：「啊，原來是你呀，我的蜜糖；我呢，真是個子，以爲是一個過路的人呢。看天的面上，饒恕了我罷！」

「我願意向你一個人說話，」南黑留脫夫說着，便向門口那邊射了一眼，在那裏孩子們的後面，站着一個婦人，手中抱着一個蒼白萎縮的嬰孩，那個孩子面上帶着病態的笑着，戴着一頂拼湊而成的小帽子。

老太婆對着站在門口那邊的人們喊道：「你們看着什麼呢？我給你們把我的承布勾子遞給我，關上門，你們！」於是孩子們都走開了，抱着小孩子的婦人就關上了門。

老婦人說道：「我正在猜着『這是誰呢？』原來就是你主人自己，我的寶貝。正猜度着他實光到這兒來呢。」她使用她的圍裙擦一擦坐位，說道：「就請在這兒坐一下罷，老爺。我正在猜度『這又是什麼惡魔進來了呢？』卻想不到是你老爺，主人自己，這位好老爺，我們的恩人。原諒我罷，我實在是個老傻子；我簡直變成瞎子了。」

南黑留脫夫坐下了，老太婆便站在他的前面，她用右手擦着她的面頰，一面還用那隻左手託着她的右臂的尖肘兒。她用一種唱歌式的聲音說道：

「啊，你老了呢，老爺。你是時常像嫩菊花一樣新鮮的。現在呢，也還保重麼？我盼望着。」

「你還記得克裴霞·馬史綠娃麼？這就是我到這裏來的事情。」

「克裴霞麼？讓我想想看。怎麼啦，她是我的姪女。我怎麼不記得她呢？我爲着她也不知道流了許多眼淚了。她的一切事情我完全都知道。唉，先生，你想，誰沒有在上帝跟前作過孽？誰不會對皇帝犯過罪？我們曉得什麼叫做少年？你時常喝着茶和咖啡，所以惡魔就把你抓住了。她有時便會強健起來。這怎麼辦呢？現在，假如你曾經拍過她，可是並沒有，正好看見你賞賜她，送給她一百個盧布，她呢？她曾經做過什麼來？她就不說理了。假使她聽從我的話，她就可以好好的過活下去了。她雖然是我的姪女，我卻一定要說真話，那個女孩子實在不好，她的地位，在我看來，真是一個好地位呀！她不願服從，卻還去辱罵她的主人。我們這一類人能配去辱罵老爺們麼？好了，她走了。她後來就在林主那裏。我以爲她總可以在那裏過活了；可是，她又不能樂意。」

「我想知道那個小孩子的事情。她是在你的屋子裏生產的，是不是？孩子現在在那裏呢？」

「至於那個孩子，當時我猜他一定是很好的。她病得那麼厲害，我再也不想不到她還能夠起來的了。好，因此我便正正經經的給那嬰孩受過洗禮，我就把他送到育嬰堂裏去了。人家怎麼好當那母親死去的時候，讓那一個清白無瑕的靈魂無故的凋殘了呢？別人的辦法，都是如此的，他們存心捨棄嬰孩，不去餵養他，嬰孩便廢掉了。可是，我一想，這不好，我情願去費一點煩惱，把他送到育嬰堂裏去。錢也足夠了，所以我便把他送去了。」

「你在育嬰堂裏拿了掛號的號碼麼？」

她說道：「對啦，有一個號碼，可是那個孩子卻死去了。她把孩子送去不久，孩子就死去了。」

「她是誰？」

「就是那個常常住在希柯樂達拉的婦人。她是以這種事來營生的。她的名字叫做馬南亞。現在她已經死了。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你想她時常做得怎麼樣？他們給她送去後，她就餵養他，等到人數多了，她便把他送到育嬰堂裏去。她有三個或四個的時候，便一下都把他們拿去。她那裏陳設得實在清楚，一種很大的——雙的——的搖牀，她可以將他們安放在這裏面，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卻都非常得當。搖牀上面有一個圓柄，所以她把四個都安放在這裏面，腳對腳，而頭卻分了開來，不致使他們互相對碰着。所以她一次便拿了四個。她給幾個乳頭給他們含着，好使他安靜一點。」

「好，說下去罷。」

「好，克達恰（即馬史綠娃）的孩子，生出來兩個星期以後，她就把他拿去，那孩子就在她的屋裏病了起來。」

南黑留脫夫問道：「那個孩子很好麼？」

老太婆把眼睛閃動了一下，說道：「好一個小孩子，如果你再想要好一點的，你便再也找不着了。」

「孩子是什麼病死的呢？食物不好麼？」

「唉，什麼食物？不過是冒充着食物的名字罷了。孩子不是自己的，當然是這樣的了。孩子在那裏不過僅僅能够延着生命罷了。她說她正打算那把他送到莫斯科去，想不到他便在那裏死去了，她還拿了一張驗單……應有盡有。她實在是一個聰明的婦人呢。」

南黑留脫夫對於她的孩子的事情，盡他所有的力量，只能訪得如此。

第六章

南黑留脫夫又在兩重門頭上面碰了兩下頭，走出來到了街上，只見穿紅的和穿白的兩個孩子正在那裏等候着他。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還有新來的幾個人，婦人們當中有幾人的懷裏還抱着嬰孩，那個抱着破拼湊而成的帽子的嬰孩的瘦婦人也在裏面。那個毫無血色的嬰孩輕輕的在她的懷裏勾搭着，那個乾枯的小臉兒正在很奇異的笑着，他那彎曲的大拇指也連連的移動。

南黑留脫夫懂得那嘲笑是一種痛苦的代表，他便詢問那個婦人是誰。

那個年長的孩子說道：「我對你說過的阿里希雅，這就是她了。」

南黑留脫夫便轉向阿里希雅問道：「你怎樣的過活？你活着做什麼？」

「我怎樣過活的……我去行乞。」阿里希雅說着便哭泣起來了。

那個乾枯的嬰孩滿面含笑，兩條腿比蟲子厚不了許多，在那裏連連的蠕蠕着。

南黑留脫夫掏出了他的皮袋，給了那個婦人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不料他還沒有走上兩步，又來了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嬰孩，追了過來，跟着又來了一個老婦人，跟着又有一個年輕的人，每個人都述說着自己的窮况，並且請求他幫助。南黑留脫夫把他所帶的六十盧布——全都是小張的鈔票——全都給了他們，心裏卻覺得異常的頹唐，於是便回到總管家裏去了。

總管含笑迎着南黑留脫夫，報告他說農人們都在晚間集會。南黑留脫夫便謝謝他，一逕走到花園裏去，但見滿地落花，園裏叢生着野草，便沿徑散步，輾轉想着他所看見的一切事情。

起初四圍靜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可是不久以後，南黑留脫夫便聽得兩個發怒的婦人彼此相罵的聲音，從總管的屋後發了出來，不時又有那常常笑笑的總管的聲音攪雜在中間。南黑留脫夫便傾耳靜聽。

一個婦人的怒聲說道：「我的力量也只是誇到底了。你做什麼，難道要將我的十字架從我頸項上面扯去麼？」

第二個聲音道：「可是只是走進去一會兒罷了。還給我，我對你說，你爲什麼要磨難畜生呢？孩子們也需要用牛奶麼？」

那總管的聲音說道：「那麼，給錢，要不然就做工抵償好麼？」

南黑留脫夫離開那花園走進了遊廊，看見兩個頭髮蓬鬆的婦人在離遊廊不遠的地方站着——其中有一個婦人已經懷着孕，並且一望就知道將近要臨產了。那個總管身穿着荷蘭布的外衣，雙手插在口袋裏面，在遊廊的階沿上站着。當他們看見主人的時候，婦人們便不言語了，手裏就玩弄起她們的巾子來，那總管從口袋裏伸出手來，也開始笑起來了。

下面來說一說所發生的事。據總管的話，似乎是農夫們將小牛，甚至於母牛，都放到了田產界內的草地上去，竟弄成常例了。那兩個婦人家裏的兩隻母牛曾經在草地裏被人家發覺，就被趕往院裏去了。總管要求婦人們每隻牛給三十個哥比，或者是兩天的工作來抵償。然而婦人們卻堅持着說牛進草地並不是她們故意的，而是出於牛的本意，說她們的確沒有錢，並且請求着說即使那事須有日後做工抵償的諒解，可是無論如何總要把她們的牛歸還她們，自從清晨起，牛便在灼灼的日光底下站着，也沒有吃一點東西，老是怪可憐的在那裏叫叫着。

帶着笑的總管轉回身看一看南黑留脫夫，彷彿要叫他作見證似的，說道：「你在午間把你的牲口趕回家去的時候，難道我就沒有常常請求你看牠們一眼麼？」

「我剛才跑到我的小孩子那裏去了一回，想不到牠們就走開了。」

「你既是擔任了看牛的責任，那末你便不要跑開啦。」

第二個婦人說道：「什麼人去餵小孩子呢？我想，你不要給他吃奶麼？現在呢，假使牠們真的弄壞了草地，人家也就不再拿來放在心上了，但是牠們只不過是在那裏徘徊了一回罷了。」

總管轉向南黑留脫夫說道：「所有的那些草地都弄壞了。我若不要索一些罰金，就連乾草都毀沒有了呢。」

懷孕的婦人叫道：「可是現在呢，還要作孽到這步田地啦；我的牛從來就沒有在那裏捕着過。」

「現在那一隻卻被捕着了，給錢或是做工抵償。」

她發怒道：「好呀，我就做工抵償好了；不過現在總得把牛還我，不要累着牛受餓。可真是，我日夜都得不到休息的。婆婆病了，丈夫又愛喝酒；只有我一個人出去做一切的工作，我的力量總算是盡到底了。」

南黑留脫夫吩咐總管給她把牛拉去，便又回到園裏去詳細思索他自己的問題；可是再沒有什麼可想的了。

現在種種事情在他看起來都是異常的清楚，使他不由得驚奇何以各人竟會看不透這些事情，爲什麼他自己過了許久，一時間才看到這樣清楚的，顯而易見的事情。人們正要累死了；他們竟慣於累死的過程，所以習慣便成爲自然，生命也與之契合了；小孩子呀，工作過度的婦人呀，和營養不足的老年人呀，其間卻都有極大的道德存在。人們都漸漸的來到了這種遭遇裏，卻是非常之遲緩的，使他們竟覺不着這當中的恐怖，並且也沒有怨恨了，所以我們便認爲他們的這種遭遇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了。人們所以窮極無聊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們所明白的，和常常指出來的那個原因，這是像日光一樣明顯的事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祇有田地這東西能夠養活他們，但田地卻又爲地主們奪去了。

一望就知孩童和老人都是因爲沒有牛奶吃而死亡的，而牛們的沒有奶，便因爲沒有牧場，和沒有穀子或者是製造草料的田地，這都是十分明顯而易見的事情。人們所有的一切苦况，或者至少爲其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原因，實際上是由於照理應該養活他們的田地卻不在他們自己的手中，而在一般「一心圖着地主權的利益，而依靠着這些人們的工作爲生」的人們的手中；這事也是十分顯明的。人們固然很急切的需要田地，現在卻都給他們奪去，豈不是剝了他們的死命；那些受做的人們把田地耕種好了，結果米糧都被賣到境外去，地主們卻爲自己買了許多帽子與手杖，馬車與銅牌等東西。馬匹在牠們所住的圍欄裏吃光了所有的草的時候，要不是把牠們放到其他能夠得到食的地方去，牠們就免不了掉要消瘦和受餓的。現在南黑留脫夫已經懂得這種事情，正像他懂得那馬匹的事情一樣，的明晰清楚。

這種思潮實在可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必定要想法子把他變更一下，或者至少是不去參與他。他一邊在樟樹下面的園徑上來往的踱着，一邊想道：「我情願去尋找他們。想起從前我們在國立書院的科學社裏，和在報紙上面，高談着人民窮困的原因，和改善他們的境况的辦法；可是我們卻沒有論到那些真正能夠光明他們的境况的實際的辦法，換言之，就是還給他們所十分需要的田地。」

亨利佐治的根本勢力現在又在南黑留脫夫的心中活潑潑的反映着，他記得從前何以曾經爲其所愚化，同時又驚奇他何以竟把他忘掉了。土地不能爲任何人的私產，土地猶之水，空氣和日光，不能談到買賣的。世人對於天賦的權利都是均等的。現在他知道他自己何以一想到在柯希明希奇所辦的事情來，便覺得羞慚無地的原因了。原來他是來自騙自的。明明知道沒有人可以佔有田地，可是他卻接受了像他這種樣子的權利，而只是把這事物的一部份分給農夫們，撫心自問，他以為無論怎樣，自己對於這種事物決無享有的權利。現在他要如此做去，並且還要和在柯希明希奇的設施變動了一下。他心中正在籌謀一個計策：一面租田地給農夫們，一面又承認他們的地租是他們自己的財產，用來存着抵付稅款和公共費用的。這種辦法當然還不是那種單稅的制度，不過是近於單稅制度的一種辦法罷了，可是相差並不遠，正如在現在的環境之下所能造成似的。然而他的唯一的思潮是不願意再去這樣的佔有田產來自私自肥。

當南黑留脫夫走回屋裏的時候，那個總管的面上露出十分好看的笑容，問他現在是否要吃飯，表示深怕他的妻子得着那個帶耳環的女人的幫助，正在那裏預備着的筵席要做得十分過火了。

桌上蓋着一塊本色的粗布，上面鋪一方繡花手巾代替檯布。檯上放着一個破柄的舊湯鍋，裏面注了些番薯湯，湯是用雞燉成的，那一隻雞剛才還把牠的腿不停的伸出伸進，但是現在卻已經被宰割成許許多多的小塊兒了，雞塊上面還到處都留着雞毛。湯吃過以後，所上的菜大半仍舊是用那隻毛雞炒了出來的東西，再往下去便是黏包子，這個東西十分油膩，並且煎下得很重。所有這許多東西雖然一點味兒都沒有，南黑留脫夫吃着卻也一點不去注意，他的腦筋裏已爲一種思潮所佔據，他自村中回來時所帶着的憂思也被這種思潮所摧毀而散去了。

帶耳環的女孩子態度極爲驚惶，當她把菜碟送進來的時候，總管的妻子便站在門口那裏張望；那個總管談笑風生，愈談愈有勁，自己竟誇耀起他妻子烹調的手段來了。飯後，南黑留脫夫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叫總管坐了下來。爲着想要把他自己的思想修正一下，和要把他自己的思想表現出來給人家聽聽起見，他便把租田地給農夫們的策劃解釋給總管聽，同時並徵求他的意見。想不到總管實在不懂得這種事情，只是一味的笑着，彷彿他自己早就想起了所有這事情一樣，聽了卻也十分高興起來。這個並不是因爲南黑留脫夫不曾把自己的意見表白清楚，卻實在是因爲依着這個策劃，結果南黑留脫夫

一定要爲着別人家的利益，反而把自己的利益捐棄了。普通人的思想祇知道損人利己，這種思想簡直是根深蒂固的生在總管的心中，致使南黑留脫夫說他所有從田地裏得來的進款，都應當拿去做農夫們的公共資本的時候，這才知道他並沒有憤得什麼事情。

總管忽然大悟的說道：「哦，我看到了；那麼你當然是要從那資本裏面抽取出錢成來了。」

「啊，不對！你還不會看出來，我是打算把田地全部都捐棄呢。」

於是總管就不笑了，說道：「那麼你一些進款也不要了。」

「不，我打算捐棄牠呢。」

總管長歎一聲，可是他重又笑起來了。現在他已經明白，南黑留脫夫顯然是非常不合法了；他立刻就估量着南黑留脫夫捐棄田地的策劃裏，自己如何能夠得到一些利益；他竭力的觀察這種策劃，專在自身的利益方面着想。可是他既看到這一層也是辦不到的，便愁了起來，這個策劃休想要便宜他，他就繼續着笑了起來，也不過是要得到他主人的歡喜罷了。

南黑留脫夫看見總管還沒有懂他自己的意思，也就隨他去了，他自己就在窗檻旁邊坐下，那裏的紙都已經裁開，墨水也十分狼藉，於是他就把他的策劃寫在紙上。

菩提樹上面滿蓋着新鮮的綠色，太陽已經落在樹後，蚊子成羣的飛進來叮南黑留脫夫。他剛剛把紙寫好，便聽到牲口的吼叫聲，和開門的相擦聲從村裏發了出來，又有農夫們聚在一起來開會的聲音。他對總管說不必去叫農夫們到辦公所來，因爲他正想走到人們集會着的村子裏去和他們相見。總管端上來一碗茶，南黑留脫夫連忙喝完茶，就到村裏去了。

第七章

羣衆聚集在村長的院子前面，人聲鼎沸；可是南黑留脫夫一到，談話聲立刻就停止，許多農夫們都把自己的帽子脫下。正如柯希明希奇的農夫們一般。這裏的農夫們比較起柯希明希奇來，還要顯得灰色。人們都穿着樹皮鞋子和他們自己家裏所做的襯衫和外褂。有幾個人赤着足，穿着襯衫，好像還沒有做完了工就來了。

南黑留脫夫鼓起一股勇氣，開始他的說話，把他自己要把田地統統交付給他們的意思告訴他們。農夫們一聲不響，面上的神色也一點沒有改變。

南黑留脫夫漲紅着臉說道：「因為我覺得，我相信，人人都有一個享用田地的權利。」

有幾個聲音說道：「這是當然的。這確實是這樣的。」

南黑留脫夫接下去申說着從田地裏取得的收入應該分給大家，因此他提議把田地貢獻給他們，他們就應該自己定出價格去租賃田地，所得的租金就拿來做一種公共事業的基金，為他們自己所使用。想不到贊同的話聲尚沒有聽到，可是農夫們嚴肅的面龐變得格外嚴肅了；許多眼睛本來都注視在那位老爺的身上，那時候卻也低下去了，這副神氣好像要讓他知道各人都已懂得他的詭計，不願受他的欺騙，而他們卻又不好意思使他羞慚無地似的。

南黑留脫夫說得極清楚，農夫們也極聰明，可是他們都並沒有——不能——清楚他的意思，這個理由就是總管了半天還聽不清呢。

他們滿心都祇知道各人打算着自己的利益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他們好幾輩子的經驗都證明地主們總是常常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損害農夫們的利益的。所以如果有一個地主開會招集他們，為他們做某一種新的貢獻時，豈不是明明白白的有意花言巧語，較前更甚的欺騙他們麼？

南黑留脫夫問道：「子，那麼你們租的田地要定怎麼樣的租價呢？」

人叢中有幾個聲音答道：「我們如何可以定價呢？我們不能做這事。田地是你的，權力當然握在你的手中。」

「哦，完全不對。你們自己可以在公共的需要上面享用這宗款項。」

「我們不能做這件事；社會是一件事情，這卻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總管（他曾跟着南黑留脫夫一同赴會）面帶笑容，說道：「你們還沒有明白，侯爵正打算把田地租給你們呢，所得的租金，再拿來還給你們，做一種公共事業的資本。」

一個尖刻的，沒有牙齒的老年人，低着頭，低着眼說道：「我們十分明白了。這有點像一個銀行；我們一定要按期付款。我們不情願這件事，像這樣，這就夠困難的了，那麼一來，卻要把我們完完全全都毀掉了。」

於是又有幾個不滿意的，甚至於粗魯的聲音說道：「這可不能夠。我們情願仍照古法。」

當南黑留脫夫聲明他還要草擬一個合同，要他們簽押，於是他們反對聲便紛紛大起了。

「爲什麼要簽字呢？我們情願照舊繼續下去做工就得了。這又是因爲什麼緣故呢？我們都是黑暗的人啊。」

「我們決不贊成，因爲這件事對於我們太新奇了。從前是怎麼辦的，現在還就怎麼辦好了。祇有種子我們倒極願意去取回去。」

這就是說：依照現在的規定，種子必須由農夫們自己預備，而他們卻非常想要地主給他們預備。

南黑留脫夫向一個中年的赤腳的農夫問道：「那麼我懂的了，你們反對租田地是麼？」那個農夫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外褂，左手拿着他那頂破舊的帽子，把手臂伸得很直，這種樣子是富士兵們在得令脫帽的時候，執帽的姿勢。

「正是如此。」這是那個農夫所說的話，一望而知他還沒有脫掉他在軍隊中服役時的習氣。

「依照你們的意思說來，你們已經都有了很充足的田地了麼？」

只有那個退伍的兵士假裝作喜悅的面容，小心翼翼的在他面前執着他那頂破舊的帽子，好像要拿來早獻與人一般。他說道：「不，先生，我們並沒有。」

「好的，暫且不說，你們最好把我所說的話仔細的思量一番。」

南黑留脫夫很驚異的說着又反覆着申說他的計劃。

面貌嚴肅的，沒有牙齒的老頭子喃喃的生氣道：「我們用不着再去想這件事了；我們既經說過，所以仍舊是這樣罷。」

「我可以在這裏留住到明天，如果你們改變了你們的意思，就送個信給我，讓我知道。」

農夫們並沒有回答。

所以這次的會議竟一點沒有到什麼結果。

當他們回家去的時候，總管說道：「候爵，讓我說一句話，你是永遠得不到他們的同意的；他們太頑固了。這些人們在一個會議上堅持着一方面，便怎的也改變不動他們了。這是因為他們為各種事情所擊壞了。怎麼呢，就是那幾個農夫——白頭髮的那個，或者是黑頭髮的那個——都是極聰明的人，卻也會反對了起來。他們有一個人來到辦公室裏的時候，就叫一個人坐了下來喝采，這倒好像是在「智慧宮」裏……他實在是一個外交家啊。」總管一邊說着，一邊笑着：「他猜想各種事情都猜想得極對的。可是一到會上他就換成另外一個人了——說一句，反來覆去總是那一句話——」

南黑留脫夫說道：「好，難道不能夠把幾個較爲聰明一點的農夫叫到這裏來麼？我要仔細的解釋給他們聽。」

含笑的總管說道：「這倒可以辦得到的。」

「對了，請你明天就去叫他們罷。」

總管笑得更加快活起來，他說道：「哦，我一准去。我明天准定就去把他們叫來好了。」

「正好聽着他的話；他並不狡詐，他不。」這話是一個黑頭髮，粗鬍鬚的農夫所說的，那時他正在一匹餓得很強壯的母馬上坐着，不住的向兩邊搖動着，向一個老頭子打招呼，這個老頭子是穿着一件破舊的外褂，也騎着一匹馬在他的旁邊。這

兩個人正在黑夜裏面顧着那條大道的旁邊，趕着一陣農夫們的馬匹，偷偷的在地主的樹林裏面餵草。

「白白給你的田地，祇要你簽字……他們不是常常像這樣的把我們要簽了麼？我的朋友，你少玩些欺騙的手段罷。我們近來也有一些兒意識了。」這話是他繼續着說的，忽然一匹小馬不見了，於是他就呼喚了起來。

他捺住他自己的馬，向四圍裏望了一望；但是那匹小馬已經不在後面，卻已經跑進道旁的草地去了。

小馬自己投往香氣馥郁的草地上，兀自在那裏長嘶著驕驕了起來，羊蹄草的韃子格格發出聲音來，那個粗鬚滿臉的農夫聽到了這種聲響，便說道：「騷擾那個土耳其的兒子，他跑往地主的草地裏面去了。」

穿着破舊外褂的瘦農夫說道：「你聽不到那格格的聲音麼？那一天放假，我們必定要派婦人們前去剷除草地，否則我們的鐮刀就要鈍了。」

粗鬚子的人對於地主的演說發表意見，繼續說道：「他說道：『簽字。』『簽字。』」聽，實在的說，簡直就讓他把你們吞下去了罷。」

老頭子說道：「那是無疑的。」於是他們就不再說話了，但聽見沿着大道上馬匹的行聲。

第八章

南黑留脫夫回來的時候，看見辦公室裏已經給他預備好一張牀。一個很高的牀架上面鋪着一塊羽毛的墊褥，還有兩個大枕頭，都已在屋子中間放好了。牀上覆着一條暗紅色的大錦被，這條被褥縫得極爲精緻，又很美麗，卻是十分堅硬。一望而知這個是總管夫人縫裏面的東西。總管又把剩餘的午飯獻給南黑留脫夫，可是南黑留脫夫卻拒絕了不吃，總管謙謝食物和陳設的簡陋的罪，也便讓南黑留脫夫一個人在那裏，獨自走去了。

南黑留脫夫的心中完全不爲農夫們的反對所煩擾。反過來講，雖然他的貢獻在柯希明希奇被容納了，甚至於這因此而領了謝，而在這裏卻受到了猜疑，甚至於仇視，可是他倒覺得極滿意，極愉快。

不很乾淨的辦公室裏又十分狹窄。南黑留脫夫走出來走到院子中間，正打算走到花園裏面去，可是他便回憶起從前的一夜：下女屋中的窗戶，迴廊……他心中覺得極不舒服，也就不願意經過那個爲罪孽海所染污的地方了，他就在階前地上坐着，在那暖和的空氣當中呼吸着。小樺樹的葉子，香氣正濃，乃撲鼻而至，他留連了很久，向四圍黑漆漆的花園裏環顧一下，獨自傾聽着水關，夜鶯，和各種鳥兒的鳴聲，鳥兒就在他近旁的樹上，叫聲純和動聽。總管窗內的燈光熄掉了；東方米倉的後面，正升起了月兒來，月光剛要現了出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電光閃閃，不時的照見那頹敗的房子，和花草茂盛，樹木雜生的花園。但聽見遠遠的起了一陣雷聲，一片黑雲已瀰漫於天空的三分之一。夜鶯及其他的小鳥都寂然無聲了，開水潺潺的響裏，又傳來了聲聲的鴉叫，於是村裏和總管院中的那種「頭雞啼」便開始了，比平常的時間略早，在溫暖的雷夜總是這樣的。照謠語的傳說，雞如果啼得早，那麼這夜便是快樂的。那天夜裏對於南黑留脫夫卻有過於快樂的，實在可算是又快樂又愉快的一夜了。於是他幻想起從前的種種印象，他想起從前他在這兒的時候，正如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似的消受那個快樂的夏天，那時他也就覺得他自己所處的環境不僅是一時的，而是他終生所有的良辰美景了。他不但憶起往事，而且還覺得彷彿在當初一般的，他在十四歲的時候，禱告上帝指示他真理，或者是在孩提的時候，臨別時哭倒在母親的短衣旁

愛，覺得永遠爲善而不使她痛苦；他又覺得自己和里科南加·猶登雅夫在從前所做的事情，他們兩人往往立定了一種志向，彼此互相砥礪着去度一個良好的生活，並且盡力去使得人人都快樂。

他憶起他在柯希明希奇爲外物所談，所以自己便憐惜起房子、樹林和田地來，現在他又撫心自問：他到底是憐惜呢，還是不憐惜呢？想來想去，卻也似乎有點奇怪，他竟會憐惜這些東西了。他今天所見聞的一切事情完全都圍繞在他的腦海裏；那個有許多小孩子的婦人，她的丈夫因爲在他的（南黑留脫夫的）樹林裏砍倒了兩株樹，便被拘禁在獄中；那個可怕的馬達恰以爲（或者最少在談吐之間彷彿她以爲）在她那種地位上的婦人是應該服從貴族的，他又想起了她對待嬰兒的態度，把嬰兒送到育嬰堂的辦法；那個不幸的，含笑、枯乾的孩子，戴着一頂拼湊而成的帽兒，俄得要死；和那個瘦削的、懷孕的婦人，她因爲工作過於勞苦，一時疏忽了沒有留心她的餵牛，以致不得不丟給牠做了。

於是一瞬間他又想起了監獄，剃去頭髮的頭顱，小房門，撲鼻的氣味，鎖鏈，和旁邊那種種的東西，與富人們如醉如狂的城市裏的奢侈生活，自己也在其內。

皎潔的月兒現在差不多豐盈無缺，已在米倉上面升了起來了。黑影倒在院中，只見那頹敗的房屋上面，鍍金的屋頂也大放光明了。夜鶯好像不忍枉費了這種光明似的，又在開始牠們的叫聲了。

南黑留脫夫的心裏老是回憶他在柯希明希奇花園裏將要去做什麼事的時候，如何的計算他的一生，如何的心亂如麻，如何的一無所可，如何的每一個問題裏面都有許多困難。現在他又用了這些問題來問他自己，卻驚詫着如何都會這樣簡單起來。這個所以簡單的緣故，因爲他現在所想的並不是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卻是他所應該去做的事情。實在奇怪，他應當爲自己做的事情，他便不能決定，可是他應當爲別人做的事情，他却斷然知道了。他現在確實知道他應當把田地，留給農人。他現在確實知道不應當遺棄克萊設，而且應當繼續的援助她，並把自己對於她的罪孽贖取回來。他確實知道他應當研究，考察，解釋，瞭解所有這些關於判斷和懲罰的事情，別人對於這些事情是毫不關心的，而他卻以爲自己已經有所見了。這事情的結果如何，他完全不能預知，可是他所確實知道的只是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他應當去做的。這種堅強的篤信便令信快活起來了。

天空中已經滿佈着烏雲；電光閃閃的照耀着，照着那些院子，舊屋，和頹敗的遊廊；雷聲也便當頭轟轟的鳴了起來。所有的鳥兒都不叫了，只有樹葉子發出沙沙的聲響。南黑留脫夫坐在階臺前的地上，兀自玩弄着自己的頭髮，風也迎面吹上了階臺。一顆水滴落下來了，接着又是一顆，接着便在樹葉上，鐵質的屋頂上，打鼓一般的落了下來，空中照耀着，充滿了一道極爲明亮的閃光，南黑留脫夫還沒有數到第三顆雨點，就有一聲可怖的霹靂當頭響了起來，於是轟轟的雷聲便佈滿在天空裏了。

南黑留脫夫走了進去。

他想到：「是，是，我們在一生當中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的全部和他們的意義，是不能使我明瞭的。我的姑母有什麼呢？里科南加·猶登雅夫怎麼竟死了？……而我還活着呢？克裏霞又有什麼呢？我的狂瘋呢？那一次戰爭怎麼樣了？後來我那種不法的生活又怎麼樣了呢？要明白這事，要明白上帝意思的全部，實在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可是要去，去，去！在我良心上所描寫的那種惡意，卻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這便是我所確實知道的事情。而當我在實行這事的時候，我便可以得到平安，這是毫無疑義的。」

雨下得十分大，水從屋頂上直衝到下面的一個桶裏去；那時候閃光照耀屋子和院子已經緩和了些。南黑留脫夫走進了他的屋子，把衣服脫去躺下，一眼看見壁紙又污又破，他就疑心會有臭氣出來，於是他便怕了起來。

「是，我覺得自己不是那個主人，而是一個僕役了。」南黑留脫夫一邊想着，一邊便引這種思想以爲樂。他的這種恐懼並不是沒來由的。果然，他剛剛吹熄了蠟燭，臭氣就來襲擊他，咬他起來了。

把田地捐棄了，到西伯利亞去……跳蚤，臭氣，污泥，好罷，還有什麼要緊呢？假如真是這樣，我也情願忍受的。可是願的願望，他的確忍受不住了，於是就坐起身來，開窗向外邊望，不覺歎賞了起來，原來風消雲散，月亮重又出現了。

第九章

南黑留脫夫直到早晨才能睡着，所以他一覺醒來，時候已經不早了。午間從農夫中間選出由總管遞來的七個人現在已經來到菜園裏面，總管在蘋果樹下面放了一張桌子，和幾張板檯，地上還插着許多標桿，桿端上面都釘着木板。農夫們候了許久，才得覓一寬心，脫掉帽子，坐在板檯上面。退伍的兵士今天卻穿着樹皮鞋，態度尤其莊重。他昂昂的直站着，按着軍中的喪禮，拿着他的帽子。在農夫中間有一個鬍眉的老年人，態度十分令人驚畏，花白的鬍鬚像作小環的樣子，很像美葛亞治（註）的摩西像，灰色的鬚髮圍繞在他那棕色光禿的前額上，這個老頭子把他全身的衣服拉了一下，又把帽子取下來，自己便在桌子後面坐下，這時其他的人便都模仿着他的樣子。大家坐定後，南黑留脫夫便坐在他們的對面，靠在桌子旁邊，看着一張紙，紙上寫着他的計劃，當時他就開始談起來。

南黑留脫夫心裏覺得一點不亂，也許是因為在場的農人較少，也許是因為他所忙的不是自己，而是事情。他不由的對那鬍眉的老頭子說起話來，盼望他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但是南黑留脫夫竟猜錯了。那位面貌可敬的長老，雖然很稱贊似的點一點他的頭頸，並且在別人提出反對的時候，又獨自在那裏搖頭皺眉，但是一望而知很不容易使他瞭解，尤其在他人用着自己的口吻重複着南黑留脫夫所說話的時候，他就更難瞭解了。有一個身材矮矮的老頭子，頭髮差不多全都沒有了，並且瞎了一隻眼睛，穿着一件有補綻的紫花布外褂，和一雙破舊的鞋子。他坐在那長老的旁邊，南黑留脫夫久後才見到了他，他是一個造爐子的工匠，他倒瞭解得很多了。這個人的眉毛移動得極快，鼓起勇氣跟着南黑留脫夫的話，立刻用自已的口吻重複說了出來。又有一個身材矮小的老頭子，鬍鬚斑白，眼睛明亮，也很快的就瞭解了，趁着各種機會，插進一種諷諷的笑話，很顯明的要想出一出風頭。那個退伍的兵士彷彿也已經瞭解一切事情，可是因為他習慣了無意識的軍人談話，所以又弄得糊塗起來了。許多人當中最為端莊持重的是一個短鬍鬚，長頭，聲音低小，身材高大的人，他穿着很乾淨的家

（註）美葛亞治 Michel-anze Buonarroti 為意大利佛洛蘭市人。

製的衣服，和嶄新的樹皮鞋，這個人已經完全瞭解各種事情了，並且不是在必要的時候，他連一句話也不說。此外還有兩個老人，一個沒有牙齒的，就是在昨天晚上對南黑留脫夫提出各種提議，提出一種極清晰的反對聲音的老頭子；一個是高身材，白衣服，跛足，善面的老人，他並不多說話，可是他每說一句話，許多人都很注意的聽着。

南黑留脫夫首先表示他個人對於土地私有的意見。

他說道：「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田地是不能買賣的，因為假如買賣起來，那麼一個人要有了充分的錢財就能够把所有的田地完全買來；至於那些沒有錢的人呢，用了田地，他就可以爲所欲爲的橫加勒索了。」

那個長鼻子的人用着極輕的聲音說道：「這倒不錯。」

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如此呢。」

白鬍鬚的老人說道：「一個婦人，因爲她的牛吃了一些兒草，就把她的牛捉了去，拘禁起來了。」

沒有牙齒的老人接着說道：「我們自己所有的田地僅有五里路長，假使再要租一點，那的確辦不到；價錢提的太貴，我也付不起了。他們把我們絞了起來，實在是比奴隸更加壞了。」

南黑留脫夫說道：「我心裏所想的正和你們所想的相同，並且認爲佔有田地是一種罪孽，所以我要拿出地來送掉啦。」

那個像美葛亞治的摩西像的鬍鬚老人說道：「很好，這倒確是一件好事。」他明明想南黑留脫夫要想把田地租出。

「我到這裏來的緣故，便是因爲我不願意再佔有這許多田地，現在我們應該商議一個最好的方法，來分配田地。」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將田地一齊送給了農人們，就完事了。」

南黑留脫夫一時覺得羞慚起來了，心想這句話裏面的意思，就是對於他那惡劣的態度包含着懷疑的成份，但是他立刻又恢復了原狀，並且利用着這句話，順口便回答出來，表明他的意見。

他說道：「我很高興把田地送掉。可是送給誰呢？怎麼樣的送法呢？送給那一種農夫們呢？爲什麼一定送給你們這一班人，而不送給泰明希克呢？」（泰明希克是近那的一個田莊，田地非常缺乏。）

大家都不說話了。於是退伍的兵士就說道：「正是如此。」

南黑留脫夫說道：「好，那麼告訴我，假使一定要在農夫們當中分田地，那麼你們想要怎麼樣分法呢？」

造爐匠很快的上下移動着他的眉毛，說道：「怎麼樣分法？我們應該按着人數平均分配。」

那個跛足的，性情不好的老人說道：「不像這樣，還待怎樣呢？自然是按着人數分配了。」

大家認為極滿意，都贊成這個辦法。

南黑留脫夫問道：「按着人數麼？那麼那處屬於宅子內的僕役們也要有一份麼？」

退伍的兵士盡力露出勇敢和欣喜的神態，他說道：「哦，不是這樣。」可是那個高身材的，有理性的人卻不贊同他的話。

他略為思索了一下，用他那極低小的聲音說道：「假使一個人能够分得到，那麼大家都應該照樣的有一份兒。」

南黑留脫夫早就把回答的話預備好了，他說道：「這個卻是不能夠辦得到的。如果大家都是照樣的分得一份，那麼那

些自己不做工的人——不耕種的——就要把他們所得到的一份賣給富人。如此一來，田地便又都跑回富人的手

了。而靠着種田地爲生的人們將加倍多起來，田地便又缺乏了。於是富人們就將再把需要田地的人們收在他們的權力之

下。」

退伍的兵士失聲歎道：「正是如此。」

造爐匠很有氣力的插話道：「不許出賣田地；只承認耕種的人才能得到田地。」

對於這一點，南黑留脫夫回答說要辨別什麼人爲自己耕種，什麼人爲別人耕種，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高身材的，有理性的人便提議說必須設立一個組織，大家都應該共同耕種，耕種的人可以分得所生產的東西，不耕種

的人就什麼東西也得不到。

對於這個共產主義式的計劃，南黑留脫夫也早已預備好了一個答案。他說這樣的組織一定要大家都有農具，所有的

馬匹都一定要相等，才能使得各人的工作沒有落前落後的分別；犁器，馬匹，打穀機，和所有其他的農具，都應當歸公共所有，

要辦到這一層，就非得各人一齊同意不可。

那個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我們的那些傢伙，這一輩子也休想使他們同意的了。」
陸着笑眼的老人說道：「但我們不妨去做有規則的奮鬥。」

南黑留脫夫說道：「那末現在對於田地的性質問題，又應當怎麼樣辦呢？什麼人應當得着肥沃的土壤，什麼人應當得着泥地，或沙地呢？」

造爐匠說道：「那麼可以把田地劃分為許多的小部份，各人都可以領得性質均等的份兒。」

對於這個主張，南黑留脫夫向說這種事情並不是關於一個社會之間的劃分，而是關於各省田地的劃分的。假如隨意把田地交給了農夫們，那麼怎麼樣能使人能夠得着好田地，有些人卻得着壞田地呢？勢非大家都要得着好田地不止。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如此。」

其餘的人都不做聲。

南黑留脫夫說道：「照這樣看來，事情固然極爲簡單，而其實卻並不怎樣的簡單。可是不但是我一個人研究這件事，其餘研究這事的人還多着呢。有一個美國人，他名叫亨利佐治，這就是他所研究出來的，我很贊同他的……」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怎麼啦，你既然是主人，你可以隨意把田地送給人。什麼東西會阻擋你呢？權力又是你自己的。」

這樣一來卻把南黑留脫夫弄得心煩意亂起來，可是這一陣打岔，他看到不單是他一個人不滿意，也就覺得歡喜起來。有理性的人用着嚴肅沉重的聲音說道：「你稍微等一等罷，錫茲叔叔，讓他解釋給我們聽。」
經他這一說，南黑留脫夫勇氣加了不少，便開始來解釋亨利佐治的單稅制度了。

他說道：「土地並非是人的，而是「上帝」的。」

大家齊聲說道：「正是如此，是「上帝」的。」

南黑留脫夫說道：「土地是大眾所公有的。大家對於牠都有同等的權利。可是田地有好的也有壞的，人人卻都願意得

到好的田地。那麼應當怎樣分配，才算公道平允呢？他回答他自己的問題，繼續往下說道：「就用這個法子：使用好田地的人應當付代價給得不着田地的人。因為不容易說出誰應當付錢給誰，又因為公共的消費需用款項，因此我們應該設定：使用好田地的人，應當把他所得田地的價值付與公共，以應付他的需要。照這樣人人便都可以分享着平均了。倘使你想要使用田地，那末你可付代價——付多的應當得着好田地，付少的應當得着壞田地。假使你不同意使用田地的話，便儘可以一點兒也不付，但是那需要使用田地的人，就要為你付出稅捐作為公共的消費了。」

造爐匠瞪着眼睛說道：「這就對了。有好田地的人應該多付錢。」

那莊嚴的長老說道：「好，他實在有腦筋，這個佐治。」

那個高身材，低聲音的人顯然是看出了這個計策裏面隱藏有隱情，說道：「付價是不是按照我們的力量呢？」

南黑留脫夫回答道：「付價不應該太高，也不應該太低。如果太高了，便不勝償付，就不免損失；如果太低了，田地的佔有就不免要買賣起來。這麼一來，田地上就又要有了交易了。」他繼續說道：「好，這就是我打算在這裏和你們商量的事情。」

農夫們這才完全明瞭了，他們便十分高興的說道：「這可就合式了；這真對了，是，就這麼辦罷。」

善髮鬚的的老人說道：「他實在有腦筋，這個佐治。請看看他所說的事情罷。」

總管說道：「那麼極好，如果我想拿一些田地呢？」

南黑留脫夫說道：「假使有一份剩餘的股兒，便去拿來做工就得了。」

眯着笑眼的老人說道：「爲什麼呢？你已經十分富足了。」

會議就是這樣終結了。

南黑留脫夫再三申述他的貢獻，並不立刻就要回答，卻吩咐他們仔細的和鎮裏面其餘的人商量商量，再回來報告結果。

農夫們說他們就要去商量，商量好了，便回來報告，於是他們就亂闖闖的走了。他順着路回去的時候，還能夠聽到他們那高大的談話聲，晚上便有人聲從村中，沿河一帶傳了過來。

第二天農夫們都沒有上工，卻把這一天光陰消耗在考慮地主的貧以上面。鎮上可以分做兩派——一派認為這個貢獻是一個有益的貢獻，並且看出接受着絕對沒有危險的；另外一派卻是憂慮、恐怕和不明瞭他。然而到了第三天，大家都一齊同意了，便派了幾個人去會見南黑留脫夫，算是接受了他的貢獻。這一次幸虧一個老人竭力說明了地主的行為，把他們所有恐怕上當的恐怖心理打消了，這種解釋便把他們感化了過來，於是他們就立定了主意。這個解釋便是主人希望他的靈魂得救，便在這條路上做去。南黑留脫夫在彭勃弗捨了許多錢，做了許多好事，所捨掉的錢，計算起來，總共數目極大，所以他的心跡大白，格外堅強他們的信心了。南黑留脫夫先前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裏的農夫們所處的赤貧，和他們所怕極了的一無所有的生活，所以他便發了善心捨起錢來，可是他明明知道這種捨法是不合情理的，然而他不得自己捨錢了——他現在有了許多的錢，因為前年賣掉了一處樹林，收入了一宗很大的款子，賣出了柯希明希奇的牧畜和器具等東西，又收入了一宗款項。主人捨錢的名聲一傳出去，成羣的人——其中有一大半是婦人——便絡繹不絕的來懇求他的幫助。他卻不知道如何施捨的方法：如何規定多少，和施給什麼人才好。有了這許多的錢財，他覺得要拒絕那些赤窮的人，不給他們錢，的確是不可能的；然而若是給了那一些常來乞討的人呢，就不免有點糊塗了。

在彭勃弗最後的一天，南黑留脫夫遍看遺留在他姑母的房裏裏面的東西，有一張烏木櫃子，上面飾着銅獅子頭，穿了鈴子，他在這隻櫃裏的抽屜下面找到了幾封信件，當中還有一張照片，像片上有幾個人，中間有他的姑母索弗亞·依凡諾法娜和瑪麗·依凡諾法娜，他自己，那時他還是一個學生，和那個純潔可愛，而充滿人生的歡快的克表霞。宅中所有的一切的東西裏面，他祇拿了信件和照片。他把其餘的東西一齊送給一個磨坊的主人，這個人是總管所蘆象的，他把這座房子和裏面一切的東西完全都買去，價錢祇有實價的十分之一。

南黑留脫夫憶起他在柯希明希奇對於喪失產業所感到的戀戀不捨的情緒，他自己便驚奇起來，簡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感着這樣的情緒的。現在他已感到不斷的解放的快樂，和一種新鮮的情感，好像一個旅行者發見了新地時所感着的情緒一樣。

第十章

南黑留脫夫歸途中所經過的城市，觸目都覺得新奇特別。晚間上燈以後他才回來，由車站走出來乘車回到家裏，但聞得裏面的屋仍有樟腦油的氣味。阿喀羅弗·彼得綠甫娜和戈爾勒兩人都極困乏，非常不滿意，甚至於還在那裏吵起嘴來，爲着那些要掛起來曬開的和打包的東西。南黑留脫夫的屋子雖是已經空了，可是東西還沒有弄好，走到他那屋子裏去的那條路也給許多箱櫃壅塞住了，所以他來到了，顯然就妨礙了那間屋子裏面的事情，這種事情正是按照一種稀奇的慣性在那裏進行着。自從農夫們的那種愁苦的生活，給與他那種印像後，這種極明顯的愚笨的行爲——從前他也曾經身歷其境的——南黑留脫夫對之覺得十分沒有趣味，所以他就決定了第二天便要搬到客棧裏面去居住，那許多東西讓阿喀羅弗·彼得綠甫娜認爲如何合式，便讓她如何去安置，等他的姊姊來了，再去把宅中各種東西結束一下。

南黑留脫夫一早就離開家中，在一家價格不貴而並不十分乾淨的客棧裏選定了兩間房子，這裏走到監獄去也極近便；他吩咐把他的東西一齊送到那裏，他便去會見律師去了。門外天氣非常冷。大風雨後天氣就變冷，這在春天裏是常有的事。天氣極寒冷，風勢也極銳利，所以南黑留脫夫穿着很薄的大衣便覺得異常寒冷，他就把腳步放快，希望藉此取一點兒暖氣。他心裏充滿着關於農夫們的思潮——婦人們，孩子們，老人們——和一切他眼睛所見到的窮況和瘦狀，尤其是那個笑得很奇快的，面色灰白的，和蜿蜒着那沒有後腿肚的小腳的嬰孩；想到這裏他不由得拿來和城市中的事物來比較起來。他經過了肉店，魚店，和裁縫店，便好像第一次看到似的，觸目都是那許多乾淨，肥胖，精神充足的夥計們，你怎麼也不能在鄉村裏間尋出一個和他們一樣的農夫了。他們欺詐那些不很知道他們的貨物的顧客們，處心積慮的受了许多痛苦，這些人們反而倒認爲不是沒有用處的，卻是極爲重要的事情。車夫們的後臀很闊大，鈕扣成行的排列着，圍人們帽子上面鑲着金線，婢女們繫着圍裙，帶着彎曲的纓子，腫胖的車夫更其顯著，頸子剃得非常乾淨，坐在車箱裏面，身子向後靠着，帶着那鄙賤無禮的神氣，在那裏仔細察看過路的人們——大家的精神都十分充足。在所有的這些人們當中也有幾個是農夫，爲着缺

乏田地而被逼來到城裏的，南黑留脫夫不由得不看他們。其中也有幾個依照着城市生活的情形，想出種種謀利的方法，遂變成像他們的主人一樣，並且也很喜歡他們自己的地位，有幾個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的境况反倒不及在鄉間，他們比鄉下人更爲可憐。

這種人全都是這些鞋匠，南黑留脫夫在地底住宿處所看到的：蓬着頭，面色蒼白的洗衣婦人，裸露着她那很瘦弱的臂膀，在窗子裏邊脫衣服，窗裏還冒出來碱性的蒸汽；又有兩個泥水匠，繫着圍裙，也沒有穿襪子，腳上滿爲顏料所污，他們那棕色的，軟弱的臂膀，赤到肋骨上面，南黑留脫夫正遇着他們攜着一桶顏料，彼此互相吵鬧。他們的臉看上去是極野蠻，並且怒氣沖沖的樣子。車夫的黑臉在車上揮動着。那副神氣卻極像站在街角落裏沿街乞食的襤褸男女一般。南黑留脫夫經過了一家飯店，只見打開了的窗子裏面也有那副同樣的面目。醒醒的桌子上面放着些茶具和瓶子；穿着白衣的夥計在正桌子當中不停的來往奔跑；汗流滿面的紅臉人們，迷迷糊糊的在那裏坐着老是呼呼喝喝的鬧個不止。有一個人靠窗坐着，聳着眉毛，凸着嘴唇，定着眼睛，彷彿在那裏努力追憶一件什麼事情似的。

冷風過處，把灰塵抽膩氣，和新顏料的味兒吹在一起，南黑留脫夫無意的吸了一口進去，便自問道：「爲什麼他們都一齊聚集在這裏呢？」

在一條街上他趕上了一排貨車，車上不知道裝着一些什麼東西，在那高低不平的街道上，轟轟的大聲響着，直使他的耳朵和腦子都痛了起來。因爲他想超過這排貨車，他便開始加快了腳步，這個時候他突然聽見在輪聲的響聲裏面有人在喊着他的名字，他停住了腳步，看見一位官員，這個官員的鬍鬚又尖又大，面孔上閃閃有光，坐在一個腫胖的車夫的車子上面，很和藹的擺着手，笑的時候特別的露出他那白色的牙齒。

「南黑留脫夫是你麼？」

南黑留脫夫第一次的情感是非常愉快的。

當時他欣然說道：「啊，史考柏克！」可是他頓時就清楚這完全沒有什麼值得樂意的事情。

這個人就是那一天在南黑留脫夫姑母家中的那個史考柏克，南黑留脫夫許多時候沒有和他相見，祇聽說他竟不管

他的債務，仍在騎兵隊裏面安然的處着；也不知道他用的什麼方法，仍舊會在富人叢中保持着他的地位。這個在他那滔滔蕩蕩的丰姿裏可以證實的。

他走出車來，伸一伸肩膀說道：「我抓住了你，真巧極了。城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啦，啊，老朋友，你已經老了。我看見你走路時的姿勢，這才曉得是你。看這兒，我們應該一道去吃飯。什麼地方有能令人大吃一頓的去處麼？」

南黑留脫夫一面想着如何可以脫掉他的纏糾，卻又不便傷了他的感情，一面回答道：「我怕沒有工夫多耽擱了。」又問道：「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呢？」

他說道：「爲着一點事情來的，老朋友。是關於監護職務的事情。現在我是一個監護人了。我正管理着色孟諾夫的事務——那一位大富翁，你是知道的。他有腦虛病，他曾經得到五萬四千畝的田地。」他說話的時候，帶着一種特別的做氣，好像那些田地是他自己所有的一般，他又做然說道：「事情實在荒廢得太厲害了。所有的田地都一齊租給了農夫們啦，可是他們卻沒有付錢，於是便負有八萬多盧布的債務。我卻在一年當中全數把他贖了回來，就從這裏面取得了監護的職務。你爲什麼想不著這一著呢？」

南黑留脫夫聽着這一番話，這才想到這位史考柏克因爲把財產全都用完，因此債臺高築，後來不知道他用着什麼勢力，被派做一位正在蕩產的富翁的監護人，可想而知史考柏克現在是靠着這個監護的職務來餬口了。

只見他那豐滿的面孔兀自放着光，鬚鬚也極粗大，南黑留脫夫一面注視着這個臉，一面細聽着他那又友愛又諷諷的閒談，一味在說着什麼地方可以大嚼，並且大誇他所做監護的事情。南黑留脫夫便想道：「我怎麼拒絕他，並且不開罪於他呢？」

「那麼很好，我們在那裏吃飯呢？」

南黑留脫夫看看他的錶，說道：「我的確沒有工夫。」

「那麼，看這兒。今天晚上在賽馬會上見面罷……你能够到那裏去麼？」

「不，我想不到那裏去了。」

「必定要來。現在我自己一匹馬也沒有了，可是我騎着喀里沙的馬匹呢。你記得，他有一羣好馬，請你來罷，你不來麼？我們便用那一塊兒吃晚飯。」

南黑留脫夫笑一笑說道：「不，我實在不能夠同你在一起吃晚飯。」

「好呀，這可就糟透了。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呢？要我替你幫幫忙麼？」

「我正打算去會見一個律師，就在這邊左近……」

史考柏克笑道：「哦，是的，自然啦。不知道你在監獄裏面有什麼事情……我聽說你做了一個囚犯的保人呢。這是哥爾

喀略告訴我的。他們都已經出城去了。這事究竟是一些什麼意思呢？你告訴給我聽一聽。」

南黑留脫夫答道：「是，是真對了。可是我不能夠在街上對你說這件事呀。」

「自然，自然，你總是個奇怪的人。可是你到賽馬會去麼？」

「不，我不能夠，我的確不想去。請你不要因為我而生氣。」

「生氣啊，決不會！你住在什麼地方？」他的面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瞪着眼睛，連眉毛也皺起來了。他好像正在追憶一件什麼事情一般，那副蠢笨的樣子，活像飯店窗子裏面南黑留脫夫所看見的那個聳眉凸唇的人。

「天氣多麼冷呀！」

「是，是。」

史考柏克轉向車夫說道：「你取得包裹了麼？那麼很好，再見罷。我遇見了你，實在是快活極了。」說着便很熱誠的握一

回黑留脫夫的手。他跳進了車去，在他那漂亮的臉面前揚着一隻戴着白手套的手，笑容裏也露出他那十分潔白的牙齒。

南黑留脫夫仍舊向律師那裏去，心裏想道：「難道我就是這樣的人麼？唔，雖然並不是完全是這樣的人，可是正在打算

着要做這樣的人，正打算着這樣過我的一生呢。」

第十一章

律師允許南黑留脫夫逾格提前，立刻就討論猛首夫的案子，他一面在那裏讀着案文，一面又大怒那控告的不合法。

他說道：「這件案子完全是反背而矛盾的。恐怕是那位主人爲着想要得到保險金，所以就自己放火燒掉房屋，可是主要的卻是猛首夫的罪案完全未經證實。但是無論如何，總是沒有證據。這事都是由於審察官的大意失察，和檢察官的過分熱心。如果他們不是在一個縣裏審理而在這裏，那麼我敢擔保他們准可釋放，我也就可以不要酬金。現在再來說第二個案子……菲陶西·皮留可娃，上訴皇帝的上訴狀已經寫好了。假使你要到彼得堡去，你最好是把這狀文帶去，用着你自己的名義去請求，親自遞上狀文，否則他們就將隨便竄問一下，這事情便要沒有結果。你必得竭力請託呈文委員會裏面有勢力的會員才好。我想，再沒有別的事情了罷？」

「不這裏還有一封信……」

律師笑一笑說道：「我看你簡直要變成了一根水管子啦……一個放水的龍頭，監獄裏所有的痛苦都要從此奔放出來了。這可實在太多了，你也管不了許多啦。」

「不，可是這個實在是一件驚人的案子。」南黑留脫夫說完，就把村裏農夫的案子說了一個大略，說那個農夫是因爲和他的朋友們誦讀，討論了福音。那許多牧師就把這事當做一種罪過，便早報到官廳裏去，官府把他核奪了一下，檢察官草了一通公文，法官就傳審他了。

南黑留脫夫說道：「這事實在太可怕了。這都是真的麼？」

「你驚詫些什麼事？」

「怎麼啦，各種事情，我都很清楚。那位警官，他是非常忠實而且服從命令的，可是檢察官竟奪得那種控告狀來！他還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呢……」

「那就正是錯誤所在的地方。我們常常總以為那些檢察官和審判官們大都是些公正不苟的人。有一個時候他們固然不愧為正直，可是現在卻就非常不同了。現在他們身為官吏，一心只知道盼望着二十號發薪水的日子了。他們領得薪水之後，卻還仍舊是不夠用，這個就是他們的主義之所終結了。然後再拿人家的控告，審判，和定罪，一任他們的擺佈。」

「是，可是有一個人，因為同別人誦讀聖經，便被判決流放西伯利亞，法律上真有這麼一回事麼？」

「是的。如果你能證明他誦讀聖經而隨便向人家胡亂解釋，那麼就要流放了，並且還要歸罪於教會所加的解釋，按照流放西伯利亞條例第一百九十六條應當懲罰公民中現行的希臘正教。」

「不能夠！」

律師接着說道：「我老實告訴你說，這個的確是這樣的。我時常對那些審判官們說我不得不向他們表示謝意；因為你我和我們大家之所以不得不陷於囹圄之中，倒實在是受了他們的仁心仁政之賜呀。可是若要奪掉我的私權，要把我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這在他們實在是極容易辦到的事情。」

「好，可是假如這事實是在這樣的，假如種種事情都靠在那鵝鵝與其他操縱法律人們的身上，那麼還要審問他做什麼呢？」

律師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他說道：「你問的問題真是奇怪。我的好先生，這些都是哲理哩。極好，我們也可以談一談這個。星期六你可以來麼？你在那一天，可以在我的家裏會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在那時候我們便可以來討論這些公共的問題了。你見了我的妻子沒有？請一定要來。」當他說出「公共的問題」幾個字時，便裝着談諧諷刺的口吻。

「謝謝你，我可以盡我的力量做去。」南黑留脫夫說完，覺得他自己已經說了謊話，因為知道假如他真的努力一做，勢必要超越律師的文學夜會和他的科學家，藝術家，和文學家等範圍了。

南黑留脫夫說：「審判官如果任意操縱法律的話，則審問就毫無意義」的時候，他的笑聲止和律師的笑聲相合，這陣笑聲和他所說的「哲理」「公共的問題」等幾個字的聲音合起來，卻給南黑留脫夫指出他和那個律師，或是律師的朋友們，觀察起事情來，各有各許多不相同的地方；他又覺得自己和他從前的那個伴侶（史考柏克和其他諸人）之間現在

雖然隔着很遠的距離，可是他覺得他自己和律師，和他的朋友之間，相隔的距離，比較着還要遠些呢。

第十二章

到監獄裏去道路極長，而時間也已經不早，所以南黑留脫夫就雇了一輛馬車。那個車夫是一個中年人，而貌極爲聰明和善，他們在車上坐着，顧着一條大街走去，他忽然轉身向着南黑留脫夫，一手指着一座正在蓋造的房子，說道：「他們正在建造的房屋多麼偉大，你看啊！」好像他對於這所房子的建築也負有一半責任似的，所以老是把牠引來誇耀。

那所房子可也實在是偉大，是一種複雜的，奇怪的式樣。松木做的架子用鐵索連着，把那座房屋圍了起來，一層層籬便把房屋和街道截然分開。那些工人都被灰泥所污染，在那個架子的木板上面不停的走來走去，好像螞蟻一般，有幾個人正在砌磚頭，有幾個人卻在割磚塊，有幾個人揀着沉重的泥桶和水桶走了上去，空了再走下來。只見一個衣服穿得很好的胖老爺——也許是那工程師——在架子的一邊站着，向上指指點點的不知道對一個工頭——一個由佛那狄美省來的農夫——在解釋些什麼事情，那工頭便站在那邊恭恭敬敬的聽着。滿載的貨車從門裏進去，空虛的即便又拉了出來，都從那個工程師和那個工頭旁邊經過。

南黑留脫夫看着那座房子，心中在那裏想道：「他們一齊都深信——自己做工的人以及役使人做工的人都在其中——這是應該如此的；一方面他們家中的妻子正在那裏拚命的苦做，他們那戴着補綻帽子的孩子們笑了起來，好像是老人一般，小腿戰戰慄慄的扭轉，可憐不久以後就要遭受餓死之哭泣啦；一方面他們卻應當給某個愚笨，無用的人——就是劫掠他們，蹂躪他們的人——建造這所愚笨無用的房屋。」

他心中想着，不覺脫口說道：「是，這是一座愚笨的房屋。」

車夫不由的憤然的答道：「怎麼會是最笨呢？多謝牠，人們因此便得到了工作，這個並不是最笨的。」

「可是這種工作是毫無用處的。」

車夫說道：「既然是建築起來，就不是沒有用的。人們依靠着這個便得到了麵包。」

南黑留脫夫不作聲了，也就是因為車聲轟轟，所以說話也就不易聽到。

那時候他們離開監獄已經不遠，車夫繞過了石道，走到沙石路上去。這時候便容易說話了，於是他又轉身向着南黑留脫夫。

他在車子上一轉身，用手指着一羣農村裏的工人——工人們正在向着他們走近，手裏提着鋸子和刀斧之類的東西，身上穿着羊毛的褂子，肩上也負着一些口袋等東西——說道：「現在人們都成羣結隊的上城裏來了，實在可怕啊！」

南黑留脫夫問道：「比較往年還要多麼？」

「多得多了。今年各處都擁擠不堪啦，所以真是很可怕的事。雇主們拋棄工人們好像是拋棄雞毆一般。就連一個短工都很難找得到哩。」

「這是什麼道理呢？」

「他們的人數太多了，再沒有餘地給他們。」

「好，可是人數多了，便怎麼辦呢？他們何以不住到村裏去呢？」

「他們在村裏無事可做，得不到田地。」

南黑留脫夫忽然覺得一陣難受，好像觸着了傷痕處一般。受傷的部分彷彿覺得是常常被刺觸似的，然而其所以覺得被觸刺的緣故卻僅是因為那個地方是痛疼了。

他兀自在心裏想道：「隨處都能夠發生照這種同樣的事情麼？」想罷，就問那車夫所住的村裏有多少田地，他自己有多少田地，並且因為什麼緣故要離開本鄉。

車夫現出極為高興的態度，說道：「先生，我們每一個人有一畝，我們一家裏總共有三個人的份兒。我的父親同一個哥哥在家中管理着田地，此外還有一個哥哥正在軍隊裏面服役。可是那裏實在也沒有什麼事情好管理的。所以我的哥哥便也想出來到莫斯科來了。」

「那末田地就不能夠租掉麼？」

「現在人家怎麼願意出租呢？那些紳士們個個人都把他們自己的田地一齊弄個精光，一般商人們便把田地拿來，全都進了他們自己的手裏。人家不能夠從他們那裏租賃——他們卻自己去經營着。我們那地方爲一個法國人所統管着，他由我們從前的地主那裏把田地買了來，再也不願租出去，這樣一來，可就斷了源頭啦。」

「這一位法國人是誰呢？」

「那位法國人的名字叫做道符，或者你曾經聽到過他的名字，也未可知哩。他本來在大戲院裏替戲子們做假頭髮。這是一種很好的生意，因此他就發了財。他從我們的主婦那裏把田地全都收買了去，所以現在我們便處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管理起我們來了，一任他的喜怒。謝謝上帝，幸虧他自己還是一位好人，祇有他的妻子，一個俄國婦人，實在是一隻畜生——上帝賞賜給我們的恩惠。她簡直劫掠起人們來啦。這真可怕呢。好，這裏便是監獄了。要我拉你到那邊門口的地方麼？我恐怕他們不准許我們罷，可是。」

第十三章

南黑留脫夫在門前撒鈴的時候，心裏一面想着今天就可以訪問馬史綠娃在裏面的情形，一面感着她的不可思議之處，和獄中許多人們的不可思議之處，他心裏便覺得難過起來。典獄官開門走了出來，他便詢問馬史綠娃。典獄官詰問幾句，便告訴他說她在醫院裏面。醫院裏的看門人是一位極慈善的老婦人，她便立刻讓南黑留脫夫進去，詢問他想會見什麼人，便引他到兒童看護室裏去了。

一位少年醫生身上爲一種酸液所沾滲，走將出來，正在過道那裏碰見了南黑留脫夫，便十分嚴重的問他要說什麼。這位醫生時常使囚犯們多得到一點舒服，所以使時常和獄官們鬧翻了，就連和醫長也是一樣的。他一方面恐怕南黑留脫夫不知道來要求些什麼不合法的事情，一方面要表示他對於無論什麼人都不能特別通融的，因此就裝做兇氣逼人的態度，說道：「這裏並沒有婦人們，這裏是兒童看護室。」

「是，我曉得的，可是有一個囚婦曾經被派到這裏來充任保姆的助手。」

「是的，這裏有這樣的兩個人。你想會見那一個呢？」

南黑留脫夫回答道：「我和其中一個名字叫馬史綠娃的有親切的關係，我有話對她說。關於她的案件，我就要到彼得堡去遞控訴狀到大理院去，我願意給她這個，這是一張照片。」南黑留脫夫說着，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封袋來。

那醫生的氣差不多平下來了，便說道：「好了，這是能够見的。」接着又轉向那個穿白圍裙的老婦人，叫她去把囚婦馬史綠娃叫出來。他又問道：「你願意在這裏坐一下，還是要走進等候室裏去呢？」

南黑留脫夫說道：「謝謝你。」這時醫生的態度變得客氣起來了，他趁此便詢問他馬史綠娃在醫院裏面，他對她滿意不滿意。

「哦，她實在不錯。如果要論起她從前的生活狀況來，那末她做工要算做得不錯的了。」

老保母登時從一扇門裏面走了出來，馬史綠娃使跟在後面，但見她身上穿着綠色條花的衣裳，束着一條潔白的圍裙，頭上裹着一條毛巾將秀髮滿滿的遮住。她一看見南黑留脫夫，臉上紅了一陣，便停住腳步，彷彿遲疑不決的樣子，隨後她皺一皺眉頭，便低下了眼睛，匆匆的順着過道中間的一條地氈上向他跑去。她走到南黑留脫夫面前的時候，並不願意把手遞給他，可是那時候卻心不由己的遞給他了，臉上便格外紅了起來。

南黑留脫夫自從那一天他乞求她饒恕他的那一次忿怒的談話以後，還沒有和她見一次面，他滿心希望她仍然和那天一樣。可是今天她卻是大大的不同了。看她臉上的神態卻有一點新奇的样子，可又有一點冷淡和羞慚的樣子，並且在他看來，她對於他也有一點懇恨的樣子啦。他便將剛才說給那位醫生聽的話告訴給她聽——說他就要到彼得堡去——並且把他由彭勒弗帶來的像片連着封袋遞給她。

「我在彭勒弗尋到了這個……這是一張舊照片；你或者喜歡要這個也說不定。把他拿起來罷。」

她掩起她那雙深黑的眼睛斜視着秋波，十分驚異的看著他，好像問道：「這個是爲什麼呢？」她便一聲也不響，拿起那張照片就塞在圍裙裏面。

南黑留脫夫說道：「我在那裏會見了你的姑母。」

她極不經意的說道：「你會見了麼？」

南黑留脫夫問道：「你在這裏很好麼？」

她答道：「哦，對了，很好的。」

「不很困難麼？」

「不。可是我還沒有做慣這事。」

「爲着你起見，我真喜歡，無論怎樣，這事總比那裏好一點。」

她的臉又紅了起來，問道：「比什麼地……那裏麼？」

南黑留脫夫很快的答道：「那裏……在監獄裏。」

她問道：「爲什麼好些？」

「我想在這裏的人們總要好一點。那裏所有的人，這裏卻沒有。」

她說道：「那裏也有很多好的。」

南黑留脫夫說道：「猛首夫的事情我已經替他看過了，並且希望他早晚就可以釋放出來。」

她微笑了一陣，重又申說着她對於那個老婦人的見解，說道：「上帝一定准許他們可以的好。好一位老太太！」

「今天我就打算到彼得堡去了。你的案子不多日子便可以下來，我希望判決案就能撤銷。」

她說道：「撤銷，不撤銷，現在都是一樣的了。」

「爲什麼現在？」

她說道：「這樣，」她便帶着急急詢問的樣子，將眼睛一瞥，兀自看着他的眼睛。

南黑留脫夫懂得她這兩個字，和這一看的意思，是說她心裏想要試試他是否依舊決心堅持，或者是竟容受了她的反

抗。

他說道：「我的確不明白爲什麼這個對於你全都是一樣的。至於講到我呢，你得到判決無非或是有罪，自然都是一樣

的。可是無論怎樣，我總得去做我對你所說的事情。」

她把頭擡了起來。她那雙黑漆斜睨的秋波卻還盯在他的身上，面孔也歡喜得放出光輝來了。可是她所說的話，和她秋

波裏所表示的事情卻是大大的不同。

她說道：「你最好是不必再說這件事了。」

「我說了，好使你清楚。」

她勉強止住一陣笑容，說道：「關於這件事的種種事情都已經說過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啦。」

但聽得醫院看護室裏突然傳來一陣聲響，和一個小孩子的哭聲。

她便極不安心的向四面望着，說道：「我想他們正在那裏叫我哩。」

他說道：「好，那麼再見罷。」

他便在心中自問道：「她發生什麼事情了？她正在想着什麼事情呢？她感着什麼事情？她打算試探我一下呢？還是實在不饒恕我？是不是她不能夠，或者是不願意，表明她的想念和她的所感？她軟化了呢，或者是強硬了起來？」可是他卻找不出一個答案來。他祇知道她已經改變了，祇知道在她的靈魂裏有一種重大的變化正進行着，而這種變化不但對於她把他連合了，並且對於上帝也連合起來了啦；爲着上帝的緣故，那種變化正在那裏進行不止。這個連合卻感動了他的心，並且把他刺激得快活起來了。馬史綠娃回到看護室裏的時候，——室中放着一隻小牀——便遵從保姆的命令，去整理一張牀；不料她帶着被單，把身體變得太遠了些，不覺一失足，幾乎跌將下去。

一個患病快要好的小孩，頸上裹着布，兀自對她注視着，忍不住笑了起來。馬史綠娃自己再也含羞不住了，嗚嗚一聲便也破口大笑起來，受着這陣笑聲的傳染，引得幾個孩子也都破聲笑出來了，於是看護婦便很憤怒的把她責罵開啦。

「你只管嘻嘻哈哈的，笑些什麼？你以爲你還是在你隨便住慣了的地方麼？去拿食物來罷。」

馬史綠娃便靜默下來了，就拿着瓦器向人家派她去的地方走去；可是她一眼瞧見了那個裹布的孩子，忍俊含笑的樣子，又要笑出，卻立刻就忍住了。

無論什麼時候，她一有閑暇，便獨自一個人輾轉的把那張照片從封袋中拉出來一半，很羨慕的瞧看着；可是一到晚上她的職務完了後，她便獨自一個人住在她同保姆合住的臥房裏，那時候她便把那照片完全拿出封袋來，一聲不響的，用着眼睛仔仔細細的痛惜每個面貌和每件衣服，和廊廡的階臺，和那做她的，他的，和他姑母們的背景的樹木；她在這一張顏色褪得發黃的照片上看了許久，便忍不住羨慕了起來，尤其是看見她自己那個青春美麗的臉兒，額前圍着纖纖的髮髻，更是不勝其羨慕了。她正在十分醉心，竟沒有聽到她那個同伴的保姆走進屋子裏來。

性情素善的胖保姆低下身子看着照片，說道：「他給你這個是什麼？這個是誰……你？」

馬史綠娃含笑看着她那同伴的臉兒，說道：「不是我還是誰呢？」

「這個就是他自已麼……還有這個，可是他的母親麼？」

「不，這是他的姑母。你看這不是我麼？」

「永不會的。大家的面貌全都改變了。怎麼，這個一定是在十年以前。」

馬史綠娃說道：「不能說是年，竟是一生呢。」一瞬間她那清爽的神氣忽歸無有，面孔變得晦暗起來，眉心裏便露出一條深深的皺紋。

「爲什麼如此呢？你一生的道兒一定是一條很容易的路罷。」

馬史綠娃閉着眼睛，搖著頭，重複的說道：「容易，實在比較地獄還要壞。」

「怎麼，何以弄到這樣呢？」

「何以弄到這樣！早晨從一點鐘到四點鐘，而且每夜都是如此的。」

「那麼他爲什麼不棄掉這個呢？」

馬史綠娃跳了起來，把照片擲在桌子抽屜裏面，哭道：「假使他們想把這個棄掉，但他卻也不能。可是還說他有什麼用呢？」她便勉力遏制着怒淚，淌了出去，把門在她的後身一摔，便走向過道裏去了。

她看着那張照片的時候，覺得她自己是身在其中的一個人，兀自夢想着在那時候的幸福，和現在同他可待而得的幸福。可是她那個同伴的談話卻提醒了她現在是什麼，和她從前是什麼來，於是又一忽兒把此生的恐怖帶了回來啦，她覺得她這一生實在是顛簸不定，也就不敢自許去感覺了。

現在那些恐怖之夜的記憶又活躍地向她走回來了，尤其是大寶節的那一夜，格外來得活現；記得她那時候正在盼望着一位學生，這個學生曾允許她把她贖了出來。她回憶着那件紅色露胸的絲衫，如何衫上已浸滿了酒痕，不乾淨的頭髮上插着一枝紅色的押髮針，困頓不堪，柔弱難支，又有了半分酒意，看着她的顧客們出去——約在夜裏兩點鐘的時候，在跳舞的一個休息時間裏，她便在鋼琴旁邊，靠着一個奏提琴的，瘦骨黑臉的女樂師坐下，就訴起她那紊亂的苦運來，又回憶起如何這個女樂師說她也覺得自己的地位艱難，並且也願意變更了一下；又回憶起克萊拉突然的來到她們那裏；又回憶起她們三人怎樣決定了去變更她們的生活。她們正想要各自散開的時候，忽然聽到了對面屋子裏面的酒言醉語的聲音，於

是那奏提琴的人重又拉起聲調來，女樂師也奏起了鋼琴，他們所奏的是一種四重舞蹈音樂的第一式，這種舞蹈是填進了
一曲最愉快的俄國歌譜。一個身材矮小，汗流滿面，酒氣薰人的人，身上穿着燕尾服——他在那第一式奏完之後便脫掉了
燕尾服——帶着一個白色的領結，老是噎噎的打着呃兒，走到她那裏來，把她捉住了；那時候另外有一個留着鬍鬚的胖子，
也穿着禮服，（他是一直從一個跳舞會上到這裏來的，）卻把克萊拉捉了起來；於是他們便舞蹈，狂呼，痛飲……許久才散。
所以也就如此下去，過了一年，又是一年。她如何能够變更呢？而所有一切的原因卻都在於他。

一瞬間從前她爲着他所遭受的種種痛苦便一總回醒了過來；她心裏想辱罵他，譴責他。她極懊悔今天錯過了機會，沒
有一再向他申說她懂得他的意思，並且不願意嫁給他——不願意給他在她的精神上，像在她的肉體上一樣的利用她。於
是她又極想喝酒，想要來壓住她那白憐的情緒，和辱罵他的，沒有用的情感。假如她在監獄裏面，她就一定要破戒了；然而在
這裏除去懇求那個醫藥助手外，她簡直不能得到一點燒酒的；但是她十分怕他，因爲他也正有意於她，而現在她卻很憤
怒同男人們有親昵的關係的。她在過道裏的長板櫃上坐了一會，便退回她自己的小屋裏，也不注意她同伴的說話，卻自己
痛哭她那憔悴的身世許久許久。

第十四章

南黑留脫夫要在彼得堡做四件事情：把馬史綠娃的呈子呈送於大理院；控菲陶西的呈子於呈文委員會；應菲拉·特黑佛的兩個委託——一個是設法使她的朋友莎史託娃出獄，一個是使一個母親得到監獄裏去一探她獄中的兒子——爲着這件事情應當到憲兵事務局去走一輪。菲拉·特黑佛所寫給他的兩個委託，南黑留脫夫祇當作一件事情計算。

第四件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些被徒們的案子，他們因爲習論，討論了福音，所以竟離開了家人，被流放到高加索去。這個在他們並不算十分多，像在他自己的一樣，所以他允許盡他的力量，去伸雪這件事情，一定要弄得水落石出。

南黑留脫夫自從最後一次拜訪馬希量里郭夫以來，尤其是自從到了鄉間以來，便覺得對於他從前所生活着的社會發生一種絕大的嫌惡。這個社會爲保全少數人的舒快起見，早把千萬人所受的痛苦盡行隱藏起來了，竟使身當其境的人會看不到這些痛苦，以及他們自己生活的殘刻和凶惡。南黑留脫夫不能再在這個社會裏面搖動，卻坦然不覺其異過，卻不責罵。然而所有的那些威誼、友誼，和他自己的習慣，凡這一切的束縛總是在那裏拉他回到這個環境裏去；更以現在個人和這個社會的關係，以及他要援助馬史綠娃和其他許多受罪的人們的欲望，每一處都需要這個社會裏面人的幫助和義務，可是這些人呢，他不但不能尊重他們，並且他們還每每引起他的忿恨和鄙視來。

南黑留脫夫走到彼得堡，住在他姑母家裏的時候——他母親的姊姊，柴希遜伯爵夫人，她是一位前任總長的夫人——立刻看到他自己已在貴族羣中，這種羣裏便是他所十分不滿意的。這個實在是十分不樂，可也沒有逃避的能力，不住在姑母家而住在旅館裏面，就不免要開罪他的姑母，更以她和權貴們頗有來往，這對於他所進行的事情上，一定大有可用之處。

克達冷·依凡諾法羅·柴希遜伯爵夫人在他到了不久以後，就拿咖啡給他喝，她說道：「這是我所聽到關於你的麼？種種奇怪的事情，你居然好像要佔了黑瓦台的位置……援助罪犯，週遊監獄，糾正案件。」

「哦，不，我並沒有如此想法。」

「怎麼不是呢？這倒是一件好的事情，不過這裏彷彿有什麼浪漫的歷史。請你把這件事情說給我聽聽。」

南黑留脫夫便一五一十的把他對於馬史綠娃的關係告訴給她聽。

「是的，是的，我還記得你那可憐的母親也曾經對我說過這件事情。那時候你正同那兩個老太婆住在一起。我相信她們心裏想把你和她們的那個孤女成親呢。」（克達伶·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總是看不起南黑留脫夫父輩的姑母。）

「原來就是她，她很美麗麼？」

克達伶·依凡諾法羅是一個爽直，強壯，剛毅，健談的婦人，年紀已經六十歲上下。她的身材很高，並且十分肥胖，她的嘴唇上面顯露出黑色的鬚髮。南黑留脫夫是很喜歡她的，甚至於覺得被她的強毅和歡樂所薰染，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不，我的姑母，這個卻已經完了，我不過是想援助她一下罷了，因為她無辜的爲人所誣告了。我就是這個案件的成因，並且是她所遭遇的命運的成因，我覺得我有爲她盡力的責任。」

「可是我聽說你要娶她，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的，這是我自己的願望，可是她卻不願呢。」

克達伶·依凡諾法羅低目登眉，對她的姪兒看着，默不作聲的在那裏詫異。一瞬間，她的面目就變了，她露出快活的神氣說道：「好的，她是比較你聰明。唉呀，你卻是一個傻瓜。你打算要娶她麼？」

「一定沒有改變的。」

「在她的那種行爲以後？」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爲我是這個的成因。」

他的姑母斂了笑容，說道：「好，你卻是個糊塗人——一個可怕的糊塗人；可是正因爲你是這樣的一個糊塗人，所以才愛你。」她反復的說着這句話，——彷彿要把她那姪兒的正確的道德觀念輸進她的心裏一樣。「你知道麼……實在是一個好運氣。亞男有了一個很奇怪的家庭……那個「從良的妓女的家庭。」我也曾經到那裏去過。他們都是異常的可憎

的。後來我便洗而又洗。可是亞男卻是靈魂和肉體都在這上面專心啦，所以我們要把她安放在那裏……我是說你的那一個。」

「可是她已經判決流放西伯利亞了。我到這裏來的意思，就是要上訴。這是我向你求援的一件事情。」

「啊，這件案子你打算到那裏去控告呢？」

「大理院。」

「啊，大理院！是的，我那位可愛的里奧表弟倒是在大理院裏面，可是他是在紋印科裏，在有關係的科裏而我卻是一個人都不認識。他們的名字都是那些德文、蓋呀、范呀、戴呀的……都是一些字母……否則就都是那類依凡諾夫呀、遜要諾夫呀、里及丁呀，再不然就是依凡南科呀、孫孟南科呀、里及登科呀，種種不同。好吧，都是一樣的，我就向我的丈夫說一聲，他聽不識他們的。他認識各種的人們。我說是要向他說一下，可是你也得從旁解釋……無論我如何說法，他老是不懂我的意思。這就是一定的，每個人都明白，祇是他不懂。」

正在那個當兒，一個穿着長襪子的僕役，手中託着一個銀盤子，盤中放了一封信，走了進來。

「剛巧是從亞男那裏寄來的信。你馬上就要有一聽凱希拿鐸的機會。」

「誰是凱希拿鐸呢？」

「凱希拿鐸麼？今天晚上你來，就可以看到他是誰了。他這樣的演說，竟能使成百個的罪人拜倒在地，哭泣和懺悔。」說也奇怪，那克達恰·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雖然對於其他的節操很不檢點，卻是一個嚴然遵守那「基督的教義」在於相信救世的這種學說的信徒。她時常惠臨那些宣講當時很合時式的學說的集會，並且還在她自己的家中招集一些篤信之徒。雖然這種學說主張廢除了一切的偶像、洗禮和其他繁文縟節，可是克達恰·依凡諾法羅卻在每一間屋裏都有個像，甚至於在她那林頭的牆上還掛了一個，並且觀察一切教會中所規定的事情，也並不知道這一點矛盾。

伯爵夫人說道：「如果你那位從良的妓女能夠聽他的話，她便可以心回意轉了。今晚在家裏等着，你就可以聽一聽他啦。他也是一個極奇怪的人。」

「我的姑母，這個法不會使我高興的。」

「可是我對你說，這個是極有趣味的，你必得回家來。現在你不妨到外面去走走，還有別的什麼事需要我麼？請你……說了出來。」

「第二件是禁衛軍裏面的事情。」

「禁衛軍裏面這件事可以替你寫一封信，你拿着去見喀羅奇莫希男爵去。他是一個十分勇敢的人。唔，可是你也認得他的；他是你父親的一位隨從。他是一個唯神論者。可是這個也不礙事的，他實在是一位極好的人。你在那裏想做什麼呢？」

「我要去要求他們承認一位做母親的去探視她，那被拘禁在那邊的兒子。可是聽說這件事不歸喀羅奇莫希管，卻是鄂志阿希奇的事情。」

「我卻不喜歡鄂志阿希奇，可是他是瑪麗亞鐸的丈夫；我們可以請求她的，她一定能替我幹這件事。她是十分溫和的。」

「我還得替一個婦人請願，她自己並不明白是爲了什麼事情，就被拘禁在那裏。」

「不必害怕，她知道得熟習極了。他們都是知道得十分透熟的，這個辦得他極止當，這些短頭髮的東西。」

「我倒不曉得這個辦得他們正當與否，可是他受罪卻是一樣的。你是一個基督教徒，又相信着福音的學說，然而你竟這樣沒有一點憐惜之心……」

「這個可與那個沒有多大關係。福音當然福音，可是要是憎惡的事情，卻也不失其爲憎惡的。如果我假裝着愛好虛無黨，尤其是愛好那個短頭髮的女虛無黨，在實際上我是不能忍受他們，那個可就不好了。」

「何以你不能忍受他們呢？」

「你還問爲着什麼，自從三月一日那天以後。」

「他們並不是完全都參與這「三一事件」的。」

「誰不要在意；他們不應該多管不與他們有關的事情。要明白這個並不是婦人們的事情。」

「然而你卻認爲瑪麗亞鐸可以參與這件事情啦。」

「瑪麗亞鐸，瑪麗亞鐸就是瑪麗亞鐸。有一個名叫赫姿波琴的想要去教導着一切的人。」

「並不是教導，祇不過是扶助人類罷了。」

「沒有他也能夠曉得什麼人要扶助，什麼人不要扶助的。」

「可是人們卻是窮困極了。我恰巧從鄉間回來。農夫們應當十分努力的工作，並且永遠還吃不飽，而一方面我們卻正在這種十分奢侈的生活裏面生活着，難道這是應當的麼？」南黑留脫夫被他那位姑母的慈善的性情所引誘，在不知不覺之中竟把他肺腑中的事情對她說出來啦。

「那麼你想要做什麼呢？你說我應該工作，卻不要吃一點東西麼？」

南黑留脫夫不知不覺的笑着：「不是這樣，我並不是要你吃東西，我祇是想我們大家都應該工作，大家都要吃食

的。」

他的姑母又低着眼，聳着眉，很驚訝的對他看着。

她說道：「我愛，你將要沒有好結果咧。」

「可是那裏見得呢？」

正在那個時候，那位將軍，就是前任總長，柴希慈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高身材，闊胸肩的人，走進屋裏來。

他一面轉過臉來向着南黑留脫夫，吻他的面頰，一面說道：「啊，達米特米，你好啊！你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他又不要

不響的吻一吻他的妻子的前額。

伯爵夫人回身向她的丈夫說道：「這是不能應付的事情。他要我到那裏去洗衣服和吃番薯。他實在是一個可怕的傻瓜，但是也還要照樣的請求你哩。一個可怕的糊塗傢伙。你聽到了沒有？凱敏希慈的母親這樣的絕望，竟使他們怕着她要有性命之虞了。你應該到他那裏去走一輪才是。」

她的丈夫說道：「是的，這實在是可怕的。」

「現在走開罷，對他說話去好了。我還得寫幾封信呢。」

南黑留脫夫剛剛走到應接室的隔壁的一間房子那裏，還沒有走進去，她就把他叫了回來。

「那麼我要寫一封信給瑪麗亞麼？」

「請你寫罷，我的姑母。」

「我將留出一塊空白來讓你寫那個短頭髮人的事情，把他的命令交給她的丈夫，他就能夠去辦事了。你不要猜疑我是惡劣的東西；他們大家都不歡喜你那些受着你所保護的女子們煩擾他們，可是我卻不情願他們有一些兒損傷。好了，你去罷，可是今天晚間一定要在家裏等着聽一聽凱希韋鐸，我們在那個時候還有些祈禱哩。假使你祇要不拒絕，那麼你就能夠得到許多的好處。我明白你那位可憐的母親和你們全家，在這些事情上面總是十分憎惡的。現在，再見罷。」

第十五章

依凡·米采里慈伯爵曾經做過一任總長，他是一位信力十分堅強的人。他這種信力是從小就發生的，好像一隻鳥兒似的配吃著蟲子，配披著毛羽，配在空閒翱翔，所以他也就配吃最良好最貴重的食物，雇用很名貴的廚子來預備飯食，配穿著最舒適最華貴的衣服，配駕着最良最快的馬匹，所以所有的這許多東西應該為他預備着。此外依凡·米采里慈又以為從國庫裏得着的錢愈多愈好，寶星賞賜得愈多愈好，同男女貴族們會見和接談，也是愈多愈好。其他種種事情和這許多定見一比較，依凡·米采里慈伯爵都認為是沒有意思的，並且是毫無趣味的。其他種種事情不得其當，而是適得其反。依凡·米采里慈伯爵這樣的在彼得堡居住，動作約有四十年之久，後來便達到了他那總長的地位。

他的能夠達到這個地位的主要性質：第一是因為他會明白公文和法律的意義，又會草擬那雖然是拙笨，而尚能通暢的公文，並且會把公文裏面的字拼得正確無訛；第二是因為他那一副官派十足的神態，使得他在必要時，不但能夠十分的驕傲，並且能夠威風凜凜的，令人不敢向還，可是一方面在另外一種必要的時候，他卻也能够善於諂媚；第三是因為他並沒有什麼共同的目的或法則，不論是關於道德的或是關於國家的，所以在必要的時候，他隨便什麼都可以贊成，而在必要的時候，也能反對別人。當他如此作爲的時候，他那獨有本領便是保持着他那副學識優長的神態，不使現出十分明顯的錯誤來。他的行爲是道德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其結果對於全俄帝國能造出極高的幸福，或者是能造出極大的罪惡；這在他看來都是一毫沒有關係的。

當他做着總長的時候，不但倚賴他的人（這類人非常之多）和同他有關係的人相信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並且許多賓客，就連他自己，也都是這樣。可是過了一些時候，卻一點事也沒有成功，一點事也沒有解決，於是依照生存競爭的定律，其餘像他一樣有官氣，沒有方針的官僚，也曾經學會了書寫和明瞭文書，便起來替代他的位置，那時候每人都可以看出他不但是一點不聰明，而且的確是一個腦筋簡單，教育不良，一味自信的人，他的觀念簡直遠遠不到「守舊派」報紙

上所著論文的見解的水平線。他自己與其餘的那許多教育不良，一味自信的官員們比較起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這個已經是極爲明顯的事；他自己倒也看到了這一層。可是這個一毫也不能把他的信力搖動，他每年總得由會計科裏支出一宗很大的款項和禮服用的時新裝飾品。這種信力卻是十分牢固，簡直沒有人有這樣的膽量去拒絕他這些東西，他每年總要支幾萬盧布，一半算是養老費，一半是充任一個國立學院裏的職員，和各種委員會和議會裏的主席的薪金，此外還有肩膊上，袴上束用新標帶的權利，和禮服上面綴錦帶和寶星的權利。因此依凡·米采里慈伯爵便有很高的交際。

依凡·米采里慈伯爵聽了南黑留脫夫的話，好像從前聽着科裏面祕書的報告一般，聽完後，就說他要給他兩封信，這當封一封是給上訴司議員瓦爾夫的。

他說道：「人家雖然說他各種的壞話，可是無論怎樣他總是一個紳士。他欠我許多的情面，所以他一定能够替你出力。」

第二封信是給控訴委員會裏面一位有勢力的人的，南黑留脫夫講述菲陶西的故事，他聽得極有趣味。南黑留脫夫說到他想上書給皇后陳訴這件事情的時候，伯爵便回答說這種事實是在一段動人聽聞的故事，假如有機會的話，也不妨對她陳訴但是他當時卻不能够答應下來。呈文須得用正當的形式上呈，倘使有機會，倘使星期四能够招集一個小會，那麼他想他便可以把這段故事告訴給她聽。南黑留脫夫一等到接得了那兩封信，和他姑母給瑪麗亞鐸的信，立刻就動身往各處去了。

他首先到瑪麗亞鐸家去，他知道她是一位貴族的女兒，可是家境卻不大富裕，他知道她嫁給一個人，這人南黑留脫夫聽說極壞，但是他的境况還算不差，他總覺得向一個不爲自己所重視的人懇恩，心中的確不大好過。在這種情境裏，他時時覺得心中有一種爭論，和對於他自己的不滿意，並且搖動不定，不知道是去懇這個恩呢，還是不去懇；他卻又時時決定去懇求。他在一般人的虛偽的地位當中，自己已經不再以爲是那裏面的一份子了，可是他們卻總還把他當作他們自己那一方的一員；現在他又覺得他自己重又在從前所熟悉的軌道上面走去啦，然而這個自己也顧不得許多，祇好顧着那些不小小心和不正經的話氣，這種語氣是在那種範圍裏面所盛行的。在他的姑母家中他已經覺着了這個當向她說莊重的事情的

時候，她卻往往隨到玩笑的口氣裏去了。

總而言之，他所許久沒有居住的彼得堡，已經引起了他的普遍的，肉體上的興奮，精神上頹廢的印象。各種事物都十分乾淨，都佈置得異常舒適，人們在道德的事情上面也都非常寬容大度，竟使生活也就十分的容易了起來。

車夫極有禮貌，並且潔淨而好看，搭着他所駕的車子順着灑過水的街道上馳騁着，街道也十分潔淨好看；經過了一些體貌極好而又潔淨好看的巡警們，又經過了許多潔淨好看的房屋，便到了瑪麗亞鐸的住宅。

只見門首站着一對英國馬，戴着英國式的馬具，和一個貌似英國人的馬夫，身上穿着號衣，在車箱上面坐著，志氣高傲的持着一根馬鞭。

守門的人穿着異常清潔的號衣，呀的一聲，便把門開了，將他延入客廳，廳裏也站着一個侍者，穿着清潔的號衣，鑲着金色的帶子，拿着極華麗的編得極好的拂塵，又有一個衛兵站在那裏，穿着一套鮮明的制服。

「將軍不接見，太太也不接見，她這時剛巧正要出門。」

南黑留脫夫拿出克達伶·依凡諾法羅的信，走到放着賓客簿的桌子那裏，打算寫下「未能晤面，殊為悵悵」等字樣。那時候侍者走上樓梯去，關人便走出去吡叫馬夫，衛兵也把雙手垂着，硬挺挺的站在那裏，目送着一位短小敏捷的夫人快步走下樓來。

瑪麗亞鐸戴了一頂帶着羽毛的帽子，穿着顏色鮮明的服裝，披着一件斗篷，套着嶄新的手套。她的臉兒用一塊面紗遮着。他看見了南黑留脫夫便把面紗拿開，露出了她那異常美麗的玉容，一雙明媚的眼睛兀自望着他，彷彿要問什麼似的。

她用一種溫柔 and 悅的聲音說道：「啊，達米特米·依凡諾維支·南黑留脫夫侯爵，我要知道……」

「怎麼你連我的名字都還記得着麼？」

她用法國語說道：「我想着是這樣哩，怎麼呢，我和我的姊妹們甚至於還鍾愛你哪。啊，可是你怎麼變得……哦，可惜我一定要出去，讓我們再回到上面去罷。」她說到這裏，便躊躇了起來。於是她擡起頭來看一看鐘，又說道：「不，我不能夠了。我正要到凱敏希慈家裏去赴那個死者的醮齋去。那母親實在是痛楚難受得厲害啊。」

「凱敏希惹是誰呢？」

「你沒有聽說麼？她的兒子是決鬪死了的。他和波森戰鬪。他卻是一個獨養的兒子。可怕呀！那母親真傷心到極點了。」

「是的，我聽到過一點的。」

「不，我最好還是走罷。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你必須再來一次。」她一邊說着，一邊便放輕了腳步很快的向門口走了出去。

他就跟在她的後面出來說道：「今天晚上不能夠來了，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懇求你。」他看着那一對馬，正在那裏拉着，靠近門前來。

「是什麼事情呢？」

「這是我姑母給你的一封信，」兩黑留脫夫說着，便遞了一個窄小的信封給她。又說道：「你看過這封信就可以明白了。」

她那隻戴着黑手套的小手空空的摸一摸她的衣袋，說道：「我知道克達伶·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猜測我在我的丈夫的事務裏有一些勢力。可是她弄錯了。我既沒有能力，而且也不高興去干涉。可是爲着伯爵夫人和你起見，那我當然願意破一下例子的。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有一位姑娘被拘禁在禁衛軍裏，她並沒有罪過，現在又生病來了。」

「她名字叫什麼？」

「莎史脫娃……里底亞·莎史脫娃。在信上寫着的。」

「好啦；我竭力做去好了。」她說着便輕輕的跳進了她那張裝得極柔軟的小廠車裏面，車上的踏板漆得極爲光亮，兀自在陽光裏閃閃着光；她上了車便打開了遮日傘。侍者坐在那車箱上面，通知車夫，吩咐他起程。馬車便移動起來了，可是在那個時候，她的傘不覺碰了車夫一下，那美麗的馬匹不知如何也停了一停，又把那套着繮轡的美麗的馬頭彎了下去。這才走得去。

她說道：「可是你一定來；但是請你不要帶着圖利的原動力啦。」說着便嫣然一笑，這一笑的力量，她是十分明白的；接着好像這齣戲已經演完了，她正把幕子拉下來一剎，她落下了面紗，將玉容蒙住。「好了。」她又用她那拿觸了那車夫一下。

南瑟留脫夫把他的帽子舉了起來，那兩匹大肥馬也就微微嘶叫一聲，蹄子在石頭上面一蹶，一陣鈴響，就馳騁起來了，只見那輛車子上的新橡皮輪子滾滾的向前轉去，又快又光，不過經過路上幾處不平的地方，便不免要顛簸一下罷了。

第十六章

南黑留脫夫回想起他和瑪麗亞鐸當中的笑容時，便不禁搖起頭來。

在不得不諷刺他所輕視的人的時候，他往往覺着不適和疑惑之氣壓抑於胸間，他心裏想道：「你還沒有轉過身來，卻又要往這種生活裏面墮落了。」

南黑留脫夫想一想第二處到什麼地方去，才可以免得徒費腳步，想能便向大理院出發。到了那裏就有人引導他到辦公室裏去。他走進去一看，只見房裏華麗的部分那裏有許多十分文雅，十分潔淨的官員們。他們告訴南黑留脫夫說馬史綠娃的呈文已經收到，並且也已經通過，派大理院議員瓦爾夫準備審查和報告。瓦爾夫就是南黑留脫夫要把他伯父的信交給他的那位議員。

一位官員對南黑留脫夫說道：「本院在本星期內將要開一次會議，可是馬史綠娃的案子除非有特別的請求，或者可以在星期四決定，否則恐怕不會提出會議的。」

南黑留脫夫在辦公室裏等候查案的時候，只聽得他們不停的在那裏談論那件決鬪的事情，如何那位少年凱敏希慈不幸被殺，他聽到了一個詳盡的情形，這個案子正是當時整個彼得堡的談話資料，他卻在這裏第一次聽到全部的事實。現在把這段故事寫在下面：原來有幾位官員正在那邊吃蠔蠣，並且照例的喝了許多酒，那時候忽然有一個人不知道咒罵了凱敏希慈所屬的兵營裏什麼話，凱敏希慈也回罵他是一個說謊話的人。那個人就打起凱敏希慈來，第二天他們就決鬪。凱敏希慈傷了胃部，兩個鐘頭以後便死去了。後來兇手和助手們都被拘禁了起來，可是據說他們現在雖然被拘禁在看守所裏，不過兩個星期就可以釋放出來了。

南黑留脫夫從大理院出來，便去會見「呈文委員會」裏的會員伏魯表夫，他住在克朗街的華廈裏面。那人很嚴重的對南黑留脫夫說男爵除掉在接見日之外概不會客，還說他今天要同皇帝在一起，又說他明天還得給一個報告。南黑留脫

夫把他伯父的信遞給閣人留下了，就又去會見大理院議員瓦爾夫。

瓦爾夫剛剛吃罷了點心，南照留脫夫進去的時候，他正依着向來的習慣在房裏吸着雪茄，不住來回的踱着，藉以幫助消化。法那狄美·華希里奇·瓦爾夫實在是一位十分自尊的人，他將這種自尊的性質看得異常高貴，認為其他每一個人都達不到這個高度。他也實在是把他這種性質看得十分高貴的，因為他得以造成一個顯耀的境過，僅僅受着這種性質之賜。這個境過就是他所願意的境過，——藉着結婚，他便得到一宗產業，一年當中可以替他生產一萬八千盧布上下，又藉着他自己的努力，他便在大理院裏謀得一個議員的職務。他不但自以為是一個最尊貴的人，並且也自以為是一個廉介高尚的人。說到廉介這一層，他固然明白是不接受私人的秘密賄賂。可是竭力向政府裏索種種的津貼，車費和旅費，這他卻不以為是不廉介；回來的時候，政府需要他做的事，便什麼都做，他也不以為是不廉介。他在任波蘭某省總督的時候，曾經摧毀幾百個無辜的人民，把他們下獄和流放，因為他們愛着他們自己的人民們，愛着他們祖先的宗教；他卻並不以為是不高尚，反而以為這種事，是可貴的，俠義的，和愛國的。他的妻子戀愛他，他就把她的和她妹妹的一切東西，都奪了過來，他也不以為是不廉介；反過來說，他倒以為這是處理家務的最聰明的手段。他的家庭裏面有他那軟弱無用的妻子，他的小姑子，和他的女兒。他那小姑子的產業，已經被他賣掉，把錢財歸到他自己的賬下；他的女兒卻是非常的溫柔坦白，不過生活在這種百無聊賴的生活當中，總是覺得無味，她最近加入了一「福音主義」派，藉以娛樂消遣，所以常常赴亞男家裏的，和克達恰·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家裏的集會。瓦爾夫的兒子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十五歲的時候便留上了一鬢的鬍鬚，他在那時候就喜歡喝酒，養成了一種放浪的生活，常在一般下等社會當中走動，在外面欠了債，還連累他的父親；一直到了二十歲的那一年，他仍舊是這樣的荒唐，他的父親因為他不肯努力學業，便將他趕出去了。原來有一回他父親代他還了二百三十個盧布的債務，不料以後他又負着六百個盧布的債，可是這一回他便向他的兒子警告，說這一次是最後一次代他還債了，假使他再不改過自新，他就要將他趕出家去，他和家庭當中的關係也就一齊斷絕。可是他的兒子並沒有改過自新，卻又負上了一個千個盧布的債務，並且膽敢告訴他父親說家中的生活無論怎樣總是苦悶。於是瓦爾夫便向他兒子聲明說他不拘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可是他就不再是他的兒子了。自從那個時候以後，瓦爾夫便裝做沒有兒子，家裏也沒有誰敢對他提到他的兒子，

而法那狄美·華希里奇·瓦爾夫卻十分相信他已經把他的家庭生活處理得非常好了。

南黑留脫夫被人引導進去的時候，瓦爾夫便停住了腳步，不在書室裏來往的踱着了。他含笑迎接着南黑留脫夫，這種笑容裏雖是含有友善的成份，卻也有幾分譏諷，這便是在不知不覺之中顯出了他那種「唯我獨尊」和「居人之上」的神態來。南黑留脫夫把信交給他，他便唸了起來。

他說道：「請坐，請你原諒我，請你允許我繼續着來往踱步。」他一面說着，一面把手插進衣袋裏去，又在他那陳設得十分有秩序的大書室裏面，開始輕輕的踱了起來。

他嘴中吐了一口藍色的青煙，極小心的移動一下雪茄，不使煙灰落了下來，便說道：「得與閣下相識，使我異常高興，依凡·米采里慈伯爵所囑咐的事情，我當然是很喜歡去做的。」

南黑留脫夫說道：「我祇希望那件案子能够早早的批下來，倘使那個囚婦終於免不了要到西伯利亞去，那麼她也好早早的動身了。」

瓦爾夫常常預先曉得別人將要說出來的事情，當時他就帶着他那種謙和恭敬的笑容說道：「是的，是的，同着一隻第一批由里志里開來的輪船，我曉得的那囚婦的名字叫什麼？」

「馬史綠娃。」

瓦爾夫走到桌子那邊看着一張公文，這張公文是放在公文夾子裏面的。

「是的，是的，馬史綠娃好了，我將要問一問別人看，我們打算在星期四聽審這件案子。」

「那麼我可以發電報給律師麼？」

「律師要這個做什麼？可是假如你喜歡的話，爲什麼不可以呢？」

南黑留脫夫說道：「上訴的理由或許不充足，可是我想這個案件將表明那罪案的通過是由於誤解的。」

「是的，是的，這個或許是這樣的，但是大理院卻不能夠決定這個案子。」瓦爾夫厲聲說着話，眼睛卻看着雪茄上面的煙灰。「大理院祇審查法律使用的正確，和法律的正當的解明。」

「可是我想這是一件例外的案子。」

「我知道，我知道！一切的案件都可以說是例外的。我們應當盡我們的職責。這算就完了。」煙灰依舊掛着，可是已經有了一條裂紋，差不多要落下來。

瓦爾夫拿起了雪茄，不使下落，便又說道：「你常常在彼得堡麼？」可是那煙灰已經搖動起來了，瓦爾夫便極小心的把雪茄拿到煙碟旁邊，灰就掉了進去。

他說道：「這個凱敏希慈的事情實在是可怕呀。好一個少年，獨養子……尤其是那個母親的地位。」他所說的話，和彼得堡城中人們所議論的簡直每一個字都是一樣的。隨後瓦爾夫又談起了克達倫·依凡諾法維伯爵夫人，和她熱心於新教學說的事情，至於他自己雖不贊成這種學說，可也不反對，因為他認為像他這種生活舒適的人實在不需要這個。過一會兒，他撇一撇鈴。

南黑留脫夫便鞠躬下去。

瓦爾夫把手伸出來說道：「星期四如果有暇，請到這裏來吃飯，我將要給你一個肯定的回答。」

時候已經不早，南黑留脫夫便回到他伯父的家裏去。

第十七章

克達伶·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的晚餐是在下午七點半鐘，兩黑留脫夫看那種晚餐設備的模樣，覺得異常新奇。侍者將碟子放在桌上之後，便走了出去，於是他們就自助起來了。男人們不顧讓太太們費力，所以吃菜呀，喝酒呀，都毅然以幫助太太們爲己任。這個也是較強的男性應該這樣的。第一道菜吃完後，便將設在桌子上面的電鈴鈕撥了一撥，侍者就屏聲息氣的走進屋裏來，急急的把碟子搬開，換上了盆子，端進第二道菜來。飯菜異常的精緻，酒也十分名貴。一個法國的廚子和兩個穿白衣的助手正在那光亮闊大的廚房裏面做菜。席上坐有七個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們的兒子（他是一個極優的官吏，他坐在那裏，兩隻手腕擱在桌上），兩黑留脫夫，一個法國人，還有伯爵的總管，他是新由鄉間到這裏來的。吃飯時候的談話也都是關於決鬪的事情，大家都表明皇帝對於這個案件的意見。盛傳皇帝爲着那母親起見，便異常的憂愁——於是大家就都爲她憂愁起來了；又盛傳兇手是保護他軍服的名譽，因此皇帝也就不打算辦他，所以人人也都寬恕了那個官員。祇有克達伶·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卻一味的噙口亂說，不加思索，表示她的反對。

她說道：「他們喝了酒，就殺死正經的少年，無論怎樣我總不會寬恕他們的。」

伯爵說道：「這就是我所不懂的啊。」

伯爵夫人就說道：「我知道你是永遠不會懂得我的話的。」她轉向兩黑留脫夫繼續說道：「除了我的丈夫以外，每一個人我都明白。我說是爲那位母親躊躇，並且不願意他殺了人，還讓他心滿意足。」

她的兒子本來對於這一件事情，並沒有說過話，現在卻來爲兇手辯護，攻擊他自己的母親。他辯駁說：「說身當軍官，除此以外，更沒有他種辦法可行，因爲他的同僚們就要處他的罪，將他逐出隊去。兩黑留脫夫聽着他們的談話，卻並不去指談。他自己也曾經做軍官，因此他雖是不贊同，卻也懂得那少年的辯論，可是同時他又將他在監獄裏面所見到的少年囚犯和這位軍官的命運比較了起來。那個少年也是因爲殺死了人，卻被判到礦場裏去。兩個人都是因醉行兇，那個農夫因爲一時

氣忿，殺死了一個人，便須離妻子，背家室，腳上套着桎梏，頭上剃了頭髮，行將要往西伯利亞去做苦工；一方面那位軍官卻坐在看守所裏一間很考究的屋子裏面吃極好的飯食，喝極好的酒，又有書籍閱看，且將在二三日內釋放了出來。依舊還他從前的生活，這種事情卻祇使得他加了一分高興。

南黑留脫夫說出他心中的感想，他的姑母克達恰·依凡諾法羅起初似乎贊成他，後來也同別人一樣，不再言語了，南黑留脫夫便覺得他自己說的話不很妥當。

那天晚間吃飯後不久，在大跳舞廳裏，高背的靠椅成行的排列在那裏，準備着開會，一隻圈椅放在一張小桌的旁邊，桌上放着一瓶水，這是爲演講員預備着的；聽眾人已聚滿，都是爲着聽那外國人凱希韋鐸講道而來的。

前面大門旁邊有一羣華服的僕人站在那裏。那陳設得十分講究的屋子裏坐著許多女太太們，她們所穿的服裝有綢緞的，有天鵝絨的，也有花邊的，有的帶着假頭髮，有的束緊着衣裳，種種不同的樣子，她們當中有穿着制服和晚禮服的男人們，又有五個尋常的人，兩個是男僕，一個是店舖裏的夥計，一個是侍者，還有一個是馬夫。

凱希韋鐸是一個身材粗短，臉色蒼白的人，他說的是英國話，所以有一位瘦削而年輕的姑娘替他翻譯成俄國話，那位姑娘翻譯得極好，並且十分直爽。

他說我們的罪惡太重，刑罰也太大，絕對不可免，活着簡直是預料不到這種刑罰的。

他眼裏包含着「一泡眼淚，聲音抖動着說道：『親愛的兄弟姊妹呀，讓我破費一刻工夫來把我們所做的事情想一想；我們如何生活着，我們如何開罪於博愛的上帝，我們如何使基督受難，我們不能不知道我們並沒有宥赦，並沒有逃避，而且還不能得到拯救，這就是我們大家都得要定一個滅亡的罪案。一種可怕的運氣……就是永遠的苦難……正在那裏等候着我們呢。唔，兄弟們，我們如何能够得救呢？我們如何能够逃出那可怕的火災呢？房屋已經燃燒在烈焰裏了，卻一點出路也沒有。』

他稍爲靜了一刻，眼淚便真的流到面頰上來了。八年以來，他總是宣講他這一驚得意的演說辭，每次講到這一段的時候，他便覺得喉頭有一種梗塞，像裏有一種刺激，於是淚水便跑到他的眼睛裏去了；可是這些眼淚卻又更深的感動了他。

但聽得廳中起了一陣抽咽的聲音，彷彿要哭出來的樣子。克達伶·依凡諾法羅伯爵夫人把頭倚在手肘上面，身子靠在一隻鑲桌上面，她那肥胖的肩膀就不覺的顫動起來了。一個馬夫很恐怖，很驚訝的對那德國人看着，好像覺得他的車轆將要把他撞倒似的，而那個外國人卻又顧讓開他的道路。大家坐在那裏，他們的神情都和克達伶·依凡諾法羅的模樣相像。瓦爾夫的女兒酷似她的父親，是一個瘦小時裝的姑娘，那時候她已跪倒在地，用手把面孔遮掩着。

那位演講員的面孔突然變更了，神態十分真誠的笑了一笑，好像伶人們表示快感的表情一般，他又用一種溫和甜膩的聲調說了起來：

「然而也還有一條得救的道路。這就是在這裏……一條快活而容易的道路。上帝的獨生子爲着我們流血，他爲着我們起見而自己投身於患難。他的痛苦，他的血將要拯救我們。兄弟姊妹們呀！」他說着，眼淚又要流了出來，「讓我們讚美上帝啊，他因爲要拯救這個世界，就捐棄了他的獨生子。他的聖潔的血……」

兩黑留脫夫心裏覺得非常不高興，他竟一聲不響的站起身來，緊皺着眉頭，呻吟了一聲，蹣跚着足退了出去，便自走到他的屋子裏面去。」

第十八章

第二天南黑留脫夫剛剛穿好衣裳，打算走下樓去的時候，侍者拿進一張莫斯科律師的卡片來給他。原來那位律師爲着他自己的事情也來到了彼得堡，假如馬史綠娃的案子提審得早的話，那麼他也能够在大理院裏出席。南黑留脫夫發出的電報卻和他兩兩錯過了。

他聽見南黑留脫夫提到馬史綠娃的案子將要開審，和那位議員預定出席，便嫣然的笑了。

他說道：「三種類式的議員正好預備齊了：瓦爾夫是一個彼得堡的官僚，希柯伏魯里可夫是一位理想的法律家，畢愛是一位實踐的法律家……所以他們三個人當中要算他是最爲活潑的了。並且他也是最有希望哩。」皇文委員會「莫怎麼樣了？」

「哦，我現在正打算到伏魯表夫男爵那裏去呢。昨天我不會看見他。」

「這倒不錯，那末我們就一塊兒走出去罷。你搭坐在我的馬車上好了。」

他們正要動身的時候，一個侍者走進來，正和南黑留脫夫遇着，那侍者便將從瑪麗亞那裏送來的一張條子遞給他。『因爲要使你高興，我的作爲竟大大的違背了我向來的主張。你的保護人的事情，我已囑我的丈夫代爲說情。我才已經函知該司令，結果此人將被釋放。請你時常駕臨敝寓，我一定等着你呢。』

他們離開了屋子出來的時候，律師所雇來的那一輛好看的馬車便走近門前，律師說道：「你就搭坐我的馬車好麼？」律師向車夫說了到什麼地方去後，那兩匹好看的快馬便把南黑留脫夫送到那男爵所住的邸第。這一次男爵卻在家裏了。第一室裏已經有一位少年官員和兩位婦人在裏面，那位官員穿着制服，頸項長而且瘦，喉核高高的突起，走路的時候也十分輕快。

那位少年橫過那兩位婦人，趨向南黑留脫夫，十分輕快，十分安詳的走了過來，問道：「請問貴姓？」

南黑留脫夫便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他。

那位少年便是男爵的副官，他說道：「男爵曾經說過你哩……我馬上就去通報……說着，便穿過一扇內門，走了出去。他回來時，又引着一個穿着早晨的女太太來。那個啼哭不休的婦人用着她那瘦弱的手指，兀自在面上摸索那散亂的而網，心中想把她的眼淚掩飾了起來。」

少年對南黑留脫夫說道：「請進去罷。」說着，便放輕腳步走到書房門口那裏，一手把門推開。南黑留脫夫走進去一看，但見屋裏有一張大寫字檯子，檯的對面有一把圈椅，椅子上面坐着一個短髮，肥大，中等身材的人，穿了一套常禮服，神態十分高興。

嬌紅可愛的老臉，反襯着白頭髮和白鬍鬚，他便轉身向着南黑留脫夫一笑，露出非常友誼的神態。

南黑留脫夫在那裏將菲陶西的故事告訴給他聽的時候，他就搖一搖他那白頭說道：「我很高興和你相見。你的母親和我還是舊相識，老朋友呢。我眼望着你從前是一個小孩子，到後來你便也做了官了。請坐下來對我說，要我怎樣為你効勞……是的，是的，往下說，往下說。我十分清楚了。這個實在非常動人聽聞的，可是你的呈文遞了沒有？」

南黑留脫夫便從衣袋裏面把呈子拿出來，說道：「我已經把呈文預備好了，可是我想先對你說明白，希望這個案件在那時候能够引起特別的注意。」

男爵忽然在他那副很高興的面孔上，想竭力加上一些憐憫的表情，他說道：「你辦事辦得極好。我一定要自己去報告這事，非常動人聽聞的呀！她顯然是一個小孩子，那丈夫對待她是極爲粗魯的，這可就是逼迫她了，但時光易過，他們便彼此互相戀愛起來，是了，我去報告這個案子。」

「依凡·米采里慈伯爵也將要提說這件事情呢。」

南黑留脫夫的話還沒有說完，男爵的臉上的顏色就變了。

他說道：「最好還是將呈子遞進院裏去罷，我總願意盡力辦去好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位少年官員又走進屋裏來，他走路的時候，很顯然的在誇耀他那闊綽的態度。

「請問可否准許那位女太太再說幾句話。」

「好，叫她進來罷……啊，我愛，我們看她淌了許多眼淚呀！如果我們能够把他們大家都弄乾了，那麼……每個人盡一點力量就得了。」

那位女太太走了進來。

「我忘記了請求你不要讓他捐棄掉他的兒子，因為他正準備着……」

「我已經對你說我願意盡我的力量去做了。」

「男爵，爲着上帝的愛起見，請你救一救一個做母親的罷。」

她把他手拉住，便吻起來了。

「種種事情我都能辦好的。」

當那個女人走出去的時候，南黑留脫夫也就要告辭了。

「我們願意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事。我打算把這件事拿到司法部裏面去談談，當我們得着他的解答的時候，我們再盡力做去。」

南黑留脫夫離開了那書房，便又走到大理院去。正在院裏辦公室中間的一處熱鬧的地方那裏，他看見了一大羣十分華美的官吏們——他們的言談和衣服沒有不是潔淨，有禮貌，精細無錯，和與衆不同的。

「他們爲什麼有這許多人，爲什麼非常之多，爲什麼看他們的精神都是如此的飽滿。他們都有怎樣潔淨的襯衫和手，他們的鞋子怎麼都擦得這樣的好看。誰爲他們製造這個不但和囚犯們比較，就是比較起農夫們來，他們大家都是何等的舒適！」這許多思潮不知不覺的進入了南黑留脫夫的腦海裏。

第十九章

彼得堡的囚犯們須靠着一個人才能減輕他們的惡運，那個人是一位退了職的老將軍，他是德國的男爵。他很工於心計，所以人們便稱他是聰明過度。他胡亂的得着許多勳章，但是他平常所帶的僅是一個——一個白十字勳章。他在高加索軍隊裏而服務的時候，曾經命令一隊刺了頭髮的俄國農民，穿着制服，帶着刀槍，把一千多個保衛自由、家室和妻子的人統統殺死，因此他便得到了這個勳章。他把這個東西也就看得非常貴重。不久以後他又在波蘭服務，他又唆使俄國的農民犯了许多不法的罪惡，因此他便又獲得了許多勳章與裝飾品，佩在他的制服上面。後來不知道他又在別的什麼地方供職，現在卻已經是一位年邁力衰的老年人了，於是他就佔了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也就擔保了他一座好房子，一筆進款和一種尊貴。凡是「長官」所下的訓令，「他都精密的加以考核，他認為世界上除去長官所下的訓令以外，其餘的都可以變更的，所以他便十分熱心的去實行那些訓令，並且引為一種特別緊要的事務。他的職務是管理着那些判罰徒刑的男女政治犯。可是自從他管理以來，十年之中，囚犯已經死亡了一半，內中有幾個是喪心而死的，有幾個是害癆病而死的，有幾個是用絕粒，和用玻璃片割破血管自殺而死的，有幾個是自縊或自焚而死的。

這些都是在他眼前所發生的事情，他也並不是不明白，但是拿這些事情來與雷雨互作，大水忽至等等偶然的事情比較起來，更不足以觸動他的良心。這許多事情便是他用了他的威嚴實行「長官」所下的訓令所生的一個結果。實行這訓令是絕對不能逃避的事情，所以設想那實行以後的結果，是毫無用處的。老將軍就連他自己也不准許他自己去想一想這種事情，卻還拿這個來當做他的愛國的責任，好像一個兵士一樣，對與他自己十分緊要的職務的實行，決不去想到那些不能勝任的恐怖。老將軍每星期得巡視獄舍一次——這個便是他的職務——並且去詢問囚犯們有沒有什麼請求。囚犯們卻有種種的請求。他就靜靜的對他們聽着，一響不響的做出那種令人不可測度的態度來，並且從來就沒有履行過他們的請求，因為都是違背這些訓令的。

南黑留脫夫衆着車子剛要走到那老將軍的府邸時候，便聽見那轎轎上發出一種諧音，響道：『主是如何的偉大啊，』接着就打了兩下鎗。

那時候老將軍正在他那陰暗的接待室裏的一張鑲花的桌子旁邊坐着，桌上放了一張紙，紙上有一個茶盤子。將軍在那裏轉動着那個茶盤子，旁邊有一位藝術家在那裏相助，這位藝術家是他的一個下屬的兄弟。藝術家的手指潮濕而瘦弱，在那裏磨着老將軍的皺皮膚，僵硬的手指，兩個人的手這樣的合在一起，正在那紙張上面移動着那個盤子，只見這張紙上面寫着字母裏所有的字母。那隻盤子正在那裏回答老將軍所設想的問題，那個問題是：人死後，靈魂如何彼此認識。

當南黑留脫夫叫一個充當侍者的衛兵把他自己的卡片送進去的時候，貞德女的靈魂正在借着那個盤子說出幾個字來——『他們彼此認識是要……』這些字已譯抄了下來。當那個衛兵走進來的時候，那盤子就在『要』字那裏停住，接着便來往的亂動了起來。這種亂動是爲着按照那將軍的意思，下面的一個字一定是『被』字——就是貞德女應當說那些靈魂彼此認識是要被洗滌世界上的一切東西，或是同類的語句；可是這種意思卻與那位藝術家的意見相左，藝術家以爲底下的一個字一定是『有』字——就是那些靈魂彼此認識是要有星體的光輝照耀着。將軍皺起他那一叢烏黑的眉毛，坐在那裏，注視着盤上的針，心裏想那根針一定向着那邊走的，於是就用手把那個盤向『被』字那一面推去。那個臉色蒼白的年輕藝術家，把稀鬆的頭髮按在耳朵的後邊，他那沒有生氣的藍眼睛老是對室裏一個幽暗的角落裏看着，一面連連的移動他的嘴唇，一面卻在把那盤子向『有』字那方面推去。

衛兵走進來打岔，將軍便做了一個怪臉兒，可是等一等，他便拿起卡片，戴上眼鏡，呻吟了一聲，便站將起來，也顧不得他的腰痛，一邊擦着他那麻木的手指，一面筆直的挺一挺他的身子。

『請他到書房裏面去罷。』

藝術家站起身來說道：『得大人的准許，我願獨自一個人把這件事辦好。我已經覺得十分靜心哩。』

將軍又嚴重，又堅決的說道：『好的，獨自一個人辦好了罷。』說完，急急忙忙的走進書房裏去，只見他那腳又大，又堅決，又有分寸。

「和你相見，使我十分快活。」將軍一面對南黑留脫夫說這句聲音嚴峻而措辭切切的話，一面用手指一指寫字檯旁邊的一張圓椅。他又說道：「你在彼得堡很久了麼？」

南黑留脫夫便答稱說他剛剛來到。

「伯爵大人——你的母親——安好麼？」

「家母已經去世了。」

「請你原諒我十分抱歉。小兒向我說他已經遇見你了。」

將軍的兒子所做的職業，與他父親的職業一樣，他曾畢業於軍事學校，現在是在探訪局裏供職，他對他的職務十分誇傲。他擁有政府裏偵探的管理權。

「怎麼，我和你的父親還是同僚哩。我們的朋……同伴哩，你呢，你也在服務麼？」

「不，我沒有。」

將軍很不悅意的把腦袋聳了下去。

「將軍，我有一事奉求。」

「十……分樂從。我怎樣能為你服務呢？」

「假如我的懇求不妥當，那麼還得請你原諒我，可是我又不能不請求。」

「這是什麼事情呢？」

「拘禁在這裏的一個名叫戈凱維支的人，他的母親請求和他會見一面，或者是准許她送幾本書籍給他。」

將軍對於南黑留脫夫的請求既不表示滿意，也沒有表示不滿意，只見他把腦袋聳在一邊，閉着眼睛，好像在想什麼似的。其實他什麼事也不想，就連南黑留脫夫的請求他也不很在意，因為深曉得自己是依照法律回答他的。他完全沒有運用思想，卻祇是在那裏養神罷了。

最後他說道：「你看，這事不與我相干。會面一層，是有長官的訓令的。至於書籍，我們卻有一個圖書館，書籍也極相宜，

祇要是許可的書籍，他們儘可以拿去看的。」

「是的，可是他想要一些科學書，因為他想研究哩。」

將軍喃喃的說道：「不要去相信這個，」靜了一會，他又說道：「他並不是想研究，這個不過是不安靜罷了。」

南黑留脫夫說道：「可是這樣辦呢？他們在這樣難堪的境况之下應當把他們的光陰消遣消遣才好。」

將軍說道：「他們常常在那裏呻吟訴苦，我是知道他們的。」

他說着他們，好像在說着一種特別的人種似的。

他又續道：「他們在這裏總比較其他幾處監獄裏舒服些呢。」他爲着證實他自己的話起見，所以就比囚犯們所享受的安適經歷的舉了出來，好像監獄的目的是要使得囚在那裏的人們得着一種安適的家室之樂一般。

將軍繼續說道：「從前的待遇很有些粗糲，這話是確實的，可是現在他們在這裏，卻看護得極爲周到。他們的飯食有三樣菜——一樣是肉，或者是肉塊子，或者是肉丸子。到了星期日那一天，他們更有一個第四樣菜——一碟甜味食物。上帝准許每一個俄國人都得安適的過活。」

那將軍像普通的老人一般，一說到熟口的題目，便歷舉各種從前常說的證明，說囚犯們要求的沒有道理，和他們的忘恩負義。

老將軍臉上帶着一種暗澀的假笑，說道：「他們有許多宗教的書籍，和舊的雜誌可以閱看，我們有一個圖書館呢。可是他們不常去閱看的。先前他們好像還有點趣味，後來新書放着，半頁也不裁開，舊書也是一翻也不翻就擱在那裏。這是我們試過他們的。我們有意在書裏面，放着幾片小紙，過了幾時一看，紙片仍舊還是放在裏面。」他繼續說道：「寫字也是不加禁止的，替他預備一塊石板和一根石筆，讓他們寫字消遣。他們能把石板擦乾淨，再寫字在上面，可是他們也是不寫。他們變得非常之快，不久便變成心氣和平啦。從前他們似乎有點兒浮躁，可是以後他們也就長得胖了，同時也變得十分安靜起來。」將軍這樣的一直說下去，卻不想他這些說話裏面的可怕的意義。

南黑留脫夫頓聽着他那蒼老的聲音，注視着他那挺直的四肢，那黑眉毛底下的沒有光彩的眼睛，那極乾淨，極樸和的

面頰與那白十字勳章——曉得對着這個老人，回春膏也沒用，給他說明他自己底話的意思也沒用。他另外卻又鼓舞着，探詢囚犯沙史脫娃的事，因為照他那天所得的報告看來，她底釋放的命令早已下來了。

他說：「沙史脫娃……沙史脫娃嗎？我不能全記住他們底名字呢，他們人是太多了。」他似乎在罵他們人數太多了，他撇着鈴喚書記進來，他等着的時候，便勸南黑留脫夫服務，說着：「誠實的貴人（他自己也在內）特為皇帝所需要，」他繼續說：「……而國家囉……」他說到這裏，就回轉其辭：「我是老了，可還在盡瘁地服務呢。」

那個書記是個乾癟，疋瘦的人，進來報告說沙史脫娃是關在一個奇怪而堅牢的地方，還說些關於她的事情，他並沒有接到什麼命令。

那個將軍狡猾地一笑，髮着老容說：「我們那天得到命令，便那天釋放她出來；我們不用留着他們，也不希望他們常常來拜訪。」

南黑留脫夫見到這個可怕的老頭底喜怒無常，就立起身來，卻竭力遏住自己底複雜的情感。

在老人一方面呢，對於這個不學無術，顛倒從事的故人之子，似乎不應責之過嚴，但也不應讓他不受教而去。

他毅然地說：「可愛的小朋友，再見罷，不要走歪了路，要知這話是我從心中發出來的，像在我們這裏的那種人，你不必和他們交友呢，他們之中是沒有一個乾淨的，所有的都是缺德，我很明白他們底勾當。」

他一些也不懷疑自己，不以為這是實情，否則他自己便不能自許為一個偉大的英雄，以婁晚景卻是一個沒良心的「光棍」了！

他又說：「最好是委服務，皇帝需要誠實的……而國家，什麼？擠我和人家一般的像，你不服務嗎？誰願意閑下來呢？我們對於事物的吹毛求疵，可是不願意幫助政府。」

南黑留脫夫嘆口氣，鞠了個深度的躬，伸出芟露骨的大手，握了一下，就退了回去。

將軍不滿意地搖着頭，擦了擦腰，便走到會客室裏，藝術家正在等候着，貞德女所回答的話已經錄下來，將軍戴上眼鏡，讀着：「他們彼此相識，須要有星光照着。」

將軍閉着眼，說着：「呀！要是星體的充完全是相同的，那末怎樣會使他們相識呢？」於是將軍和那個藝術家又弄着琴，車夫把南黑留脫夫搭過大門。

他轉對着說：「先生，今天這裏真沈悶，差不多等不到你出來，就要走了。」

南黑留脫夫點頭說着：「不錯，很沈悶呢。」他很重地吸了口氣，抬頭望着空中的烏雲，似乎舒適一些，還望着內瓦河上船隻激動着的波流。

第二十章

次天馬史綠娃的案件就要在大理院中審理，威武的衙門前，已等着幾輛馬車，南黑留脫夫遇見了律師，連上森森然的雄階到第一層中，伐洛寧完全知道那地方出入所在，祇望左面一轉，就從那門中穿進，在門上還標着訴訟實行的日期。

他在一間小室中脫下了大衣之後，問着僕役，知道議員全在那裏，那最遲到的也走了進去，伐洛寧穿上燕尾服，白襯衫，前打了個白領結，到第二間室中去，室中右面有一只大櫃和一隻桌子，左面是彎曲的樓梯，有一個官吏穿着制服，挾着一個書夾，正從樓上下來，這間裏還有一個老頭兒，有着長而白的頭髮，神態像一個牧師長，引起全室的注意，他穿着短外衣和灰袴子，二個僕役在一旁很恭敬地立着，那白髮的老頭走進大欄的一旁，就把自己關在裏面。

伐洛寧看見有一個同業，穿着同樣的服裝，也是白領結和禮服，他就和他搭訕着，兩個談得相熟起來了，南黑留脫夫正在那裏觀察室中的人們，總計約有十五個人，裏面有兩個是女太太……一個戴眼鏡的是年輕的，一個是老年，頭已灰白了。有一個毀壞名譽的案件要在那天審訊到的人比平時多——大多是新聞記者。

紅面孔的承發吏是一個美貌的人，穿着漂亮的制服，拿着紙，走到伐洛寧那邊詢問着他，說是關於馬史綠娃的案件，記錄了一下便走開了，這裏的大櫃的門忽然開了，那像收師長的老頭兒就走了出來，身上卻不是短衣了，祇見胸前的硬板閃爍有光，一套飾金的服裝穿在身上，彷彿像隻鳥兒。

這套奇怪的衣服似乎使老頭兒自己也感着不舒適起來，他很快地跑出那對着進口的門去，比平常走快得多了。伐洛寧對南黑留脫夫說：「那人就是皮羅，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他又給他同業介紹，便把那就要審訊而以爲有趣的案件解釋一下。

就要開審了，南黑留脫夫和另外的旁聽人便到左面去，走進會議室，他們……伐洛寧也在裏面就在一系列後入座，祇有那彼得他的律師卻走到欄前的一張文案那邊。

大理院可沒有地方審判廳那末大，陳設也較簡單，可是案子前面卻覆蓋着深紅的，鍍金的天鵝絨氈代着綠色的布；另外所有地方審判廳的裝飾物如公正鏡和神像等，那是有的。

承發吏照例嚴肅地宣佈「開庭！」各人就都照例立了起來，穿制服的議員們走進在高背椅上坐下，靠在桌上，裝出很自然的樣子，彷彿地方審判廳推事似的，出席的議員有四個——尼機丁，他是一個修飾整潔的人，臉窄，眼力很強，坐在椅上；瓦爾夫，緊閉着兩唇，一雙小而白的手不停地翻弄着事務文書紙；斯柯弗樂尼甫是一個沈重，肥胖，麻臉的人——是那有學識的法律家；還有一個是皮囊，就是方才最後到來的像牧師長一般的人。

書記官與檢察官同着議員們走了進來，那檢察官是一個好修邊幅的青年，中等身材，容顏黯淡，眼黑而多憂。南黑留脫夫一見他，立刻就認識他，他身上雖然穿着一件奇異的制服，而且相違了六年，原來他在學生時代曾做過南黑留脫夫的知友。

南黑留脫夫轉對律師問着，「那檢察官可是賽立甫？」

「不錯，怎麼樣？」

「我和他很知己，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也是一個很好的檢察官……公事公辦，如今他可真和你有益呢。」

南黑留脫夫說，「無論如何，他總是依着良心去行事。」他記起了自己與賽立甫的親切的關係和友誼，和賽立甫底可愛而動人的品性——純潔，誠實和忠厚。

伐洛甫傾聽着那案件的開始報告，輕聲地說，「是的，現在卻太遲了。」

案件開始是上控高等審判廳的判決，因為高等審判廳卻不會把地方審判廳的判詞加以改變。

南黑留脫夫在仔細聽着盡力要聽出下文來，但那正和地方審判廳一樣，放着顯明的要點不討論，卻在纏着旁的枝節問題。因此南黑留脫夫就聽得厭惡起來，那案件是一家報館發表一篇記事，暴露了一個股份公司的董事設騙局的事情。問題是在於那個公司的董事是否確實濫用他底信用，如果真的，那末當然不能阻止這事，可是所要考核的是那記者是否有

一種法定的權利發表那件事情，他發表了便有那種罪——誹謗罪呢還是誹辱罪……誹謗罪怎樣包含在誹辱罪中或許誹辱罪怎樣包含在誹謗罪中，還有些普通所執行的條例和決案，在平常的人是不大了解的。

南黑留脫夫所明白的事祇是瓦爾夫在昨天雖然竭力堅持說大理院不能據事來審案，但在這案件裏卻很明顯地變成廢除法庭的判決，而賽立甫卻違背了他自己謹慎的特性，竟然說着反對的意見，而且還很熱忱，真出人意外。

平時自治的賽立甫所表示的熱忱竟使南黑留脫夫吃驚了，原來賽立甫如此熱忱是因為他確認那經理在錢財的事務上不明白，而且偶然風聞瓦爾夫在日前曾赴那顯子家中的大宴會。

瓦爾夫報告那案件雖然很老練，可是顯然有所偏向，這時賽立甫就大怒起來，忿恨地表示他底意見，其實不過是一件小案子，他底意氣真太強了。賽立甫底說話顯然得罪了瓦爾夫，祇見他面紅耳赤，把他椅子移動了一下，做着銀飾而吃驚的態度，就和其他議員退到辯論室裏，神情極為端莊，非常懊恨。

承發吏招呼伐洛南又詢問着：「你來的是什麼案件？」

「我可告訴你了，是馬史絲娃的案件。」

「是，是，就在今天聽審，不過……」

律師問：「不過什麼？」

「噢，你聽，現在任何辯駁他們都不要聽了，所以在目下的案件中把他們判決宣告出來以後，他們就不再出來了，可是我願意去報告他們。」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呀？」

「我要去報告他，我可要去報告他們。」那承發吏便在紙上寫些什麼字。

議員們果然宣告了誹辱案的判決以後，便不離去那辯論室，喝着茶水和吸着香煙，就要把其餘的案件……馬史絲娃的案件也在內——辦完。

第二十一章

瓦爾夫一等到議員們在辯論室中圍着桌子坐定，便很活潑地開始敘述贊成廢除的許多理由。那個主席真乖僻得很，在這天卻格外的乖謬。他底思想祇集中在他底日記本上的字，而那上面的字寫着費格爾洛夫被任命爲他垂涎已久的一個要缺，而自己卻得不到這個好差使。尼機丁以爲他對於有關係的兩個高級官員的意見可以作爲將來的歷史家很有意義的材料，這就是他真切的意識。他在昨天已寫了一章，裏面很重地罵了兩個最高級的某官僚一番，讓他們阻礙他挽回時局，又說俄國當局正把國家推向滅亡的道路，其實不過是說他們在阻礙他賺一筆較大的薪金而已——現在他正想像着這些事情爲後代人起見，如何可以得到完全新的光明。

瓦爾夫對他說的話並沒有聽着，卻回答說：「不錯自然的。」

皮爾很憂愁地聽着瓦爾夫說話，他在放在前面的紙上畫了個花圈。皮爾是一個極純正的自由黨人，他保守着六十年代（十九世紀）的自由黨的不變黨綱，似乎神聖不可侵犯，要是他會越出那嚴肅的中立的界限，那末那是常在自由主義一方面的。所以在這個案件裏，除去正在控告的騙人的董事是壞蛋之外，爲了誣辱而訴着一個原告——記者，這樣使要妨礙到出版自由，因此皮爾很厭惡那個控訴了。

瓦爾夫結束他底辯論的時候，皮爾便停手不畫花圈了，發出一種愁慮而溫和的聲音（他自己覺得不得已要表示他底真情時，便愁慮起來。）很約略地很簡括地很確實地表示說那控告的事情毫無根據說完以後，他就低下了他底白頭，接連畫着花圈。

在瓦爾夫對面坐着的斯柯弗樂尼甫卻用手把鬚鬚拉進他嘴裏去，但一等皮爾止聲了，就停住嚼着自己底鬚子，用高大而粗魯的聲音說那董事雖然是個壞人，可是如果對於這個法律上很有根據，那末就可以廢去這個定案，但確因爲

有，所以他就贊同皮羅底意見了。他說的時候很愉快，覺得這段話是瓦爾夫的致命傷。

首席贊成斯柯弗樂尼南的意思那控訴就作為不成立。

瓦爾夫很不愜意，尤其因為這事似乎是不忠實的偏私，所以他假裝着很不介意，放開馬史綠娃案的文件，獨自在那裏發呆。這時議員們便攪鈴吩咐補茶，就又在一處談論濟那風傳全彼得堡底決鬪的事情。

承發吏走進來報告說律師和南黑留脫夫要出席聽審馬史綠娃底案件。

瓦爾夫說：「這案件是很奇怪的。」接着他就告訴他們他所知道的南黑留脫夫和馬史綠娃的關係的事情。議員們就又談了一下，消完了他們底茶和煙，便回到大理院廳宣告那誣辱案的判決，接着就開審馬史綠娃的控訴案了。

瓦爾夫細聲報告馬史綠娃的控訴非常充分，但是又有些偏重，明顯地要廢除那定案。

首席轉對着伐洛甯說：「你還有什麼補充嗎？」伐洛甯立了起來，張開他那又闊又白的胸口，遂證明地方審判廳有着六條是怎樣的失卻了法律的精義，他底說話的正確，這天才也使人贊嘆之外，他又根據案件裏的事實簡略地說着，而且喊着那判決的不公，他底短而有勁的演辭給議員們聽着，不過是一種平淡的表明而已，他們用澈底的聰穎和審訊的知慧來聽，却也不能把所有這個明白和了解得比他自己還好，因為他那演辭不過是為履行他所從事的責任起見而當作重要罷了。

人家聽到伐洛甯底說辭以後，就可以想到議員們應該廢除地方廳的判決案，一點也沒疑惑，伐洛甯話說完了的時候，便露着一種矜然的笑容，南黑留脫夫聽見這種笑容，覺得那案子定是打勝了，可是他一看到議員們，這才曉得伐洛甯獨自個兒在那裏矜然地笑，議員們不笑也不矜然，他們彷彿很疲倦，在那裏想：「我們常常聽到你這樣的話的——這完全無用呀！」律師講完以後，緊隨着那首席轉身對着檢控官塞立甯說到訂訂的所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就極簡略極精明地表明本人贊成維持地方廳的判決，後來議員們退到辯論室中去，他們有着不同的主張，瓦爾夫是贊同允許那上訴的，皮羅明瞭了這個案情，就很熱忱地加入，而且還很活潑地給同事們描摹地方廳的情形，彷彿他親身經歷的一般，尼機丁卻常在尊嚴和禮節一方面，所以反對他們，這樣就得讓斯柯弗樂尼南來決定了，而他卻加入在不准上訴一方面，主因是在於南黑留

脫夫娶妻那女人的決心，在道德上看來，他以為是極端荒謬的。

斯柯弗樂尼甫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還是一個達爾文的信徒，用抽象道德甚或宗教來作根據，不啻把這事情看作卑賤的呆事，而且視為對於他自身的一種人格的恥辱。所以他把他底鬚子塞進口中，扳起臉孔，而且似乎很自然地表示沒有什麼意見，祇理會這上訴的理由太不充分，這樣他贊成那首席保持地方廳判決的原案。

因此那罪案沒有撤銷。

第二十二章

「可怕！可怕！」南黑留說，夫說着，那時候他和律師出來走進等待室裏，那律師正在整理那書夾中的文件。他又說，「一件很明白的事，他們卻祇顧形式，而竟拒絕不理，可怕！」

律師說：「事情是在地方審判廳中弄糟了。」

「賽立寧也贊成拒絕，可怕！可怕！現在可怎樣辦呢？」

「我們不妨上訴於皇帝陛下，你在那裏可親自呈上呈文，我願意給你寫一個。」

這時，小瓦爾夫穿着制服，佩着寶星，走到等待室裏，到南黑留說夫那邊來，他聳了一下很狹的肩，閉了閉眼睛，說：「親愛的侯爵，這真沒辦法了，上訴的理由不充分呀。」說着便自走自的路。

瓦爾夫去了以後，賽立寧也走了出來，他聽見議員們說的老友南黑留說夫是在那裏。

他走了過來，見着南黑留說夫說：「好！好！我真想不到在這裏會見到你呀。」祇見他兩脣含着笑，他底眼睛卻含着憂慮。他又說：「我不知道你在彼得堡。」

「我可也不曉得你是一個檢察長。」

賽立寧更正道：「是副檢察官，但是你怎會到這裏的呢？你幹什麼呀？」

「這裏嗎？我在這裏是希望尋公道，而且要救一個無辜有罪的女人。」

「什麼女子呢？」

「是那個剛剛被判決的。」

賽立寧記了起來，說着：「唔！馬史綠娃案，不論怎樣，控訴是沒根據的呢。」

「這不是什麼隨便的控訴，那個婦人是冤枉的，卻正受了罪。」

賽立寧嘆了一下，「那個或許是不錯的，不過……」

「不是什麼或許，而是這個……」

「你何以見得？」

「因為我也在陪審官之列，我曉得我們如何造成了錯誤。」

賽立寧就沈吟起來，他說，「那時候你應當做一個呈文。」

「我做了。」

「這應該寫成一種公文式的報告，要是這調添在那上訴的呈文上，那末……」

「是的，那判決案很顯然仍是這般的荒謬。」

賽立寧一面在思想方才的案件，一面說，「大理院可沒有權力來說呢，要是大理院對於那些判決是否恰當的，依照本院自己的意見，獨自刪改那法庭的判決，那末陪審官的判決案要失去意義了，不要說大理院無據可憑，故違公道不理着。」

「我所曉得的是這個女子確是冤枉的，而救她出來的希望是消滅了，那夢知道最大的不公平，卻被最高的法庭坐實了。」

賽立寧瞞着兩眼說，「這個還不會坐實呢，大理院不會而且不能造成坐實的呀。」他很忙碌，不大到外面去跑，所以他對於南黑留脫夫的故事一點也不知道，南黑留脫夫理會了，卻也不提他和馬史綠娃的事情。

賽立寧要另換話題，說着，「你大概定和你姑母一起住着，昨天她告訴我，說你在那裏，而且約我晚上來會你，聽說那天晚上還有一個外國教士演講呢。」賽立寧又用嘴碎笑了起來。

南黑留脫夫很慢，賽立寧轉了話題，便直率地說，「是的，我在那裏，可是很沒趣地難去了。」

賽立寧說，「爲什麼沒趣呢？這雖然是一面的異教的，卻也是宗教思想的一種形態呀。」

「什麼，這不過是一種奇怪的呆事情罷了。」

賽立寧似乎很亟的要讓他老友曉得他現在的見解，便說着：「哦，決不是的，我們自己教會裏的學說我們曉得太少，所以我們看見了我們自己的根本信條的新啓示，以爲是奇異的事情呢。」

南黑留脫夫很將愕地注視着賽立寧，而賽立寧卻垂着兩隻眼睛，有着一種憂愁而懷恨的神情。

南黑留脫夫問着：「那末你還相信教會的信條嗎？」

賽立寧說：「當然是相信的，」就沒生氣的直視到南黑留脫夫的眼睛中去。

南黑留脫夫嘆着氣他說：「這真奇怪。」

賽立寧說：「然而我們改日能談談……」那時承發吏很恭敬地走到他身邊來，他便回答着說：「我就來了。」他嘆了口氣，又說了下去：「不錯，我們應該再見，不過我可以來拜訪你嗎？你在午後七時去尋我，我在那時候常在家裏，我底住所是那特時丁司克約。」他寫出了門牌：「啊，時候不早了。」說着，就用那嘴脣笑了笑，轉着身子就去了。

南黑留脫夫說：「要是我能够來，我是很願意的。」他感到一個以前的很親切很知己的朋友忽然給這一次小小的談話改變了過來，如果並非是仇敵，那末是奇怪，疏慢和不能理解了。

第二十三章

南黑留說夫認識賽立率在做學生的時候，真是一個好青年，一個真實的朋友，照他年齡的比例，可算是一個過遠的好學的人了。平時他是雅致華美，超特的真實和誠懇，他修養不錯，卻不費什麼力，也沒有傲然之處，他底論文時常得到金獎牌。他以為人類的服務就是青年生活的目的，不但出之於口頭，而且要見之於行爲，他以為有益於人類的事情除給國家服務以外，沒有什麼了，所以一等到學業完成，他便很精密地觀察何種的事業適合去做，他決定他有志願於草訂法律的宮廷祕書第二科的工作，這樣他就到那裏去服務，這工作雖然是極精細，正確的，而責任的需要他負擔，卻還沒有滿足他學以致用的慾望，他也沒感到自己正在從事於正當的工作。

他底長官是個虛偽而小量的人，他底不滿經到那樣的挫折是更增大了，於是他離去宮廷祕書廳，走進大理院，那裏雖是略勝一籌，可是一樣的不滿又存在着，他覺得這和在想像中的事情仍然非常不同。

一方面他在大理院中，另外他底親戚和他謀了一個侍從官的職司，因此他是要穿了滿身錦繡的制服，着上一條白麻裙，坐在一輛馬車中，去道謝給他謀職的許多人，他用盡了不少的心力，卻終也尋不着一個合理的解釋，來說明這個位置的怎樣，他感到這反正不是正當的事，更不及大理院的事情，但是他卻不能放棄這個，否則他會得罪了那些確信給他謀職的事會使他滿意的人們，同樣，這卻也能投合他底心理的一部份，他在鏡子裏照見自己穿着金繡的制服，而且得到人家因他底地位的崇高而致的恭敬，就使他快活起來了。

他結婚也是一樣的人家從俗地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他就娶着了；若然要拒絕，那當然要得罪那願意嫁他的少女和介紹的人們，真的，得和一個美好，年青，出自名門的少女結合，對於他虛榮心上是相配的，於是快活了起來，可是這回結合，有多少時候就證明着和那朝廷的位置法庭的業務比較起來更不是正當的事情了。

那個妻子生了她底第一個孩子以後，決計不再多要了，祇沈浸在奢華世俗的生活中，這生活不論他是喜歡與否，目今

當然祇得和她同過了。

她不是十分美貌，她忠誠於他，她沈入這種生活裏雖然費了不少的精力，卻除去疲乏以外，沒有什麼了；可是她依舊戀戀於這種生活，確實地那是在妨礙她丈夫的生活，他想改變生活，那知費盡了心，依然撞在石城上似地給她底意識所打破了。所有她底朋友和親戚都支持着她那種意識，一切都像應該如此的了。

孩子是個女孩子，光赤着兩腿，垂着很長的金髮，她完全不像爸爸，她爸爸極不願意她去受這樣的教育，夫婦開始是發生了誤會，接着互相厭惡着，終於瞞着外人礙於情面，進行着暗鬥，這些都能使他把家庭生活看作贅瘤，因此這個便變成連他底官和職務都不是正當的事情了。

別的慢講，他底對於宗教的態度才最不是正當的事呢。就像他那社會和時代中的各人一樣，依着理性，有上大魄力，他就打破了宗教迷信的約束，他這般長大起來，他連得得到自由的時期都不大曉得，在年少時的他，他作為一個學生和南黑留脫夫相厚的時候，因為他是誠摯而正直，所以對於國教的厭惡心理並不隱藏，可是時光消去，他在職務上上升了起來，在這守舊派勢力復興於社會的時代，他底精神的自由妨礙了他底道路，擺脫了家庭的壓迫——尤其是在他父親去世和給他追薦的時候——而且遮掩了他母親的願望（這願一半是公共的意見所形成，說他應該守戒，準備設醮）政府的事務總要他參與，拜謝，感恩諸如此類的事情，簡直沒有一天不遵守着宗教的形式而過去了，說到那些祇是虛偽的外表，因此要改革他這一件一掃是假使他所不信的事情——因為他是真實的，所以不做一掃是，決定那些祇是虛偽的外表，因此要改革他底生活，那他就不能該從事於繁文縟節，可是要做這些，卻也有很多的損失，除去遭到來親近他的人們永遠的歧視以外，他還得放棄他全部的事情，丟掉他底官職，犧牲着所有的利益，他以為他正在那裏依着他底官職，把利益歸回人道，還得擴大起來，一個人要做這樣的犧牲，就應確確實實相信這是正當的，而他也是確確實實相信他是正當的，彷彿我們時代的有學問的人一樣，沒有一個能够使人確信誰知曉一點歷史和知曉那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會——怎樣造成的，他祇能曉得他是正當的，而不理會教會學說的真理。

原先他是一個真實的人，可是他在日常生活的環境中，他允許了一點很小的虛偽存在，他說到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為

了公正的緣故，我們一定要研究那不合理的事情。這是一點很小的虛偽，但由此使他浸在大虛偽裏，現在他就沈溺了。他生養於斯的正教是否包含着真理——就是那個人人期望他承認的正教，而且沒有他便不能繼續他那個十分有益人類的東西——在這問題之前，他早已決定了那個答案，所以要說明這些，他沒有讀彌爾特爾、叔本華、塞亞或許孔德，卻讀那個黑格爾的哲學著作與佛印難脫、胡密耶珂夫底宗教著作，這樣，他就在著作裏尋到他所尋覓的東西了——如一些心的歸依和那些宗教學說的真象，他在這種學說裏受到教訓，他底理性卻否認這個，可是沒有這些，他底整個的生活要失去興趣的，要是默認了這種學說，那末一切的事情就能轉移過來了。

因此他採取所有那普通的詭辯主義，這主義是去證明一個單純的人底知識不能知曉的真理的；證明真理祇是默示到人們底社會中的，而且是祇依藉默示才能領會的，而這啓示卻是那教會保守等等，他不能了解說謊，因此從那時起，就懷着一顆安靜的心，常常張羅着出席那些祈禱會和亡人的禮禮，神前十字的劃施，而且不斷地繼續那個職務，這便是使他有着一用的感想，由無生趣的家庭生活中得到一種釋放，雖然他這樣，但他仍滿以為他底宗教和別的比較起來，也不是正當的事情，這就是他底眼中時常流露憂愁的原因。

南黑留脫夫是在沒有這些虛偽存在於內心之前認識的，那知一見了他，便使他想起從前所做的事情來，尤其是在南黑留脫夫匆促地啓示了他現在的宗教觀之後，他底感情就格外比以前強烈起來，覺得所有這些事情完全不是正當的事情，於是他憂愁痛苦着，南黑留脫夫遇見了他底老友在適逢其會的快樂之後，也就發覺了這個。

這樣，他們雖然彼此說要再會，却不再相會，南黑留脫夫這次逗留在此得堡的時候，他們兩人始終沒有再會見過。

第二十四章

離去大理院，南黑留脫夫和那律師就一同徒步走着。那律師命令馬車夫跟在後面，自己對南黑留脫夫說着故事。說怎樣的一個女主婦在交易所裏賺進了幾萬元，又怎樣的某甲和某乙聯合賣去他底妻子，他講完了卻又開始說着一個騙子底罪惡的故事，說一些有地位的人們犯了罪，不抓進牢獄，反而坐在那國立學校的校長座位上。那律師對於那些笑話似有很多很多的資料，而且像他們所做的一般，詳細地說明他撈錢的方法，比彼得傑最高的官吏的是很公平而清白的了。他這樣地越講越有勁兒，那知南黑留脫夫未曾聽完，就兀自喚了一輛車子，說了一聲再見，分離而去。那個律師卻不免一呆。

南黑留脫夫很憂愁，大理院不准上訴，卻注定了無辜的馬史維娃底忍受着苦難，而且爲了這個不准，他們是更難結合了。他越發憂愁着那些謀着的目前的罪惡的故事，祇說那律師講得頭頭是道，卻格外增加了他底憂愁。從前那優良純潔高尚的賽立寧現在卻給他一種冷淡與不仁的印象，這也使他憂愁着，那印象兀自留在他腦中。

他回到了家，門房卻交給他一張紙條，而且很憂鬱地說，這張條子是某種婦人在客廳中寫的。這原來是莎史脫娃底母親底紙條，她寫着說她來謝謝她女兒底恩人，而且求他到華西蘭夫斯基第五弄某號去見他們，因爲維拉德黑滑的緣故，這是需要。他不必麻煩他們要說着感德的語句，他並不要他們感謝，然而祇是喜歡瞻仰他罷了。要是可以光顧，那末明天早晨他不要來嗎？

另外一封信是舊同僚鮑格諦列夫寄來的，他是皇帝的侍衛。南黑留脫夫會托他親自把給教徒們辦的呈狀呈與皇帝。信上有着大而堅實的鮑格諦列夫底筆跡，他說，南黑留脫夫最好先去見見這件事情所依靠的那個人。

南黑留脫夫在近數日所遭受的事情使他感到什麼都絕望了。他在莫斯科定的計劃在現在看來，卻真似少年之幻夢似的，當一觸現實的時候，就不免是一種虛象，隨着一無所有了。可是他現在在彼得堡，他仍然要盡他的責任，所以決定在第一

二天問過了鮑格諾列夫之後，他就要依着他底勸告去見教徒們底案件所依靠的那個人去。

他從書夾中取出教徒們底呈子讀着，門一響，一個侍者走了進來，傳着克達玲、伊凡諾法、伯爵夫人的話，請他上去一同用茶。

他說馬上就來，就把紙張放在書夾裏，就向他姑母的內室中走去。他在窗外一望，瞧見瑪麗愛德底一對黃色馬站在屋前，他胸中似乎舒發一些，就笑了一笑。

瑪麗愛德戴着一頂帽子，不是黑色的卻是一頂輕而雜色的。她手裏拿着一隻茶杯，坐在伯爵夫人底安樂椅旁邊，在潔潔地和她閒談着，她那美麗而笑着的眼睛在閃耀着。南黑留脫夫剛進去，瑪麗正在那裏很奇怪地說着，這是很無恥的模樣。他是在那嬉笑上瞧出來的——使那仁慈的有額克達玲、依凡諾法、伯爵夫人笑得不佳地，把身子搖擺着，那時瑪麗愛德的含笑的嘴微微擡在一旁，把頭轉歪一點，在臉上又有一種特殊的惡作劇的神氣，祇見她坐在那裏無語地注視她底同伴。

南黑留脫夫竊聽了幾句話，就猜出她們正在說着彼得堡的俚俗的新聞，瑪麗愛德的樣子很怪，使伯爵夫人不能自主地好些時候。

她邊說邊嘆着，「你要害煞我了。」

南黑留脫夫說了「你好」之後，便坐了下來，他心中在罵着瑪麗愛德底輕佻，這時她一瞧見他兩眼帶着戲謔而不滿的神情，就想使他高興，她就改變了臉色，把心理也換了，突然她矜持着，自己底生活方式而感不到不滿起來，似乎在憤憤着什麼，她並非作假，雖然她不能說出南黑留脫夫當時的心思，而在她底內心裏卻很實在地重現了他那同樣的意境。

她問他事情辦得怎樣了，他就把在大理院中的失敗和賽立寧會見告訴了她。

兩個婦人用着彼得堡社會上普通形容着賽立寧的話說：

「呵，這末一個純潔的靈魂，他真是無畏不可辱的勇士，一個純潔的靈魂呀！」

南黑留脫夫問：「他底妻子怎樣？」

「他底妻子嗎？好的，我卻不願意去批評她；但她不能了解他。」

瑪麗愛德帶著真同情的說：「他也會拒絕那個上訴嗎？」她嘆了一口氣接着：「這真可怕啊，我給她就憂着。」他皺着眉，想轉換話題，就講起莎史脫妮來，她以前給關在拘留所裏，現在瑪麗愛德給出着力已經釋放出來了。他謝着，她底費心說着他想這是多末可怕，那個婦人和她全家的受苦僅是因爲無人給他們提示官廳；但瑪麗愛德立刻攔住他，她在表示自己底憤慨。

她說：「不必對我說這事罷，我底丈夫告訴我說她能開釋的時候，卻就把我打擊了一下，『要是她是無罪的，那末到底爲了什麼她會進去呢？』」她表明南黑留脫夫妻說的話又繼續着：「這是倒行逆施，倒行逆施呀！」

克達玲伊凡諾法娜伯爵夫人理會她是在和她姪子賣弄風情，這也使她很有趣，他們靜默的時候，她就說：「我要告訴你什麼，想一想你明天晚上到愛爾家中去，凱斯威脫將在那邊呢。」她轉對着瑪麗愛德說：「你也去罷。」

她對她姪子繼續說着：「他知道你了，他告訴我說你底話（我把全部告訴給他聽了），是一個很好的預兆，而且說你一定要依基督了，你自然應該去，瑪麗愛德告訴他，而且你自己也去。」

瑪麗愛德說：「伯爵夫人，首先，我終沒有去忠告侯爵的權利的。」她向南黑留脫夫使了個眼色，這似乎他們倆個完金理會着伯爵夫人了：「第二，我可不十分注意，你曉得……」

「是的，我曉得的，你常常纏錯了道兒，和任性做事的。」

瑪麗愛德笑着說：「我自己底意思嗎，我相信和極平常的農婦一樣；第三，明天晚上我正要法國戲院去。」

克達玲·伊凡諾法娜伯爵夫人向着南黑留脫夫說：「呀，你會聽見那個……她叫什麼？」瑪麗愛德就把一個高明的法國女僕說出。

「你絕對的非去不可；她確是神奇的呀。」

南黑留脫夫笑着說：「我底姑母，首先我去聽那個女僕呢，或者是傳教士？」

「請你不要抓住我底話來說。」

南黑留脫夫說：「我想先要傳教士然後女僕，否則要去求訓的心思會給消滅了。」

「不寧可先去亞法國戲院，然後再來悔罪窟。」

「目前，你可別要和我開玩笑呢。傳教士是傳教士，戲院是戲院。一個人何必拉長了臉，爲了得救便要哭泣。信仰應該是有的，那時候才會愉快了。」

「我底姑母，你講着道，可比什麼傳教士都好呢。」

瑪麗愛德說：「你要記着，明天到我底包廂中去。」

「我或許不能……」

侍者卻進來報着有客人來到，話就給打斷了。來客是一個講仁義的社團中的書記，伯爵夫人就是這會中的主席。

伯爵夫人說：「凱他是最蠢的人。我要到外面去接見他，之後再回到你們這裏來罷。瑪麗愛德，給我一些茶喝。」說着便搖擺她那平常的快步，要離開這房間了。

瑪麗愛德脫下她那隻結實而肥大的手套，無名指上戴上幾顆戒指。

她一面說：「要多少？」一面就提起銀茶壺來，翹起她底那隻小指，做出一種怪樣來。壺底下可還有一盞酒精燈燃燒着，她底臉上顯出一種又憂愁又嚴肅的神情。

「我一想到那給我尊重的人把我自己和我所處的地位相混雜的時候，我就很難過。」

她說着幾乎要哭了。要是有人分析她底話，雖然沒有意義，或者最多祇不過是一種極浮淺的意義，但南黑留脫夫聽着卻覺得有很深奧的意義和善意。這個年青，美麗，豔裝的婦人卻又把秋波隨着言語傳神起來，使南黑留脫夫惶惑着。

他呆呆地注視她，他眼睛兀自不能離開她底臉上。

「你以爲我不能了解你和你底事情嗎？嚇！人人都曉得你正在做的事情呢。這是個公開的祕密。你底工作使我很快活，我贊成這個。」

「真沒有事情可使人歡喜；我所做的事情還很少呢。」

她一見到他臉上有着不愉快的神色，便說：「沒關係，我了解你底情感還了解她，不錯，不錯，我不再多說了。」瑪麗愛德祇是在引誘他，而且用了她婦人的本能去猜他底所好和看重的事情，她這樣說着：「但是我也了解看見牢獄裏所有那種痛苦和恐怖之後的事情，你要扶助這些受苦的人，給別些無情而殘酷者所逼迫使之受苦的人，我了解這捨心的心願，在這原因裏我會捨去我的，但是我們卻各有自己底運命。」

「那末你可不滿意你底運命了？」

她問着：「我？」似乎驚訝於這個問題放到她身上來，她說：「我不得不滿意，那就滿意了，不過有一個蟲兒，這蟲兒會醒着……」

南黑留脫夫給束縛住了，祇聽他說：「就不能讓他再沈睡下去了，這是一種應該遵守的聲音。」

以後南黑留脫夫便幾次慚怍地記起他和她談的話來，他記起了她底話和她底險她底話並不完全是說謊，俟他自己底一樣他對她說着監獄底恐怖和他在鄉下所受到的恐怖的時候，她就注視着他，彷彿很同情。

伯爵夫人回來的時候，他們正在談着話，不祇像老友一般而且和至好一樣，在無關係的人羣中這種至好的朋友就彼此了解了。

他們談的是強權之無公理，不幸者底痛苦，人底貧苦；可是實際講起來，在他們底談話中祇見他們倆個眉目傳情，彷彿在說着：「你能愛我不？」便回答着：「我能！」這樣兩性間的情感便有着愉快的形式，他們是融合在一起了。

她臨走時對他說祇要她做得到，不論什麼她是永遠情願爲他盡力的，而且請他一天到戲院中去見她，因爲她有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要告訴他。

她另外卻很謹慎地在她底帶着珍物的手上扯那手套，一面卻嘆着氣：「是的，我要在什麼時候再會見你呢？你要來的呀！」

南黑留脫夫答應了。

晚上南黑留脫夫獨個兒在屋子中，把燈熄了就睡了下來，那時候他不能多睡，馬史練娃呀大理院判決講呀（他會決

定不論怎樣總得跟着她。他拋棄了他底田地呀，都裝進他底心頭——突然瑪麗愛德底美容顯出了，在他不停的思潮中，那時他祇覺得她那嘆息和瞥視，她似乎在說，「我們在什麼時候再見呢？」這樣她底笑容是更活潑了，竟使他也笑了，彷彿真個見了她一樣。他自言自語着，「我到西伯利亞去幹正事嗎？我拋棄了財產爲的幹正經事嗎？」

他在垂着的窗外隱見彼得，這樣光明的野景，不由地發出這些問題，但這答案是很不確定的。他腦子裏祇是亂得很。他引起了原先的心緒，又重覆了自己先前的思潮，但這些思想可沒有先前那樣信力了。

他又自語着，「我忽然想起所有這些事情，卻沒有能力去這樣生活着；我很悔我做着好事情。」他既是無力來回答這個問題，心裏真有着空前的憂愁和懺悔。他編着做了一個恐怖的夢，這夢在某一次他賭牌人輸以後也曾做過一次。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南黑留脫夫醒了過來，感到昨天似乎做什麼罪惡的事一般。他獨自思索着，他並不能夠回憶着已往所做的錯事來，他沒有犯罪的行爲，但他有了惡的思想，他以為打定好要麥克裘和拋棄田地的計劃都是空虛的夢想；他是一定不能忍受的，這是不自然的虛偽卻又使他還是依照從前一般的繼續生活着。

他可沒有犯着惡的行爲，可是比惡的行爲更要不得的是他有着惡的思想，而惡的思想卻正是惡的行爲所產生出來的。

一種惡的行爲可以不重做而且可能改過，但是存在着惡的思想卻產生出所有的惡的行爲來。一種惡的行爲祇是另外惡的行爲的平坦的路而已；惡的思想卻復自然地把人牽到這條道路上去。

南黑留脫夫心中反覆地回憶着昨天思想的時候，便很驚訝他如何會有這般思念，他所決定要做的事雖然是奇特而艱苦，但是他知道這是他生命的唯一可能走的路；要走回他以前的境界雖然很容易，但他理會這祇是死亡。昨天的誘惑彷彿像一個從夢中醒來而沒有睡意的情感一樣，一面要想在牀上安適地多睡一下，一面倒也知曉已到了起身的時候，愉快而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他去做。

他在彼得堡的末一天早晨就到華西蘭，南斯基，華斯脫，洛夫去見莎史脫娃。

莎史脫娃住在二樓上，南黑留脫夫給指點着進到後樓那邊，便獨自走進那熱熱的廚房，食物的氣息很是濃厚，祇見一個年長的婦人在擦起了兩袖束着一幅圍裙，戴上一副眼鏡在爐邊立着正在蒸蒸然的鍋子中烹煮什麼。

她目光透過眼鏡厲聲地問着：「你尋那個？」

但不等到南黑留脫夫說出姓名的時候，祇見她底臉上已顯出驚喜不定的神情。

她慌忙把圍裙擦着手喊着：「呀！侯爵！但是你爲什麼從後面來呢？我們底恩人呀！我是她底母親！他們幾乎殺死我那女孩子，你救了我們了！」她這樣就拉着了南黑留脫夫底手竭力地吻着。

莎史說娃的母親說：「昨天我來拜訪你的，我底姊姊教我去的，她在這裏呢，請走這條路，這條路。」也就一面領着的說，穿過一扇小門和一處黑暗的過路，一面便整理一下頭髮，又扯下那摺着的袖子，她在一扇開着的門前立停了，輕說着：「我那姊姊叫柯尼綠娃，你一定聽見過，她這混着政治的事情，確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

她推開了門，便把南黑留脫夫引進一間小屋中去，屋中沙發前面有一隻桌子，那沙發上坐着一個矮胖的姑娘，她底面貌復像母親蓬鬆的頭髮，在她那蒼白的圓臉上面。

她對面卻有一個黑鬚子穿着俄國繡花衫的青年，坐在圍椅上，他朝前靠着幾乎把身子折成了一半，只見他門有人正談得快活，南黑留脫夫踏了進來，他們才回過身來。

那母親說：「里底亞，這位就是南黑留脫夫侯爵……」

那臉色蒼白的女郎跳了起來，用力掠過了耳朵後面的頭髮，她那灰色的大眼睛裏滿含着驚駭，兀自盯着新進來的人。南黑留脫夫笑着問道：「維納·德黑滑要我代爲說情的那位危險人物就是你嗎？」里底亞嫣然笑着，她那坦然和善的笑容中露着一列美麗潔白的牙齒，祇聽見她說：「是的，就是我，姑母要急於見你呢。」她對着那門溫和地嘆了一聲：「姑母！」

南黑留脫夫說：「你的被捕真使維納·德黑滑極爲憂念。」

那青年在這時，剛從那破舊的安樂椅上站了起來，里底亞就指着那椅子說：「請在這裏坐罷！」

她見南黑留脫夫注視那個青年，便說：「我底表兄，柴赫洛夫。」

青年含笑表示敬意，正和里底亞那末和善，南黑留脫夫坐了，他就給自己搬過一張椅子來，坐在旁邊，一個黃髮的學生，大約十六歲左右，也走了進來，悄悄地在門限那邊坐下。

莎史說娃說：「維納·德黑滑是我姑母的一位好友，但我卻不大認識她。」

接着就有一個婦人由第二間屋子中走了進來，她容貌很是和霽，穿着一件白色的大衫子，繫着一條皮帶。她在里底亞旁邊坐著，就開口說：「你好呀，到這裏來真感激呢。」

「好維納怎樣呢？你見了她嗎？她怎能忍受呢？」

南黑留說：「她並不抱冤呢，她說她底感情是『四年的』。」

那姑母晃著頭說：「呀，這就是維納了，我認識她，一個人應當認識她，她有一個良好的性格，事事爲人，沒給自己打算。」

「她是不爲着自己的，祇給你那姪女打算罷了，最使她煩惱的事情，據她說是你底姪女的被拘。」

那姑母說：「不錯，這是真的，這確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她受苦的原因實在是因爲我。」

「姑母，不對的。」

那姑母說：「我仔細地講罷。」她望著南黑留說：「你看，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因爲某人要我把他底紙張保存一下，我因爲那時沒有家，就把紙張拿到她那裏去了，那知當天晚上，巡捕來搜查她底屋子，她就和那些紙張都給帶去了，就把她直關到現在，逼她說出那些紙張是誰給她的。」

里底亞急忙說：「可是我永遠沒有告訴他們，」就用力把頭髮掠着，其實頭髮還是好端端的。

姑母回答說：「我也沒有說你告訴他們呀。」

里底亞說：「假使他們拘了米定，那末這個一定不能經過我了。」說着，面上便露着紅暈，而且很不安地周視起來。

她底母親說：「里底亞，我愛，不要說這個。」

里底亞說：「爲什麼不說我喜歡說這個。」她再也不笑了，也不掠着頭髮；但是她兀自在那裏把頭髮繞在她底手指上。

更漲紅着臉。

「不要忘記昨天你說到這個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完全不會……不要管我媽媽……我不說，我祇靜默着，他審問我米定和姑母的時候，我一字都不提，而且告訴他說

我不願意回答。」

「後來這……彼得洛夫……」

那姑母向南黑留說夫解釋他姪女的話，插入說：「彼得洛夫是一個偵探，憲兵，又是一個光棍。」

里底亞憤怒地迅速地說：「後來他卻勸慰起來了，他說：『任何事情你告訴了我，我也決不會害人的，反轉來講，我陷害無辜的人，是沒有用的，要是你對我說了，那末我就會釋放被陷的好人了。』嚇，我卻依然沒有說，後來他又說：『好極，不說罷，但也不要否認我所說的。』他就道出了米定底名字。」

那姑母說：「別要說這個罷。」

她兀自扎着頭髮向四周看着，望下說：「哦，姑母不要又斷……後來他就估出了，第二天我聽說米定也被捕了，那是他用嚴謹的法子讓我知道的，呀，我以為我賣了他了，這事使我萬分難受，使我難受得幾乎要發了瘋。」

「其實完全不是因為你，他才給拘起來的嗎？」

「是的，但是我並沒曉得，我想：『現在我賣了他了。』我在牆邊不停地走着，卻也不忍想了，我縮着，把我自己蓋好，便糊塗塗地聽見一些小語聲，但聽見「賣了呀，賣了米定，出賣了米定，出賣了米定。」我理會這是心理作用，但是卻不由你不聽見，我想睡去，卻又睡不着，我寧不想也不能自主，這真可憐。」里底亞愈說愈激昂起來，把頭髮繞在手上，繞完了就放鬆，目光不停地向左右射着。

母親推着她底肩膀說：「里底亞，我愛，安靜些罷。」

但莎史脫娃終不能停止。

她又說着：「這真太可怕了……」話不會說完，她卻跳了起來，哇的哭了一聲，就奔出屋外去。她底母親回轉身來，跟着她就走。

坐在門跟上的學生說：「他們應該校死，這些流氓！」

母親說：「請！」

那學生答着：「我祇說……啊，沒有了。」桌上放着的烟捲，他拿了一枝就吸了起來。

姑母晃着腦袋說：「不錯，青年對於幽禁是最可怕的。」說着也燃了一支烟。

南黑留脫夫應着：「我說對於隨便那個都可怕的。」

姑母回着說：「不，對於大家並不如此。我聽說對於真正的革命家，這卻是休息和安靜呢。一個人給警察監視着，爲人家自己生活在缺乏物質和常事憂勞的環境裏，末了他被捕了，什麼都完了，所有的責任也卸去了，那時候他就能坐坐，休養一下，可是青年與無辜的——他們底被捕在里底亞一樣無辜——給這種碰了一次，才感到可怕呢。自由剝奪呀，食物不良呀，空氣污穢呀……這倒都不在乎的，一個人初次被捕的時候，要是不是爲了道德的碰擊，那末三倍的苦難也能容易忍受的。」

「那末你可經歷過嗎？」

她帶着一種憂慮而溫和的笑容說：「我嗎？我進過二次獄。我第一回的時候，一點事情也不會做，那時我是二十二歲，有一個小孩，卻又盼望別人，我感到自己已變成一件東西的時候，我所感想的比較那喪失自由，和離開丈夫的事情來，雖然這些事情也很令人難受，可是一比較起來，就覺沒事了。我要對我那小女兒話別人家，我就教我走，又教我走進一輛車上，我問他們要捕我到那裏去，他們祇說我到了就會知道的。我問我給告發了什麼？他們卻不響。我被審之後，他們就脫去我底衣服，給我穿着編號的囚衣，便引我走到一個環洞裏，祇見呀的一聲打開了一扇門，把我一推，便推了進去，隨着鎖好了門，只剩我一個人在那裏，外面有巡邏的兵，翻着實彈的槍不停地在門前踱着，而且不時在裂縫中向內張望，那時候我就很憂鬱。那時最使我吃驚的就是審問我的那個憲兵官給我一支煙的事情，他們既然知道人家喜歡吸煙，那末也理應知道母親們愛着他們底孩子，孩子們愛他們底母親了，他們又怎能毫無仁心地把我從所有的親愛者中拆了開來，當作野獸一般的關在獄中呢？那種事情，沒有惡意思，是不會有的，無論那個信仰上帝和人類，而且相信人們互愛的人，祇要經過所有那些事情以後，都將停止信仰這個，自從那次以後，我就停止相信人道，而且變得殘酷起來。」她笑着不講了。

里底亞的母親從她女兒出去的門中走了進來，報告說她痛哭得極爲厲害，不能再走出來。

那姑母說：「這種青年的生活爲了什麼而給毀壞了呢？我想起來最苦痛的事情就是我是這事情的不由自主的原因。」

的一件事。」

母親說，「她在鄉下就龍復原，要上帝保佑，我們就得把她送到她爸爸那裏去。」

那姑母說，「不錯要是不是你，她底性命就要不保了。謝謝你！可是我想請你帶個信兒給維納·德黑滑，這就是我想見你的原因。」她就在她衣袋中掏出信，又說，「信沒封着，你把這信讀一讀就撕掉，或者帶給她去，那都由你好了。這信裏也沒有什麼事情。」

南黑留說，「夫取了那信，答應交與維納·德黑滑去，他就告辭走了出來，他也沒有讀，就封好了信，預備給她遞送。」

第二十六章

最後一件事使南黑留脫夫留在彼得堡的就是——一件教徒門的案子。他想像他底舊同僚鮑格諦列夫侍衛底手把他們底呈子呈與皇帝早晨他就到了鮑格諦列夫底家中，聽見他雖然要預備出去，卻還在吃着早餐。鮑格諦列夫身材不很高大，骨架卻那末結實強壯，是一個和善誠實正直和洪量的人。他雖是這樣，在官場中倒很合得來，而且很得到皇帝和皇室的寵眷。他在最上層的社會裏生活着，也不曉得他用了什麼妙法，竟能祇看出其中好的事情來，醜惡和腐敗他卻一概謝絕。他不去懲責任何人和妨礙什麼法度。有時祇是靜默有時卻高聲地說着，他不得不說的事情，幾乎是在吃着笑着的時候有時也是那樣做。他並非爲了交際才這樣做，這是由於性格關係。

「呀你來了，對呀！你要用一點早餐嗎？坐下來，牛奶味道不錯呢！我開頭就得吃些硬東西……末了也是這樣。」他指着一玻璃杯紅酒叫起來了。「哈哈！哈哈！一杯罷。我正想着你呢。我就要去遞呈那狀子。我要放在他自己手中。可是據我看起來，你頂好先去見見杜包樂佛。」

南黑留脫夫聽他說到杜包樂佛，便扮了個歪臉。

「這個全都靠在他身上呢。他總是好商處的，或許正能合着你底願望哩。」

「要是你勸告這事情，我就走一次好了。」

鮑格諦列夫叱着：「這就好了，嚇，彼得堡怎會和你合得來告訴我嚇？」

南黑留脫夫回答說：「我可感到厭倦了。」

鮑格諦列夫哄的一聲笑了起來，說：「厭倦了？你隨便什麼都不要吃嗎？好的，悉聽尊便罷。」他用手巾擦着他底鬍子。「那末你要走嗎？既要是他，不願做這事，那末，把呈子給我，明天我去呈遞好了。」他一邊呼喝着這些話，一邊站了起來掛上他

底佩刀。

「再會罷，我定得走了。」

南黑留脫夫說：「我們一同走罷。」他就在階前握着鮑格諦列夫底手，分別了。

南黑留脫夫雖然不希望這回有什麼好結果，可是仍然依着鮑格諦列夫底勸告去見杜包樂佛，教徒們底命運就依賴在這個人底身上。

杜包樂佛所居的地位實在含有着一種不合理的樣子，這種地位也只有驕驕的和冥頑不靈的人才能固定着。杜包樂佛卻兼有這兩種性質，他所有的不合理的地位且待下文慢慢道來。原來他底責任是藉着外界溫和的法度維持和保障教會是上帝自造的說法，他常常宣說教會決不能被地獄的門，或任何人類的力量所能搖撼的。這種玄妙的無定的上帝所造的機關卻不得不用一個人類的機關——就是聖會大會——來扶助保障。這個機關就是給杜包樂佛和他底官員們所管理的杜包樂佛既然沒有看出這種不合理，卻也不願意給看了出來。這樣，他就非常關心的從事，不讓某種天主的神父和牧師，或某種教徒來毀壞那種教會，地獄的門和這種教會對立着，是決不能融通的。基本的宗教情感承認人類的平等和友愛，杜包樂佛卻像所有那些十分缺乏這種情感的人們一樣，老是相信普通的人民是和自己完全不相同的生物，以為人家所需要的，他即使沒有，卻也能好好地生活着。這個是因為他底心中沒有信仰，而且覺得這樣一種意境是極為便利和愉快的原因了。可是他還怕人家也要來到這樣的一種意境裏，於是他就把這個當作爲他所謂救他們的神聖的責任。

有一本講烹調的書籍上說螃蟹喜歡生烹活煮，他卻也有同樣的思想和論調，彷彿人們也喜歡被束縛在迷信中似的。然而他是出於本意的，那本講烹調的書卻又不同了。

他底主持宗教正和一個飼雞者對於他餵雞用臭肉一樣，臭肉很可厭惡，但是雞卻喜歡啄食，所以用臭肉來餵是對的。自然所有這種伊伯羅亞·克仁和史樂蘭斯奇「諸位聖母」底神像的崇拜祇是奉承偶像的事情，但是人們卻喜歡信仰這類事情，所以迷信一定要維持的。杜包樂佛底思想是這樣的，他也不想人們只爲世界上有了像他自己一般的殘忍的人們，才喜歡迷信罷了，他們這些人果然光明了，那知竟然不用他底明亮去幫助他人，掙扎那黑暗的曠昧，卻祇把他們一

陷，便陷得更深了。

南黑留說夫到了應接室的時候，杜包樂佛正在一間內屋裏和一個尼姑談話，那尼姑是一個活潑的貴族的婦人，她正在西俄羅斯的居民中傳佈希臘正教的信條，那些居民是承認羅馬教王的，可是正教的信條卻正強迫地使在他們底身上。

應接室裏的一個官員詢問南黑留說夫有什麼事情，當他聽見南黑留說夫要選一個呈文給皇帝的時候，就問他可否把那呈文先誦讀一過，南黑留說夫把那呈文呈給了那官員，他就拿到內室中去了，那尼姑戴着大帽，臉上纏着面紗，從內室裏走了出來，她底長裙拖曳在後面，白手中拿了一串黃玉的珠串，南黑留說夫等了一回還未被請進去，杜包樂佛在那裏讀着呈文，攪着頭，他見到呈文裏又明晰又着重的語氣，不由地很難過地驚訝着。

他一邊讀一邊想：「要是這個東西到了皇帝手中，那是會發生誤會和不好的問題來的。」他把呈子放在桌上，便撇着鈴吩咐僕人請南黑留說夫進來。

他記起這些教徒的案子來了，原來以前他也曾有他們呈上的呈子，這個案子原來是這樣的：這些教徒們說謊了那希臘正教會，他們經過第一次勸告以後，就受着法律的審問，但是公判了無罪，後來牧師和衍吏推說他們底結婚是不合法的，設計要充發他們，而且要娶丈夫，妻子，兒女都分離開來，那些父親們和妻子們就請願不能，杜包樂佛回憶這案子來，知道照到這裏的時候，他在當時會游移着是否不阻遏這件事情，然而後來他一想，假使斷定那判決案把教徒們底家屬分別充發出去，結果卻沒有什麼害處，反之，如果允許農夫的教依舊存在那裏，這就是在地方其餘的居民身上留下了一種惡勢力，使他們也會脫離正教了，後來再一看，這件事情卻也顯見那牧師底熱忱，所以就決定依舊讓案子循着原來的路線進行下去。

但是現在他們既有一個在彼得堡有些勢力的像南黑留說夫這樣的人來做他們底辯護士，就能親自見皇帝指摘這個案子是一種殘酷的事實，或許還要傳到外國的報紙上去，因此他立即下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決心。

他帶着一種極為忙碌的神氣站着起來接待南黑留說夫說：「你好呀！」就去做他底事情，他一面拿起那呈文指給南黑留說夫瞧着，一面又說：「我曉得這件案子的，我一看見這些人名，就想起了這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感激你提醒我這件事情，這件案子真由於該省主事人處過度熱心。」

南黑留脫夫無語地站着，注視着在他面前的那付沈着的灰白色的假面具，心中一些也沒有仁慈的感想。

「等我下命令撤銷這些法度，而且恢復那些人底家庭就好了。」

「那末用不着這個呈子了？」

杜包樂佛回答：「我最確切地答應你了。」他底「我」字說得很重，顯然自信。「他底」誠實，與「他底」說話是最好的保證。「要是我立刻就寫，這就最好了，請坐坐罷。」

他走到桌前，寫了起來。南黑留脫夫卻沒有坐下，獨自在那裏注視着那窄而柔的頭顱和那番筆疾奔的濕滿青筋的肥手，很驚異這樣無情的人倒會做起他所應做的事情來，為什麼他竟然很細心地做這事情呢？

杜包樂佛封好了信封便說：「好，你可以教你那托你告狀的人們知道了。」說着伸出兩臂，效擊了一下。

南黑留脫夫接取那信封的時候說：「那末他們為什麼要受罪呢？」

杜包樂佛拾頭笑了笑，似乎南黑留脫夫底問題使他非常快樂。「我卻不能對你說了，我能够說的是人家底利益，受了我們底保護，是非常重要的，致使在宗教事件上不免有着過度的熱心，但這個卻也不十分危險或有害，彷彿現在正通行的冷淡……」

「但是分離人家家族一件事……假借宗教操縱正義的最急迫的需要，這是怎樣的一會事呢？」

杜包樂佛獨自個兒很體面地笑着，顯然以為南黑留脫夫所說的話是很動聽的。南黑留脫夫所能說的任何事情，他都以為極動聽而極固執的，他自以為他那達到的政治地位是很高超的。

他說：「從我個人看來或許是如此的，可是從治理的眼光看來，就很不不同了。」杜包樂佛一面低着頭，伸出他的手來，一面說：「可是，現在我要和你再見了。」

南黑留脫夫無語地握了一握手，急急走了出來，卻又懊悔握了那隻手。

南黑留脫夫一面走着，一面想：「人民的利益你說，你底利益罷。」他腦海裏思潮起伏着，獨自觀着那些主持宗教和教導人民的機關加在人民身上的許多事情，他先想起了那婦人因私賣飲酒而被懲罰孩子因為偷盜，遊蕩者因為放浪放火

的人因爲燬了房屋，公司股董因爲撞騙，里底亞，莎史脫娃，祇因爲他們能探得他們所偵察的消息，就給拘禁起來。後來又想
到教徒們因爲破壞宗教而受懲罰，戈凱維支因爲沒有合法的政府，南黑留脫夫，很清楚地聽見這些人們下獄，拘禁，充發，而
真正的原因，其實並不因爲他們確實十犯了司法，或者有違理的行爲，不過僅因爲他們是一種障礙，這種障礙是阻遏了官
員與富人們安然享用從人們手中掄來的財產，沒有護照而賣酒的婦人，在城中閃蕩的竊兒，藏濟文件的里底亞，莎史脫娃，
打破迷信的教徒們和渴望着憲法的戈凱維支，都是些真正的障礙物。所有那班官員們，上自他姑母的丈夫，議員們，和杜包
樂佛，下至這些清潔整齊，重要，端坐在辦公席上的老爺們，都不以無辜的人民在這種情形下受罪以爲希罕，卻祇關心怎樣
能够免去那真正的危險，這是南黑留脫夫，看得極爲清楚的。

所以，十個有罪的可以倖逃，一個無辜的不可誤定的法則，不但沒有顧到，而且反轉過來，卻爲了除去一個真正危險
的人起見，竟然連累着十個不危險的人，這正和割去贅疣一樣，時常也把好肉割掉下來。

這個說明在南黑留脫夫看來很是簡單而且非常清明，可是這種簡單和清明卻使他疑惑躊躇，不敢承受這個說明了。
這樣的一個複雜的現象能够有這般單純和可怕的說明嗎？所有一些公正法律，宗教和上帝等等的字眼，難道祇是掩飾那
最粗暴的貪婪和殘忍的字眼而已的嗎？

第二十七章

南黑留說夫在那天晚上本要離去彼得堡，但他會約瑪麗愛德在戲院中會面；雖然他理會不必守這個約，可是他卻自願着不應食言。

他不大誠懇地自問：「我有能力抗拒這些引誘嗎？我不妨做這末一次的試驗。」

他穿了晚禮服到戲院裏，那時舞臺上正演着名劇「茶花女」的第二幕，一個外國女伶正在很怪樣地二次表演一個肺癆病婦人死去的形狀。

戲場裏已經客滿，南黑留說夫問着瑪麗愛德底包廂，立刻就有人很恭敬地指示他，一個穿制服的侍者站在走廊外邊，他對南黑留說夫彷彿熟識似的，鞠了一個躬，就把包廂門拉開了。

對面的那些包廂裏坐着或站着的人們，近旁的人們和在下面正廳裏的人們，每人都凝望着那瘦女伶，她穿着花邊的絲衣，兀自在他們面前伸縮蜷曲，用着不自然的聲音說着話。

門開着不知那個喊了一聲「靜默！」那時候有兩股氣息——一股是熱氣，一股是冷氣，掠過了南黑留說夫的臉。

廂裏共有四個人，兩男兩女，一個女人就是瑪麗愛德，另外一個穿着紅色的圓圓衣裳，戴着累贅的首飾，南黑留說夫不認識她，兩個男子呢，瑪麗愛德的丈夫是個外表醜陋身材高大，穿着制服，鼻子成爲羅馬式的將軍，豈有一個是極爲漂亮的，一嘴鬍鬚非常威風，下領那裏的一小塊卻剃得很光。

瑪麗愛德身材瘦小，舉止溫雅，她那無領的衣服露出了她豐滿美好的肩膀，肩頸交接的地方有一顆小黑痣，這時她立刻回過身來，笑容滿面地表示歡迎和感謝，祇見她揮着扇子，叫南黑留說夫坐在她身後的椅子上，他感到這意思很深。

那丈夫注視着他，和他注視各種事物一樣的冷靜，而且鞠了一躬，瑪麗愛德站起身來，挽着她底額鬚的絲衣，預備走到

小廂後面，給她底丈夫介紹南黑留脫夫。南黑留脫夫和他底妻子相互交換的神情，那個美人佔有者的主人，要立刻看見了。舞臺上獨唱已經完畢了，場上的掌聲就響應起來。瑪麗愛德瓦自挽着她底繚繞的絲衣走到包廂的後部，把南黑留脫夫介紹給她底丈夫。

那個將軍底眼中的笑容沒有停止過，他似乎很快活，後來卻坐在那裏靜靜地不發言語，使人很是納罕。南黑留脫夫向瑪麗愛德說：「今天要是沒有這約會，就應該離去了。」

瑪麗愛德回答她那含蓄的話：「你要不嫌卑微，來見我，你就可以聽見一個神奇的女伶。」她說到這裏，便回身對她底丈夫說：「在末幕裏她不是很華美嗎？」

那丈夫點了點頭。

南黑留脫夫說：「這種事情不能感動我，今天我已經看了許多真實的痛苦，就是……」

「對呀，坐下來對我說。」

那丈夫也傾聽着，他底笑眼愈成爲譏諷的樣子。

「我聽見了那個婦人，他們釋放了她，她在獄中拘禁得很久，把她弄得真太狼狽了。」

瑪麗愛德對她丈夫說：「那就是這個婦人，我對你說過的。」

那丈夫含笑地點了頭，就很冷靜地說：「唔，不錯，她能釋放卻使我很歡喜。」他笑的時候，由南黑留脫夫看來，他底樣子彷彿還帶着極明顯的譏嘲，他接着又說：「我要出去吸煙了。」

南黑留脫夫坐在那裏等着，要聽着瑪麗愛德不得不告訴他的什麼事情，那知她卻一字也不提，就連什麼事情也不用說。她祇是這末說說笑笑，在那裏講戲，她以爲這些戲最能感動南黑留脫夫。

南黑留脫夫知道她沒有什麼事情可說，祇想在他面前顯出她自己底漂亮的晚妝罷了；他覺得她是醜陋的，但也可憎。迷惑的障面網曾把南黑留脫夫底眼睛遮住了，這網並沒有移去，但他彷彿能够聽見放在底下的東西似的，他邊聽着瑪麗愛德邊在讚美她；可是他知道她是一個說謊者，他底丈夫正用了許多人的血淚和生命來造成他底地位，她和他相處

着，對於這事只是不關心。所以她昨天說的話全是假的，而且她所期望的事情——他和她都不曉得這個所以然——是要使他愛她，這事使他又愉快又厭恨。他幾次戴了帽子想走，結果還是依依不捨，留了下來。

但到後來，她底丈夫進來了，他濃濃的鬚子上帶着一股強烈的煙氣，又驕傲又卑狹地注視着南黑留脫夫，似乎不認識他一般。那時，廟門還開着，南黑留脫夫就離去了廟子，尋着了底底外衣，走出戲院去了。

他走在南夫斯奇街上，要回家去看見一個衣服華美身材高大的婦人卻在他前面滑着柏油路的大路，蹣跚地走着。一聽見她底臉兒和全身的形狀就知道她意思的不正，旁邊經過的人個個都注視着她。南黑留脫夫走得較快，於是他也不由地看看她底臉，那臉兒或許是擦了粉也還漂亮。那女人秋波頻轉，嬌然地一笑也注視着他，真奇怪得很。南黑留脫夫一剎那間又想起了瑪麗愛德，因為正彷彿在戲院中一般，他重覺得又愉快又憎恨起來。

南黑留脫夫既然很迅速地超過了她，自己就煩厭起來，祇見他一個轉灣向馬司克耶走去。滑着走過陸岸，他就在砌路上不停地來回走着，真使一個警察吃了一驚。

他想：「那一個女人當我進戲院的時候，恰也是那樣地對我一笑，這兩笑的作用是相同的。那唯一的分別就是：這一個是很明清楚地說：『你要我就取着我不要，你走你的路兒。』那一個卻假裝她不想這事，但在某種高雅的環境裏生活着——實則還是那種同一的事情。這一個至少也是真實的，可是那一個卻說了謊呢。而且這一個是由於不得已，那一個卻挑撥着迷魂，可可怕的情慾，開放她自己底心。這在街上的婦人，彷彿是腐濁的死水，供給那口渴的人飲用；那個戲院中的卻像一種毒物，會毒害被觸着的物件。」

南黑留脫夫想起了他和縣長底妻子的關係，於是羞慚的記憶就強烈起來了。

他想：「人類殘忍的本性中的獸性是可怕的，但是只要這個存在在赤裸裸的形式中，我們就從我們精神生活的高處觀察這個而且輕視這個。不論一個人是墮落了，或者抗拒了，一個人總不失其為故我的，但是當那種同樣的獸性偽作為詩和美的情感，而且要求自我崇拜的時候——那末我們就給整個地吞沒，而且崇拜起獸性來，就再也不能分清善惡了。這真可怕呢！」

現在南黑留脫夫看透了所有的這類事情，正彷彿他聽見宮殿、巡卒、炮臺、河流、船艦和交易所一樣的清晰。而在這裏北方的夏夜，地上並沒有安息的黑暗，但只看見一種朦朧不明的光從冥冥中射過來，因之在南黑留脫夫的靈魂中也沒有那安息的黑暗和卑鄙。

各種事情都明白了。凡是看作重要的好的事情卻都是無意義而惡毒的，這是很明瞭的了；所有這種光明和繁榮都掩沒了罪惡，這也是很明瞭的。這些罪惡不但沒有被懲罰，而且裝飾了許多人們所能想到的繁華。

他想到所有這個都忘懷了罷，他可也不能再聽見這個了。雖然他不能聽見光明的源泉，雖然這光線由他看來是朦朧不明，但他卻不由地看見了這個所默示的事情，而且覺得快樂而又憂愁。

第二十八章

南黑留脫夫回到莫斯科，就到監獄醫院那裏給馬史綠娃報告惡訊，說大理院已經承認了地方廳的原案，她得預備到西伯利亞去。那律師所草擬的呈給皇帝的呈子也沒希望，現在他姑且帶來要馬史綠娃簽字，真奇怪得很，他在這個時候竟然不顧這事成功了。他想了很久，到西伯利亞去，在充配的囚犯羣中過日子，要是馬史綠娃給釋放了，那末他和她的生活會怎樣造成，他幾乎不能形容出來。他記起美國作家祖爾底思想，當奴隸制還存在美國的時候，這個作家說：「政府把任何不好的人關在監獄中，但一個正義者底真正的地位也是一個監獄。」南黑留脫夫遊遍彼得堡，發見了許多事物之後，也有這般的思想。

他想着：「不錯現在在俄國唯一的適合於一個忠厚人的地方就是牢獄。」當他坐車到監獄那邊去，走進獄牆的時候，而且覺得這個是指他自己。

醫院的司關人認識南黑留脫夫，見他進來就馬上告訴他馬史綠娃已不在那裏了。

「那末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她又到監獄中去了。」

南黑留脫夫問：「爲了什麼把她移解過去呢？」

司關輕輕地笑着：「噢，大人，這人是什麼東西？她勾上那個醫藥助手，所以醫藥長就命令她回去了。」

南黑留脫夫真不理解馬史綠娃。他聽到了駭得幾乎要昏暈過去了。

他感到和一個遭受不測的巨禍的人一樣，他底痛苦是多末深沈啊！

他首先感到的就是羞慚，他以為她底靈魂已經起了變化。這些快活的觀念，在現在看起來，彷彿太可笑了。他以為所有

她底淚水和淚水，和她不願承受他底犧牲而說的話，祇不過是一種放肆的形式，想足夠地來利用他一下罷了。他好像記得在上次與她相見時看見了那剛復的朕兆，他戴著帽子離開醫院的時候不由地記了起來。

「現在我要做些什麼事情呢？我依然要著她嗎？她這些行為沒有妨礙我底自由嗎？」但是當他對自己發出這幾個問題之後，就立刻知道要是自以為自由而捨棄了她，那末這個本是他願意做的事情，與她無關，他祇要責罰自己好了，於是他又催促不安起來。

「不，偶然發生的事情決不能改變我底決心，這我祇能增加我底決心，讓她去做心裏要做的事情好了，要是真個勾上了那個醫藥助手，那麼隨她去勾好了，那是她底事情呢，我應該做我良心上的事，而我良心卻要我犧牲我底自由，我要麼著她追隨她的決心依然保持著不變。」南黑留脫夫離去醫院，發狂對地自己說着，一面卻蹣跚地獨自向監獄大門走去。他在門口要求那值班的衛兵報告獄長，說他想見馬史維娃，衛兵認識南黑留脫夫，彷彿對一個知友一般地把他們獄中重要的新聞告訴他聽。獄長已經換掉了，有一個很嚴肅的官員來攬讀這個任務。

獄吏說：「現在他們是非常嚴緊的了，嚴得可怕，他在這裏，就立刻去通知罷。」

新獄長確在裏面，敬了一回他就到南黑留脫夫這裏，他是個身材高大，模樣有度的人，顴骨很高，行動得緩慢而嚴肅，他並不看著南黑留脫夫，卻說：「指定期內，在探視室裏，才允許見面。」

「但是我有一張呈給皇帝的狀子要她簽字。」

「你可以給我。」

「我定得自己去見那囚婦，以前我常是被許可的。」

獄長向南黑留脫夫看了一眼，說：「不錯，以前是這樣的。」

南黑留脫夫抗辯着：「我有長官的許可證。」他就掏出了他底袖珍小冊。

獄長底眼睛依舊沒看著他說：「讓我。」他就用手把南黑留脫夫底紙張拿了過來，慢慢地讀着，他底手指長而乾白，大拇指上還帶着一隻金戒子，他說着：「請走進辦公室裏來。」

這時辦公室裏沒有一個人。獄長坐在桌邊，就收起放在桌上的公文來，顯然地要監視這個會見。

南黑留脫夫請問他能不能會見德黑滑，獄長直截地回答不可以。

他說：「不能和政治犯會見。」他又專注在他底公文上面。南黑留脫夫衣袋中懷着給德黑滑的信，就似乎感到他和想犯什麼罪，那知白費心機，因之計畫終於發覺了一般。

馬史綠娃進屋的時候，獄長卻昂起頭來既不看她，也不看南黑留脫夫，卻兀自說：「你可以講話，就繼續收拾他底公文。」馬史綠娃又穿着白衣袴當她走近南黑留脫夫，聽見他那冷冷然的神情的時候，就一陣臉紅，祇用手摺疊她底衣邊兩眼也垂了下來。

由南黑留脫夫看來，她底羞憤滿臉確已證實了醫院司關人的話。

南黑留脫夫頂備和從前一樣地對待她，但是自己卻不能去和她握手，現在他看着她非常可恨，他也不看她，祇單純地說：「我帶來了不好的消息，大理院已經拒絕了上訴。」

她喘息一般地用着奇特的聲音說：「我曉得他們要拒絕的。」

南黑留脫夫在以前就要問着她為什麼知道他們要拒絕，現在他僅在注視着她，她底眼睛飽和了淚珠，但是這個並不使他禔了下來，卻更使他有反感。

獄長站着兀自在空中來回地躡着。

南黑留脫夫雖然感到她可恨，但他對於大理院的判決似乎應該表白些惋惜。

他說：「你決不要失望，呈皇帝的呈子這能成功，我希望……」

她兩眼淚汪汪地悽慘地看着他說：「我卻不想那事情。」

「那末另外有什麼事情呢？」

「你到過醫院，或許他們把我底事情告訴你了……」

南黑留脫夫皺着眉冷冷地說：「這說些什麼呢？那是你底事情。」

失望而殘忍的情感已經壓抑下去，當她提起醫院的時候，卻又有着新的氣氛。

他是一個濁世的佳公子，任何名門的女子都以嫁他為榮幸；他自願做這個婦人的丈夫，那知她不能等待，就跟那個醫藥助手搭上了，他臉上顯着怒意，祇在那裏想着。

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大封袋，一面把紙放在桌上，一面就說：「好罷，在這個呈文上簽字罷。」她用手巾角擦了擦眼淚，就問：「寫些什麼，在那裏寫？」

他指定了，她就坐下用左手整理右手的袖口，他站在她後面，無語地看着她底背，背是微微地顫抖着，於是兩種失望和憐憫的情感開始在他心中交戰着，而後面的情感竟戰勝了。

是憐憫先襲入他底心頭呢，還是他自己記起了自己的罪惡？這兩者他已不能顧及了，無論如何他祇覺得自己有罪，又感到她很可憐。

在呈子上簽寫了字，她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椅上擦了一擦，就站了起來看着他。

南黑留說：「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結果怎樣，我底決心總是保持不變的。」他已深怨了她，他又說：「我願意實踐我所說的事情，不論他們送你到那裏去，我非跟隨你不可！」

雖然她臉上光亮起來了，但她卻很匆促地打斷他底話說：「還有什麼用呢？」

「最好你得想一想，你在路上要什麼東西？」

「我不曉得什麼特別的東西謝謝你。」

獄長皺了過來，南黑留說：「我就匆忙地告辭了出去，他心中的平安快活和愛在茁長着，那是在以前不會有過的。馬史綠娃底行為都不能動搖他對她的愛情，這確使他非常快樂，而且把他升到極高的高度上去，讓她去勾搭醫藥助手罷，這是她底事情，他不是為他自己而愛她，卻是為她和上帝罷了。」

馬史綠娃真個為了私通被逐出醫院嗎？南黑留說：「我相信她這個罪惡是真的，這裏且把事實寫在下面罷。」

看護長派馬史綠娃走到走廊盡頭去拿茶來，那裏沒有別人，祇有那個醫藥助手在那裏，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臉多疹粒

的人，他纏繞馬史綠娃已非一日了。馬史綠娃總極力想擺脫他，他這時又鬼祟地胡鬧起來，他便把他這樣一推，那知他底頭卻癱的給撞在一個欄架上，兩個瓶子就撞下來跌破了。

恰巧那時候醫藥長在這裏經過，聽到掉壞玻璃的聲音，又見馬史綠娃臉子很紅，疊地跑出來，便很生氣地喝着她：「呀，我底好女人，要是你在這裏幹沒廉恥的事情，我是要不客氣地趕你出去的……這是什麼意思？」他一面對那醫藥助手接連說着，一面很嚴重地側過眼鏡注視着他。

那助手笑了一笑，便給自己表白一番，那醫藥長也不理着，他卻昂起頭，正視着走進了看護室。當天他就對獄長說，即日要送一個品行端正些的副看護來代替馬史綠娃的地位。

這就是所謂馬史綠娃和那醫藥助手的「私通」，爲一個人而被逐出，所以在她看來，私通是特別的痛苦，她對於男子的關係有着很深的痛恨，自從會見南黑留脫夫以來，更變得可憎了，把她過去和現在情形一對照，每個人連多一粒的助手也在內，都以爲自己有羞辱她的權利，而且她一拒絕就要給詭異起來，這種思想委實傷了她底心，使她自嘆自憐，她眼睛裏不由汨汨流出淚珠來。這次她出來見南黑留脫夫的時候，原想爲自己辯解那件冤枉的事，因爲她曉得他必然聽到這件事情了，那知她開始自白的時候，就覺得他不相信自已，她底辯解祇加深了他底疑惑，這樣淚兒便扼着了，她靜靜地沒有言語。

馬史綠娃依舊想着自己並不原想他，反而在厭憎他，好像她在第二次相見告訴他一級，祇是安慰安慰自己，但是實際說起來，她又愛上他了，因爲愛他，所以她在無意中做了所有他願意自己做的事情，戒酒、禁煙和不賣弄風情，她是知道他的。這些呢，要是每次他把這個提醒了她，那末她就照樣地拒絕他的犧牲嫁給他，這是她喜歡反覆申述自己曾一度說過的驕傲話，又因爲和自己結婚是他底一個不幸，她已經毅然決然下了個決心，說她決不接受他底犧牲，但是他輕視她而誤會了她，依然本性難移，他那裏知道她心理上的變化呢，這真太可痛了。

他或許依然以爲她在醫院中做了錯事，她想若這，便使她非常難受，勝過於得到她那罪案被判決的消息。

第二十九章

馬史綠娃就要和第一批犯人一起解送了，因此南黑留脫夫便準備他底起程。但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竟使他覺得時間雖然很多，卻也不能夠完全做完。原來現在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從前他慣於強迫作事，這事的利益常常集中在一人身上，的就是達米特來·依凡諾維支·南黑留脫夫。但他生活的利益雖然那樣地集中起來，可是這些事情卻是非常的無聊，現在呢，所有的事情都是關於別人的，並不是南黑留脫夫，那知都有趣和可愛起來，簡直沒有限制了。還有許多不了的事情，以前南黑留脫夫常常以為够氣惱的，現在這些事情卻產生了一種快樂的意境。

目前南黑留脫夫所要做的事情可以分作三大部份。他自己素來誇學，把事情那樣地分析，又按着將論到各事的文章分清了，各個放在三個書夾裏。

第一件事情是關於馬史綠娃的，大概是擬好步驟，引起那皇帝的注意，和準備她那尚未確定的，到西伯利亞去的旅程。其次是他底田產等事的按置，在黎那服一處，他已把田地送給農夫們了，那裏是他們付了租價，就把資金供給他們自己的公共費用，但是他還得用一種印契來堅定這個交易，而還須遵照這個立他的遺書，在柯希明希奇事情都和以前所佈置的一樣，他還得收租價，但是期限卻須規定，而且看他用錢的多寡，以計核農夫們用途的多少，因為他不曉得到西伯利亞去的旅程要費用若干，所以他雖把這筆進款打了個對折，卻還沒有預備不要。

他第三部份的事情是幫助許多囚犯，因為他們懇託他多次了。

起先他遇見那些囚犯們，他們懇求他幫助的時候，他立刻就給他們求情，希望減輕他們底不幸；但是後來不久他就又有了許多懇求的信，竟使他幹不勝幹，這自然會引導他從事於另外的工作，最後這種工作引起了他底興趣，更過於先前那三種。

這種新事情包括在下面許多問題的解決中：這種奇特的叫刑律的定例是什麼呢？這所監獄（他約略曉得其中的人犯）和從彼得堡的彼得羅伯夫羅夫斯奇城起到沙黑林島為止，好些另外幽禁的地方，都受了這定例的厚賜。他看來真太奇怪了，其中竟有千百個所謂刑律的犧牲品在那裏被消滅着。這為什麼要存在呢？這從那裏來的呢？

依據他親自和囚犯們的關係，被監禁者的通訊，和詢問律師和監獄牧師的來信，南黑留脫夫下了一個判斷說，所謂有罪的人，能分爲五種：第一種是極無辜的人，給判錯了罪的，此類像馬史綠娃的被定爲有殺人嫌疑等就是。這種人數目不多，照那牧師的統計據說只有百分之七而已，但對於他們卻激起了很大的感觸。

第二種包含因爲在特別的情形下——諸如憤恨或許釀酒——做出那些行爲給定罪的人們；其實一般審判他們的人們在這種情形下，一定也要犯着那同樣的行爲的。據南黑留脫夫的觀察，屬於這類的總在全數一半以上。

第三種包含因爲犯了那些行爲而受懲罰的人，據他們自己看來，這些行爲，自然沒有什麼，而且是對的，但造法律的人們卻以爲是罪惡，此類像沒有護照賣酒的人們，販運私貨的人們，在皇族的大田產和大森林中採木拔草的人們，山賊們，和那些侵犯教會不信宗教的人們都是。

第四種的人那是祇爲了他們在道德的水準上在社會中被普通者爲高，因之被繫於獄，譬如那些教徒們，像齒齒牙和奧克邪人爲了恢復他們底獨立而叛變，還有那些另外的政治犯，社會主義者和罷工的工人們等都是。據南黑留脫夫的觀察，有一大批是屬於這類的，而且其中有幾個是最好的人，僅因爲抗拒官廳就給定了罪。

第五種所包含的人們底被動犯罪，社會影響他們實在超遠着他們影響自己的。這些人們就是被繼續不斷的苦難，引誘所毒害的廢物，像那個偷席的孩子和南黑留脫夫在獄內外所看見的好些人。他們在悲慘的生活情況下彷彿很有系統地引導出那些叫罪惡的行爲來。近來南黑留脫夫遇到的好些竊兒和殺人犯，據統計起來就是屬於這類的。那些心術不良的傢伙也歸入到這一類中去。這些人們在犯罪學上可以名之謂犯罪之典型，他們以爲這個存在就是有刑律和懲罰的必要的根據。據南黑留脫夫看來，這種收壞的不良典型正和這些社會得罪他們的人們一般，可是這裏社會是並非直接得罪於他們，卻是得罪於他們底父母和祖宗。

最後一種有一個叫華霍了的私賊更使南黑留脫夫驚駭。華霍是一個妓女的私生兒，在一所妓館中長大的。他到了三十歲，還沒有遇到過道德在一個警察之上的人，而且很小就入了賊窟。他很談諧，能討人歡喜，他懇求南黑留脫夫給他開說，同時卻戲弄他自己律師監獄和人與神的法律。還有一個漂亮的費奧德洛夫，是一個強盜頭，曾帶着手下，殺了一個老官吏，費奧德洛夫是一個農人，他父親會把他房屋非法奪了，後來去當兵，娶了一個官長的夫人，便得了罪。他有一股癡迷和瘋狂的性子，就是不論在何種場合，總渴望着快活，他也沒碰到干涉自己的人，除掉快樂以外，他從未聽過一個字說到人生的目的。南黑留脫夫明知道這兩個人天資不錯，卻和不栽培的植物一般，由着去荒蕪和耗損。他又碰到一個流浪漢和一個女人，他們使着他們底愚蠢和假作的殘忍來拒絕他，可是在他們之中，他都不能尋着那意大利學派所謂罪人之典型的蹤跡，可是他在他們裏面只看見了他以為可惡的人，正像他在獄外所看見的那些穿着燕尾服，掛着金絲絡，或者裝着花邊的人們一樣。

因此，爲什麼一方面這些種種不同的人們要被繫在獄裏，另一方面和他們一樣的人們卻在外邊逍遙快活甚至審判他們？這個研究就成爲南黑留脫夫底第四椿工作。

他要在書中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就買遍了講這些事情的書本，他買着了郎勃洛查，加羅佛格，汎利，李司慈，立泰爾特等諸集，而且很仔細地閱讀這些書本。

但當他閱讀的時候，卻越發失望起來了。他底失望正和那些放開科學書，不爲定義，作文，討論，教授，而祇爲求一個日常生活問題的答案的人底失望一般。科學回答了幾千個關於刑律的非常奇妙的問題，但他正渴求着的卻又回答不了。

他問着一個極簡單的問題：「因爲什麼，有什麼權利，有些人把別人拘禁，消廢，充配，拷毆，和殺死，一方面他們自己也正和給他們拘禁，消廢，充配，拷毆和殺死的人一樣？」這樣他便考慮人類有否自擇善惡之權。

測量頭顱是否可以推測有犯罪的可能，那一部份的遺傳性在罪惡中惡作劇嗎？不道德是否能夠遺傳的？什麼是瘋狂？什麼是敗壞？什麼是品性氣候，食物，頭腦，恭傲，催眠術或言性慾如何會影響到罪惡上去？社會是什麼？社會的責任是什麼？……等等。

這些推論使南黑留脫夫記起了他以前從一個小孩嘴裏得來的那個答案，這個小孩正放學歸來，他就遇見了他。南黑留脫夫問他可學過拼音。

那小孩回答：「不錯，我會拼音。」

「那很好，你怎樣拼『Teel』一個字，告訴我。」

孩子臉上露着狡猾的神情說：「一隻狗腿呢，還是別一種腿？」

在問題的形式上，這答案是南黑留脫夫要回答他那根本的疑問而在諸科學上尋得的答案。有許多確實是聰明，有學問，和有意義的，但是卻沒有答出要點來。有些人有什麼權利來懲罰其他的人？

不但沒有回答這件事情，而且所有的辯論都是用來解釋和表白刑罰的，而且把刑罰作為必要的東西。

南黑留脫夫讀得雖然很多，卻不過呼吸一次而已，他讀書是失敗了，就希望以後再求這個答案，他不能使自己信任那常在自己面前現着的答案。

第三十章

馬史綠娃一十人犯要在七月五日起程。囚之南黑留脫夫也預備同日上路。前一天，南黑留脫夫、底姊姊和姊夫逃城來看他。

南黑留脫夫、底姊姊、娜脫蘭、伊凡諾夫、洛格金斯開，比她弟弟長十歲。南黑留脫夫長大成人大半，受着極底感化。他做孩子時，她很歡喜他。後來，在她出嫁以前，他們彼此還非常親愛，彷彿是一對兒一般。她是二十五歲了，他卻是十五歲。這時候她愛上了她底朋友，倪可蘭格，就結成白頭之約。他們倆都愛倪可蘭格，而且在他和他們身上，愛着那好的事情，和那聯合所有男人的事情。

但從此以後，他們兩人都敗壞了：他受着軍營中的一種污濁生活的影響；她呢，出嫁以後也變了。她帶着一種色欲的愛情戀着他；他卻不唯不小心，她和她弟弟從前所以為親愛而神聖的事情，而且連對道德的完全和人類的職務的那些志氣的意義都不會理會得。這種志氣以前決定過她底生活，而且給他們安下好高的心，和一個誇耀的希望——這就是他所了解的唯一的解釋。

娜脫蘭的丈夫是一個沒有名聲和財產的人，但他在職業上卻很機靈；他很敏捷地在自由派或守舊派之間調度，他看清趨勢，何種適合便利用何種。最高明的是經過了某種品質能使婦人們歡喜，因此種種，他就做了一任比較很光明的審判事務。在他旅行外國的時候，他已不是少年了；他既認識了南黑留脫夫，就侍候那個不復年少的娜脫蘭，使她戀着自己，這卻極違拂她母親的願望，她以為女兒簡直是和下等人結合。

雖然他很隱藏着，很努力地奮鬥着，可是南黑留脫夫總恨着他底姊夫。

南黑留脫夫對於他很強烈地憎惡，果然由於洛格金斯開底感情的卑賤和他底自信而心地狹小所致，但是激起這種

憎惡之情的緣故卻大半是因為娜脫蘭爲他起見，竟抹煞了她以前內心的善良，怨着她居然不顧她丈夫的狹性，會和他變得非常熱烈。

這個常常位南黑留脫夫想起娜脫蘭是那個多髮的，自信的，頭上閃閃有光的禿頂的人底妻子，甚至對於孩子們連帶的感情，他都不能克服。當他聽到她將又要養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更憂愁着以爲她又耍給這個對他很快的人傳染了什麼壞東西。

洛格金斯開夫婦二人把他們兩個孩子放在家中，輕聲地來到莫斯科，住在高尙旅館的上等房間裏。娜脫蘭一到莫斯科，立刻就到她母親的老宅裏，但是聽見阿喀羅弗·彼得綠雨娜脫蘭說她弟弟不在家裏，現在正住在旅館裏，她就乘車而往。污穢的僕人在那緊密的隔道中迎接她，那裏黑暗得很，祇有一盞終日在那裏燃着的燈，他對她說侯爵已經出去了。

娜脫蘭命他引進他底房中，因爲她想留一張字柬給他，那人便引她上去。

娜脫蘭仔細地把她弟弟的兩間小屋察看了一下，她素知他有潔癖，喜整齊，她聽見屋子裏佈置得很簡單，卻不免一驚。在寫字檯上她聽見頂上有黃銅狗的鎖紙，她還記起這個東西，他底書夾和寫字的東西放在檯上，那種整齊的樣式，她也很熟悉的，又見着一柄象牙的彎曲的大號紙刀，捆在一本泰爾特著的法國書中，這本書和另外討論刑罰的書卷放在一起，還有本亨利·佐治所著的英文書。

她在檯邊坐了下來，寫了一張紙條請他當天要來，她很驚異她所看到的，她搖搖頭，便回轉到她自己底旅館裏。

娜脫蘭現在關心關於她弟弟的問題，一個是他和克裏霞的結合，這事情她聽到他們錄中的傳說——人人都在談着呢；第二是他把田地送給農夫們，這事情她也已知道，這是一種危險的政治行動，而克裏霞的事情卻有一件使她愉快的，是那個值得讚美的堅忍的意趣，這意趣很像他和她自己，她在未嫁之前，他們常常在那些快樂的情況下的，可是她一想到她弟弟要和那樣一個可怕的女人成親的時候，就自害怕起來了，後者比前者的感覺強烈得多，於是她決定用全力來阻礙他，雖然她明知這是棘手的事。

她卻沒有記得到把田地送給農夫們的事，但是她底丈夫卻很惱怒這事情，而且希望她能感化她底弟弟。

洛格金斯開說這樣的一種舉動，真太荒謬，輕浮和誇做。這種舉動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表現原始，驕傲和高談闊論的欲望。

他說：「把田地租給農夫們，卻把租價付給他們自己，這是什麼道理呢？要是他決定做這樣的一種事情，那末爲何不把田地由農工銀行經手賣給他們呢？如此才有一些意思。否則，那種舉動簡直是瘋狂了。」

洛格金斯開就鄭重地想把南黑留脫夫放在法定的監護之下，而且要求妻子說她應該嚴重地對她弟弟說。

第三十一章

晚上南黑留脫夫回來，一看見他桌上有着姊姊的字條，就起身出來要去見她。他到了旅館，娜說蘭却獨個兒在那裏；她底丈夫正在第二間屋子裏休息着。她穿着一件緊緊的黑絲衫，前面有一個紅色的結子，她底頭髮挽梳是最時新的。

幾年以來她做了丈夫的配偶，她爲了他竭力裝扮着自己。

她瞧見了她底弟弟就跳了起來，奔到他面前，衣裳窸窣窸窣地。他們接過了吻，兀自含笑相互注視着。那種親切的，極有意義的，真實的，不能言傳的神情交換過了，後來不真實的言語便開始了。他們自母親過世以後，還初次見面。

他說：「你比以前長得又壯健又年輕了。」她聽着，不由地很快活地把嘴脣揚了起來。

「你卻瘦了。」

南黑留脫夫問：「好，你底丈夫很好罷？」

「他現在正休息着，他終夜的不睡呢。」

千萬句話也說不盡，只有他們底神情把他們言語所說不出的表露出來了。

「你底旅館裏我已去過了。」

「是的，我曉得的。我搬移的緣故，那是因爲房屋太大，我那裏太寂寞，所有的東西又用不着，所以你最好把東西全部收了。」

「那傢具和一切的東西。」

「是的，阿喀羅弗·彼得維甫娜對我說過了。我到過那裏，謝謝你。但是……」

旅館中的侍者這時候送進一壺銀茶具來。他來收拾桌子，他們就打斷了話。後來娜說蘭在桌子那邊坐下，弄着茶，仍然不言語。南黑留脫夫也靜默着。

後來還是娜脫蘭毅然地說了

「很好，達米特來我曉得這個了。」她注視着他。

「這又算什麼呢？我極喜歡你知道。」

她問着：「她那樣地生活着，你那能希望她改進呢？」

他坐在小椅子上極僵直地在聽着，竭力想明瞭她底意思，而且正確地回答她。上次和馬史維相見所有的窘境依然存在，他帶着很適意的愉快，而且對所有的人都很有好感。

他回答着：「這個不是她，祇是我自己想改進。」

娜脫蘭就嘆了口氣。

「除掉結婚，還有別法可想的呢。」

「但是我想這是最好的了，而且這個會引導我到一個在裏面我會變成有用的世界中呢。」

娜脫蘭說：「我不能相信你會得到快樂。」

「我底快樂可不在這點上。」

「自然，但是她有一顆心，她不能夠快樂……連想都不能想他呢。」

「她並不想他。」

「我理會得，但是生活……」

「是……生活嗎？」

「需要的東西有些不同。」

南黑留脫夫注視着她底臉說：「除掉我應該做正當事以外，生活什麼東西都不管了。」見她底眼睛和嘴巴周圍雖然微笑，卻很有憂慮。

「我不懂。」她說着就嘆了一口氣。

他想：「可憐的親愛的人呀，如何會變成這樣一般地步呢？」他又想起未嫁以前的娜脫蘭，而且對着她感到一種在年幼時候好些記憶所構成的溫存之情。這時，洛格金斯開進來了，他頭向後，挺着胸，擺着他底居常的形態，輕而緩慢地踱過來，他底眼鏡，禿頂和他底烏黑的眼珠，全在那裏放光。

他喊着：「你好呀！你好呀！」他很不自然地加重他底語氣。

他們握過手，洛格金斯開就慢慢地坐到安樂椅上去。

「我可打斷你們的話了？」

「沒有我極不願意隔着我正在說的或正在做的事情，什麼人也不告訴。」

南黑留脫夫一看見他那有毛的手，和一聽見他底自傲的語氣，他底溫柔之情立刻消散下去。

娜脫蘭說：「是的，我們正在講着他底志願呢。」她取過茶壺來，再說着：「我給你一杯茶，你要嗎？」

「是請呀，那是一些什麼特別的志願呢？」

南黑留脫夫說：「和許多囚犯到西伯利亞去的志願。這裏面有一個婦人，我以為待錯她了。」

「我聽說不但要跟她去，還有別的事情呢。」

「不錯，要是她願意，我就娶她。」

「真的呀，假使你見怪，你能表示一下這個動機嗎？我總不了解他們。」

「我底動機是這個婦人……是這個婦人墮落的初步。」

南黑留脫夫因為不能尋出好一些的說明，獨自在那裏怒惱着：「我底動機是：我是罪人而地卻得了懲罰。」

「要是她受到懲罰，那末她就不能算是無辜的。」

「她卻完全是無辜的。」

這樣，南黑留脫夫就很熱心地把全部的故事講出了。

「不錯，在首席推事方面，這是一個錯誤的案子，在陪審官方面卻又斷了一個不思議的答案，但是像這樣的案件，還有大

理院呢。」

「大理院已經拒絕上訴了。」

洛格金斯開明顯地抱着真理是法律判決之結晶的普通的見解，他說：「好，要是大理院已經拒絕了，那末上控的理由定是不充分。大理院不能囿於案件的事實中去呀，要是真正有一個錯誤，那末應該請願於皇帝陛下。」

「這個是做到了，可是恐怕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們將要採用部中司裏的意見，司裏也就和大理院商討，大理院也就把本院的判決重複了一下，而這無辜的人卻照常要受罰。」

洛格金斯開很謙讓地笑着說：「第一點，部中司裏決不會和大理院商議的，司裏傳令把原來的文書由法院中移解過來，要是發現了一個錯誤，就要依照判決的；第二點，無辜的人是永遠不會受罰的，或許是有，但很少——在非常特殊的案子裏可能有，我們須知道受懲罰的乃是罪人呢。」洛格金斯開很鄭重地說着，而且很自得地笑着。

南黑留脫夫很厭惡他底姊夫：「我卻確實地知道那是相反，我的的確確曉得大部分受法律定罪的人是無辜的。」

「什麼意思呢？」

「在無辜兩字的本意上，正像這個婦人毒殺人的無辜，正像我方才曉得的一個農夫永不會犯殺人罪，而居然會蒙上殺人罪的無辜，正好像母子倆現在就要定成縱火罪，其實火祇是那房屋的主人放的，罪當然是他犯的。」

「好呀，自然呢，法律的錯誤是常有的，人類的機構那裏能十分完全呢。」

「另外還有好些定了罪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本來是無辜的，而在他們底社會裏卻以為是不正當的。」

洛格金斯開神情是安詳而自信，笑容中微帶着輕蔑，使南黑留脫夫非常生氣，他說：「請恕我這是不對的，個個竊賊都曉得偷竊是不應該的，而且知道我們不應該偷竊……那是不道德的。」

「不對，他不知道這個他們對他說：『不要偷盜。』他卻知曉工廠的主人低落工作，偷着他底剩餘勞動，政府呢，經過了百官的手，用賦稅來掠奪他。」

洛格金斯開安靜地度付着他內弟的話說：「什麼？這是無政府主義嗎？」

南黑留脫夫繼續說着：「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我祇說着所發生的事情罷了。他理會政府掠奪他；他理會我們田地的業主早就掠奪他；他理會田地應該是大家的公產，卻會把他底搶去；田地是從他那裏搶去的，而後來要是他從那裏採集一些樹枝來燃火，我們就把他放到監獄中去，竭力攻擊着，說他是一個竊賊，他當然曉得他並非是賊，卻是那些奪他田地的人們；而且曉得圖謀恢復由他那裏所竊去的東西是一種對於他底家庭的責任。」

洛格金斯開確實地以為南黑留脫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要均分田地，但這方法很笨，他能够證明這些方法很笨。他極安閑地說：「我不懂，要是懂，我也不能贊成。田地應該是某種人的產業，假使你分開……假使均分了，沒有幾時他卻又在做勤儉最聰明的人底手中了。」

「沒有人想均分田地。田地不應當作為任何人的產業；不應該作為一種買賣或者租賃的物事。」

「產業的權利是天賦與人的，要是沒有耕種便沒有人指使了；把產業的權利一毀壞，我們就會陷落到野蠻主義中去了。」洛格金斯開冠冕地說着，把平時贊成田地私有制的論調重溫了一下。

「反之，只要田地不是人家的產業的時候，就可不再荒蕪了，彷彿現在一樣，一方面田主們如和狗在馬槽，不能使自已應用馬槽似的，不讓能用田地的人們用了，一方面田地就要荒廢了。」

「但是達米特來·依凡諾維支呀，你講的只是癡話罷了。試問在我們這時代中，能否把田地上的產業除去了？我曉得這是你底怪癖，但是我和你說得很直率，還得請你原諒。」洛格金斯開灰白着臉，聲音顫動得很厲害，很明顯地他對於這個問題是極為激動的。「我總勸你在未會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先應考慮考慮。」

「你是說我本身的事情嗎？」

「不錯，我們在特別的環境中，我以為我們應該擔負起在這環境中所生出來的任務，而這種任務應該維持我們生存着的一切，我們的一切是祖先們遺傳下來的，而我們也應把這個傳留給我們底子孫。」

「我以為這是我底應份……」

洛格金斯開說：「原諒我，」他不准南黑留脫夫插嘴，「我並沒說我自己或我底孩子，我底孩子的地位是確定了我底

的，足使我們安樂地過活。我望著我底孩子也是這樣地過活。所以我拚命你底行動——要是你不怪我，我就要說這種行為考慮得還不充分——不是根據於本身的動機，乃是根據原理的，所以我不能贊成。我勸你好好地考慮考慮，再讀些……」

南燕留脫夫臉色變灰白了，他說：「請你讓我決定我底事情，讓我自己選讀些什麼或不讀些什麼。」他覺得兩手冷了，自己彷彿不屬於自己了。他停了嘴，就在那裏喝起茶來。

第三十二章

南黑留脫夫稍爲定神一些，問他姊姊說：「好，你底孩子們都好罷？」他底姊姊告訴他孩子們和他們底祖母一起留在那裏，她很快活他和她底丈夫的辯論終結，她就繼續告訴他孩子怎樣玩耍，說他們正在那裏旅行，好像他常常牽着三個困一個黑奴，又有一個他叫「法國女人」那樣地玩着一樣。

南黑留脫夫笑了：「你還記得這些事情嗎？」

「不錯，真奇怪呢，他們竟玩弄得一個模樣呢。」

不愉快的談話終結了，娜脫爾心裏就安定了一些，但是，不願在她丈夫面前說着只有她弟弟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她提出一個普通的談話，就講着凱納希慈決鬥死了，他母親因失去了她那獨生的兒子而悲傷憔悴的一件事情上來。這是當時彼得堡的談資，現在已經傳到莫斯科來了。洛格金斯開很不滿意這件事情，說決鬥中的謀殺不在普通的刑事罪之內。

這話引起了南黑留脫夫的回答，因此又造成了一個新的辯論，什麼事情都不說清楚，兩個對立者都不表出內心來，卻祇以爲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洛格金斯開感到南黑留脫夫在責問他而且看輕他底行爲和指摘他意見的不公正。

在另一方面，洛格金斯開干涉他辦理田地的事情，南黑留脫夫覺得被姊姊惹了一肚子氣，而且恨着這個小心眼的人只把他以爲糊塗和有罪的事情以爲合式合法的。這種膠着極使南黑留脫夫惱恨。

他問：「法律能够做些什麼？」

「能使兩個決鬥者的一個，像一個普通謀殺犯一樣，定了罪案充配到礦山那邊去。」南黑留脫夫底手又冷起來了，他很熱烈地問：「嚇，這個有什麼好呢？」

「這個是公正的。」

南黑留說夫說：「公正似乎是法律的目的。」

「不這樣還有怎樣呢？」

「階級利益的維持！據我底意見看來，法律不過是一種維持我們這階級的利益的工具罷了。」

洛格金斯開極鎮靜地說：「這完全是一種新眼光，普通以為法律是有一個全然不同的目的。」

「不錯，所以在理想上，不是在實際上，這個是有的，如同我所尋出的一樣。法律是在於保守事物的現狀，所以這個殘害和解決那些站在普通水準之上而想用以擡高起來的人們，就是所謂政治犯者——正和殘害和解決那些在中人以下的人們，所謂罪人之模範者相如。」

「我不贊成首先，我不能承認政治犯在受罰之列，他們是中人以上的，照大多數的情形看來，他們彷彿是社會之下流。模式雖是不同，搗亂挑釁卻和你們視為中人以下的罪人的典型一樣。」

「我偶然曉得人們依道德而論是遠超他們底審判官之上所有那些歹徒都是有道德的，從……」

但是洛格金斯開是一個自己說時不慣人插入的人，他並沒有聽着南黑留說夫就講了下去，這卻使南黑留說夫格外生氣。

「我也不能承認法律的對象是維持事物的現狀，法律在於改良……」

南黑留說夫插入說：「好一個改良，在一個監獄裏面！」

洛格金斯開直說下去說：「或者移他那些騷擾社會的，搗亂而殘暴的人們。」

「這個正是法律不夠的事情，社會沒有可做那樣又這樣的事情的方法。」

洛格金斯開勉強笑了一笑，「我不懂，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南黑留說夫說：「我底意思是說祇有兩種合理的刑罰存在，這兩種是古時所有的：就是笞刑和極刑，這兩種越後越不通行了，因為人類的本性已經慢慢地軟化。」

「聽你說着的，真是新穎而極爲奇怪。」

「不錯，打人爲儆其以後不做招打的事情是合理的；人一危害到社會，就把他斬首，更是非常合理的了。這些刑罰實在有着一個普通的意義。可是一個人沒有職業，又看了不好的榜樣，因之顛倒狂亂着，就被關在獄中，試問這種意義在那裏把他放到一種地位裏，這個地位是專給預備的，助長他底惰性的，又是使他和最會搗亂的人們相處的，試問這種意義在那裏？」

從士拉到歐各克省政府，或許由柯爾斯克……；每人要納五個盧布的公費，這個意義在那裏？」

「是的，但是大家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怕公費的行程，要是沒有這樣的行程和監獄，你我就不能像現在這樣坐在這裏了。」

「監獄不能保證我們底平安，因爲這些人不能永久的在那裏拘留着，總再要釋放出來的。在反面看來，人們在這些機關裏卻養成了最大的弊端和墮落，所以危險不但沒有減少，反倒增加起來。」

「你底意思是在說懺悔的制度應該進步。」

「這個不能夠進步的。進步的監獄，所耗費的比現在人民的教育所費的還多，而且在人民身上就要加上一些更重的負擔。」

洛格金斯開並沒有注意到他底內弟，獨自繼續說着：「但是懺悔制度的缺憾決不會毀壞法律的本身的。」

南黑留脫夫就響亮地說：「這些缺憾是毫無辦法的。」

洛格金斯開說：「那末是什麼呢？我們一定要殺卻他們嗎？否則，就像某個政治家所建議的一樣，去抄掉人們的眼睛嗎？」

「不錯，這件事情不免殘忍一些，不過很見效力；現在所做的事情是很殘忍的，卻不但沒有效力，而且非常愚蠢，竟使人不能明白怎麼人民在他們的意識上會參與這樣荒謬而殘忍如刑律的事業。」

洛格金斯開灰白着臉色，祇聽他說：「我適巧參與在這裏面。」

「那是你的事業，但是我以爲這個是不可解的。」

洛格金斯頓頓聲說：「我思有好些好些的事情，你是以爲不可解的。」

「我曾看見過一個檢察官如何竭力地把一個不幸的小孩定了罪，其實這個孩子祇有使公正的人引起同情心，並不會惹出什麼事情來。我曉得又有一個檢察官如何去盤問一個教徒，怎樣本著讀福音的一件事，設法捏造一個刑事罪確實地講，法庭裏全部的事情都包容在那種又沒意識又殘忍的事情之中。」

洛格金斯頓站了起來說：「要是我有如此想法，那末我決計不去服務了。」

南黑留說：「他瞧見他姊夫的眼鏡底下有一種特殊的亮光，他就想，『這可不是淚珠嗎？』這確是有傷體面的淚珠。洛格金斯頓走到窗邊，拿出他底手帕，發着「噉噉」，抹抹他底眼鏡，脫下了，接着揩着他底眼睛。」

他回到沙發那裏，點了一支雪茄，卻一句話也不講了。

南黑留說：「他這樣地得罪了他底姊夫和姊姊，自己也很苦惱和慚愧。第二天他就要離開這裏，他決計不再見他們了。他昏昏沈沈地分別了他們，乘着車回家去。」

他想：「凡是我所說的話可以是真的……無論如何他沒回答這個，但是我沒有適當地去說，要是惡的情感竟會這般地攪罪他和中傷可憐的娜說蘭一般的會把我潛移默化過去，那末我就一些兒也不能改變了。」

第三十三章

馬克綠娃等許多囚犯就要趁下午三時的火車離開莫斯科；南黑留脫夫想看看囚犯們動身，而且和囚犯們一起到火車站去。因此他預備在十二時以前就到監獄。

前一晚他正在整理他文件的時候，隨意抽出他底日記簿來，往復看了一些。末一頁是在他到彼得堡之前所寫的：「克賽霞不願意接受我底犧牲，她祇犧牲自己。她已勝利了，我也勝利了。她底內心的變化使我極愉快，我雖然懼怕相信這變化，但是我已爲這個正在她心中進行着。我怕相信這個，可是她卻好像正在那裏再生了。」他繼續讀着：「我底生活有些許，很清潔，有些卻很快樂。我聽說她在醫院中行動壞得很，我就突然覺得萬分地痛苦。我永不會想到這件事情會弄得這末痛苦。我很厭憎而怨恨地對她說着，後來我突然記起我怨恨她的事情，雖然祇在思想上面，以前自己卻也屢次犯過什麼呢？在還依舊犯着。這樣以後，我就厭憎着自己起來，而且憐憫她，終於很快樂了。假使我們能够時常用我們自己底眼睛來看清光線，那末我們應當是多末和善呀！」他讀了以後便在下面又那樣地寫着：「我已見過娜脫蘭，而自滿又使我不仁和恨起起來，而且有一種沈悶的情感黏住在心上。好喇，這個已沒有辦法的了。明天就有一個新的生活開始着。對於舊的就來一次最後的掘別罷。許多新印象都已集積着了，但是我還沒有把他們綜合着。」

第二天早晨南黑留脫夫醒來，他底第一個情感就是悔恨他自己和姊夫之間的事情。

他想：「我不能如此隨便地走了。我應該和他們融合一下吧。」可是他一看錶，曉得已經沒有時候到他姊姊那裏去，但該趕快出去，否則要不及了。不能看見囚犯們押解上路，他匆忙地預備好了各種物件，喊一個僕人泰蘭司把東西送到車站。泰蘭司是賽道希的丈夫，他也是步行的。他雇了他所看到的第一輛馬車，繼而車夫的鞭一揚就駛向監獄而去。

囚犯們的火車祇在他所乘的火車前兩個鐘點開發。南黑留脫夫卻在旅館中已付清了賬，料理清楚。

那時候正是七月光景，天氣非常熱，祇覺騰騰的熱氣從牆上石上房屋頂上蒸發到靜着不動的空中去。這些石塊牆壁屋頂，那酷熱的夏夜也都沒把來冷卻一些，一些也不能透過氣來，熱風起處，也祇冒着一股髒而悶煥的空氣，飛塵卻迷漫着，油漆的氣味真太難聞了。

路上行人極少，即使有一二個在外的人們也勉強休息在路邊蔭涼的地方。祇有些黑膚的農夫們，銅般顏面，着着黑的布衫，正在那裏修路，他們坐在炎日下面，錘着塊塊的石頭，打進那火辣辣的沙裏——另一方面那些嚴肅的警察，穿着荷蘭布的寬衫，桶紅帶子繫着大手槍，帶着不愉快的神情，獨自憂鬱地站在路街之中，兩腳不停地在那裏交換着鈴聲了零地響着，貨車馬車在驕陽蒸炙的路上，來回地經過，祇見馬頭上都遮着帽兒，帽邊的空隙裏嵌着兩個尖耳朵。

南黑留脫夫趕到監獄那裏，囚隊還未離院。解交和接收囚犯們的工作在早晨四點鐘就開始，直到那時候還沒有完畢。囚隊共有六百二十三個男犯和十四個女犯，他們都須給人家點過名，按着名冊，一個一個把他們收下了，把病弱的都檢出來，其餘都解到衛隊那邊去。新獄長同了兩個副獄官，醫藥長和副醫官，衛隊的長官和書記，正在獄中院子裏一座牆頭的蔭處，臨桌坐着，桌上放些文具和公文。

太陽的光線已經逐漸地達到了那桌子，那時候一點都沒有風，躁熱得很，緊擠在一旁的囚羣吸出氣來，使人非常難受。衛隊長官是一個身材高大，臉色鮮紅，肩胛高聳，兩臂很短的人，祇見他把吸在嘴裏的雪茄吐了出來，噴在他那濃鬍子上，而他說：「天哪，這事情終沒有完結的時候嗎？」他又深深地吸口煙說：「你們把我害煞了，你們在什麼地方都弄了他們來，還有許多嗎？」

那書記在冊子上看了一會。

「除去女犯，還有廿四個男犯。」

衛隊長官對於那些還未經過察視而擁擠在那裏魚貫站着的囚犯喝着：（你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快過來。）囚犯們站在那裏已經足有三個多鐘頭，他們在飽滿的太陽光芒之下，排列成行，等待輪着。

監獄院中的情形是這樣的，同時門外（除去帶槍的哨卒照常站崗）約有二十輛大車和一羣囚犯們的親友，大車已經套好，是載着囚犯們的行裝和搭那類不能走路的囚犯們的，那羣親友們立在角隅，等待犯人出來見着，要是有一個機會，就能交換一句半句的話，而且送給他們一些東西。

南黑留脫夫也擠在羣衆中，他立在那裏，已有一小時左右，那時候鏗琅的鐵鏈聲，窸窣的脚步聲，叱咤的呼喝聲，吶喊的嗚聲，和一大羣人輕微的怨恨聲，都雜然交作着。

這樣約有五分鐘時候，幾個管獄官不停地，在門道那邊走來走去，最後命令下來了，祇聽見轟地一聲大門開了，鐵鏈聲又高了，衛兵們穿着白衣襯槍走出街心，在門前列着一個大而整齊的圓陣，一望而知這是一個平時操練有素的隊伍，繼而再下命令，囚犯們就兩人一排地開始行動起來，他們光頭上都戴上一扁扁的塌餅式的帽子，肩上背着袋兒，下面拖着那絆了宗的腿，上面一臂還得扶着他們底袋，臂膀卻不住地揮動起來。

罰充苦工的人們在前面走，大家一律都穿着灰色的衣褲，背上註着號碼，他們（老小的，肥瘦的，灰色的，紅色的，黑色的，有鬚沒鬚的，俄國人，鞑靼人，猶太人，有着好些不同的人）都走了出來，繩索鏘琅着，臂膀揮動得極快，似乎準備走上極長的征途，但是他們走了十步以後，就不動了，很順馴地退着步，成爲四人並行不久，許多剃髮的男人又擁了出來，服裝是一式的，腿上沒有鏈兒，祇是相互都用手銬銬着，這些人是判決充配的，他們照樣的快步出來，陡然立停，成爲四人一行，後面出來的就是那些給他們獄中所定罪的人們。

隨後婦人們出來的順序是一樣的，充配苦工的在先，穿着灰衣，帶着手帕，後面是流放的女人和志願跟她丈夫前去穿着鄉衣粗服的婦人，有幾個女人還把嬰兒放在灰色外衣的前面一同前去。

同婦人們一起出來的有男女的小孩，他們彷彿小駒雜在馬羣中一般，緊附在囚婦們中間。

男人們無語地列在隊裏，只嘆着嗽，或者只短語幾聲。

囚婦卻繼續地講着話，南黑留脫夫以爲他們出來，就能看見馬史達娃的，那知她卻消失在大羣人裏了，他祇能見到友色的行列，這些東西不成人形，總之她們不像女流之輩了，她們跟在男囚之後，背着袋兒，四下還有孩子圍着她們。

雖然所有的囚犯在獄牆下唱過了名，但是衛兵還得用表開對照號碼點一遍。這要費了好些時候。因為幾個囚犯抱動了一下，便累得衛兵們要重新計數。

衛兵們總向囚犯們騷罵着推撞着，把他數了又數。囚犯們表面非常頑馴，內心裏卻是如何的生氣呢？那時候大家都已點完了，衛隊長官就發出號令，大隊便移動起來。軟弱的人和婦人孩兒，同大家齊對火車奔去，把口袋放在車上，自己也就爬了上去。婦人們抱着啼哭的嬰兒，兒童們在爭搶着地位，愚笨的男囚臉上一股癡相，他們都上了大車。

有幾個囚犯都說去了他底帽子，走到衛隊長官那邊，不知有什麼請求。後來南黑留脫夫曉得他們原來在懇求車上的地位，那知長官噴着雪茄烟，並沒有看着那些囚犯，後來他就把小臂一擺，那囚犯趕緊把那光頭縮進脖子裏去，似乎怕吃老拳似的，他順勢退了下來。南黑留脫夫目擊了這種情形。

祇見那長官喝滾：「我送給你一輛車，你就記住了，你必須一直走到那裏。」祇有一個腿上帝癱的老頭兒才算給恩准了。南黑留脫夫眼見他說去場餅帽子，走到車邊，卻將自身橫在那裏，他費盡了力氣，還不能爬上去，那鐵鏈原來啃住他底老腿，到了後來，在車上坐着一個婦人，就來幫助他，一手把他拉了上來。

所有的包袱都載在車上，准許上車的都上了車，那個長官脫去了自己的帽子，擦了擦前額角，自己又劃上一個十字。他命令着：「開步走！」於是兵士們就托起槍來，囚犯們脫了帽，卻在那裏劃十字。看着他們出發的人，喝了些什麼話，囚犯們也回過了，在婦人中呢，更熱烈地吵鬧着，兵士們穿着寬衫，前後擁圍着囚徒，向前行進，囚犯們繫着鐵鍊，踩着沙土，塵埃大起，兵士前行，後面是罰作苦工殘廢，玻璃的囚犯，接着就是充配流放的人，兩人一對，手腕都給連繫着，隨後就是婦人們，大隊後面載包裹的車上，就是軟弱的人們，在一輛車上，就高高地坐着一個婦人，緊緊把身體裹着在那裏抽噎。

第三十四章

隊伍很長，載行李和病犯的車子發動時，在前面的人早已不能看見了。末一輛車子走動的時候，南黑留脫夫就上了停在那裏的馬車。他喊車夫追趕前面囚犯，以便察看囚隊裏有什麼認識的人，而且也能試試在囚婦羣中找着馬史綠娃，詢問她送去的東西收到否。

氣候非常炎熱，淨空中沒有風，囚隊移下街心的時候，脚步踏處，塵埃飛揚空中，直到囚隊過去，囚犯們走得很快，緩行的車馬趕了些時候才尋着他們。他們一排一排地那末可怕，南黑留脫夫卻一個也不認識。他們向前走着，服裝都是一樣的，千腳震動，鞋子也一般顏色，自由的臂膀兀自揮動着，似乎要提起他們底精神來一樣。他們的人數太多了，他們的模樣太傻了，他們的情形都是這樣的奇怪和反常。南黑留脫夫簡直不以為他們還是人類，卻是某種奇特而可怕的東西。一會兒這種印象就過去了，因為他在囚犯羣中認出那謀殺費格蘭洛夫的，又在流放犯中認出了那證人俄霍丁和別個游蕩者。這個人是會懇求過他救助的。馬車過處，幾乎個個囚犯都回頭來注視着車中的老爺。費格蘭洛夫把腦袋向後一仰，作了一個暗號，表示他已認出南黑留脫夫。俄霍丁也拿眼睛來示意，但是兩個人都沒鞠躬，他們以為這是不允許的。

南黑留脫夫趕上囚婦羣，立即認出了馬史綠娃。她在第二排上，該排第一個是一個腿短，眼黑，醜陋的婦人，衣襟直綴在腰帶上。這個婦人就是小美人。第二個是個孕婦，拖着大腹的身子，極為費力。第三個就是馬史綠娃。她肩上放着包裹，目不斜視，祇向前望着。她臉上露着安靜和沈毅的神情。第四個是個美貌少婦，步子很快，穿着短服。她那頸中繫成農婦的樣子。這個婦人就是菲陶西。

南黑留脫夫下車走近囚婦羣中去，預備問馬史綠娃已經收到他所送的東西不，並問一問她有怎樣的感想。那知在那邊走着的衛隊委員一瞧見了他，就向這邊跑來了。

委員走來喝著：「先生，你不能這樣靠近囚隊是違章的。」

但當那委員認出是南黑留脫夫（獄中每個都認識南黑留脫夫）的時候，就舉手行禮，站在他前面說：「先生，現在卻不能等我們到了車站再說，這裏是不許……」他邊向囚犯們喝着：「不要落後前進！」他竟不顧炎熱和所穿著的美麗的新鞋，就很快地跑回原處。

南黑留脫夫走到階沿上，喊車夫趕在後面，跟着走。囚隊經過的地方都引起人家驚怪的注意。乘車經過這裏的人，都探身出外，囑之以目。路上行人都很驚恐地駐足注視這幅可怕的景象。有幾個人跑來送些物品給囚犯們，這些東西就給衛隊收去了。有幾個人竟然跟着囚隊走去，似乎被催眠了一般。後來也就停止了。搖着頭，祇能用眼睛送了一陣。各處人們都走了過來，而且招呼別人一同望着。有的在窗中探身外望，都靜悄無語，不動地瞧着那可駭的隊伍。在一處十字路口，一個很華美的馬車就給大隊截住去路，車上坐着一個胖馬夫，臉上亮晶晶地背上一批銀子，面向馬匹坐着的是一對夫婦，女的是一個蒼白的瘦子，戴着淺色的帽子，手中拿了極漂亮的陽傘，丈夫戴着一頂高帽子，穿着很華美的淺灰外衣，座前坐着他們兩個孩子，一個是小姑娘，一個是八歲的男孩。小姑娘衣服漂亮，蓬鬆着美髮，像花一般鮮豔；男孩頭上戴了一頂有長帶子的水手帽，頸子是又長又瘦，肩胛骨也非常尖瘦。

那父親很生氣地罵着車夫錯過了不在囚隊前過去。母親兀自戴著眉，眼睛半合着，很不快樂，獨自用傘靠近她底臉，遮掩著塵土和日光。

那馬夫忍氣地皺着眉，很不服主人的責罵，因為他自己吩咐走這條路的呢。他拉住那黑壯的馬，煞費力氣，也就不耐地往下走去。

警察本來要想阻擋囚隊，去討好那賣車的主人，然而覺得隊伍的森嚴，即使是一個非常有錢的老爺，也是不應破壞的。他祇舉手行禮，對老爺們表示敬意，而且嚴肅地注視着囚犯們，似乎在預防他們，來保護馬車的主人。馬車在靜候着全隊過去，直等到末輛載着包裹和囚犯的車子走過時，才能向前移動。那個生憂鬱病的婦人坐在車上，本已安靜了一些，那知她一見到那華美的馬車，便又嗚咽起來了。後來馬夫輕輕地動着轡轡，蹄聲就變得起來，黑馬拉着橡皮輪的輕車，向別墅面去。那

個別畫就是丈夫、妻子、小姑娘們正要去做樂的地方。

父親和母親兩人都沒給那男女孩解釋他們這羣人是什麼會事，所以孩子們要自己尋出這奇怪畫象的意義。女孩把她父親面上的印象在設想和解決問題，因此決定這些人們是異類的男女，和她底雙親和認識的人是不同的；又決定他們不是好人，所以必定要受到這樣的待遇。這姑娘別的不曉得，祇感到很可怕，她不再看見這些人們的時候，就快活起來。

但是那個長頸的男孩卻不以爲是這末一會事，剛才他注視着那囚犯的隊伍，他底眼睛簡直不眨一眨，因爲上帝直接授意，他確切無疑地曉得這些人，和自己或別人，都是一樣的同類，因此必定有人加以一種不當的罪過在這些人們底身上。這樣，他就很爲他們焦急着，而且爲那些被羅紋鎖和那些羣人鎖人的兩種人擔憂。繼而那孩子的嘴脣擡得越發高起來了。但是他卻竭力忍住不哭出來，爲這事情而哭泣不是可羞的嗎？

第三十五章

南黑留脫夫走着，和囚犯們走得同樣地快。衣服雖然很單薄，他卻覺得大熱了，又在那種氣悶、死靜、炎熱得如火燒、塵土塞滿着的空氣中更感到呼吸的困難。

他走了九百碼左右，就上了馬車，卻在街心曠着依舊感到燥熱，他努力追想昨晚和他姊夫兩人的談話，但是那些回憶卻不像早晨那般刺激他了，因為囚犯的起程和他們底行進，尤其那種不能忍受的酷熱所造成的印象戰勝了那些回憶。道上有幾些樹蔭，他聽見兩個小學生立在一塊跪着賣冰的人一邊，一個孩子已經吸了一調羹冰，正在嚼着；第二個孩子也在那裏候着一杯，杯中盛滿了黃色的不知什麼的東西。

南黑留脫夫真要想吃點東西，就問車夫：「這個地方那裏有一些東西可以喝？」

車夫回答：「近處有一家很好的飲食店。」說着，就拐了一個灣，趕到掛有一塊大招牌的門前，那個胖夥計，穿着一件俄國式的短衣，立在櫃台後，侍者們穿着很污穢的白衣服，因為一個顧客都沒有，所以都坐在桌子那裏。他們很詫異這個奇怪的、不速之客，趕忙上前招呼着。南黑留脫夫要了一瓶汽水，就在離窗不遠的那張小桌上坐下。這裏鋪着一塊不潔的布，有兩個人坐在第二張桌旁，面前放着茶具和空瓶，他們摩着自己底額兒，樣子很是知己，不知在那裏猜度什麼，其中有一個人面貌很黑，而且是禿頂，腦後也有一縷頭髮，正如洛格金斯開一樣，這種景象又使南黑留脫夫記起了昨天他和姊夫的談話，和自己想見他和娜脫蘭的願望。

他想：「在火車未開之前，我最好寫一封信給他們罷。」他就要了信封、紙張和一個郵票，他一面在那裏喝着那很涼快的起沫的汽水，一面就想着他要說的話，但他終思念不定，寫不出什麼。

他寫着：「我親愛的娜脫蘭——昨天和姊夫的會談，真給予一個很大的印象，我不能帶它去了，但是怎樣辦呢？請他恕

我昨天所說的話，然而我所說的祇是我所感想的而已。這樣，他或許以為我是反覆無常的了，而且他干涉我底私事……不，我不能……」於是他又油然記起了那個十分和他不對付的人底情感。他摺好了那沒有寫完的信，放在衣袋裏，會清了賬，走了出來，又上着車，追趕那個囚徒。

天氣越發熱了，石塊和牆壁彷彿在那裏噴出熱氣，腳踏着道中像灼焦一般；南黑留脫夫手觸着泥板，似乎碰到了火。馬匹已經疲乏了，緩緩的蹄聲得得地響着，走在崎嶇而污穢的路上。夫也在那裏打瞌睡。南黑留脫夫獨自坐着，不想什麼，祇不關心地向前望着。

一處大廈的門前——這裏街道傾向路溝——聚集一羣人，旁邊站着一個衛兵。

南黑留脫夫阻止了車夫，不向前跑，他詢問一個擔夫說：「出了什麼事情罷？」

「不知同一個囚犯有什麼事情。」

南黑留脫夫就下車，挨到人堆去看。只見有一個囚犯，頭在下，腳在上，地躺在那路溝的粗糙的石面上。這人年紀大了，鬚髮紅，鬚鬚，臉漲得通紅，穿上灰色的上衣和褲子，仰着天，他那兩只有斑紋的手壓在背下，手心向下。一付瀉血的眼直直地瞪着天空，好久，他那闊厚的胸脯才挺了起來，他就呻吟了一聲。在他旁邊立着的有一個兇橫的警察，一個做小生意的人，一個郵差，一個書記，一個老婆子，她捧着小陽傘和一個短髮的孩子提了一隻空籃。

南黑留脫夫剛走到那裏，那書記就招呼着：「他們病了，他們坐禁在監獄中已經生病了，後來還要使他們忍受這種高的溫度。」

掉小陽傘的老婦人慘聲說着：「他快要死了。」

郵差說：「應該把他底裏衣解開來呢。」

那警察就用他底粗厚顫抖的手指解脫繫着裏衣的棉紗線。他顯然是又氣惱又混亂的，他對大家說了：

「你們堆在這兒幹嗎？你們不來搗風，天氣已經够熱的了。」

書記跨示着他底法律知識：「應該叫一個醫生診察他一下呢，有病的人應該留下來，他很危險了，他們才把他送出的。」

呢。」

警察解去了裏衣上的紗絲，就起身對四週看着。

他說：「走開！我對你們說，這個不是你們的事情，對嗎？看着那兒什麼東西？」他就轉向南黑留脫夫，看他同情不，但他在臉上不表示什麼，就又轉對那個衛兵。

然而這個衛兵正站在一邊觀察他那破鞋跟，一些也沒注意這個警察的抖擻。

祇聽見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這些人的事情是不關心的，做這個人的使大家置於死地，試問這是應該的嗎？罪犯雖然犯罪，然而他還是一個人呀！」

南黑留脫夫說：「他底頭應該抬高一些，再給他灌一點水。」

警察說：「水已派人去拿了。」他接着便把囚犯托起，很用力地使他身體抬高一些。

忽然有一種堅決的命令樣的聲音說：「怎樣啦？這堆人在這兒幹嗎？」只見一個警官已走到人羣中，他穿着清潔發光的寬衫極亮的鞋尖不停地閃耀。

他還不知道什麼事情使人們聚集着，向衆人喝着：「走開！不要立在這裏！」

他走近過來，一瞧見那類死的罪犯，他便領了一下似乎領會衆人的圍觀，他就轉身對那警察說：「這是什麼會事？」

警察說：「當一隊囚犯經過的時候，這一個囚犯就昏倒在地上，衛隊的官長就命令把他留下。」

「很好，那就是了，應該帶他到警區中去叫一輛車子。」

那警察行着禮說：「已有一個挑擔夫去叫了。」

店舖的掌櫃忽然在那裏喊着跑起來。

警官就威嚴地聽着他說：「這是你底事情嗎？喂，聽開！」

南黑留脫夫說：「你應該喝一些水。」警官也很威嚴地聽着他，卻不說什麼。擔夫取了一罐水來，他就喊那警察給囚犯喝一些下去。警察就扶起那人低垂着的頭，竭力向嘴裏灌進了一些水，但那囚犯卻不能喝下去，水不停地流在他底鬍鬚上。

濕着他身上的衣服。

警官命令着：「澆在他頭上。」於是警察脫去那場餅，兜頭把水澆在他底紅髮和禿頂上。他底眼睛似乎恐懼地開大了，但他依然不動。

在他灰白臉上，冷汗淌了下來，但是嘴裏照樣在那裏很有規則地喘着，而且震搖着全身。

警官就指着南黑留脫夫的車說：「看這裏，乘這一輛罷，你那裏趕起來！」

那車夫看也不看就回絕：「我已給定了。」

南黑留脫夫就轉身對車夫說：「這是我底車，但搭他罷，我願意付你車錢。」

警官就呼喝着：「好，你們等待着什麼呢？動手呀！」

警察，挑擔夫和衛兵三個人把這個垂死的人托了起來運到車裏，放在座前。但是他不能起坐着；他底頭垂在後面，他底全身也就滑下座來了。

警官命令說：「放他躺下來。」

警察就把那個垂死的人橫置在車座中，又用健強的右臂纏着身子挽了過來。他說：「對了，大人；我就這樣地帶他到區裏去罷。」那個衛兵又把那雙穿着囚鞋赤着的腳拿起來插在車廂中。

警官望了望四周，瞧見那頂場餅式的囚帽，就拾了起來，放在那個垂着的溼頭上。他命令着：「走！」

車夫很不願意地回頭望了一望，就搖了搖頭，那個衛兵跟在後面，直對巡警羅尼邊慢慢地退回去。

警察坐在囚犯一旁，那囚犯身體兀自從座上滑下來，他一面扯着那身子，那知一面他底頭卻從兩邊擺着。衛兵在車旁走着，南黑留脫夫跟在後面。

第三十六章

台區門前立着一個救火員在那裏巡邏，馬車駛去，開到院裏，停在門前。

院中有幾個救火員正擦着袖子在洗刷車子，一邊高聲地說話。車停了，就有幾個警察圍了過來，從車廂裏托出那個沒生氣的囚犯，那知分量太重，車子竟然格格地響了起來。

抱那囚犯身體的警察走了下來，搖着那麻木的手臂，又脫了他底帽子，劃了一個十字。他搬着那個囚犯，進門上樓，兩器留脫夫跟在後面，這樣直送到一間污穢的小屋裏，裏面排着四個牀鋪，兩隻牀上已經有着兩個身穿病服的人，一個是缺嘴牽頸，那個人是肺癆病患者，另外兩隻牀是空着，那囚犯就給安放在一隻上，這時進來了一個輕腳急步的身材短小的人，這人祇穿着鐵衫褲和襪子，獨個兒擠着眼，不停地移動眉毛。他先看一看囚犯，又看着南黑留脫夫，就哈哈大笑起來。這是一個瘋子，他正被禁在警察醫院裏面。

他說：「他們想恐嚇我，但是他們不成功呢。」

搬運囚犯的巡警後面還跟着一個警官和一個醫藥助手。

那助手走到囚犯那邊，拾着那有麻點的手，雖然仍是柔軟的，但顏色卻已灰白，溫度也退了下去。他把手擰了一回，就放下來，再摸摸那囚犯的胸口已經覺得沒有生氣了。

醫藥助手說：「他已經完了。」他很鎮靜地解開他底襯衫，把他底彎曲的髮涼了過來，放在他底淡黃的寬大的靜止的胸口上。大家都沈靜着。醫藥助手卻立了起來，推動他底頭，用手指撥着他底第一層眼泡皮，接着就隔着一層眼泡皮的綠膜又摸着第二層。

瘋子對那醫藥助手的這面唾了一口，不停地說：「我不怕，我不怕。」

警官問着：「好嗎？」

醫藥助手回答：「好嗎？應該放他到墳墓裏去。」

警官說：「小心些，你真確定了嗎？」

醫藥助手把裏衫扯過屍身的胸說：「我所曉得的，就是時間問題了。可是我願意請馬說·意涅尼奇來看一看，彼得洛夫，叫他去。」他就從囚犯的身旁離開了。

警官說：「把他搬到墳墓那裏去罷。」他又向那一刻不離囚犯的衛兵繼續說：「你應該到辦公所裏去簽押了。」

兵士說：「是，先生。」

警察又把囚犯底身子搬運到樓下去。南黑留脫夫想跟下去，那瘋子卻攔住了。他說：「你不在黨裏，所以給我一支煙罷。」南黑留脫夫就拿出煙盒，授他一支。

瘋子總很快地移動他底眉目，要說着他們磨苦他的情形。

「怎樣了呢，你們都和我過不過去，想法磨苦和纏繞我。」

南黑留脫夫說了一聲：「抱歉。」不再聽下去，又離去屋子走到院裏，想聽着囚犯被放在什麼地方。

那個重負的警察早已走過院子，正要進一個地窖門。南黑留脫夫想走到那邊去，那知給警官阻住了。

「你有什麼事情？」

「沒有事。」

「沒有事嗎？那末走罷。」

南黑留脫夫也就聽了，回到他車夫那裏，見車夫正在那裏打盹，他叫醒了他們，他們就駛到火車站去。

他們還沒走到百碼，就碰見一輛車，後面隨着一個荷槍的衛兵。車上騎着別個罪犯，這個罪犯明明死去了，他仰天躺在車上，車子一動盪，他底光頭就動搖起來，場餅式的帽子已經滑了下來，溜到鼻子那邊。車夫踏着重鞋，在車邊步行，有一個警察，也徒步跟在後面。南黑留脫夫觸了他那車夫一下肩膀。

車夫停着車說：「正好看看他們正在做什麼事情！」

南黑留脫夫下來了，跟着那輛車，又經過那哨卒，走進警區的大門。這回救火員已洗刷好了車子；他們走了，換了一個瘦長的人立着。他是救火團團長，帽上纏了一條綠帶，兩手插在袋裏，很注意地聽着一匹粗頸壯健的黃母馬，馬給一個救火員拉着，在他面前來去地溜放。馬的前脚早已跛了，那救火團團長卻很生氣地對着一個站在一旁的獸醫生不知說些什麼話。警官也立在那裏，他見了第二個屍身，就走到衛兵這邊來。他很不快地搖頭問：「你在那裏把他拾起來的呢？」

警察回答：「在高拔脫街上。」

救火團團長問：「是一個囚犯嗎？」

「是的，今天第二個了。」

團長說：「好，我說他們準備得太奇異，可是今天也是一個酷熱的日子。」接着他就轉向那牽跛馬的救火員喝着：

「把牠拉到馬房裏去罷，你這個狗頭，你這弄得不成樣子，還是我來教你打跛馬的方法罷，你這個混蛋！」

警察和以前一般地從車上取下死人，搬到樓上的醫院裏。南黑留脫夫似乎被催眠了一般，不由地跟着他們。

有一個警察問：「你有什么事情？」但是南黑留脫夫沒有回答他，兀自跟着屍身走。那個瘋子坐在一張牀上，很快活地吸着南黑留脫夫所送的紙烟。

他說：「你已回來了。」他笑了起來，當他一瞧見屍身的時候，就做了一個怪臉說：「哦！我極討厭這些東西，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是嗎？」他就轉身對着南黑留脫夫，露着一種詢問的笑容。

南黑留脫夫正瞧着那屍身，方才死人的臉給他底帽子遮住，現在已看得見了。前一個囚犯是極醜的，現在這個容貌和身子卻是很美的。他正在年壯之時，雖然雜去了一半頭髮，不很好看，但那個不大高的，峭直的前額卻很好看。他鬍子又細又黑，鼻子也很端正，嘴脣卻早變青色，還殘留着笑容。小鬚的地方，劃出了臉面的下部，剃去頭髮的一邊，可以瞧見一隻豐滿的耳朵。他臉上是安靜、嚴肅，而且溫和。

誰都理會這個人早沒有了上流生活，但是他那兩手和帶刑具的兩脚的骨格，和那相稱的肢體的強健的肥肉卻表示這人在當時正是一個美觀、壯健的人類的動物，不是嗎？那個黃雄馬跛了，救火團團長很生氣，其實馬和這個人都是動物，而他這類的動物卻比馬好得多哩。

但是他已給人弄死了，不但沒人悲哀他是人類，並且沒有人悲哀這一種良好的勞苦的動物的死。這裏所有的祇是一些嗜慾，因怕屍身腐爛，就弄搬到外間，那是很麻煩的事。醫生和他底助手進了醫院，區長也跟在後面，醫生是一個矮胖的人，穿著一件絲綢的外衣，褲子也是綢的，緊貼在他那極肥的大腿上面。區長是一個小胖子，祇見他那紅臉袋圓得和球一樣，他常膨脹他底兩頰，又逐漸地放出了氣，這種習慣使他底臉袋更紅潤更圓了。醫生坐在床上，靠著死人，把他兩手托起了和助手一樣地動作，他又欠身把耳朵放在心口上，然後他起來把自己底額兒拉直。

他說：「不能多死了。」

區長卻用氣膨脹他底兩頰，又逐漸地把氣放了出來。

他問衛兵說：「他從那所監獄中來的？」

士兵告訴了，而且提醒他死人脚上還帶着鐵鍊。

區長說：「我就要取下這鐵鍊，又惠顧一個鐵匠了，謝謝上帝。」他又鼓起面頰，向門口走去，又逐漸地把氣放出。

南黑留脫夫問醫生說：「這個爲了什麼才這樣的？」

「爲了什麼才這樣的？你說他們爲了中暑死去嗎？這個是爲什麼？他們在獄中坐了一個冬天，也不操練，也沒光線，忽然取了他們出來，放在像這樣日光裏，成羣地走着，他得不到涼爽，當然要中暑啦。」

「那末爲什麼要送他們出來呢？」

「唔，這個嗎？你去問送他們的人罷，足下是什麼人呢？」

「我是一個客人。」

「噢，好了，再會罷，我可沒空哩。」醫生很是懊惱，他把自己底褲兒向下一拉，兀自到那病人底牀鋪那邊去了。

他問那曲臂牽頸，臉色灰白的人說，「好，你身體怎樣呀？」

那瘋子正坐在床上，卻把他底紙烟吸完了，便又對醫生那邊睡着起來。

南黑留說夫下來到了院中，走過那些救火員的馬匹，和幾隻母雞，那個戴銅帽的哨卒，走出大門，上着馬車，一見車夫又在那裏打盹。

第三十七章

南黑留脫夫到了車站，囚犯們都已坐在火車上，車窗都裝着鐵欄杆，有幾個人來看他們開動，他們立在月臺上，卻不准走近車輛。

那真磨死衛隊了，從獄中到車站，一路上除去南黑留脫夫所見到的兩人以外，又有三個囚犯中了暑，跌倒死去，一個是像先前兩個一樣，搬到最近的警區中去。兩個卻死在車站上，衛隊中的辦事人員卻以為很好，因為死去了五個不該死的人，就可減輕他們底職務，不過他們還有一些顧慮，恐怕在這樣的情形下，定要撤銷什麼法律上的事情，搬運死屍到指定的地方去哩，運到宜慈尼去的人銷案哩，傳遞公文哩——這些事情真非常可厭，在這大熱天裏更不得了。

衛隊人員忙着這些事情，等做完了，南黑留脫夫和另外一些就去請求他們准許到車子中去，結果沒得到允許，可是經過南黑留脫夫一疏通，便馬上許可他走上去了，那委員雖然放着南黑留脫夫過去，卻要他快去快回，就把話講完了，免得給長官撞見，一共十八輛車子，除去官員的一輛以外，另外的都塞滿了囚犯，南黑留脫夫走在旁邊，就聽見他們在做着什麼，所有的車中都是些鐵鏈聲，混和着高朗的粗鄙的聲音，對於他們底死囚犯，難友卻沒說一句話，大家祇在講包裹、飲料和爭座位等事情。

南黑留脫夫聽見一輛車中有兩個衛兵在那邊和囚犯說去手鐐，諸囚犯伸着自己底手臂，一個兵士就用着鑰匙打開那些手鐐，就都脫下來了；那一個卻在那裏召喚他們。

南黑留脫夫經過了男囚車，便到女囚車那邊去，在第二輛女囚車中，他聽見一個婦人呻吟着：「哦，呀，哦，上帝啊，哦呀！上帝啊！」

南黑留脫夫經過這輛車子，就有一個兵士對他指着第三輛，他就走到這輛車窗前，他底臉接近了，就覺得熱烘烘的氣

息，難着人身上的汗酸臭沖了出來；而且有着婦人們底清晰的尖聲。

座上都坐着紅臉流汗，大聲講話的婦人，他們穿着囚服和白色的短衫。南黑留脫夫底臉在窗戶那邊引起了他們的注目，坐得最近的婦人便停止了談話，向他望着。馬史綠娃穿着白衫，遮着頭坐在對面的窗前，美壓含笑着的菲陶西所坐的地方離開他很近，看見了南黑留脫夫她就暗推着馬史綠娃，指指那窗前。

馬史綠娃趕快立起來，把頭巾披在她黑髮上面，臉紅着帶上笑說：「好呀，今天很熱。」

「你收到那些東西嗎？」

「收到了，謝謝你。」

南黑留脫夫問道：「你還要什麼東西嗎？」這時車中的熱氣像爐火般沖了出來。

「我不要什麼東西了，謝謝你。」

菲陶西說：「我們可以喝些水嗎？」

馬史綠娃就重申着：「不錯，不知我們可以喝些水？」

「什麼，你們竟然連水也沒喝嗎？」

「方才他們放在這裏，但是都已光了。」

「我可以直對那衛隊裏的人說，現在我們要分別了，要到宜慈尼，大家才能相見呢。」

馬史綠娃說：「怎樣呢，你要走嗎？」她似乎不理會的一般，祇很熱情地蹣着南黑留脫夫。

「我要搭下一次的火車走。」

馬史綠娃無語着，祇深深地嘆着氣。

一個面孔嚴肅的老囚婦說：「先生，我聽見今天已經糟塌死了十二個囚犯，可是真的。」她聲音和一個男子一樣低沈。

這個老婦人是哥勒白娃。

南黑留脫夫說：「我沒聽見是十二個；我祇見到兩個。」

「他們說他們已殺了十二個，他們就沒事了，想想看罷，這些惡魔！」

南黑留脫夫問：「婦人中沒一個病倒嗎？」

又有一個矮小的囚徒說：「婦人比較康健些。」她笑了，指着方才發出呻吟聲的鄰車說：「祇有一個婦人，她終望着釋放呢，她在那裏走着。」

馬史絲娃過住那快活說：「你垂問我們有什麼事情沒有，這個婦人竟受罪可能留她下來嗎？要是你願意告訴官長……」

「是了，我願意。」

她目示着那含笑的菲陶西繼續說：「還有一件事情，她能一見她底丈夫……泰羅司嗎？他和你一起來了，是呢不是？」

一個衛隊委員過來說：「先生，你們不要談了。」

這人不是那允許過南黑留脫夫通過的人，於是南黑留脫夫就離開了車子，去尋一個官員，預備和他說那孕婦和泰羅司的事情，但是他既不能找着他（向衛隊問了半天）又沒得到一個回答，他們已忙得不開交了，有幾個人在那裏引導一個囚犯有幾個正在車中安置他們底東西，或許隨着一個女太太，這個女太太後面跟着那衛隊的長官，還有幾個正在跑着去拿他們底食物去，所以他們很不願回答南黑留脫夫。

南黑留脫夫在第一次打鈴以後（譯者按：俄國火車站上行駛列車計打三次鈴：第一次於未開前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行之第二次在十分鐘，最後一次就要開車。）才找到衛隊官。

這個短臂的官員正用短臂擦着他滿嘴的鬍子，而且聳着肩，不知爲了何事在罰責一個曹長。

他問着南黑留脫夫：「你要做什麼？」

「你把一個婦人放在那邊，她正要分娩了，所以我想不妨……」

「好罷，讓他分娩罷，隨後我們去做好了。」他匆匆地揮着手，一口氣地跑到他底車輛中去了。車衛卻拿着警笛，吹了一聲，走着過去，於是月臺上的人們和車中的婦人起着一陣哭泣和禱告的聲音。

月臺上，南黑留脫夫立在泰贖司旁邊，看着車輛逐漸馳過的情狀，鐵欄的車窗裏全是些男囚們光光的頭顱，接着就是第一輛女車，窗裏的頭有掩巾的，也有赤露的，第二輛在後，呻吟聲還縷縷不絕，隨着就是馬史綠娃們底舞繩，祇見她有許多人臨窗站着，望着南黑留脫夫，臉上起着一層動情的微笑。

第三十八章

南黑留脫夫所乘的客車離開車還有兩小時。他想利用這個時間再去見他底姊姊；但是一回憶早晨的印象，他心中就很憤怒，而且極爲灰心，竟使他在頭等車的休息室中的沙發上坐下來，覺得十分疲乏，所以他就翻過身去，用手揀着腦袋，立刻睡着了。

一個穿着制服的侍者拿着茶布，喚醒了他。

「先生先生，你是南黑留脫夫侯嗎？有一位女太太正在尋您呢。」

南黑留脫夫跳了起來，揉着眼睛，兀自追想自己在什麼地方和一早晨所發生的種種事情。

他在幻想裏聽見囚犯們底隊伍，沒氣的死屍，裝欄窗的火車，和關在裏面的婦人們，裏面有一個臨產無助的婦人，同時又有一個很動情的對着自己底微笑。

他現在面前的境界可不同了，祇見一張桌子，上面花瓶、燭盤、瓷器，都陳列着；靈敏的侍者兀自圍着桌子侍候着；空中盡頭處有一處櫃檯，一排瓶兒，幾隻菜罐，一個理髮師，和幾個理髮者的背影。

當南黑留脫夫起身坐落，逐漸追思他底事情的時候，聽見室中諸人現着探問的樣子，不知在那門道中有了什麼事情。於是他也聽去，原來是一羣人，抬着一隻椅子，上面坐着一個婦人，她底頭用什麼紗裹着，在前面抬着椅子的僕人，南黑留脫夫一想，自己卻認出他後面的是個關人，帽上還鑲着金條，很面熟，一個俏麗的丫頭帶着繸兒，束着圍裙，在椅後跟着手裏拿了一個包裹，一把陽傘，和一隻圓皮袋，袋裏不曉得放些什麼東西，接着就是那個厚嘴唇，粗脖子戴着旅行帽的哥爾察喀侯爵來了；後面的是眉仙，她底表弟米薩和南黑留脫夫的一個熟識的——就是那個長頸的外交家奧斯丁，依舊談笑風生，神情快活，他和眉仙不知講些什麼，談話而非常動聽，醫生在後面走着，很生氣地吹着一支煙，原來哥爾察喀家人要帶他們近城。

的產業所在移到宜慈尼鐵路上，婢女姊姊的一處別墅那裏去了。

這羣人——拾椅子的人們，丫頭和醫生——進了女候車室，竟使旁人起着一種敬意。但是老候爵卻留着不會走，在桌子那邊坐下，吩咐侍者弄東西吃。眉仙和奧斯丁也留在休息室裏，他們兩要坐下，忽然看見一個相好在門道那裏，他們就走到她那裏去了。這個婦人是娜脫蘭，洛格金斯開。

娜脫蘭走進休息室，阿喀羅弗·彼得跟甫跟在她後面，兩人就向四周環視一下。娜脫蘭同時看見她底弟弟和眉仙兩人，她祇向他底弟弟點點頭，卻先向眉仙走去。但是她既吻過她，立刻又轉向他這邊來。

她說：「我終於找到你了。」南黑留脫夫站起身來迎接眉仙，米薩和奧斯丁略略寒暄幾句。眉仙對他說他們底鄉屋遭了火災，所以他們不得不搬到她底姑母那裏去。奧斯丁就講着一場火燒的故事，說得極爲詭奇。

南黑留脫夫沒留心這事，祇轉身對着他底姊姊。

「你來了，我很快活。」

她說：「我來了好久了，阿喀羅弗·彼得跟甫跟着我呢。」她就指着阿喀羅弗，只見她穿着絲衣，戴着帽子，遠遠地立着，對他鞠了一躬，態度很嚴肅，而且躊躇着不願突然走上去。

「我們已在各處尋過了你。」

南黑留脫夫說：「我卻在這裏睡着了，你們來了，使我極爲歡喜。我正寫信給你呀。」

她驚惶地說着：「真的嗎？什麼事情？」

眉仙和紳士們曉得姊姊要作一種親切的談話了，就各自走開。南黑留脫夫和他底姊姊依舊坐在一張天鵞絨的沙發上，上面還放着一件花格子的絨衣，一隻匣子和一些別的東西。

南黑留脫夫說：「昨天我和你分別了以後，就想回去表示我底悔意，但是我不曉得他要怎樣做。我和姊夫說得很快，因此使我煩悶起來了。」

他的姊姊說：「我曉得，我確實知道你一定不是說這個。哦，你曉得啊！」她眼睛裏湧着淚水，她就摸着他底手。

語句很模糊，但他已經完全了解，而且受到極大的感動。原來她說話的意思是說在對她丈夫應有的愛情之外，她和弟弟的愛情也非常重要，極有意義，所以他們彼此間的許多誤會都使她萬分難過。

他說：「謝謝你，謝謝你。」突然他記起那第二個死的囚犯來，就說：「哦，我今天所聽見的事情，兩個囚犯給殺死了。」

「殺死嗎，怎樣？」

「不錯，殺死了。在這樣大熱天裏，他們卻把他們放了出來，就有兩個人中暑死了。」

「不能灑什麼，今天嗎，方才嗎？」

「不錯，是方才我聽見他們底屍體了。」

「那說開問着，但是爲什麼要殺死呢？那個殺死他們的呢？」

南黑留說夫感到她也帶了她丈夫的眼睛來看這事情的，就含怒地說：「強迫他們走路的人們殺死他們的。」

阿喀羅弗已到了他們的旁邊，說着：「唔，上帝呀！」

南黑留說夫繼續說：「我們一些都不曉得那些不幸的人所遭遇的事情，但是這事情卻應該曉得一些的。」他看着老

哥爾察喀，哥爾察喀坐在那裏，頸上圍着一塊毛巾，身前放着一個瓶兒，那時剛轉過身來對着南黑留說夫。

他喊着：「南黑留說夫，你願和我一起吃些點心嗎？在一個長期旅行之前，這是很有趣的。」

南黑留說夫謝絕了，就回轉身去。

南黑留說夫繼續說：「但是你要去做什麼事情呢？」

「我能够做的事情，我不曉得，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做一些事情，我要盡力做着我能做到的事情。」

她笑了笑，又看着哥爾察喀一眼，就繼續說：「不錯，我理會的，再說他們怎樣呢？這就能沒事嗎？」

「完全能够的，我還以爲兩方面都沒有一些悔心呢。」

她膽怯地繼續說着：「真可憐呢，我很發愁，我是歡喜她的，但是，如果那是這樣的，那末爲什麼你想縛來……縛在你自

己身上呢？爲什麼你要去呢？」

南黑留脫夫回答說：「我去，因為我應該去。」他底語調冷而嚴肅，彷彿要停止這個談判似的；但馬上他感到自己底冷淡是可羞的。他一面看着那老僕，一面在想：「爲什麼不把我所想的種種事情告訴她，而且讓阿喀羅弗聽聽呢？」在這個老僕人之前，就更使他給姊姊表示自己底決心的欲望加強了。

他說：「你說我想娶克裏薇嗎？好的，你看，我決心要做這事，但是她卻堅決地反對。」他底聲音顫抖起來，彷彿在平時說起過事時的一般。他又說：「她不想接受我底犧牲，但是她正在自己底地位裏，自己犧牲了許多，要是這個犧牲祇是一種一時的衝動，那末我卻決不能承受這個了，所以我要跟她同去。她到那裏，我也到那裏，盡我底可能，竭力來減輕她底惡運。」

娜脫蘭靜默着，阿喀羅弗露出一種含着開意的神情來聽着她在晃着她自己底頭腦。這時，那羣人又從婦人室中現了出來。那個漂亮的僕人——飛利浦和關人抬着哥爾察侯爵夫人，兩人正抬着她走，她突然止住他們，招手叫南黑留脫夫出來。她底神態可憐而衰頹，伸出她帶戒子的白手，懷着恐懼，很希望他底手來堅強地握一下。

她說着那天的溫度：「可怕呀，我真受不了了，這種氣候要燒死我了！」她很短地談了幾聲俄國氣候之可怕，而且請南黑留脫夫過訪他們，接着她就對兩人做了一個手勢，又向前走去。

她被抬走的時候，她回過她底長臉對南黑留脫夫繼續說：「一定要來見見我們。」

侯爵夫人等這羣人轉到右面，向那頭等車走去。南黑留脫夫和擔夫、泰膳司就轉向左面去；擔夫帶着他底物件，泰膳司拿着他底包裹。

南黑留脫夫點着泰膳司向他姊姊說：「這位是我底同伴。」他先前已把他底歷史對她講過了。

常南黑留脫夫站定在一間三等車室的時候，泰膳司和那擔夫把東西帶進去了。娜脫蘭說：「一定是三等嗎？」

他說：「不錯，我隻坐三等。我和泰膳司一起走呢，還有一樁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把柯希明希奇田地贈予農夫們；要是我死以後，你底孩子就承繼着罷。」

娜脫蘭說：「達米特來，不要！」

「要是我送掉了它，當然這東西都是他們的，我也不要娶親；即使我娶了，也不會有孩子的，所以……」

娜脫蘭說：「這米特來，不能這樣說！」但是南黑留脫夫已經看出她很快活聽到自己說這件事情。頭等車空的一邊，高高地站着，一羣人，依然還注意着那車空，原來哥爾察喀侯爵夫人已給拾在裏面的。好些乘客都已坐在位子上，有幾個遲來的人，急忙地在月臺的地板上快步走着，蹣跚地，車衛請着乘客進來，並且請送客的人出去，就關上車室。

南黑留脫夫走進那熱而薰臭的車室裏，卻立刻又走出來，躡到後面的小月臺上。

娜脫蘭戴着時式的帽子，披着美麗的披肩和阿喀羅弗一起立在車室近旁，她正要找些話來說着。

她不能說出一通信的話，因為他們常常恥笑這種離別的口頭禪，姊妹間底親等之情洋溢在他們心底，那知利那間竟給談論財產的事情所破壞，他們感到彼此疏遠了，這樣，當火車移動的時候，她倒快活了，她又憂慮又潑存地點了點頭，祇說：「再會，再會，達米特來！」

但一等火車開過，她就想自己應該如何對他丈夫學說和她弟弟兩人的談判，因此她底臉就變得嚴肅而又煩惱了。

雖然南黑留脫夫對於他底姊姊除掉慈愛的感情之外，就沒有什麼了，雖然一些事情都不隱瞞，但是他現在對她也感到鬱鬱不安而願意分別，他覺得這個以前和自己十分親愛的娜脫蘭現在已不存在了，她祇是一個奇怪醜陋黝黑多毛的人的奴隸罷了，拿田地送給農夫們和承繼等事是對於她丈夫極有利益的，當他說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她就笑逐顏開，極有精神，他日擊這種情形。

這情形，就使他憂愁着。

第三十九章

極大的三等車終天暖在炎陽中，裏面的熱度極高，南黑留脫夫也留在後面的月臺上沒有進去。但在那裏也沒有新鮮的空氣，車子經過了房屋，又有一陣和風拂過月臺，他才爽快些了。

他自語着對姊姊說的話：「不錯，殺死了。」於是在他底想像中和另外一些印象裏，那第二個死囚犯的漂亮面孔，就很清楚地顯現着，嘴角含着微笑，眉鬢愁着，難過的綠髮下藏着半潤的耳朵。

他想：「這正可怕呢，他給人家害死了，卻還沒人曉得誰害死他，可是你已給人家害了，他像另外的囚犯一樣，是給馬史綠尼可夫的命令所引出來的，然而馬史綠尼可夫簽着一張公文，發出了命令，也是普通的事情，決不以爲他自己有罪的，那診視囚犯的仔細的醫生更以爲自己無罪了，他在正確地執行他底職務，祇知把病人分離開來，他什麼會預知這可怕的程度，他們人數這樣多起程又這樣晚呢？那獄長祇知道執行命令，命令說某某男女流犯和囚犯要送出去，他就照着命令去做，護送兵也沒有罪，他們底責任是在一定的地方收了一定的人數，依然把同樣的人數解交下去，他督率他們一如平時，卻不能預見兩個像所看見的很強壯的人會不能忍受而死去，沒有一個人是有罪的，可是兩個人竟給這些人所殺害，這些人卻又無辜於他們底死去。」

南黑留脫夫又想：「總督們呀，獄長們呀，法官們呀，和警察們呀——所有這些人們去處置人類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爲沒有什麼，卻不知一念之錯，有些不幸的事情由此產生了，馬史綠尼可夫呀，獄長呀，護送官呀——假使所有這些人們不是總督，獄長，官長，那末於這樣一大羣人在這樣的天氣裏送出的之前，他們就要深深的考慮二十餘次——就要在路上停歇二十多次，聽見一個人出了毛病，喘着氣，就得領他到蔭涼的地方，給他喝些水，休息一下，要是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末他們還要表示哀憐之情呢，然而他們不但不做這種事情，而且還要阻止別人去做，他們不想到人類的責任，卻祇念念不忘於他們底職司，把職司看得太高了，那就罷了嗎？」他再想：「要是我一度允許無論什麼事情（祇須小時，或在特殊情形下就够

了) 都能比一個愛我們同類的情感還重要。那末沒有罪意，就不會有罪惡。即我們可以隨便去犯罪了。」

南黑留脫夫底思想佔據他底腦海，他不曾感到天氣在變了。烏雲正低垂着遮住了太陽，一起濃密的烏雲從西方飛速行過，在遠處已有大點的粗雨打在田野和樹林裏。雲中的濕氣混合了空氣，閃閃的電光不時掠開烏雲，甸甸的雷聲交和着隆隆的車聲，雲飛馳着近了，風吹着雨顆，斜擊在月晝和南黑留脫夫的衣上。地面稻子需要着雨太久了，一下雨，兩種氣味就混空氣混合他駛到車裏的那一邊，吸着新鮮的溼空氣，就自在那裏望着花園，樹林，黃的小麥田和綠色的燕麥田和深綠色的開花的馬鈴薯，一一向後消逝。許多東西更光輝了，綠的更綠，黃的更黃，黑的更黑。

這陣有益的大雨竟讓園地和田野復活了，南黑留脫夫非常喜歡這種景色，他自語着：「多些，多些，多些！」這次驟雨延遲得沒有多久，雲的一部份降下變成了雨，一部份已過去了，不一會最後一滴甘雨就直降到潮濕的地面上了。一剎那間太陽又重現了，許多東西又光亮起來，抬頭望，祇見東方天地不遠的地方顯出一條光明的彩虹，這一端已經漫散，紫色層是多末鮮明。

自然界的變化已經過去，火車在山路的斜坡處由高馳下，南黑留脫夫自問着：「是喇，我獨自想着什麼呢？」

「哦！我正在這裏想着那殿在職的獄長和護送官呢，他們大都是虔實的人，所以這樣殘忍，祇因為他們底職務關係罷了。」

他記起了馬史，維尼可夫底冷峻和獄長的嚴肅，和護送員的殘忍——拒絕求座的人們坐車，車中有個婦人要生產，他也不去注意，只因爲這些人們有着職務，所以最簡單的憐憫之情都透不進了。山路用着不同的顏色的石頭砌着，雨水不能滲入地中，就順流而下。南黑留脫夫瞧着石路尋思：「他們做了官吏，人性就不能滲透他們，正和雨水不能滲透這砌地一般，砌波或許要用石頭，但一看地上沒有植物，就使人發起愁來，原來這個地方也像這條山路的上面一般，也能够生產稻粒，青草，叢木或小樹。」

南黑留脫夫又想：「在人間也是這樣的，這些總督呀，獄長呀，警察呀，也是不能少的；但是一看到人間沒有了人類的要物——就是相互的愛和同情——卻使我恐懼起來了。」他繼續想着，「事情是這樣，這些人誤認不是法律的東西爲法律，

而完全不認法律是永久的法律，上帝在人類心中所定的法律，當我一接觸到這些人的時候，那個就是我心中覺得不樂的原因，我祇怕他們，他們真可怕，比強盜們更怕強盜有發善心的時候，他們都決不會有的，惻隱之情在他們心中正和植物決不生在石上的一般，這多末使人恐懼呢！據說普該弱夫黨和藉金黨（這兩個黨前者在十八世紀後者在十七世紀）是極可怕的了，但是這些人卻可怕得千倍哩！

南黑留脫夫又想著：「現在所謂基督教的，仁慈的簡樸的，和藹的人們犯了最大的罪，卻還不曉得自己有罪，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個問題祇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可想：就是一看他們底作為就行了，這些人祇有三件必要的事情：第一他們應該是總督、獄長、警長等等，其次他們應該充分地了解一種事業，這種事業表面上為政府服務，可以由你拿人家不當人看待，第三他們應該團結一氣，他們共同負責事業的結果，不使落在個人身上，現在我已證明，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可怕的行为為決不存在世界上，有人以為和人類相處的時候，就能另闢境界，卻不曉得許多事情都根據在這裏了，境界那裏會有呢？我們和事物相處可以不用愛——我們砍樹、製磚、打鐵自然用不到愛——但是我們人類間卻不能不用愛情，正和我們與蜂羣相處不能不加小心一樣，假使後者不加小心，那末你要損蜂害己了，人類相處和這理由一樣，卻要用互愛作為人生的根本法律，一個人不能強要人家愛他，彷彿他能強迫自己工作似的，但是一個萬不能和人類相處而不用愛，要是一個人有求於人或有望於人，那末格外要用愛情的了。」南黑留脫夫繼續想：「要是你心裏覺得沒有愛情，那末靜悄悄地坐着，自己去和許多事物，還有自己及凡你所喜歡的東西週旋罷，祇要不和人類相處就好了，好像你餓了，祇不妨礙自己，你就可以去吃，所以你愛時，祇須有用而無礙，你就能和人類相處，如果你自己像我昨天跟姊夫似的，不用愛來相處，那末你自招的痛苦就要險，我生平一樣地無窮了。」南黑留脫夫思索著：「不錯，不錯，是這樣的。」他又重新想一下：「這是真的，不錯，這是真的。」在酷熱之後，他享受了清新的空氣，而且解決他那久未解答的懸案了。

第四十章

南黑留脫夫底車上座位已經滿了。這裏有傭僕，工人，工廠職員，屠夫，猶太商，店鋪夥計，工人之妻，一個兵，兩個女太太，（一老一少，老的露出手臂，帶着手鐲）和一個嚴肅的紳士，他黑帽上有個帽徽，他們就座的喧鬧繼續了半天，現在大家都靜了。有幾個人，在剝吃香瓜子，有幾個在吸煙，還有幾個在談着天。

泰騰司坐在車門右邊，很是快活，他給南黑留脫夫守着一個座位，和他對面一個講得很有趣；這個人很強壯，穿着一件布衣，後來南黑留脫夫才曉得他是一個園丁。正要到一个新所在工作去，南黑留脫夫沒有到泰騰司那裏的時候，先在門口停留一會，離去一個教長老頭兒不遠。老頭嘴邊長着白鬚子，穿着一件紫花布的外衣，正和一個農裝的婦人說着話。婦人的一邊坐着一個七歲的小姑娘，她穿着一套村服極美的頭髮上披着一塊巾兒，在不停地吃着香瓜子。

那個老頭一轉身來，瞧見了南黑留脫夫，他就在那發着光的座上拉起了自己底衣襟，給南黑留脫夫讓出些餘地，帶着一種友愛的神態說：「請呀，這裏有一個座位呢。」

南黑留脫夫謝了，就去坐着，那婦人等他坐了，就繼續他們那給打斷的談話。

她正從城中丈夫那兒出來，要回村去，她正講着丈夫相待的情形。

她說：「我在那兒過了狂歡節，現在，上帝幫助我，我又在那裏了，那末在聖誕節一天，上帝也願意我去的了。」

老頭兒瞧了南黑留脫夫一眼，一面說：「那就好了，最好時常去看他，否則一個少年人住在城裏，是很容易變壞的。」

婦人說：「唔，先生，不會我底那個不是那種人，他永不做沒意思的事情，他像年輕的小姑娘一般，他賺來的錢都送回家裏，儲在一個櫃裏，至於我們這裏的女孩子呢，他們卻很歡喜她，也沒什麼了。」她笑了起來。

小女孩吃着香瓜子，吐着殼，一面靜聽她母親的談話，而且抬着頭，似乎要證實他們底話一般，用着她安詳靈敏的小眼

斷注視在南黑留脫夫和老人的臉上。

老頭兒說：「好，他竟然這樣聰明，那更好了。」在車空的那邊，坐着夫婦兩個，光景他倆是工廠裏的職工；老頭兒瞟他倆一眼，說下去：「沒有那種事情嗎？」原來那個男的，正仰着頭，捏着一個瓶兒，把酒倒下去，喉嚨裏去；那個女的呢，卻捧着一個袋兒，坐着很專心地看着他，那個袋兒就是裝着瓶子的。

那個和老頭兒講話的婦人，快活又有機會揄揚她底丈夫了：「不，我的那個，也不喝酒，也不抽煙呀，先生，世界上真少有人這樣的人了。」她轉對着南黑留脫夫接着說：「他就是那種人。」

老頭兒瞟着那工廠的工人說：「怎樣好呢？」那男人喝過酒，把瓶授給他的妻子，她笑了笑，搖着頭，也就舉起酒瓶湊近口邊。一瞧南黑留脫夫和那老頭兒正在注視他們，那工廠工人就招呼起南黑留脫夫來。

「先生，怎樣噯？說我們喝酒嗎？既沒有一個人聽見我們如何做工，但人人卻聽見我們如何喝酒，我賺下錢，便喝着酒，而且來款待我底老婆，以外就沒另外的人了。」

南黑留脫夫不知如何是好，祇說着：「是，是。」

「真的，先生，我底老婆是一個穩健的女人，我以為她是好的，因為她很能體貼我，馬弗拉，我說對嗎？」她底妻子把瓶子遞給他說：「你喝掉這酒吧，我不多喝了。」她又繼續說：「你這樣噯噯做什麼呢？」

「你看她是好的……好的（突然，她像少油的車輪一般，啾啾呀呀地叫了起來。）馬弗拉，我說得對嗎？」

馬弗拉笑着，帶了醉態搖着手。

「哦，我的，他又來了。」

「你看她是好的……好的，但是祇要讓她把她底尾巴放過繩索去就好了；你說不出她要到什麼東西上去……我說得對嗎？先生，對不起我已喝了一下了，怎樣辦噯？」那工人說着，疲倦得想睡，他就把頭放在那含笑的妻子底大腿上。

南黑留脫夫和那老頭兒一塊兒坐了些時候，老頭兒就把自己種種的事情講給他聽，老頭兒是個爐匠，他已做了四十年，所做的爐子，委實太多，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現在他想休歇一下，但是他總分不出工夫來，所以他進城來雇了幾個月。

輕的人那時候他正要到鄉下去，看看他家裏的人們。南黑留脫夫聽完老頭兒的故事以後，就走到泰騰司給他守着的地方去。

陶丁坐在泰騰司的對面，抬頭望着南黑留脫夫附和着說：「先生，很好，請坐下罷，我們把口袋放在這裏好了。」

泰騰司笑着：「真太緊了，但是我既是朋友，也就不要緊啦。」他就把包裹搬過去，橫在窗戶那邊，那個包裹光景有五石多重，泰騰司舉起來，卻像一根羽毛一般。

他說：「地方很寬，而且一個人還能隨意坐着或站着，我們很是安適的啦。爲什麼要假裝不安適呢？」他滿面放着光，顯露友愛和仁慈。

泰騰司自己常說，不喝酒，就不能說話；他說酒能够幫助他尋出好字眼來，這樣，他可以說明各種事情了。的確，泰騰司酒醒了，他就默然不語，到一喝酒的時候，他就談笑起來，可是他平常喝酒，祇是偶然試試罷了。他既喝了酒，可就滔滔汨汨說了起來，說話間的簡樸與爽直還在其次，最使人感動的是他那仁愛之情溫和的碧眼，和藹的笑容，那種仁愛之情便很自然地流露着。

今天他就在這情形中了。南黑留脫夫走近過去，就打斷了談話；但當他放好包裹的時候，泰騰司又坐了下來，雙手墊在膝上，眼睛直對着陶丁面上，又繼續講他的故事了。他把他女人的事情很詳細地講給他底新朋友聽，把他充到西伯利亞去的事情，和他現在跟着的緣故。

南黑留脫夫從來沒有聽到這詳細的故事，所以他也在很有趣地聽着。當他走上去的時候，故事已經講到毒殺的計策已經成爲事實，和家人發現那是菲陶西的所做的。

泰騰司誠懇地招呼南黑留脫夫說：「我正在這裏講話，大約就是我的打攪罷。我適巧碰到了這樣一個誠實的人，我們就說了起來，我都講給他聽了。」

南黑留脫夫說：「我聽見的。」

「很好，我底朋友呀，這樣事情便露了。母親呢，她拿了餅去，她說，我要到警官那裏去哦。」我的父親正是一個老頭兒，他

說：「妻呀，等一等罷，這小婦人祇是一個小孩子，她自己也不理會做什麼事情呢，我們應該憐惜些，她還可以明白過來啦。」呵，但我母親不肯聽，她說：「我們如果留着她，她會像殺蜂蟻一樣的把我們都結果了。」好呀，朋友，後來她就到警官那裏去，他不大會就闖了進來，搜着證據。」

園丁問着：「好，你呢？」

「我好，你看，朋友，肚痛又嘔着滾起來了，我肚內的東西都傾出了，我話也不能說了，好，後來父親去套着馬，把菲陶西放在裏面，先到警區，後來就到縣衙門裏去了，你曉得，她是始終如一的，所以就將所有的，都供給知縣聽了——她如何得到祇霜，怎樣捏成餅兒，全說了，他說：「你爲什麼要做這事情呢？」她說：「爲什麼因爲我恨他，我願意終身在西伯利亞，不願和他在一起。」那就是我了。」泰腊司說到這裏就笑了。

「好，她把所有都供了，後來，當然是……這半父親就獨個兒回家了，收穫的時候到了，母親一個人剩在家裏，她也不再強頂了，後來我們想怎樣辦呢？我們不能保她出來嗎？後來父親去見一個官吏不成，又去見別個，我想他已走了五趟，我們就想作罷了，適巧後來我認識了一個書記——這樣機巧的人，是不容易有的，他說：「你給我五個盧布，就能弄她出來。」減到三個，他就同意了，好，你想怎樣呢，朋友，我就當了她自己織成的蘆布，把錢給他。」泰腊司接濟長聲說：「等到他寫好了狀子，我立刻就去辦理，那時候我就自己去帶她回來。」

「好，朋友，後來我到了城裏，安置了馬匹，帶着那張狀子，跑進監獄，「你有什麼事情？」我說：「這就是我底事情，你把我妻子關在獄中了。」「那末你有狀子嗎？」我將狀子給了他，他對我看了一看說：「等罷罷。」我就坐在一張長凳上，一看太陽，那知時候已經過午了，有一個官吏走了出來：「你是華古索夫嗎？」「我是的。」「好，領她去罷。」祇見門開了，他們領她到了外面，她依然穿着先前的衣服，一些沒差些，「好，過來罷。」「你可是走來的？」「不是我騎馬來的。」於是我就去付了容棧裏的賬，把剩下的乾草全放在車裏，再蓋上一塊粗蘆布，好使她坐在上面，她上了車，圍着她底披肩，我們就開車了，她一句也不說，我也靜默着，我們快要到家，她才說：「不知你底母親如何了，她還活着嗎？」「是的，她活着呢。」「父親呢，他也活着嗎？」「是的，他活着。」她又說：「泰腊司，我不懂事，你恕了我罷，我做的什麼事，我自己一些也不知道。」於是我就說：「空

話是沒用的，但是我早已饒恕你了。」她靜默着，我們到了家裏，她就一面跪在母親的腳前，母親說：「上帝將要恕你，父親說：『你好呀，過去的事情也就算了，從此你應竭力望好，現在還不是分說的時候；只有希柯樂達拉那裏的收穫須去收拾一下。』」那地方本是瘠田，得到上帝的幫助，竟會長出好些小麥，連鐮刀都割不下了，它們長得又多不重，都垂了下來，現在應該去收割了，明天你和奈騰司最好到那裏去看一看。」好，朋友，從那時起她就做工，那知做得人人都奇怪起來了，我們正租了三畝田，托了上帝的福，我們得了小麥和燕麥的豐收，我刈割她縛滑車，有時候我們一起去收割，我很會做工，不怕什麼，但她應該沈靜，她是一個靈敏的人，年紀很輕，非常活潑，說到工作和朋友，她就熱心，竟使我要阻止她了，我們回到家裏，我們手指腫了，臂膀也變了，但是她還不休，還要跑到穀倉那裏去捲滑車的繩索，預備第二天用，她是變了。」

國丁問：「好，那末她對你變得仁慈一些嗎？」

「那當然囉，她愛着我，好像我們靈魂融和在一起了。不論我想什麼，她都能瞭解，就說母親罷，她很生氣，卻也不由地說：『我們底非陶西似乎已經變了，她現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記得有一次我們用兩輛車去運滑車，她和我在前面一輛裏，我就說：『非陶西呀，你怎會想做那事情呢？』她說：『我怎會做這事情嗎？這是這樣的，我不願意和你在一起罷了，我想我願意死去，也不和你在一起。』我說：『那末現在呢？』她說：『現在你卻在我底心上了。』」奈騰司停住嘴，快活地笑了起來，似乎吃驚一樣地晃了晃頭，他繼續說：『我們剛收穫了麥回來，我就去灌溉蘇田，那知我回家的時候，』他說到這裏，便停頓了一下，「就聽見一張傳票，說她應受審問，原來她還要受審呢，我們早已把這事情忘懷了。」

國丁說：「這卻非惡人做不到，不論何人自己想想，生生地毀掉一個人嗎？有一次我有一個同伴，」他正要開始說一段故事，火車卻逐漸地慢下來了。

他說：「我們似乎到了一個車站了，去喝口水去。」

談話中止着，南黑留脫夫就讓那副了下車，走到車站的溫月臺上。

第四十一章

在南黑留脫夫沒有出去以前，他聽見了幾輛馬車在車站的院子裏，有幾輛是三隻馬的和四隻馬的，牠們很肥，馬其上還了當地掛着馬鈴。他從月臺黑而又濕的地板上躡出來了，聽見一羣人立在頭等車前面，裏面有兩個人最招人注目，一個是瘦腳長身的青年，一個是矮胖的太太，插上貴重的帽羽，穿着一件雨衣，青年的一旁有一隻壯大的狗，頸上套着一個貴價的項圈，有幾個拿着包裹和雨傘的僕人和一個馬夫，在他們後面立着——他們也是來迎火車的。

這一羣，上自那胖太太下至那個拿着長衣立着的馬車夫，全都露出一種自信和安閑的態度，許多好事而靈媚的人立刻就包圍這羣人——戴紅帽的車站司事人，一個憲兵，一個很瘦的少婦（這個婦人服裝是俄國式的，頸上流滿着汗珠，一夏天她專門看着火車過來）一個電報局的書記和男女乘客們。

南黑留脫夫認識那牽狗的青年是小哥爾察喀，那個胖太太就是侯爵夫人的妹妹，現在哥爾察喀家人就遷到她底出產那裏，金帶長靴的車衛打開了車門，獨自立着捏着門表示敬意，飛利浦和一個穿白裙的擔夫，便把坐在疊椅上的長臉的侯爵夫人，極謹慎地抬了出來，姊妹兩人相見了，大家寒暄問候，咕咕呱呱的法國話就飛散了起來。

侯爵夫人要坐轎車呢，還是做車？終於，隊伍就向出口處發動，那個帶着鸞的閩婢跟在後面，拿着陽傘和箱子。南黑留脫夫不願會見他們，向他們一一告別，因此他還未走到門口，就站定了，候着全隊過去。

侯爵夫人，她底兒子，眉仙，醫生，和婢女先走出去，老侯爵和他底姨兒留在後面，南黑留脫夫離去太遠，所以什麼都聽不清楚，祇在他們底談話聲中聽到一二句斷續的法國話，有一句話，侯爵已把它說了好幾遍，不知爲了什麼，這句話的腔調竟會留在他的記憶中。

有禮貌的車衛們和擔夫跟在侯爵和他底姨兒後面，他們走出車站了，只聽見侯爵仍然用着那高聲自信的普調說着

那幾句同樣的話：「哦，他是最最上等社會中的人物，最最上等社會的人物。」

這時，突然從車站的角隅裏發現了一羣穿著樹皮鞋的人，他們還擠着羊皮外衣和袋兒，走到一輛最近的車子那裏，雖然脚步很輕，卻是很決心的，他們正要進去，那知馬上給一個車衝趕走，工人們沒有停步，祇是匆忙地，互相擁擠着，走到第二車那裏，就走了進去，對着車角和車門守着，他們底包裹但是又有一個車衝由站門那裏望見了他們，就厲聲對他們呼喝起來，工人們已經進去，經那車衝一喝，就又奔出，卻依然向下走去，脚步仍舊輕而堅決，走到另外車子那邊——這輛就是方才南黑留脫夫坐在裏面的那車子了，一個車衝又要來阻住他們，但是南黑留脫夫就說裏面很空，他們最好走到裏面去，他們答應着就走了出去，後面跟着南黑留脫夫，工人們正要坐了，當時那個帶帽徽的紳士和兩位太太聽見他們車中發生這種事情，竟當作一種人格的侮辱，就發怒抗議着，想趕他們出去，這些工人們——他們一共二十個人，有老的，很年幼的，他們底臉都疲乏，蒼黑而憔悴——又立刻望下走去，穿過車室，祇向那座位，車壁和靠着包裹的車門看了一眼，他們顯然覺得自己是錯了，他們彷彿預備向下走到世界盡頭一般，他們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坐，只要大家叫他們坐在什麼地方——甚至被釘上都能够的。

他們又碰見了一個車衝，祇聽見他喝着：「你們這些惡鬼，要死撞到那裏去，在這裏坐下來。」

兩個婦人中，一個年紀較輕的用法語喊着：「這裏的事情可真有些希奇。」她滿以為她底好法文定能引起南黑留脫夫

的注意。

那個帶手鐲的太太獨自斜着臉，在那裏用鼻子吸氣，她和在有趣的農夫們一起，倒也覺得快活；她在喃喃地說着那些樂趣，卻聽不出在說什麼。

大凡人們逃出了某種危險的境界，是會覺得快樂而平安的，那些工人們嘗到這些味兒了，就抖一抖身子放下他們肩上的重包裹，塞進座位的下面。

園丁起先離開了他自己底地位去和奈騰司說話，現在卻回來了，這樣南黑留脫夫和園丁一出去，馬上就空了三個座位，奈騰司對面空着兩個，旁邊空着一個，那時候有三個工人已佔着了三個座位，但是南黑留脫夫穿着紳士的衣服，走到他

們那裏的時候，他們就慌忙地站了起來要離開。南黑留脫夫勸住他們不要動，自己便走到車室中間，門道邊的座臂上坐下。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工人和一個年紀較輕的人在一起，他臉上顯着驚訝，甚至恐懼着。南黑留脫夫不像一個紳士的氣派，不但不罵他們和趕開他，而且還放棄他自己底地位讓予他們。他們又驚疑和躊躇了，他們以為這事情不知要有怎樣的壞結果呢。

但是停一會就聽見南黑留脫夫和泰蘭司在簡明地講着，他們才理會沒有什麼暗計。他們是多末快活，他們就叫一個小孩坐在包裹上，而且死要讓南黑留脫夫歸座。有一個較老的工人坐在南黑留脫夫對面，首先他終結着，他兩條腿，恐怕碰着這位紳士，但過了一會，他就變得像朋友似的。他同南黑留脫夫和泰蘭司講話，他有時想把自己底話引起一種特別的注意，他甚至很親切地打着南黑留脫夫底膝蓋。

他把他的事情全說給他們聽，他是在泥炭田中做工的，現在他從那裏出來，要回家去了。他做了兩個半月，工錢祇積到十個盧布，因為他在被雇着之前，已經預付了一些。那時候他正要送錢到家裏去，他說他們做工立在水裏，總須沒到膝上，從日出起至日落止，一天祇有兩點鐘喫飯的閑空，其餘都是工作時間。

他說：「不慣做這事的人自然覺得困難了，但是如果伙食不錯，那末一個人做慣了的時候，也就不要緊了。起初伙食弄得極壞，後來人們一抱怨，伙食開來得好了一些，這樣工作就容易做了。」

接着他又說給他們聽，他如何做了二十五年工，和怎樣把自己賺來的銀子送回家裏：起先把錢交給他底父親，後來交給他底哥哥，現在他交與他底姪兒，因為他底姪兒現在在當着家了。他自己不消費什麼，他一年賺着五六十個盧布，他祇用去兩三個買兩種奢侈品——煙葉和火柴。

他現出了歉然的笑容：「但是我是一個罪人；我疲乏起來，有時候還要喝一些燒酒呢。」

繼而他又對他們說着婦人們在家裏做工的情形，工頭在起程的前一天用半桶燒酒給男工們的情形，死去一個人和回家病了一個人的情形。他所說的那個病人就在這車的一角，他是個年輕的孩子，淺灰的臉，嘴脣也發了綠色，還是一個癩疾病患者。南黑留脫夫就走到他那裏去，但是這孩卻祇向上看着，兀自嚴重而苦痛。南黑留脫夫也不去問他，免得他煩惱。

卻勸着那老的人給他買些金雞納霜，他還寫下了藥名，他要給他買藥的錢，但是那個老工人卻說他自己有錢。

老人對奈譜司說：「好，像我這樣的老出門，卻沒碰見這樣一個紳士，他不但打你底頭，而且還讓給你他底地位。」

南黑留說：「夫，瞧着那些強健的肢體，襪子的衣服，蒼黑的和藹的臉孔，他覺得在自己的四周包圍了新的人們，和着一種深澀的，勞工生活的興趣，快樂和痛苦，他就想：『是的，這個真是一種非常新奇的世界呢。』」

南黑留說：「夫，想起哥爾察，喀侯的話，而且想起了他們一家的那種墮落的，奢侈的世界，心中思索着：『這裏才真是大的世界呢。』一個旅行者發現了一個新的，沒人知曉的，而且美區的世界，當然非常快樂。南黑留說：「他是真個快樂了。」

第四十二章

馬史綠娃等一批人犯已經過了三千哩路釋了。她和另外的犯人都給公家用火車和輪船克配到了勃爾摩村。她所以能一同跟着政治犯發配，這是南黑留脫夫的力量，和政治犯裏有個叫菲拉·特黑佛的在旁想法，才被允許。

這回勃爾摩底長征，很使馬史綠娃在心上受到痛苦。身體上受苦是太擁擠，塵埃飛揚，那些瘋狂惡徒底胡謔；心理上是因為同那些可憎的賤民一同起居。那些惡漢般的男犯，雖然各人給鎖着，卻膽敢做出一種風情的醜態來。他們常常包圍着她，不給她一些安靜。在那些人犯，獄吏和衛兵中，都各自着上污穢粗糙的衣服，使人難受；只有一般女犯肯裝着她們習慣的醜態之間，時時刻刻地這樣鬧開氣。馬史綠娃卻格外的受害。她多末美麗，而且人家都曉得她以前的事情。可是她總不理睬所有男犯的那些醜態，因此他們很氣，對她有着一種惡意。可是她有兩個熟人，菲陶西和德膳司。德膳司因為聽見他底妻子做女犯很苦，所以他有意給捉到宜慈里，洛夫高羅地方，好保護她。因此也是一個罪犯和大家一起走。馬史綠娃坐在他倆相近之處，所以還安靜些。

馬史綠娃已被允准跟政治犯在一起，她就好得多了。不僅因為那些政治犯起居食息待遇得好些，而且不再給那些惡漢所騷擾。她生活的確改變過來了，她可以不想起她時時求忘懷的過去的事情。實在這末一遷移，最大的有益就是她認識了好些人，他們都願意感化她底品性和行爲。

馬史綠娃被允准和政治犯一起在欄柵中居住；可是她是一個強健的婦人，所以要逼着跟刑事犯一起走。在路上從托姆司克地方起總是步行着。其中有兩個政治犯，一個是瑪麗·彼得綠南娜，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少女，揭眼睛，首先南黑留脫夫到監獄裏去見特黑佛的時候，他很注意她，還有一個希蒙生，是蓬髮深眼的黑少年，南黑留脫夫也很注意他。他現在正給遣發到耶那斯縣去。瑪麗·彼得綠南娜現在走着，她把車上自己底地位讓給一個懷孕的女犯了。希蒙生卻以為享樂階

級特權是不合公理的，所以也步行着。這三個人——馬史綠娃、瑪麗·彼得綠甫娜和希蒙生，每天早晨起跟着其他罪犯們起身，那在車中的罪犯總要落後，這是末次的被罰的苦行，以後直到某大城，那裏才有一個新官來管理這批罪犯。

那天是潮溼九月天的早晨，突然吹來一陣狂風，雨和雪接着降下。全隊罪犯（大約四百個男犯和五十個女犯）已經聚在圍鎖着的大法院中，有一些在圍牆那護送的官長，因為他正派幾個罪犯，給他們兩天的雜錢，去分散給另外的犯人；有好些爭着向幾個進場的女販搶買東西吃。外邊可以聽到罪犯竄錢的聲音，搶買和女販的尖聲。

克麥戩和瑪麗·彼得綠甫娜兩人都穿着鞋、短毛衫、頭部纏着毛巾，從屋中走到場院，院北牆下靠坐着好些女販，避着寒風，各人爭着伸出她們底東西：熟肉餅、魚、雞蛋、細麵、蕎麥粥、豬肝、牛肉、雞蛋、牛乳。有一個人還高舉一隻小爐竈。

希蒙生穿着橡皮短套和套鞋，用線縛在絨線襪上（他是個守齋的人，不用獸毛），他也在院中候着跟全隊出發。他立在臺階邊，在筆記簿上記着，他底感想他寫着：「要是一條微生物，瞧見人的手指甲，去研究了它，一定要說那是無機物，所以我們看齊地球，去研究那地面，就說他是無機物，那是錯了。」

到了出發的時候，大家亂動起來，馬史綠娃買了雞蛋、麵包、魚，和一大堆餅乾，都放在她底袋裏。瑪麗·彼得綠甫娜付錢給予女販，大家沈靜着，都回到原地。那軍官走了出來，喊了一聲最後的出發前的號令。

照例罪犯都點過名，檢視他們腿上的鍊鎖，那些罰着步行的犯人都雙雙地把手銜鎖起來。於是官長底威怒聲小孩底哭喊雖然並作，做了一刻靜着下來，人羣裏發出一陣抱怨的聲音。馬史綠娃和瑪麗·彼得綠甫娜兩人走向那聲音傳來的地方去。

第四十三章

瑪麗和克萊因向外一望，她們聽見了那個軍官很強健，長着小鬍子，鬍上眉正粗俗地鬍着，站在那裏磨礮他右手的手，他是用右手重擊那個罪犯的臉了，前面立着一個高而瘦的苦力犯，半打臉給打破了，穿着很小的外套，他底褲子更短小，一手擦着他流血的臉，一手抱着一個圍毛巾的正在驚叫着的女小孩。

獄官長喊着：「我要使你嘗這種滋味，你再說着胡纏的廢話嗎？你一定要把這孩子交與她們女人好了鎖上了他。」

那個罪犯（他被他小村裏充發出來）從托姆司克地方一路上滑着他底小女孩，他底妻原來在托姆司克患熱癩病死了，官長終於命令鎖着那苦力犯說，如果他上了手鐐，就不能抱那孩子了，這又激怒了那個怪樣的獄長，那囚犯這樣不服從，就猛然打了罪犯一下。

一個衛兵立在那受傷的苦力犯旁邊，還有一個墨鬚的犯人，兀自撲着鬍子，那衛兵悽慘地皺着眉，瞧瞧那獄官，瞧瞧那受傷的罪犯和小女孩，那獄官又命令衛兵拿走那女孩，衆犯逐漸喧嘩起來了。

從後面傳來一陣粗聲：「從托姆司克一路上走來，全沒上過鈔。」

「那是小孩子，可不是小狗。」

又有一個說：「他要小孩有什麼用？」

「違反了法律。」又有人說。

獄官似乎給刺上一針，跳着喊：「誰？」他衝進人堆中去，「我要來教教你們的法律，誰說的？你你嗎？」

一個短小鬍臉的罪犯說：「人人都這樣講，因為——」

他還沒講完，那軍官猛擊那犯人的臉說：「要造反嗎？我要告訴你造反兩個字的意思，我要一個個地全把你們用排槍

打死，抱走那孩子。」

衆犯靜默了，一個衛兵推着一個急喊絕望的女孩子，還有一個上着那罪犯的鐐子，那罪犯卻爽快地伸出手來。獄官結好了他底刀帶，喊着「帶她到女人那裏去。」

那女孩子面孔長得很紅，在毛巾下想伸出小臂來，不停地急喊。瑪麗·彼得洛甫娜從人堆裏走了出來，到那官長的旁邊說：「你允准我抱着那小女孩嗎？」

獄官問：「你是誰？」

「我是政治犯。」

彼得洛甫娜底美麗的臉孔和靈活的眼睛（那獄官剛上任的時候就很注意她了）早迷惑了獄官，自然會有好的結果。他靜靜地看了她一下，似乎思索了一回說：「我倒沒關係，你要就抱去好了，你居然容易發着慈悲，可是他假如逃走了，亦負這個責任。」

瑪麗·彼得洛甫娜說：「好端端在人的手裏，一個孩子如何會逃走呢？」

「我沒空和你說，你既然願意就抱去罷。」

衛兵問着「給她嗎？」

「好吧，給她。」

瑪麗·彼得洛甫娜想用好話來安慰她，說着：「到我這裏來吧。」

然而在衛兵手裏的孩子向她父親張着小手，依然拚命地哀號，不願到瑪麗·彼得洛甫娜那裏去。

馬史綠娃從袋中拿出了一塊餅乾說：「瑪麗·彼得洛甫娜，等一下，她要到我這裏來。」

那小女孩認識馬史綠娃，當她看見她底臉和餅乾就自己護她抱去。

大家都靜默着，門開着，囚犯都走了出去，排成一排，護守官又點了一次名。許多行囊都堆在車上，那些生病的老犯坐在車頂上，馬史綠娃手臂裏抱着那女孩，在女人堆裏立在菲陶西一旁，希冀生整天留心來往。一切的事情，現在決定大步走到

那官長的面前，他剛喊畢，就令要走進馬車裏。

「你底行爲大不好了。」

「去你的，沒有你底事。」

希蒙生亂敲着肩，傲然地聽着獄官的臉說，「這正是我底事情，來告訴你：你底行爲太壞了，我這樣告訴你。」

獄官不睬他，紙喊着「預備了嗎？」他拉着車夫的肩，自己爬進車子中去。隊伍動了，前面有一條泥濘的大路，旁邊是水溝，延長到深林中，隊伍就不由地散開着走。

第四十四章

他們那種情形雖然淒慘，但克裏在政治犯中生活得很舒服，她以前在城中受到的六年的污辱、奢侈、淫佚的生活和幾個月刑事的監禁已經夢了。現在她每天祇走十五至二十俄里的路，吃好東西，走了兩天，休息一天，正好強健自己底身體呢；和她一起走的新朋友相處，在她生活中有着很大的興趣。她現在見到這樣奇怪的人（她想着）是她平生永遠沒有遇着的，也是意想不到的。

她說：「在當時我給判決的時候，我幾乎要哭死了。好吧，我永遠要感謝上帝。我已經曉得了許多，要是不這樣，我也沒法知道啦。」

她現在極容易看出，她理會那些虛透人民的軍官底心術。她自己是一個人民，也替他們可憐着。她明白他們官長是為人民，是抵拒那些上等人，雖然他們自己反正也是一樣，但他們為着人民，已經犧牲了他們底權利自由和生活。這種思想把她看重了，也使她重視他們。

她結交了好些新朋友，她心裏很快活，而更心的是那個瑪麗·彼得。她不僅歡喜這個朋友，而且非常親近恭敬慕她。她看到這位美麗的女郎會懂三國語文，是富將官的女兒，竟然肯把她哥哥送給她的東西都放棄了，來過着很簡單的悲苦生活，穿得不但樸素而且襤褸，然而她不顧她底容貌呢。克裏一曉得她底歷史，就不由地受到極大的感動，而且瑪麗·彼得有一種貴族式的撒嬌脾氣，更使馬史綠娃訝異，因此敬愛她。

馬史綠娃能隱出瑪麗·彼得所曉得的，而且心裏很歡喜知道，她是美麗的，可是她決不向男子們獻媚；她很怕這件事情，她決意厭惡男女的愛情。她底男友曉得她這種脾氣，所以永遠不向她求婚（或許他們有了愛，就自己很快來消滅他）——因此對待她就和對待一個男子一樣，然而不曉得的時常來侵犯她，她那種強硬的驕氣使她堅持着。

她笑着對克裘說：「有一次一個男子在街上跟着我，無論如何，他總拚命地釘着，到最後，我給他這樣一晃，他就嚇走了。」

她變成一個革命家，她自己這樣說，因為她極端反對自孩提到老年的那種貴族式的生活，她很愛平民生活，以前她常給人家譏嘲着，因為她不在客廳中好好地端坐着，卻祇一天到晚逗留在僕人空裏，廚房中或在馬棚裏。

她說：「可是我和廚夫和馬夫相處在一起，倒感到興趣來，跟着那些夫人紳士們周旋，真沒意義，以後我明白事了，我聽出我們家中那種生活完全不對的，我那時沒有母親，也不喜歡我底爸爸，我在十九歲便脫離了家庭，和一個女朋友在工廠裏做工。」

後來她離開工廠，住在一個村子裏，不久又回到鎮上來，住在幾個同志開的印刷所裏，她就在那裏被捕，判決她做苦工，她自己沒說出被捕的原因，但克裘從傍人聽來，瑪麗·彼得·蘇甫·蘇甫給判決了，因為那屋子給警察搜查的時候，有一個革命者在黑暗中放了一鎗，她就給控告無故放鎗。

克裘說曉得了瑪麗·彼得·蘇甫的歷史以後，她看她一舉一動決不為她自己打算，她想貢獻自己，去服侍人，事情不論大小難易，總是極力救人，她新朋友中有一個叫諾弗·佛洛夫說她一心實行人道主義，這句話是不錯的，她一生的興趣就是去尋那服侍人的機會，彷彿那獵人要尋獵物一樣的心念，這種打獵已經變成她生活中的習慣和她底事業，她很快活地去做這些事情，很是自然，至於那些曉得她底人倒不大感謝她，以為這是她應做的事情呢。

馬史·蘇甫剛來的時候，瑪麗·彼得·蘇甫很冷淡而且厭憎她，馬史·蘇甫那時也理會的，可是她後來又看出瑪麗·彼得·蘇甫慢慢打破了那種感想，對她特別顯出親愛來，她那種態度感動了馬史·蘇甫，甚至使她願意把心都交給瑪麗，不由地有了什麼事情都想起她，似乎在面前，而瑪麗也給克裘·蘇甫底專誠感動了，常想報答她一些，她們倆也都因為厭憎男女的愛情，所以這樣意氣相投，一個恨着愛，她是經歷了許多驚恐的事情，一個恨着愛，她卻永遠沒有經歷過，看着世上事情不大了解，而同時又認為這些事情能够侵犯人類的優越性。

第四十五章

瑪麗·彼得綠雨娜底感化，是馬史綠娃近來所受許多的感化的一種。馬史綠娃太愛瑪麗·彼得綠雨娜，還有一個感化，那是希蒙生給予她的，這是因為希蒙生愛着馬史綠娃而起。

一切人在世上活潑，動着，一半是依照他們自己底意志，一半是別人的意志。他們去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的發展程度，即是人類分等級的最要一點。有一種人大概乘着自己的思想，視為知識的遊戲，他們都講究理性，彷彿一個不連皮圈的飛輪，他們底一舉一動要給人家的意志，習慣風俗或法律所引導。還有一種人，以為他們自己底意志，是所有事業的原動力，聽着他們自己理性的要求，也極服從他，有時偶然或自己商酌輕重以後，才聽聽人家的主張。希蒙生是這樣的人，他照着他自己的理性去決定，配置各事，一決定了就要照着做去。

在他做學生的時候，他父親做一個政治局中的糧餉官，他所用的都是很不清潔地從中得來的，他決意對他父親說那錢應該發給平民，可是他父親不但不聽他，而且大罵他，一頓於是他離開了家庭，不再用着父親污穢的錢了。他想所有的罪惡都是由於人民無知才發生的，因此他一出大學，就加入了平民團，擔任一個村中教員，就勇敢地對他底學生和農夫宣講，解釋他所承認的公理和反對他所承認的不公道。

這樣他被捕去審判。

審判的時候，他想那些審判官沒有權利去審判他，他就對他們說了。可是審判官不聽他底話，依然繼續着審判，他準備不答應他們一句話，他們問他，他祇默不作聲。

他給遣配到亞干日耳省去，他在那裏創了一種宗教學說，作為他終身的事業。那種學說根據一個原則，就是天下萬物都是活的，沒有什麼是死的，我們認為無生命的或無機物的，他說是一個無限大，而人類所不能顧到的有機物的一小部份。

我們人類的工作也是大組織的一部份，支持着這個有機體和無數生物的生氣。所以他認為殘殺動物是一種罪惡，他極力反對戰爭、斬刑和許多殺戮，不但人類、獸類也得算在裏面。對於結婚的事情，他也有自己底學說：生殖是人類的下等功能，上等的功能，是去侍候那現在的生命。他自以為這種學說極有根據，他說人血中有一種微生蟲，照他底意思說，不娶嫁的男女，都彷彿是那種微生蟲，這蟲的使命就在去補充那組織裏的不良部份。從此他打定主意，雖然他青年時代荒廢了好些光陰，卻要照着這樣生活着。現在他把自己和瑪麗·彼得·維爾南等人，都認為人類血液裏的蟲。

他愛克萊霞，卻並不妨礙他底學說。他愛她，祇是非肉慾的愛，他以為這種愛情，並不能阻止他做那微生蟲的工作；但反過來說，終不免有些心動。

他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心靈問題之外，還有好些實際的事，他也用自己底意思去解決。他對於平時日用的東西，自己有一個理論，有一定的規則。工作多少時候，休息多少時候，吃什麼東西，穿如何適宜，還有室中的溫度、光線。這樣，希蒙生是很謹慎節制的，他祇要打定了主意，什麼都不能動搖他。

所以他的愛馬史·綠娃，就很大地感動了她。馬史·綠娃已用女性的特質察覺是他愛她，又曉得這種人竟然愛她，反把她自己底身價抬高了。南黑·留脫夫因為俠義而想娶她，爲了以前的行爲，可是希蒙生愛她，因為她現在是這樣，也不過因為他喜歡她。她自己感到希蒙生以爲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女子，有着很高的品質，她不大相信這高尚的品質是他給予她的，但她想得妥當一些，想叫她對她失望，所以她盡力振醒自己，造成她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品質，努力改善自己。

這情形當他們仍在監獄中時已經發現了。有一天當政治犯大家相見的日子，她望見他底深藍和藕的眼睛，在皺眉下呆着。她在那時候已經看出他是個奇怪的人，他看着他底樣子是多末奇異，他又有一種莊嚴的態度，硬的頭髮和皺紋的前額，再加上他那種童心和天真爛漫。後來她調到政治犯一羣裏去的時候，在托姆司·克地方又聽見他們雖說不交談，但他們眉目傳神，彼此神形相會，就像慕着相憐起來。以後就沒有長談的時候，可是當他碰巧遇見她，馬史·綠娃總覺得他對她說的一字一句定是爲她而說的，所以他話說得很清楚。現在呢，他和那些刑事犯同行，因之他們更爲親近了。

第四十六章

直到他們離去勃爾摩城，南黑留脫夫祇和克裏讓會見二次——一次在宜慈里，洛夫高洛地方，罪犯登船給鐵網包圍之前看見的，另外一次在勃爾摩監獄裏看見，會見她兩次，她對他都極冷淡而畏縮，那時候他問她：「日常用品缺少嗎？」在裏面舒適嗎？這一類的話，她回答的時候總羞澀掩飾，他想她又犯上以前那種怨恨罵詈的毛病了，她那時心境幽鬱——這也是常常和男犯攪擾的緣故——真使南黑留脫夫難過，他很憂鬱，或許她這回長途旅行所受到的苦痛激發了她先前的善怒的脾氣，以致瘋狂地失望着；又顧慮她想忘掉以前的事，又要不時喝酒吸烟，可是在這回旅行中，他竟沒辦法去幫助她，因為他永遠沒有機會見到她，後來她搬到政治犯羣那裏去以後，他不僅相信那種疑慮，一些沒有根據，而且同他相見的時候，還見到她心理的變換更愈為確定，這是他極希望在她心中能夠如此發生的，第一次他們在托姆司克會見的時候，她在那離去莫斯科時候的神態絲毫不改，她聽見他的時候，沒皺眉毫無拘束跳躍地活潑地叫他，感激他以前給予她的恩德，更感激他出力使她調到這裏。

她和罪犯全體苦行了兩個月以後，她內心的變更，已經露到她形式上了，她底臉給日光晒黑，瘦了許多，蒼老得很，鬢角和嘴唇邊露着皺紋，她前額上也沒卷髮，髮上遮着毛巾，她底服飾也變了異樣，女性的媚態早已消失了，可是她這樣的改變，卻使南黑留脫夫不由地快活着。

他感到她變成了他以前所想不到的人格，他這種情感並不關涉到他初次對她的高超的感情，更不連繫着他以後對她的肉慾愛情，乃是滿足他自己對於她底責任（也有一些自滿之意），所以他內心激戰了好久，終於決定和她結婚，這完全是他慈善哀憐所發生的情感，他初次在監獄裏遇過她的時候，就發生了這種情感，後來在醫院以後，當他戰勝了自己底嫌惡心腸，深怨她和那醫生助手所發生的想像的歷史的時候，他又生了這種情感（這些歷史的不公，容後再述），現在他

又生了這種情感，而所不同的是：以前是暫時的，現在卻成爲永久的了。他現在心裏想什麼事，做什麼事，他總存着一種慈憐人的心，那種慈憐人的心不僅對於她，而且對於任何人都是這樣。這種感想卻把南黑留脫夫心底所不能流出的愛心，從水洞中出來了，他底愛心流給他所遇見的人。

在這苦行期間，南黑留脫夫的感情愈爲衝動，所以他不得不注意調查這全隊的人，從馬夫衛兵起，一直到監獄官和他所交涉的總督止。

現在馬史綠娃在政治犯中，南黑留脫夫自然要和政治犯親近；第一次在熱克達玲堡，那些政治犯很是自由，大家都聚果在一間大牢中，在路上是五個男犯和四個女犯同行，她也在裏面。南黑留脫夫自從這次目擊這種政治犯充配去後，他底心完全注意這些囚犯了。

自從俄國革命運動開始，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第二被刺以來，南黑留脫夫絕對小覷和厭憎那些革命家，他絕對反對他們攻擊政府所採取的殘忍和秘密的方法，最恨的是他們已犯了殺戮人類的罪，他又厭惡革命家所流行的自重自大的性格，然而他近來親自接觸他們，曉得政府對待人民的苛刑，他便理會他們在這種方法以外是沒辦法了。

雖然他們那些政治犯受了苛刑之後，精神上驚嚇得恍恍惚惚，可是在他們判決以前和以後，至少給他們一些假公道；然而現在的政治犯連一些假公道都沒有了。南黑留脫夫關於這早已從沙史脫娃和好些新朋友那裏看出來了。這些可憐的人民正彷彿像捕在網中的魚，不論怎樣，祇要網兒一到，全拉到岸上來，以後就挑選着他們所需要的大魚，把小魚丟棄了。由牠們乾死在岸上。政府捕了千百個無辜的良民，每年鎖在獄中，他們在牢中生，生了肺癆病或傷了神經，或自殺了，無理地，他們捕了起來，不過因爲獄官們沒法讓他們自由，只得依然繫在獄中，給他們講些法律審問的事，那些無辜遭殃，無所適從的良民底命運全賴着那些警察偵探，檢察官，知縣或總督理事官的想像與致或脾氣，有幾個長官很笨，自己要出風頭發威，就捕了一大羣人，照着他們底意思和長官的威權，有的鎖了起來，有的放掉了。至於上司們也是一樣的心腸，或和上面總督有連帶關係，把人民充到地球那邊去，悶悶地關鎖着，把他們充發到西伯利亞，請着做苦工，處死他們，或是強要某某女人來贖他底罪。

他們彷彿在戰場上對待敵人似的應付人民，一味採取殘忍的攻襲，正如軍人假冒民衆的意見，不懂掩飾了他們殘殺的惡名，而且認爲殘殺是英雄底功勞，而那些政治的官吏也同樣地假冒着民衆的意見，乘着許多危險，使兇人類所最愛的自由和生命，用着保護的獎名，掩飾了他們殘暴的行爲，這以爲是他們底光榮。南黑留脫夫看透了，就理會那些怪現象那些最順馴的良民似乎一些也不知道殘殺生物的痛苦，會甘心願意讓他們去殺人，他們幾乎都把殺人認爲一時的合法公正的行爲，似乎是爲保護自己，爲自己的人格和公衆安寧起見的舉動，他們自己給予政府的機會，也是自己影響着自己，使得政府可以辯護自己底行動，就無法無天起來，他們人民要替自己想個高尚的主意好忍着他們所受的苦。

南黑留脫夫看清了他們以後，他就信任他們是造孽的人，並不是有人以爲那些卑鄙的惡人，也不是人家以爲那些英雄的長官，乃是各處平常的庶民，有的好，有的壞，有的不好不壞的人民造出來的因果。

他們裏面有好些已變了革命家，他們很誠懇地剷除存在的魔鬼是他們底責任，又有一種人，專爲了沽名釣譽去做這種事業，然而大多數人民都因爲想除去危險災厄，獲得人生的快活，還有南黑留脫夫從他自己軍人經驗中所得到的感想，也是一班年輕力壯的所通有的感想，因此每個人的心中都給那革命思想所佔有着，但這些人與一般的不同，因爲他們道德上的觀念比較高些，他們不僅把自動吃苦，真理，正實認爲是他們底責任，而且拿爲公衆謀福利，連着生命的犧牲一切認爲他們應該做的，因此他們裏面最好就立在道德的水準上，但不容易站在那裏，這樣那些最壞的，反深深地降落在普通人之下，大多變了無真理，偽善者，同時又表現自信和自驕，所以南黑留脫夫對於他的新朋友有的敬重或完全愛着他們，但對於另外一種人，他却很疏冷和輕視。

第四十七章

南黑留脫夫後來很愛一個患肺癆的青年克利契夫，給以充苦力，他是克裏霞一隊中的人。南黑留脫夫在熱克達培堡認識了他，以後在路上常常談話。夏天有一天，南黑留脫夫幾乎費了一整日和他在獄站中談話，克利契夫講了勁，就把自己底一段歷史告訴他，他如何會變成革命家，他在現在編講了出來。他在小孩子時就沒了他父親，他父親是俄國南部的富田主，他是個獨生子，母親教養着他，他在中學和大學中讀書都很愉快，他底算術的成績總是第一。在大學中他可以免費出洋留學，可是他沒有決定，他戀愛了，想結婚，就預備在地方廳裏做些事情，什麼事情他都要做，然而他不能決定專入那一門。正在不決的時候，有幾個同學爲了公共事業請他捐一些錢，他理會那公共事業就是革命事業，他在那時候可並不熱心，但他終捐與他們，爲了朋友的情分和自己底自尊心，或許他們也以爲他在磨小呢。後來那些受款的人都被捕了，他們手中的捐款簿寫上克利契夫底捐款，因此他也被捕了，先在警察局裏，後來關在獄中。

克利契夫繼續說（他坐在高床架上，肘壓着兩膝，方正的臉日光炯炯地看着南黑留脫夫）：「那時在獄裏並不森嚴，每天我們可以談話——不祇可以擊着壁——我們能够在走廊下自由踱着；大家可以交換衣服食物，在夜中我們還能同聲高唱，我那時喉嚨極好，不錯，要不是我們爲了母親——她真憂慮——那倒也很適意，很快樂有趣。在監獄中我們認識了一個有名人物彼得洛夫，他後來用玻璃和雜物塞在砲台中，打死了自己。那時我還不是一個革命家，我在牢裏認識了兩個鄰居，他們倆犯着同罪被捕，後來波蘭衛兵押着他們到車站，可是他們在路上想脫逃，因此下了獄。一個波蘭人叫洛金斯，一個是猶太人，叫羅佐夫司克，真的，這個羅佐夫司克還是個孩子，他說是十七歲，但看上去不過十五歲，很瘦小，很活潑，兩只小黑眼也和普通猶太人一樣擅長音樂，他破喉嚨，卻唱得極好，不錯，我聽見他們倆同被審問，他們在早晨捉來，他在晚上回來，說他們給處了死刑，沒有人注意着他們的情形，真不大重要，不過想從衛兵那裏逃走，不想害什麼人，而且殺死像羅佐夫

司克這樣的孩子，真不應該呢。而我們在這中都這樣說，這不過恐嚇他們兩個，並沒有什麼證據。起先我們極爲膽寒，後來我們安慰自己，這照樣度日，不錯，好有一天晚上，獄吏來到我底門邊，輕聲地說：「有些木匠做起很多的絞架來，我還一些也不明白，什麼絞架？但看那若看獄的神情不佳，我立即理會那絞架定爲我們兩個而設的。我要警告你，我底伴侶可是又恐怕那兩個聽見許多朋友也靜默着，卻人人知道了。那天一整夜在走廊和黑牢中，什麼都彷彿死樣地沈靜着，我們不聲聲，也不唱歌，到了十點，那管獄的又來說一個處刑的罪犯剛從莫斯利到來，他說着就離開了我，我就喊住他，突然羅佐夫司克在走廊中叫我：「你怎樣爲什麼你要叫他？」我就假裝回答說：「我要他帶些烟來，他卻疑惑着：『今天晚上我們爲什麼不唱爲什麼不擊壁呢？』我不記得我那時怎樣回答他了，我那時卻退後着，好不讓他指見，真的，這真是恐怖的一夜，我整夜聽到各種聲音，忽然天剛亮，我聽見開門的聲音，有人走着……好幾人，我爬起走到我門邊，卻見在走廊裏點着一盞燈，第一個走過的就是獄長，他是個胖子，平時似乎很堅強而自信；但現在他臉上卻像鬼樣的青白，低着頭，嚇得發抖；後面跟着副官，皺着肩膀，卻還壯，再後面是管獄們，他們經過我底門，到隔壁去，那時副官怪聲喊：『洛金斯開，快起來，穿上乾淨的襯衫！』不錯，我就聽見那開門的聲音，他們進了牢房，以後我聽見在對面走廊中，洛金斯開底脚步聲，我祇能聽見那獄長，他背着臉呆立着，他大衣上的扣子，忽然解開，攔而扣上，肩顫動着，不錯，以後有什麼事情驚嚇了他，他急忙地躲開了，從他身邊走過的就是洛金斯開，他到我底門前，你曉得他是個美少年，穿着波蘭式的很美麗的衣服，圍着肩膀，頭上有鬚子式的捲髮，細而美觀，還有他兩顆神逸的碧眼，如此美麗，鮮明，健壯，他在我門邊停着脚，我能完全看見他底臉了，多末可怕，偉大而活潑的臉呀！克利契夫，你有幾枝雪茄烟嗎？我預備運過去，可是一邊的副官急急拿出烟盒，給他一支，他拿着，那副官給他刺了一根火柴，他點着烟，一面吸着，一面似乎在思索，不久他似乎記起來了，就說：『這太殘忍不公了，我沒犯什麼大罪，我……』我聽見在他白色的喉嚨有東西在顫動，可是不大清楚，他就停止了，不錯，我聽見羅佐夫司克用着尖銳的猶太喉嚨在那兒喊着，洛金斯開挪去了雪茄，離開我底門走去，一會兒羅佐夫司克走到我底門邊，這個孩子的臉紅而汗溼，有上明光的黑眼，他也穿着潔淨的套衣，那椅子太大，手不停地拉着椅子，全身在顫動着，他倚着我底門口，伸着那可憐的面孔，克利契夫上次醫生給我一張治療的藥方，真好，不錯嗎？現在我不大舒適，我要吃些咳嗽藥，』可是沒人回答他，他疑問地看着門，又看看那獄長，

我也不懂是什麼意思，突然那副官用着莊嚴的聲調喊：「現在好了，有什麼話還要說？我們走罷。」羅佐夫司克似乎不知道他要等什麼，急急地在走廊裏亂跳，可是不久他又拉回來，我聽到了他底尖銳的急哭，以後是脚步聲，衆人喧嘩聲。隨後他又號哭着，聲音慢慢低下，聽不見了，門關了起來，各處又都靜着……不錯，他們已給絞死了，都給繩子勒死，另外的一個獄官聽見他們來對我說，洛金斯開沒頭腦，可是羅佐夫司克卻力爭了好久，因此他們定要拉他到吊架上去，把頭髮硬塞在繩結裏，不錯，這個獄官有些笨，他說：「先生，他們告訴我說，那並不可怕，一點也不要害怕，他們被絞的時候，祇縮了兩下肩……像這樣……」他說着，高聳了一下肩，又一下——「接着那絞刑手略略一拉，繩結一緊，就算了事，他們決不會再動了。」

克利契夫又重說着獄吏的話：「一些都不要害怕。」他說着，乾笑一聲，卻反落下眼淚來。

他靜着好久，深深地呼吸着，悲憤得連氣也不透了，他竭力忍耐着。

他略略回復過來一些，就用幾個字講完了他一段歷史說：「從那時起，我就變了革命家，不錯。」

他加入了「洛納·德夫司脫夫」隊，後來做了「無組織軍隊」的首領，那軍隊的目的是要恐嚇政府，使之放棄政權。他決定了這個主張，就旅行到亞彼得堡，到基輔，京城，到涅台蘇城，又到外國去，什麼地方都擴張了勢力，後來給他一個心腹洩露了機密，因此他又被捕，審問，監禁兩年，被處死刑，後來改爲無期徒刑。

在牢獄中他得了肺癆病，像他這樣幾乎活不了幾個月，他也明白，但並不懊悔，他卻說：「要是他有着第二個生命，在世界上，他依然抱定這個主張去行事，去破壞他目擊的這些情境。」

南黑留脫夫親近了這個人，明白了他生平的历史，便熟悉了自己在以前所不會曉得的事。

第四十八章

護送官抱開一個罪犯的小孩的那天，南黑留脫夫在旅館中一夜未睡，所以起得較晚，又寫了幾封信，寄到隣村去；他跑出旅館很遲，趕不上那罪犯的大隊了。他走着天黑了，才到第二個獄站。

他自己在旅館中安頓好了，那旅館是一個頭頭肥白的老婦所管理的，他走進一間裝飾着許多偶像和繪畫的淨室中，喝了一杯茶，就趕緊出去請獄官讓他見克裏霞，可是他在最後六個獄站決不能得到獄官的允許去見她。雖然那獄官時常掉換着，卻沒有一個人肯讓他進站，因之他有一個多星期沒見克裏霞的面。原來有一個重要的獄官長正要走過這條路，所以這樣嚴禁。現在這位官長走過，卻沒有參觀犯人隊，所以南黑留脫夫希望那看守全隊的獄官准他進去探望罪犯，雖然在早晨不准。

有一個村婦給他坐一輛車，拉到獄站中去，那站離去很遠，可是南黑留脫夫卻要走去。一個鬍眉的年輕的工人赫可爾司，穿着有勁的尖頭皮鞋，用鞋油揩得極亮，他自己願意給南黑留脫夫做嚮導。

一陣濃霧遮蓋了天，天氣黑了，工人走前幾步，南黑留脫夫卻聽不見他，直到路邊窗內燈光照着那人，才曉得前面有他；他能聽見他底重步聲，踏在半融的雪地上，他們兩個走過教堂前的曠場和一條長街，路邊一排窗中的燈光在黑暗裏閃着。以後南黑留脫夫跟着他走到村莊的邊野，更黑漆漆地不見一物，可是在這裏也有前面獄站的燈光射進霧裏，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得清楚。遠處的紅燈光，逐漸放大，末了可以聽見那木塞的橫門，敲着的哨兵，黑白色的旗杆和一個哨兵。

那哨兵照例喊「誰」，他聽見來的是生人，就顯出極威嚴的神情，似乎不准他們站在木塞裏面的樣子。然而在南黑留脫夫底嚮導可沒給這威嚴的神情阻止了。

「嚇，哨兵爲什麼兜你先叫總官，我們在這裏等着。」

那哨兵一些不理，在門邊向內喊了幾句，就挺立着在那燈光下聽那寬肩的青年工人用一條木棒將南黑留脫夫鞋上的泥木塞後送出一陣男女的談話聲。喧嘩了光景有三分鐘，那大門才開了，從黑暗中走出一個外委官，他把外衣披在肩上，走到燈光下。

那外委官可沒像哨兵那樣威嚴，但他很多問，他定要知道南黑留脫夫爲何要見獄官，和他是誰，他故意這樣問，不給他走。南黑留脫夫說他因爲特別事故而來，他要謝謝他，問他肯替他把一封信轉給獄官嗎？那外委接着那封信，點點頭，走了進去。

一會兒門又開了好些女人帶着磁兒箱子瓶和包裹走了出來，她們走到大門口，高聲說着她們特別的西伯利亞的方言。她們沒有一個穿着農民衣服，都着上村中的時裝，襯着短衣，披上毛線的外套，她們提高着裙頭，上都包着白頭巾。她們在燈光下驚視着南黑留脫夫和他底嚮導，裏面有一個女人瞧見那闊肩的人，很喜囑他，用着一種西伯利亞的方言對他說：「她招呼他：『你這個惡鬼，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叫神道來捉你去！』」

那青年人回答：「我已經把這位旅客引導到這裏來，你們帶來些什麼東西呢？」

「牛酪料，今天早晨我帶來很多。」

那青年問着：「喂，他們不會整夜留着你們嗎？」

她笑着喊：「你該死，白嘴咀，喂，同我們一起到村裏去。」

青年所答的話，不僅使那些女人笑着，連哨兵都笑了，他就對南黑留脫夫說：「你一個人會尋你底路嗎？可要迷了路？」

「我會找了。」

他說：「你走過教堂，在兩層樓屋的第二間就是，哦，你拿着我這支手杖。」就把比他身子還高的手杖遞了過來；他便和那些女人一起，踏着泥濘的路，走進了黑暗裏。

他底聲音，雜着女人的尖聲，依然在霧氣中洋溢着，後來那門又開了，外委官走了出來，請南黑留脫夫跟他去見獄官。

第四十九章

這獄站和西伯利亞路上的站相同，四面有着場地，外邊有尖頭的本構圍着，裏面房子是三層樓，裏面有一間最大的屋子，鐵欄的窗是罪犯住的，還有一間是衛兵的，第三間是公事房，是獄官的，三間中都有燈光，光和外邊的一樣（可是這裏的卻要凄慘幽涼些）閃閃地照着。在門廊下，沿着牆，掛上五盞燈，照着場地，那外委官引着南黑留脫夫經過場地的鋪板路，走到一間最前的屋子廊下去，他在廊下走了幾步，就領南黑留脫夫走進一間號房，屋中點着一盞小燈，煙霧騰騰，近火爐邊立着一個兵，穿着一件粗布短衣，黑褲的綁腿，穿着尖頭靴，在那裏吹火壺中的黑炭，脫下那個尖頭靴來當作風箱（註：俄國底長靴，彷彿手風琴一般，可代風箱用）。他聽見了南黑留脫夫，就放下那火壺，幫着南黑留脫夫脫去外衣，便走進屋中去。

「他來了。」

「好，讓他進來。」是一陣憤怒的聲音。

那個兵說：「從這門裏進去。」自己又忙着收拾那個火壺。

在第二間屋內，點上一盞掛燈，那個獄官，臉色很紅，兩條鬍鬚，身上是奧國式的短衣，緊裹着他底寬肩闊胸，坐在一張罩着藍布的桌邊，上面放着他底食品和瓶子，雪茄氣味迷漫着，雜着一陣難嗅的氣味，那獄長瞧着來了一個新客，便驚異而輕視地立起來看着。

他說：「你來有什麼事情？」他不等新客的回答，就對門那邊大聲喊：

「勃洛夫火壺你在那裏做什麼？」

「就來了。」

獄官喊着：「我天天要叫一聲『就來，』好使你記得。」他眼睛這末狠狠地一瞪。

那個兵高聲喊着：「我來了。」接着拿進了火壺。

南黑留脫夫等着那兵把火壺放在桌上。獄官靜靜地看着那兵，似乎要把眼光尋個好所在鑽他一下。看着那兵出去，他就倒了杯茶，從旅行袋中拿出一個方玻璃盃，和幾塊亞貝餅乾，他把這些放在桌布上以後，又對南黑留脫夫說：「好罷，我有什麼事情要給你做的？」

南黑留脫夫沒有坐下，他說：「我希望你允許我探望一個犯人。」

獄官說：「一個政治犯嗎？在法律上是禁止的。」

南黑留脫夫說：「我說的是個女人，可不是政治犯。」

獄官說：「噢，坐下罷。」

南黑留脫夫坐下了。「她不是一個政治犯，後來我請求了，長官們就允准他加入政治犯獄裏……」

獄官插着嘴，「唔，不錯，曉得的，是一個小黑女人好的，那可以想法子的，你吸煙不？」

他把雪茄煙盒投給南黑留脫夫，他又慢慢地倒了兩杯茶，送一杯給南黑留脫夫，說着：「請便。」

「謝謝你，我想見……」

「這晚上很長，你有很多時候，我要派人帶她出來見你。」

南黑留脫夫說：「可是我不能在那地方見她嗎？爲什麼要帶她來呢？」

「那政治犯那邊去嗎？那是違反法律的。」

「我以前進去過好多次呢，要是我有什麼危險品傳給他們，我也一樣能夠交給她的。」

獄官不快活地笑着說：「哦，不會的，她先得給檢查呢。」

「那末爲什麼不把我檢查？」

獄官說：「沒有什麼，我們毋庸擔心。」他就開着糖盒子，放在南黑留脫夫的茶邊。「要我來給你嗎？好罷，請自便，一個人要是停留在西伯利亞，他真快活和一個有知識的人會面呢，你也知道我們這裏是很苦的，所以要用一些較好的東西，真不

容易。他們村裏人看着我們，總以為我們護送官是沒知識的粗人，沒有人知道我們也是好出身呢。」

這獄官的紅臉，氣息，他底戒指，還有他底怪笑，很使南黑留脫夫惹厭；可是因為今天他跑了一整日，很注意到外邊的情形，感到他自己不應該那樣過急輕視人家，他得和誰都講得來，他近來是看出他本身與人類的關係。現在他隨着那獄官，理會他底意思，就嚴肅地向他說：「我想站在你自己底本位上，去救援那些受災的人，也能得到安慰的呢。」

「他們受到什麼災厄呢？你不曉得那些是何等樣人呢？」

南黑留脫夫說：「他們不是特殊的人，他們和大家一樣，其中有些人還是清白無辜的呢。」

「自然他們裏面各種人都有，人定得可憐他們，有些人不違背規則，我就極力減少他們底苦境，我願意自己辛苦一些，不使他們受累，有些人真服從法律，直到處死還一聲不響的，我極可憐他們……可要我倒再喝一杯。」他給南黑留脫夫又倒一杯茶，繼續說着：「那末她，這個你要見的女人是誰？」

南黑留脫夫回答：「那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她逃了妓院，給人家控訴她用毒藥害死人，然而她實在是一個極好的人。」獄官搖搖頭說：「不錯，也有過這類的事，我可告訴你，有個婦人叫瑪瑪，她住在克山，照着家譜上說，是個匈牙利人，然而她底眼睛真像波斯人。」他想了起來，忍不住笑了：「她靈敏機智，真能做伯爵夫人……」

南黑留脫夫止住那獄官的話，仍舊談着他原來的話。

南黑留脫夫很清楚地一個一個字說，彷彿和外國人或小孩談話一樣：「我想你可以把你手下所管的罪犯的苦痛減輕一些，你要是這樣做，我能保證你可以得到極大的安慰。」

獄官閃閃地看着南黑留脫夫，有些忍不住等他說完了，他要繼續講那匈牙利女人的波斯眼睛，他腦海裏很深刻地印上她兩顆活潑的眼珠，真給迷惑住了。

他說：「不錯，當然是對的，我也極恰憫他們；可是我極喜歡告訴你那個瑪瑪，你想她做什麼……」

南黑留脫夫說：「這可與我沒關係呢，我定要爽快地告訴你，雖然我有一個時候很愛好這些事情，但現在我恨着那種和女人的關係。」

獄官瞥他一眼說：「你再要喝些茶嗎？」

「不要了，謝謝你。」

獄官喊着：「勃洛夫，帶這位客人到活克老夫那裏去，告訴他把這位客人讓到一間空屋中去，他可以在那裏，直到檢察的時候。」

第五十章

南黑留脫夫跟着那傳令兵出去，到照着紅燈的場地裏去，衛兵問着傳令兵：「那裏去？」

「到那邊五號房子中裏去。」

「這裏你們不能走，早上鎖了，定得繞那條路兒。」

「爲什麼？」

「總官到村中去了，鑰匙是他拿着的呢。」

「那末走這條路。」

那兵引着南黑留脫夫經過鋪板道，走到那門口，南黑留脫夫在場地中已經聽見裏面喧嘩的聲音，彷彿像一羣黃蜂正擁擠在蜂房裏亂鳴，他走近了門一開，鬧聲更高，變成一種極清晰的嚷聲，笑罵聲，他還聽見鐵鏈的鏗鏘聲，又聞到那種著名的臭味。

這騷擾，鐵鏈的鏗鏘，窒息的臭味，使南黑留脫夫有着悲痛的感覺，有害他底神經。

南黑留脫夫一進去，首先他所看見的是一個惡臭的大水桶，桶邊坐着一個女人，她面前立着一個男子，他光光的頭，戴上一頂薄餅的帽子，他們兩個人在談話着，那男子瞧見了南黑留脫夫，眼睛就一閃，說着：

「連那俄國皇帝自己都拿不回那水了。」

那女人拉下她外衣上的衣邊，似乎很含羞。

在門口有一長條的走廊，幾扇門開着，第一間是家屬室，其次是年輕人住的，最末兩間是政治犯的。

那所房間本住一百五十個罪犯，可是現在卻有四百五十個罪犯，當然很擠，罪犯不能全留在屋中，所以外面院裏都立滿了人，有許多人坐著的，躺在地上，有些人拿著空水壺出去或盛滿了熱水的壺回來，泰譜司也拿著水回來，他趕到南黑留脫身邊很親切地招呼他，泰譜司那個和藹的臉上，鼻上，眼下都染了些黑痕。

南黑留脫夫問：「你近來碰到了什麼事情？」

泰譜司笑着，「是的，有一些事情。」

衛兵說，「對了，他們時常打仗。」

在泰譜司後面一個犯人說：「都爲了那個女人，他和瞎子吵了一場。」

「那末菲陶西近來怎樣了？」

泰譜司回答：「她近來不錯，現在我正給她拿瓶水去呢。」說着，他走進了家屬室中去。

南黑留脫夫望着那門，那屋中男男女女擁着，有些在牀上，有些在牀架下，裏面充塞了溼衣裳蒸發出來的水氣，再有女人的談話聲，隔壁是一間少年人住的，這屋外更擠得緊，即使在門口和路邊都軋着一大羣吵鬧的男子，衣裳都是濕的，有的在忙碌地做事，有的在說那個這個，那護送外委官在旁說明，那個罪犯給派出買東西，可是他在那錢還了一個賣買騙子所欠的錢（那騙子專會騙犯人的錢，或借錢給他們），他拿回來幾張紙片作成的小黑紙牌，當他們一聽見那衛兵和一個紳士走來，近邊的人就靜着了，睜着眼睛看他們，南黑留脫夫在那羣犯人中聽見一個認識的犯人，費格蘭洛夫，那人一邊總跟着一個腫臉用眉的壞孩子，又聽見一個憎嫌靜默的麻臉游民，那人在罪犯之中很有名，他曾在田中殺死了一個脫逃的囚犯，據說他吃了那人的肉，那游民挺立在路中，肩掛着溼短衣，輕視地傲然說着南黑留脫夫，直直地立着，不避開一點。

雖然他看慣了這種情形，在上三個月他聽見了這四百多個政治犯多次——例如那次在日光下，把鎖着鐵鏈的脚一路打打打塵土飛揚起來，那次在路邊休息的地方，在獄站中，在場院裏的熱空氣中，那時發生了一種無恥而淫蕩的慘景——但每一次來到他們裏面，每次也像現在樣地瞧着他，不由地他底羞恥心和他藐視罪犯的良心上，罪過激他難過起來，在他這些羞恥心和良心上，罪過之外，還添上一陣不能克服的厭惡和恐怖，他明知他們那些人在他們這種地位上，不能不像

他們現在這樣，但是他還不能戰勝他底嫉恨心。

南黑留脫夫走過那政治犯屋子門口的時候，聽見有一個人粗聲地說：「最好再給他們一根送進食物的管子。」（意義一般飽食終日的有閑者底懶惰。）

第五十一章

當他們走過了沒家室的屋子以後，那同着他的護送外委官就和他走開，說在檢察以前來尋他。外委官去了，隨着就有一個罪犯急急地拖着鐵鏈，赤着腳跑到南黑留脫夫身邊，他身上散佈一陣汗臭，奇突地輕聲說：「先生，請你解決一下。他們騙了那孩子了，他們灌醉他，今天檢察的時候，他已經承認他底名字叫克瑪拿夫。喊他不要這樣，我們不敢，他們要害死我們。」說着就慌慌地向四周一看就走了。

事情是這樣有一個罪犯叫克瑪拿夫，要強迫一個被充軍的年輕罪犯，彼此交換姓名，因為那青年和他底面貌相似，所以要他（克瑪拿夫）自己去替代那人充軍，把那人替代他在這黑曠裏。

南黑留脫夫曉得這個交換名字的事，有一個犯人在一星期前已經告訴了他，他點點頭，他似乎已經明白了，他要盡力去做，就拾起頭走他的路。

南黑留脫夫曉得剛才和他說話的犯人，他很奇怪那個犯人的行為，在熱克達玲侯時候，這個犯人懇請過南黑留脫夫允准他妻子跟隨他，他是個平常的農村中的人，身材適中，三十多歲，他給審判罰作苦力，因為他想謀財害命，他叫馬克爾·德夫金。他犯罪得很奇怪，他以前對南黑留脫夫說過，那罪過不是他（馬克爾）所做的，乃是他（魔鬼）所做的，有一個旅行者到了他父親家中，要雇一輛轎車到二十六里外的村莊中去，他父親叫馬克爾給旅客趕車，馬克爾駕好了馬，穿着衣服和那旅客坐下來喝茶，那旅客坐在桌邊，說他正要成婚禮，身邊帶着從莫斯科帶來的五百盧布，馬克爾聽見了這句話，便跑進院裏，把一個斧子藏在轎車的草堆裏。

他說：「我那時自己都不曉得我為何要拿那斧頭，他（魔鬼）說：『拿着那把斧頭，』我就拿了，我們上了車出發，一路上走得很好，我幾乎忘掉了那斧頭好了，眼見就要到那村莊了，只走四里路，忽然經過一條十字路，要到前面一條山路上走，

可是路是斜坡，我便下來在車後步行着。那時他（魔鬼）輕聲對我說：「現在你想什麼呢？你上了那條山路，就有人聽見你了，停一會就要到那村莊，他要帶着錢走掉，你如要做，趕快就動手。」我彎了腰，在車上彷彿要按放那稻草，而裏面的斧頭似乎自己跳到我手上似的。那人在前面回頭說：「你如今做什麼？」我便舉起斧頭，想從他身上砍去，可是那個人手脚靈敏，飛跳了起來，揀着我底手，罵着：「你做什麼？你這個惡鬼！」他把我推向雪地中去。那時候我一些都不能動，立刻倒在雪堆裏，他用着他底帶縛了我底手臂，按我在糧車上，一直送到警察局中去。於是我入了獄，給審問着。村中人待我很好，他們說我是一個好人，以前我一些沒做過錯事，我所工作的田主們也給我說好話，然而我沒有錢請律師，所以我給審判做四年苦力。」

剛才就是這個人想救出那同村的青年人，雖然他曉得，他這般一說，他命便要沒有，因為要是他們曉得他所做的，他們定會絞死他，然而他依舊把他們底祕密告訴了南黑留說夫。

第五十二章

政治犯都聚集在兩間小房間裏。那兩扇門閉着，把走廊截爲幾段路。南黑留脫夫走進去，就聽見希蒙生穿着橡皮製的短衣，手中捏着一條松木，在火爐前伏着，爐門給熱氣吸着不停地搖動。

他瞧見了南黑留脫夫，皺着眉仰頭看他，他並沒有起來伸出手來給他。

他眼睛中帶着敬重的神氣，看着說：「你來到這裏，我很喜歡，我要跟你說話。」

南黑留脫夫問：「好罷，什麼話？」

「略爲等一等，我現在可忙啦。」希蒙生說，轉頭弄那火爐，他用他底定律說，他燒火，走去的熱力愈少愈好。

南黑留脫夫正要進第一扇門，瞧見馬史綠扭着腰，正用一個沒柄掃帚把一大堆垃圾塵土掃到爐子底下去，就從那門裏出來，她穿着白色的短衣，她底胸衣邊捲了起來，頭上蓋着一塊手巾，迫使塵埃灑上她底頭髮。當她瞧見南黑留脫夫，就拉下衣袖，臉上漲得通紅，急急放下了掃帚，用衣角拭着手，在他面前立着。

南黑留脫夫和她握手說：「你正在整理房間呢，我曉得的。」

「不錯，我底舊住所。」她笑着，「可是你永遠想不到這灰塵有這樣的多，我們理了又理！」她對希蒙生問：「那絨布袍乾了嗎？」

希蒙生答着：「就要好了。」他性眼地看她一下，南黑留脫夫不覺奇怪了起來。

她說：「好罷，我就來，我去拿套衣服來曬曬乾……」她對南黑留脫夫說：「我們都住在這裏。」點着那第一個門，一面走進第二扇門去。

南黑留脫夫開着那第一扇門，走進一間小屋，裏面很低的牀架上放着盞小燈，微微的紅光照着四牆，裏面很涼，有着灰

魔氣（兩掃起，還沒落下呢。）濕氣和煙味。那小燈照在近處還亮，那些床卻在黑暗中，黑影在牆上震閃着。

兩個男犯被派為辦伙食的，已經出去煮水燒飯，大半的犯人都擠在這間小屋裏，南黑留脫夫底老友維騰·德黑滑在人羣中她比以前更瘦黃，她依然有着大而驚懼的眼，短頭髮，前額上圍着圍巾，她穿着件灰色的短衣，坐在一張鋪着的報紙上，她那極快的手正忙着捲紙煙。

衣米·爾齊娃也在裏面，南黑留脫夫以為她是罪犯中最快樂的人，她管著雜務，即在艱難苦恨的時候，她也會使人快活，讓人家得到一些安慰，她坐在燈邊，捲起衣袖，她那兩隻伶俐黝黑的紅手，在床架的白布上，拭着幾個茶酒杯，爾齊娃是個很潔淨的女人，臉上聰明而和藹，她笑的時候，可以變為靈活，快樂，嫵媚，她聽見南黑留脫夫來了，也是這般一笑來歡迎他。她說：「怎樣了，我們想你已经回到俄國去了。」

在黑牆角裏，瑪麗·彼得維甫娜正忙着梳理一個頭髮光亮的小女孩，那個女孩很活潑地和她談笑。瑪麗·彼得維甫娜對南黑留脫夫說：「你到這裏來正好，你聽見克賽霞嗎？我們這裏有了一位小客人。」她指着那小女孩。

克利契夫也在那裏，穿着皮靴，彎着背，縮在那邊牆角裏，搖動着腳，手臂插在套衣袖口中，敏敏地睨着南黑留脫夫。南黑留脫夫正要走到他那裏去，只見門右有個戴眼鏡，紅鬚髮，穿着橡皮短衣的男子坐着，和那美麗的笑着的克腊伯司談話，這男子就是著名的革命家諾佛特洛夫。南黑留脫夫趕忙招呼他一聲，這次他分外地着忙，因為這個人是他所厭憎的罪犯的一個。諾佛特洛夫皺眉看着南黑留脫夫，他底藍眼在眼鏡中閃爍着，伸出他底狹手來。

他似乎譏笑地問：「喂，你這回旅行得很舒適呢？」

南黑留脫夫偽作不注意他底譏笑話，恭敬地回答他：「是的，有許多事情極為有趣的。」說着，就走到克利契夫那兒去。雖然南黑留脫夫臉上露着冷淡，其實他並不如此。諾佛特洛夫這種話實在是他心中有意要做出來的，他本來不願意輕視人家，可是那時真忍不住了，後來他覺得很難受。

他握着克利契夫冰冷顫抖的手問：「怎樣，你現在好嗎？」

克利契夫急急把手放在衣袖裏，回答着：「還好，可是我不能得到溫暖呢。你看這裏真冷得要死，看那裏，那裏的玻璃窗都凍碎了。」他點着那鐵欄後的破玻璃，「你近來好嗎？爲什麼你好久不來了？」

「以前我不得允准進來，那看守真嚴緊，可是今天獄官真溫和。」

克利契夫提高着聲音說：「溫和，真太溫和，去問瑪麗那天他做過什麼事來。」

瑪麗·彼得綠甫娜坐在那牆角邊，把那天早晨離開獄站的時候，獄官如何處置那小女孩的事情說了出來。
維諾·德黑滑毅然地說：「我必定要有羣衆集團的擁護。」可是她東張西望，有些驚慌不定。「希蒙生從中很保護，但一個人終還不足。」

克利契夫縮着身，皺眉模糊地說：「你要什麼保護？」維諾·德黑滑底假作的態度和那種恍恍惚惚，便使他心中不快了。他對南黑留脫夫說：「你是來看克賽的嗎？她整天在工作，她已打掃了這間——男屋——如今她又去打掃女屋了。但總不能把虱子弄盡了——虱子吃活人的血。瑪麗在那裏做什麼呢？」他問着用頭點着瑪麗·彼得綠甫娜所坐的牆角裏。

蘭齊娃回答：「她正在那裏弄着她養女的頭髮呢。」

克利契夫問：「但是她不要讓她身上的虱子跳到我們這裏來呀？」

「哦，不會的，我很當心呢，如今她是個潔淨的小孩了。」瑪麗又對蘭齊娃說：「你看着她，我去幫助克賽過去，我定會把她底絨衫帶給她的。」

蘭齊娃把那小女孩抱在她腿上，壓着小脖，把那小手臂膜着她底胸，彷彿母親般的慈愛，又給着她一塊糖。
瑪麗·彼得綠甫娜剛走出屋子，兩個採辦東西的男犯就拿着熱水和食料進來了。

第五十三章

進來的人中的一個是短瘦的青年，穿着一件布面羊皮裏的大褲和長靴。他拿着兩個出着熱氣的水瓶，臂下夾着一塊布包着的食物，很輕快地走進來。

他說：「喂，我們那位皇太子又裝飾好了。」說着，把水瓶放在茶杯邊，麵包遞給了蘭齊娃，繼續說着：「我們帶來很多的奇怪的事情。」他說下羊皮褲，把他拋過人家底頭落在床架上。「馬爾克買來了牛奶雞蛋很好，今晚有個正式的跳舞會了。同時蘭齊娃也應表現出她整理美學的能力囉。」他對蘭齊娃笑了一笑。「她現在去煮茶。」

這人整個的動作、聲音、神情，都似極健全和愉快。第二個進來的卻正和第一個相反，他神情很喪氣而憂愁。他也很短，很瘦，顴骨凸着，臉色很黃，薄嘴唇活潑的小紅眼，兩眼離得很遠。他穿着一件舊棉襖，長靴上套着兩靴，帶着兩罐牛奶和兩隻棹木圓箱。他把那箱子放在蘭齊娃面前。他對南黑留脫夫鞠躬，卻祇彎了彎頭，兩眼訂着他，伸出濕手，握了以後，就拿出了所有的食物。

這兩個政治犯都是平民。第一個是農夫叫勃脫夫，第二個是一個廢裏的工人叫馬爾克。馬爾克成年以後，才加入革命黨。勃脫夫祇在十八歲時就入了黨。勃脫夫很出眾，離去村裏的學校，就進高等書院。他在那裏把學得的教了出去，得到教授費來過活。教完以後，得了一個金牌。他不進大學，他還在這高等書院第七班。他要和同村的人連絡着，使那些失意悲觀的同胞們振作精神起來做事。他就這樣地去做，先得了大村中政府書記的地位。他在農人羣中講實業互助主義，又組織了一個實業互助團，不久便被捕了去。當局監禁他八個月，就釋放出來。可是那時還給警察暗中監視着。他被釋放以後，就跑到別個村子裏去，得了個學校教授。他還像在前村中一樣的活動。他又被捕，監禁了十四個月，以後他底意志因此更堅強了。監禁十四個月以後，又被遣到勃蘭摩政府去。他在那裏逃了，因之他又監禁了七個月，到期又遣送到亞爾，亞爾去。他

又想逃，可是又被捕，這會給審判充軍到雅庫次克省去；所以他成年以後，幾乎一半時間生活在牢獄和充配中。但他所遭到的，並不使他灰心，他底精力沒失掉一些，反磨練出一種銳氣，他是個活潑的少年人，很個儻不羣，活潑，快活，康健。他從未懊悔過什麼事情，也沒過慮過將來，總用着他全身的精神，聰明和實際知識來發展他眼前的事業。他自由的時候，就照着他自己所決定的目標去實行，去聯絡那些苦役和工廠工人，使他們有知識，明白事理。他被監禁的時候，他仍然勇敢地進行，想法和外界通氣，把他自己底生活和他同友的生活維持到最適宜舒服的情形。他對一切事情都能週旋，成爲大眾社會裏的一分子。他似乎不留心自己個人有一點點就滿足了他的朋友要求他的很多，他都能給他們做事，不論是勞力或勞心，白天或晚上，不睡或不吃，沒有不盡他所能。他是個農夫，很肯吃苦，細心而靈敏，卻又很自製，極守禮節。他隨處留意人家的顧望和意見，他底寡母，是一個不論字，迷信的老農婦，還活着，勒勃說夫很孝敬她，他在釋放時，幾次去看她，他在家裏，盡心服侍他底母親，幫助她做事，和幼時的朋友來往，和他們一同吸着「狗脚」（註：農人常用的一種一頭用紙捲成鈎形的烟。）香煙，和他們一起拳鬥，給他們解釋那政府如何欺侮他們，和他們應該如何抵抗。當他想到或說到怎樣有着革命的時候，他總假定一種人民，在某處他親自到過的，可是所受的情況一定是相類的，卻不說出那些紳士和官僚。他想像中的革命（他底想像和諾佛特洛夫及其同志們是不同的。）不應該剷除平民生活的根本情況，不應該完全拆毀那房屋，應該把他所愛的華麗堅固宏大的古建築的四周圍牆拆下來重新造過。

他也是一個模範宗教觀的農民。他永遠不想那些形而上的問題和萬源的源，永不想將來的新生命，上帝之於他正和法國物理學家亞歷高（註：亞歷高在少年時就不信什麼宇宙的創造者。）一般，是他所用不着的。他不留意這世界的淵源，對於摩西或達爾文不置可否。他底朋友認爲最重要的達爾文主義，在他心上，彷彿和六天的創造的心理上的興趣一樣。

地球的起原問題不引起他底興趣，就因爲這地球如何活着最適當的一個問題，每天都在他底心目中。他永遠不想將來的新生活，時常把他心靈堅強地信服一種解釋，這解釋是從他祖先遺傳下來，是這地上一切工人所共有的，就是我們看見世界上草木禽獸都是存在的，不過各物連續變着他底形狀——糞料變成米麥，米麥變成食物，蝌蚪變爲蛙兒，毛蟲變成蝴蝶，橡子變成橡皮——依此推究，我們人類也不會消滅，祇是變化幾次罷了。他深信這類解釋，因此他看死即便在面前，也

不用恐懼，在前面的切艱險，他都能忍受得住，一些也不在心上，也不宜之口頭。他愛工作，時常親身做實際的工作，也時常鼓勵他底同伴前進着。

那第二個政治犯馬爾克，正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十五歲時就開始做工，吸烟喝酒，他憤怒他以前的受欺。他起先看出那天耶誕日，他們（工廠的童工）給工頭請到他所做的聖誕樹那裏去的時候，他被欺了。他在那裏受了一個錢的叫笛，一個蘋果，一個鍍金的胡桃和一個無花果，可是那工頭的小孩子所得的禮物似乎像仙島上送來的。他後來聽見那禮物值五十個盧布呢，所以他很氣憤。他到了三十歲，有個女革命家到他廠裏做工，她看見馬爾克有出衆的地方，就給他好些書看，和他談話，說明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和救濟的方法。他後來明白他自己和別人能够解除這壓制，他看着現在百事是格外殘暴和不公格外的可怕，所以他一心地希望，不僅要得到自由，而且想處罰那些組織，支持這種殘暴不公正的人。他那時曉得祇有知識會辦得這件事情，所以馬爾克自己專心地求着知識。他心中還不明白知識如何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思想，但他深信那知識告訴他現在所處地位的不公正，也就把不公正無形消滅了。他心中還以為知識能提高他，所以他放棄吸烟喝酒，有暇就孜孜不倦。

那女革命家教他課程，他的那求各種學問的熱望和他理解學問的容易，真使她極詫異。兩年以內，他已精通了代數學，幾何學，歷史（他對本門更愛好），還曉得美學批評學和最重要的社會學。

後來那女革命家被捕了，馬爾克也被捕去，從他們手中都搜出些禁書，他們便進了牢獄，又遭發到瓦洛說省去。馬爾克在那裏認識了諾佛特洛夫，寫了好些革命的書本，他也全知道，因此他底社會主義的思想發覺深刻了。他被遣以後，做了一個大示威團的首領，結果解散了一個工廠，殺死了廠主，他又被捕，遭發到西伯利亞去。

他底宗教觀念和他對於近來經濟形態的觀念同樣地極端反對。他看出他小時候入宗教的虛偽，他如今已費着大力就脫離了——首先很恐懼，後來很快樂——他似乎自己要報那欺騙他和祖宗的仇，所以立意要痛斥和污辱那些教士的教義。

他清心寡欲，成爲習慣，自己有一些就很滿足，他也和別的工人一般，從小就做慣了，肥肉很好，他能做很多的工，容易而

快；但他最寶貴的光陰就是在監獄，獄站中有暇能專心自修的時候。現在他正談着馬克斯著作第一卷，他把書像寶貴以地藏在衣袋裏，除去諸佛特洛夫一人之外，對於所有的同伴都很冷淡無情，和諸佛特洛夫異常親近，那人關於不論什麼問題所發的議論，都認為是絕對的真理。

他最痛恨女人，以為女人是一切有用事物進行的障礙。但他很憐惜馬史綠，因此和她很和氣，他就把她當作下等人給上等人所利用的一個模範。他很厭憎南黑留說夫，不和他多說話，永不緊握他底手，他要來招呼的時候，就伸手去讓，他握。

第五十四章

火燒着，爐邊極熱，茶寬好了，倒在幾隻杯碗裏，加着牛奶，餅乾，新麥，麥麪包，熟雞蛋，小半頭和牛脚，都被在布上，各人都走到當作食桌的床架邊，坐下，吃着喝着講話，蘭齊娃坐在圓箱上，倒茶，其餘的人圍着她，祇有克利契夫說下溼衣衫，裹着乾絨褲，坐在原處和南黑留脫夫說話。

這一天他們走了又冷又濕的舌路，又聽見這裏的塵埃，紊亂，忙碌地整理了半天，現在已經吃好了飯，喝了熱茶，就各個地精神都活潑起來了。

他們坐在這裏，聽到隔壁腳鏟的聲音，罪犯罵詈的聲音，四周吵鬧得很，可是他們似乎聽慣了，很適意的，彷彿在大海中孤島上，聽到四圍受苦的吶喊聲，自己又在一塊狹地上，沒有沈下去似的。這種聲音反而刺激他們的精神，使他們快活，他們什麼都談，祇是不談他們現在的情狀和以後的痛苦，他們和平時一般，青年男女一樣——像他們這樣強逼着齊集在一起的時候——所有適意，不適意和動心的各種事情都湧在心頭，幾乎什麼人都打入了情網，諾佛特洛夫愛上美麗的笑容的克臘伯司，這是一個幼稚無思想的女郎，她正去求學，對於這些革命問題很淡薄，可是因為屈伏在現今的權勢下，和人家起了爭端，就此被發出去，她被審問時，在牢獄中，和充配的時候，跟男子們交際，正同以前自由時候一般靈活，她現在途中安慰自己，說諾佛特洛夫極愛她，她也愛他，維踏·德黑滑心想自己愛一個人，但她看不出有人愛她，因為她很希望大家相愛的，所以有時愛勒勃脫夫，有時愛諾佛特洛夫，克利契夫似乎有些愛瑪麗·彼得維甫娜，他用男子的愛情去愛她，但他曉得她的男女之愛的態度，所以他藏着這情感，假裝對她懷着戀愛，因為她常常幫助他的不及勒勃脫夫和蘭齊娃兩人，因為有着複雜的原因彼此很接近，正如瑪麗·彼得維甫娜是個貞潔的處女，蘭齊娃也是她丈夫的真潔的妻子。

她十六歲做女學生的時候，和一個迎彼得堡大學的學生倫司夫相戀，他沒出大學就和她結婚了，她那時是十九歲，她

丈夫在四年級，加入了一種學生秘密組織，便給當局從彼得充軍出去，於是他變成了革命家。要是她並不看出她丈夫是個最聰明最優良的人，她就不會心愛他，這樣她就不會和他結婚。但現在已經愛上了他，已經和她認為人類上最聰明最優良的他結了婚，她當然要有相合的人生觀，去求她底人生和生活目的。後來他變了革命家，所以她也變了。他會確實證明在現社會的情形下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就應去戰勝這環境，造出一個新的大家都能自由的新環境來等等的好些話，而她也以為她也是這樣的思想。可是正確地說，她祇是以她丈夫所想的事物認為絕對的真理，她祇求她自己底心靈和丈夫的心靈永遠和合，她所要求的，就是她內心所能安慰的。

她和丈夫孩子（她底母親養着）分離，多末難受，可是她很靜心安穩地忍受着，因為替她丈夫着想，她承認她一些也沒疑惑心，也因為她丈夫同樣受苦。她思想中永和她丈夫一起，如今再也愛不愛其他的人，再也不能愛其他的人，她祇能愛她底丈夫，可是勃勃說夫對她的純潔的愛感動了他。這個高尚爽快的男子，也是她丈夫的朋友，總跟姊妹般相待她，不免有着

一種形式，他們也有些傳奇，常常彼此相憐這種苦境。

在一大羣裏祇有瑪麗·彼得、綠甫娜和馬爾克兩個解除了情網的束縛。

第五十五章

南黑留脫夫坐在克利契夫身邊，和他談話，等着喝完茶，想跟克裏霞暗暗說些話，在以前也是如此的。他在閑話中，把馬克爾底罪過和懇求的事情告訴了克利契夫。克利契夫靜聽着，灼灼地瞧着南黑留脫夫身上。

他忽然說：「不錯，我常想我們在這裏和他們（官長）一塊走着——他們是什麼人就是我們每天給他們過日子的人，但是我們不僅不曉得他們，而且不願意曉得他們。他們呢，更壞了，他們恨我們，當我們是仇敵，這不是很可怕嗎？」

諾佛特洛夫在旁邊聽他說着，便喊道：「這有什麼可怕呀！大家祇要信仰力量，只信仰一樣，現在力量是在政府手中，他們有着力量，就憎恨我們，以後我們有了力量，他們就來信仰我們了。」

突然在牆後傳來罵詈和鐵鏈的聲音，還有一陣拳擊聲和驚喊聲。有一個人被打，有人在那裏喊着：「殺人了！救命啊！」諾佛特洛夫靜靜地說：「聽着他們，那些獸樣的人，我們和他們那些人有多大的關係？」

克利契夫反抗地說：「你叫他們是獸樣的人，南黑留脫夫剛對我說，他們底獸樣的事。」他又談起馬克爾冒險救同犯的事情：「這可不是獸樣的事，是英雄的行爲呢。」

諾佛特洛夫埋怨嘆着：「實在是像煞有介事，我們真不大理會那般人的情感和動力，你看以為很慈愛，然而或許是別個罪犯的妬忌。」

瑪麗·彼得羅維娜突的瞪眼抗聲說：「爲什麼你沒有一次說人家的好話的？」

「但是人家那能理會一些不存在的事？」

「一個人要到了死日子，當然是一種存在的事。」

諾佛特洛夫說：「我想如果我們要做一件事，第一就是……」（起先馬爾克在燈邊讀他底書，現在放下了，在靜聽他

良師的話。就是我們不應該幻想，應該看實在的事物。盡我們完全的力量，為大家做事，決想不到什麼酬報。那些大眾祇作爲我們活動的對象，他們不能當作我們的工友。他們如今還有一種懶惰的性格呢。」他演說了，作着姿勢繼續說：「所以在他們在進行發展以前，來幫助——我們這種進行，那是他們底虛偽的現象。」

克利契夫漲紅了臉：「什麼是進行發展？我們目今說我們要抵抗那些橫暴的專制主義；這居然不是最高怕的專制主義嗎？」

諾佛特洛夫慢慢地說：「一些沒有。現在我祇要說我知道那個人民必須走的路，我能指給他們那條路。」

「可是你怎能相信這條路是對的？那異教審案和法國革命的殘暴行爲都根據這同樣的專制主義，是嗎？他們也用科學方法來說那是一條真路。」

「他們以前是不對的，不能證明我如今要說的，而且思想家的心狂和經濟情形的事實，大不相同。」

諾佛特洛夫底聲音響滿了屋子，他獨自洶洶地說着，人家都靜着。

靜了一些時候，瑪麗·彼得維甫娜說：「他們終天吵鬧着。」

南黑留脫夫問他：「那末你自己呢？你以爲怎樣？」

「我想克利契夫說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底觀念強加在他們人民身上。這句話是對的。」

南黑留脫夫一笑說：「克萊霞，你呢？」他很留意地等着她，可是心裏顧慮到她說錯了。

她漲紅着臉說：「我想平民方面被欺了，他們太吃虧了。」

勃勃脫夫喊着：「這不錯，馬史綠娃，真對，他們太吃虧了——那些平民——他們不應該受欺，我們都要爲他們工作着。」

諾佛特洛夫叫喊着：「好一個革命目的，的，怪思想呀！」接着靜靜地吸着煙。

克利契夫輕聲說：「我實不能和他講了。」他沈默了。

南黑留脫夫說：「不講最好。」

第五十六章

諾佛特洛夫雖然給所有的革命家推許，很有學問，似乎極聰明，可是南黑留脫夫看他是一個和道德品格離開着的革命家。他底智力（他底不重要處）算是很大，而他自己底獨裁性（他最重要處）卻更大了，和他智力差得太遠。

他爲人正和希蒙生相反，希蒙生是一個有着男性的氣質，依他自己底理性去行事，諾佛特洛夫却是一個有女性氣質，而一半照着他感想所需的主張，另外照着他感想所證的事實，當他底理性去行事的人。

雖然他能把革命的完全的精神很詳細確實地宣揚出去，但給南黑留脫夫看來，祇是他爲了好名和高顯，首先他能吸取人家的思想，給他們糾正着，他這能力，在那時大學和高等書院中的教授和同學所重視，他底特性很給人崇拜，因此他就合格了，可是他畢業了，得着文憑，人家都不崇拜他，於是他就變了他底初志（克利契夫不歡喜他，因之說了出來），好獲得別地方的崇拜，因此從一個節制的自由黨人，一變而爲勒洛獨夫斯夫黨的激烈派。

他研究了一些疑難不決的倫理學和美學以後，不久他在黨中得了個地位，他又合了格，做了一個團體的領袖，他這回變了方向，不再疑難不決了，因此他確信他這次的方針，決不錯的，每一件事情都似很簡單，明濟而正確，因爲他底識見很狹窄，而偏私，所以總以爲這樣了，他說一個人祇要善辯，他底自信力極大，他能抵抗別人，使他們服從他，他在很年輕的人中，使弄他底手段，那些青年都誤信他，有着知識聰明的神聖自信力，所以大都佩服他，他在集團中大大地活動着，他常常召開會議爭權，他自己編了一個開會秩序單，在會議前宣布出來，他還說這個單子能够解決一切問題。

他底朋友崇拜他，可是並不敬愛他，他也不愛誰，他看見有名的人，彷彿仇人一般，要是他接了某種人，一定像老猴對付小猴般的待他們，他最好想把人家底知力和本能都棄去，好使他底天才露着，他待遇那些在他面前鞠躬崇拜着的人是好的，在現在上路的時候，他很親善馬爾克（受了他佛道的感動）還有維諾·德黑滑和小克膳伯司兩人，這兩個女子都是

愛他的，他在表面雖很傾向婦女，但他心中卻看着女人都是愚蠢的，除去那些他心愛的女人（例如克譜伯司）而這些特別的女人，他卻越發看重她們。

對於兩性間的關係，他是主張自由結合的。

從前他有一個正式的妻——一個實在的妻；可是他和她離婚了，他以為夫婦倆沒有真愛情，現在他想和克譜伯司兩人實行自由結合。他很厭憎南黑留脫夫，他說南黑留脫夫跟馬史綠娃「鬼混」（他這樣說）且因為南黑留脫夫能夠隨意發見現在情況的缺憾，可以自由矯正。這些事情是諾佛特洛夫不能，祇南黑留脫夫獨自具有。這樣他自然格外的妬忌，南黑留脫夫早覺察諾佛特洛夫底態度，他心中很憂悶，他近來在旅行中的內心覺悟，使他必須拿善意向他，心想拿自己的錢幫助人家，同時他又不能去掉人家的憤恨。

第五十七章

聽到隔壁室內有獄吏的聲音，罪犯都沈靜着。一個傳令官來了，跟着兩個衛兵。檢察的時候到了，傳令官依次點名。點到南黑留脫夫，就恭敬地稱呼他。

「候爵檢察以後，你不能再留着了。現在你可以走了。」

南黑留脫夫理會他底意思，便走到那傳令官旁，把一張三盧布的鈔票放在他手裏。

「呀，那末好了！你在這裏到底有什麼事呢？你等一會就等一會罷。」那傳令官剛要出去，又有一個官後面跟着，一個瘦弱的犯人進來，那犯人有些懶子，眼下面有着酸傷的痕跡。

那犯人說：「我來聽聽小女孩。」

一個小孩的尖銳的聲音傳了過來：「爸爸在那裏來了！」蘭齊娃後面跟出一個黃髮的小頭來，蘭齊娃正把她自己的裙子改作一件小女衫，給那女孩穿着，克裏霞和瑪麗·彼得·綠雨正在一旁幫助做着。

那犯人叫卜佐夫，金笑着：「不錯，孩子是我。」

瑪麗·彼得·綠雨憐憫地望着他底傷臉說：「她在這裏極舒適，讓她跟我們在一起。」

女孩子說：「那些媽媽們給我做一件新衣。」她指着蘭齊娃底針線：「好……好……好……好……好……好……好……的衣裳呢！」她又笑嘻嘻地。

蘭齊娃抱着那女孩說：「你願意和我們一起睡嗎？」

「好，我願意，爸爸也來呀！」

蘭齊娃笑了，對那父親說：「不，爸爸可不能的，我們看顧她好了。」

第一個傳令兵說：「不錯，你們可以看她。」他和第二個出去了。他們兩人剛出門，勒勃脫夫跑到卜佐夫金身邊，拍肩說：「老朋友，克馬諾夫要交換的事可當真有嗎？」

卜佐夫金的溫和仁慈的臉，突然變爲憂悶，他眼睛上似乎遮上一層障幕。

他慢慢地說：「我們不……聽見什麼。」他眼色很悲涼，望着他底女兒。

他說：「好罷，阿克沙卡，你跟幾位媽媽在一塊，似乎很舒服。」說着，他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勒勃脫夫說：「交換的事情是真的，他一定曉得很仔細，你現在想如何辦呢？」

南黑留脫夫說：「我得去告訴第二區的長官，我是親目見到那兩人了。」

大家沈靜了，似乎在顧忌爭衡呢。

希蒙生原先拿了書輪着，用臂膀枕着頭，不發言一句；現在他突然跳了起來，慢慢地走過人家身邊，到南黑留脫夫這邊

來。

「現在你肯聽我說句話嗎？」

「對的。」南黑留脫夫立起來，跟着他。

克麥亞吃驚地看着，碰着了南黑留脫夫底眼鋒，她就漲紅了臉，搖一搖頭，似乎很是惶惑。

他們兩人走出來，到門路邊，希蒙生先說：「我要跟你說的就是這樁事情。」門廊下發出一陣罪犯的鬧聲，接着喊聲大

起。南黑留脫夫很吃驚，可是希蒙生卻一些也不覺得。他很和藹地瞧着南黑留脫夫底臉，很嚴重地說：「我曉得了你和克麥

亞·馬史綠娃兩人的關係，我想我底責任是……」

在門旁兩陣喊罵聲音更大了，他不得不停止了。

有一陣聲音喊着：「我對你說，蠢材，他們不是我的。」

那一陣也嚷着：「由你生氣，你這個魔鬼呀！」

瑪麗·彼得·維爾那時走了出來，立在那裏，她說：「怎能在這裏說話？到那邊去罷，維爾一個人在那裏呢。」說着，她走

到第二門到那小房間中去，宛如一處黑窟，現在算是女犯的睡室。維腊·德黑滑躺在床裏，蓋沒了頭脚。

瑪麗·彼得絲甫娜說：「她頭痛了，正睡着呢，所以她不會聽見你們說什麼，我是要走開的。」

希蒙生說：「真不要這樣，你就在這兒，我什麼也不祕密的，對於你當然沒有了。」

瑪麗·彼得絲甫娜說：「好罷。」她身子像小孩樣地一扭，溜到牀邊，她靜坐着聽她一雙淡紅的出神的眼，似乎在望遠

景。
希蒙生再說：「好，這是我底責任，曉得了你與克妻霞·馬史綠娃的關係，我想我自己必定要知道我對於她的關係。」

南黑留脫夫很佩服希蒙生的簡單直爽。

他問：「這如何說法？」

「我說，我想和克妻霞·馬史綠娃結婚。」

瑪麗·彼得絲甫娜瞪眼瞧着他：「多麼奇怪！」

希蒙生接着說：「這樣我決心要她做我底妻子。」

南黑留脫夫說：「和我有多大的關係？且看她怎樣呢？」

「不錯，可是她沒有你，她就遲疑不決了。」

「爲了什麼？」

「因爲你和她的關係不安頓好，她是不安心的。」

勉強她呢？」

「講到我的關係，早就安頓好了，我要做的，就是我認為是我的責任，同時也爲了要恢復她底運命；可是我一些也不要

「不錯，不過她祇不願接受你底犧牲。」

「這並不是犧牲。」

「我曉得她是最末一次的決心了。」

南黑留脫夫說：「好了，那末不必和我說了。」

「她要你承認說你所思想的，就是她思想的。」

「我如何能承認說我不能去盡我底責任呢？我所能說的便是我現在不能自由，她很自由。」

希蒙生靜靜地想了一刻，又說：「那末很好，我要告訴她去，你一定不要想我愛她，我愛她，原爲她是個傭書辛酸的，美人，我可不要她什麼，祇是深深望她改善她底地……地……地……」

南黑留脫夫很詫異他底聲音顫抖。

希蒙生接着說：「想想改善她底地位，要是她不願意得到你底幫助，就讓她得到我底幫助，要是她允許了，那末她監禁在那裏，我也要求他們送我到她底地方去，四年又不是長時期呀，我總想在她近邊住着，或許因此會恢復她底命運……」他慌得說不下去了，又止了嘴。

南黑留脫夫說：「我邊說什麼呢？我很喜歡她有像你這般一個保護者。」

希蒙生插入了：「這真是我所要曉得的，要是我如此愛她，使她快活，那末你會以爲我和她的結婚是正當的嗎？」

南黑留脫夫很堅決：「哦，正當的。」

「這全要看她了，我望這痛苦的心，早早安定了。」希蒙生說着，作着一種小孩般的姿態，從未見到一個成人還有這種

相。

他立了起來，羞怯地笑着，跑到南黑留脫夫的身邊，吻他。

他說：「我要告訴她呢。」說着便去了。

第五十八章

瑪麗·彼得絲甫娜說：「你以為怎樣愛情真個有了愛情了！我永遠想不到他會這樣的，而且這樣有趣而可笑，多末孩子氣呀！真奇怪，實在說也可愛呢。」她嘆了一下氣。

南黑得脫夫說：「可是她——克裏處呢？你以為她怎樣？」

「她嗎？」瑪麗·彼得絲甫娜停頓一下，想清楚地回答他。「她嗎？你也看得出來，她和以前不同了，她有了一種很高的品格，還具着良善的感情，她愛你，正當地愛你，她想好好地待你，即使不能也不使你煩悶，和你結婚對於她正是一個大恥辱，是比以前所做的還要壞，所以她決不願意的。但是你現在這一來，真使她難過呢。」

「那麼現在我怎樣辦呢？我應該說離開嗎？」

瑪麗·彼得絲甫娜天真地笑着說：「是的，一半。」

「如何一半呢？」

「我胡說啦。可是我對於她定要告訴你，她或許看出他（希蒙生）那種奇怪的愛情的愚蠢——他並沒有和她說過，——又想望她，又是恐懼，你曉得，我不預備說這些事情，但是我還能相信，雖然這些虛偽，也是普通男子大都有的，他說這種愛，刺激他是非肉慾的，這話我也曉得，就說他是出乎常人之外，他內心終已有了一樣的污穢……諸佛特洛夫和克膳伯司兩人也犯了這個病。」

瑪麗·彼得絲甫娜離去了，正題，說到旁邊去了。

南黑得脫夫問：「那末，我們應該怎樣辦？」

瑪麗·彼得絲甫娜說：「我想你應該把每一件事都說給她聽，什麼都得明白，和她詳細地說明，我要去叫她來，要我去

叫嗎？」

南黑留脫夫說：「好罷，勞駕。」

瑪麗·彼得綠甫走了出去。

南黑留脫夫一個人在這小屋中聽到那維脂·德黑滑底靜呼吸聲，動着身體呻吟着，還有外邊連續的喊聲，從那兩扇門過去到刑事犯室中傳了出來。希蒙生方才說了實話，他倒可以隨便地脫離他自認的責任，因為他在軟弱的場合，他看過責任太重了；可是他心中總感到無趣，難過，他心中想希蒙生這種求情正是破壞他底犧牲精神，就在他自己和人家眼中失去了那犧牲的價值，要是這樣一個好人，他和她一些也沒關係，約束着要求她底愛，那末這種犧牲不算大，這或許有一般人的妬忌心在裏面，他已經得到了她底愛，因此他不要她愛別人。

如果她能够自願了那末，他陪着她的方針可以打消，要是她和希蒙生結了婚，他是更不用到這裏，自可另作計較的。他正在感想着，克萊茵推門進來了，可是門一開就送進一陣犯人們底呼喊。（今天他們有什麼事情這樣熱鬧）

她很快走到他身邊說：「瑪麗·彼得綠甫喊我來到這裏。」

「不錯，我一定要跟你說句話，你坐下了，希蒙生已經和我說過了。」

她坐着，兩手圍着膝衣，似乎很沈靜，可是南黑留脫夫剛說着希蒙生的名字，她就漲紅了臉。

她問着：「他說什麼了？」

「他告訴我，他要跟你結婚。」

她底臉上忽然顯着憂色，她靜默着，垂着眼。

「他要我答應，或者給他想法，我對他說，這完全看你怎么樣，你決定一下罷。」

她含糊地說：「哦，這話為何說起的爲什麼？」說着，她斜瞟着，一眼（這一眼，以前總動着他底心。）

靜默了一下，彼此直視着眼睛，他們都會心了。

南黑留脫夫仍然說：「你一定決定了。」

「我有什麼可以決定的？每件都決定了。」

南黑留脫夫說：「不，你必定要決定，你是否接受希蒙生底要求呢？」

她皺着眉：「我配給什麼人做妻子……我一個囚犯我爲何要去犧牲希蒙生？」

「那末，只要收回那句話就好。」

她說：「呀，我去了，沒什麼再可以說了。」她立了起來，走出了屋子。

第五十九章

南黑留脫夫跟着克賽回到男犯屋子裏，瞧見個個都在恐懼着。勒勃脫夫正在四處跑着，看着人，撫着東西，傳出那個驚人的新聞。這個新聞就是他在一個牆上拾到一張紙，是革命家彼得林寫的，他已經被罰作苦工，大家都曉得他到卡拉去了。新近他走過這裏，祇有他一個政治犯在刑事犯中。

那紙上寫着：「八月十七日我被他們放在刑事犯裏遣配出去。南維洛夫跟我在一起，但他自己在瘋人院裏吊死了。近來我很好，頗有精神，希望都好。」

每人都紛紛地說着彼得林的近況和南維洛夫自殺的原因。只有克利契夫一個人靜坐着思索，眼睛閃在前面。蘭齊娃說：「我丈夫以前告訴我說，南維洛夫在彼得洛潘洛司克黨中聽到一種幻象。」

老佛特洛夫說：「不錯，他是一個詩人，一個夢想家。那些人在壓制的圈子裏是立不住的。我在這圈子裏時，我一些也不棄掉我底心思，依然過着我有序的日子，所以很慣。」

勒勃脫夫想安慰大家：「一個人什麼都能忍受一些的。他們鎖了我，我心中很快活。一個人要是什麼都怕，那他就捉着自己，害了人家，把整個事情都弄壞了。於是他手給人家鎖上，所有責任都消解了，他就完了一生——他祇能用坐着收坐。」
瑪麗·彼得·綠雨注意着克利契夫的臉有着狂野的表示，便問：「你很曉得他罷？」

克利契夫喘着氣，他似乎已大聲高唱了好久似的，突然說：「是那個夢想家南維洛夫嗎？那個人真如我們守門者常說的所謂「世界上容不了一」的人了。不錯……他底性質好像結晶體，你能够看他得出，他不會說謊，他連裝假學者都不能。他身體不僅很瘦，而且像剝皮一般肌肉全瘦了。不錯，他底特質真很複雜，不像一個……我們讀着這個有什麼用呢？」他歇了一下，又憤怒地皺着眉說：「我們大家爭論，我們應該先教育人民，然後來改良社會生活，還是相反一下呢？接着我們又爭論，」

我們如何奮鬥用和平宣傳的方法呢？還是用激烈的方法？我們都辯論到。可是，他們並不辯論，他們僅曉得他們底事業，他們不留意幾十個或幾百個人死去，他們那種人，不好人死得越多，越隨他們底意，不錯黑西恩說我們應該把那般暮氣沈沈的人逐出我們社會平民界線之外，我確實也那樣想，那時候黑西恩自己和他底朋友同被逐出，而現在這南維洛夫……」

勒勃脫夫嬉笑著說：「他們不能全攆掉，留着他們好下着人類的種子。」

克利契夫大聲叫着，不給人家插嘴：「不，如果我們可憐『他們』，就不必留住他們，給我一支雪茄。」

瑪麗·彼得維爾說：「哦，克利契夫，煙對於你是無益的，請你不要吸。」

他反抗着：「不要管我。」他就燃了一枝烟，可是他吸一口就作嘔，咳嗽着，似乎病了吐了一口痰就說：「我們從前所做的事情，不是我們底真目的，不要吵鬧，是要團結起來……去毀滅他們。」

南黑留脫夫說：「可是他們也是人類呢。」

「不，他們不是人，人是隨便什麼時候都能做他們現在所做的……不……有人說許多炸彈和氣球都已發明了，好罷，人應該坐在氣球上，拿着好些炸彈，彷彿弄風子般捲下，都把他們炸死了……是的，爲了……」他想說下去，可是臉漲紅了，咳嗽得很兇，口裏吐出了一口鮮血，勒勃脫夫急急跑去拿雪水，瑪麗·彼得維爾拿了甘松草汁，預備滴在他身上，但他呼吸得很急切，用蒼白的手推開她，祇緊閉上眼，雪和冰水放在他頭上了，略略好些，便躺在牀上，那時南黑留脫夫聽見傳令官在外邊等了好久，就和各人告別，跟着那官出去。

現在刑事犯們很靜，大多已睡了，犯人都躺滿在床架上，上面，旁邊，可是屋子裏邊擠不下，有好些在外邊門路旁臥着，頭下枕着袋子，身上蓋着濕衣，一會兒，鼾聲，呻吟聲，囁語都傳出了屋外，各處都充塞着人，上面蓋着犯號衣，在男犯室中，只有幾個人醒着坐在牀燭旁（他們聽見檢查官到來，便立刻吹熄。）路旁一個老人赤着背，坐在燈下，拿着襯衣捉虱，在政治犯屋裏，那熱濁的空氣比這刑事犯屋中的臭味乾淨得多了，一邊出煙的燈在煙霧中亮着，呼吸真不容易，沿廊下走着，要很當心，才能尋到一小塊空地，踏下一腳，還須尋第二塊空地來踏下第二腳，有三個人竟在門路邊尋不到空地，祇得在那邊放污穢破舊的小桶的一間室中躺下，三人之中一個是老獸，南黑留脫夫常常看見他在大隊裏走的，還有一個是十二歲的孩子。

躺在那兩個犯人中間，他底頭枕着一個人的脚。

兩點鐘，脫夫出了門，深深地呼吸一下，便沈浸在清潔的霧水空氣中。

第六十章

晴朗的夜，星光照耀着，街面泥水凍得極硬，祇有幾塊地方濕着，南黑留脫夫回到旅館中去，到了，輕輕地敲那黑窗，一個寬肩的工人，赤腳出來開門，他走進去，右邊通着後面屋宇，傳出一陣車夫的粗獷的野聲，在院中還有許多馬咀嚼草麥的聲響，前門邊幾個偶像前燃着一盞紅燈，艾草和汗的氣味，雖然肺很強，嗅到了也要打噴嚏，南黑留脫夫脫下外套，在油布沙發上放下他底旅行枕，鋪着毯子，躺下想着所看見的事情，想到那個小孩，頭枕在罪犯的腿上，躺在從臭水桶中慢慢流出來的水上，情景比什麼都淒切。

他想不到與希蒙生，克萊霞的談話，對於這件事情太繁複不窮，他讓它過去罷，可是那幅悲慘圖畫，其中那些不幸的苦人，呼吸着腥臭的空氣，躺在慢慢流出的水中，那最使他心中很清楚地刻劃着的，是那睡在罪犯腿上的十二歲男孩那副無邪的臉孔。

心中理會極遠處在那裏有些用人着各種柔滑強硬不人道的暴虐的手段去壓迫許多人；另外，有三個月接觸那些慘無人道的侮辱毆打，南黑留脫夫覺到這是兩種不同的事，在這三個月中，不止一回他們心自問：「是我癡了會瞧見別人所不見的事呢？還是他癡了會去做我所聽見的事？」但是他們（這種人很多）做了爲他詫異驚奇的事，還坦白地說他們必須這樣做，是重大有用的工作，所以不能說他們是癡的，然而這方面他——理解自己底思想很清楚——不能信他是癡了，在他心底常常圍繞這個猶豫的問題。

他在這三個月裏，如何感想着呢？

人類中，那些得到自由，有精神熱忱，易受感觸，有能力，康強，粗率而又狡猾的人們，用那種省議會或國家命令的手續被推選了，可是那些人民，一些也沒有比那些自由人來得兇險的，反倒先關在獄中，充配到西伯利亞去，成年累月地懶惰着過

日，完全脫去了他們底自然，家庭，有用的工作。總之，他們失去了自然的生活的情況。這是第一個感想。

其次，那些人屈服在超人類的不自然之下，有着刑具鐵鎖，雜糞和可羞的犯衣。這要完全剷除了能引着軟弱者快樂的原動力——在公意和羞恥心和人類超性的良心方面講實是在是要不得的。

第三件，他們底生活都墮入在永久的危險中（不是那中暑，水火災的偶然的危險）從那污穢的獄室中，從疲倦擊擊而得來的傳染病，這些人終身要埋藏在慘境中——那種所謂最好最講道德的人，因為要保護自己就去施行這種最暴虐最可怕的手段（因之寬恕那般已施行的人）——

第四，這些被逼去和那班早已卑鄙邪惡的惡人相處，最危險的是那不規則的行為：姦污，行兇，詐騙，終於要使這些純潔的人，像醉水在生麵中似的給傳染壞了。

第五件，所有的許多威勢，暴虐和不法的舉動不惟為政府所寬容，而且所准允，這正合着政府的意思，人民印入血淋淋的印象，還有他們所受到的不人道的虐待，那些嬰孩，婦女和老人所受的苦木棒皮鞭的笞打，追回（生或死的）逃犯的獎勵，夫離婦散，和人家底妻和夫的獸性衝動的鬪鬪，鎗斃或絞勒的許多現象，那些淫威加諸那些失去自由，無所謂危險的人們底身上，祇能算是憐悻的，因為還有更暴虐的刑罰在前面呢。

所有這些苛刑似乎有意為遺着壞惡而設的，有意傳佈這成熟的壞惡的。

南黑留脫夫回憶那在牢獄和獄中所做的事情，他心中想：「這正是一個大問題解決了呀，想了最好最穩固的辦法去毀壞大多數人的心。」每年有幾千萬人民給帶到最高的敗德的危崖上，等他們完全敗德了，就釋放他，使他們在獄裏所養成的道德病傳染出來。

在門熱克，達玲堡，湯姆斯克的牢獄裏和半途的獄站上，南黑留脫夫瞧出社會對於這情形心理，普通的平民，本來具着俄國農民的社會的和基督教的道德觀念，現在已經失去了，得到一個新的獄牢的觀念，看那不論那種類殘酷侮辱的行動，祇要對於本身有利，就以為他是公平的，那些人民住在獄中以後，纏錯了他們底人生觀，他們底環境，就整個地把那教堂裏和道德家所宣傳的教人和憫隱心一切教誡都放棄在他們真生活以外，他們可以不必固守這個了。南黑留脫夫瞧出

這種牢獄生活的結果在所有他曉得的罪犯——菲奧特洛夫、馬克爾和泰膳斯——和他們兩個月的相處，真的使南黑留脫夫在他底理性中缺減了點道德觀念。他在旅途中聽到那些囚犯要在步行裏脫逃，要強迫難友一起逃，然後再殺死他們，食他們底肉。（他目擊一個人給如此控告着，就可想見那個的行爲。）最可怖的就是這人食人的野蠻，這卻是常見的事呢。只須用這些刑具把一個俄國人養成了這種惡性，就能够成爲一個游民，僞冒採用尼采的新學說，什麼事情都能做了。沒有可以禁止得住，因此他是可以先在衆罪犯中宣傳這學說，再宣傳到平民中去。

這些所做的事情祇有一個說明的理由，就是要免去罪惡威嚇和犯罪的人，改善行惡的，跟書上所說的「合理的報仇」去處罰他們。但確實說那所結的果一些也不像他們所說的，不僅不能免去罪惡，反而更滋長一些；囚犯們不僅不恐懼，反倒鼓勵着去做事。（有許多游民自己故意要回到獄中。）不僅不改善，反而更千奇百怪地做了出來；政府不僅不能用報仇的名詞來馴善人心，反而惡性深藏在天性中，變成了習慣。

南黑留脫夫自己問着：「可是爲何就去做呢？」他不能回答。

最怪的是這些所做的事情，可不是偶然的錯誤和一次的，乃是數百年來接續下來，所異者就是：首先囚犯的鼻被割下，耳給斫掉，以後在他們身上烙印，縛着鐵棍，而如今是上了手鐐，遣配出去，不用小車，用着汽船火車。

在政府機關中服務的人要辯護着說，這些事情所以要使南黑留脫夫憤恨，是因爲牢獄中的設備不完全，要是蓋造了一間新式的牢獄，那末定會沒有這種壞現象；可是南黑留脫夫以爲這是不對的，他曉得，所以使他憤恨的並非是這些，他讀過泰爾特書上對於模範牢獄的電鐘，電死刑，可是這改善的奇刑，卻使他格外憤恨。

而他最憤恨的是，有好些人在法庭和大理院中，領着從人民手中掄出來的薪俸，參照着那（那些同類的，爲同一原動力所生的）官員的著作，編成了一本違犯這個或那個法律的行爲底憲章，接着服從這些憲章，就送這些犯違憲章的人到他們所永遠不見的地方去，送到那些人民完全屈伏在這些殘忍無心的檢察官，審判官，衛兵底手下的地方去，送到那幾千萬人民喪失身體靈魂的地方去。

如今南黑留脫夫已經有着身臨的經驗，他便聽出囚犯中底罪過——酗酒，賭博，殘忍的舉動，甚至食人——不是偶然

的事和因爲人心退化，並沒有存在着罪惡性的發育物（那些愚蠢的科學家，這般想推到政府身上）那是一種不能實目的，惑心所發出的不能不存在的結果，這惑心或許可以叫人頗大家怒恨，南黑留脫夫曉得貪人並非在荒地上發生着，卻在法院、大理院和國家機關中發生出來，然後在荒地中結果成實。譬如他聽見他舅兄的行動，確說所有的律師和官吏，從嚮導到總督，一些都不知公理和人民的疾苦，祇在口中空說，祇是爲他們所作出的敗德災禍的事情，所酬給的虛布而已。這是真的呢。

南黑留脫夫心想：「這樣，這完全能說是誤會嗎？在所有的官員應得的薪俸外再添些賞金，要他們放棄現在所做的，可能嗎？」

第二次雞鳴着，他一翻身，虱子像泉水般湧了出來，爬到他底身上——他祇得閉眼睡了。

第六十一章

南黑留脫夫還未醒轉，那車夫已到了旅館。一個村婦喝完了茶進來，用手巾拭着她流汗的肥頸，沒有一個兵從獄站裏送來一封信，那是瑪麗·彼得維甫娜寄來的。她告訴克利契夫病變得厲害了，信上這樣寫：「我們先想放在這裏，都陪着他，可是總不能被允許，因此我們和他一起走路，然而我們怕他病得厲害了，請你想法子，要是他必定要在第二鎮上留住，定得留一個我們裏面的一個人才好。如果定要我和他結婚，以便官長允許我陪着，我也是肯的。」

南黑留脫夫叫小工到馬棚裏去拉馬車來，自己匆忙地穿好衣服，剛喝完第二杯茶，那三馬驛車趕到大門口來了，命令地響着鈴聲，車輪在雪泥上翻轉，如滾在石上一般。南黑留脫夫付過那肥頭店婦的宿費，匆匆地走出，命令車夫愈快愈好，追趕那隊伍，過了村署草場，他們就追上那裝着行李和病犯的大車，在雪泥上走着，車輪快得飛轉着。獄官已不在那裏，他走着，好些衛兵兜着酒容，一路談笑着隨在後面，路上車很多，每一隊的第一輛中緊擠着六個病老的刑事犯。末輛中，有三個政治犯，諾佛特洛夫、克騰伯司和馬爾克坐在一輛裏，蘭齊娃、勒勃脫夫和瑪麗·彼得維甫娜所護着的孕婦三人，在一輛裏，在第三輛車上，克利契夫睡在車裏的乾草堆上，頭下枕着枕頭，瑪麗·彼得維甫娜坐在他旁邊，南黑留脫夫命令車夫停了，他走出來，跑到克利契夫身邊，有一個醉兵對南黑留脫夫搖手，可是他不理着，直到克利契夫那邊，在車邊握着他底手，克利契夫穿着一件羊皮褲，頭上戴着皮帽，用手巾縛着口，臉是更白而瘦了，他那和美的眼看得很大，而有光亮，車走時震動着，他搖着衰弱的身子，顛着，蹬着，南黑留脫夫問他病狀怎樣，他便閉着眼，怒搖着頭，他似乎盡着生平的力去忍受那車兒的震動。瑪麗·彼得維甫娜坐在那邊上，她含意地看着南黑留脫夫一眼，她多末焦急，克利契夫底病狀，一歇便微笑說：「似乎那獄官也慚愧的。」車輪很響，她要麼着才能聽見，彼得維甫脫下手鐐了，他把小女孩抱去了，克裏霞和希蒙生和他在一起，維諾也在那裏，她和我換了地方。」

克利契夫說了幾句話，車聲很大，不能聽得他皺眉用力忍着咳嗽，努力搖頭。南黑留脫夫就轉身接近他底嘴來聽着，克利契夫拿手巾放開他底嘴，輕聲說：「現在好得多了，可是不能受寒呢。」南黑留脫夫靜默着點點頭，又看了瑪麗·彼得綠甫娜一眼。

克利契夫竭力地笑着，輕聲說：「那三個物體的問題如何了？很難解決罷！」

南黑留脫夫一些也不理會，瑪麗·彼得綠甫娜就在旁邊解釋，他講的三個物體是個著名的數學的問題，指出日月地球的方向，如今克利契夫正拿來比喻南黑留脫夫、克裘霞和希蒙生三個人的關係呢。克利契夫點點頭，表示瑪麗·彼得綠甫娜笑着的說明很對。

南黑留脫夫說：「這解決和我無關呢。」

瑪麗問：「你得到我底信嗎？你肯幫助些嗎？」

南黑留脫夫說：「當然。」他聽見克利契夫很不快活，他便回到他底馬車上坐了，兩手按着大車的邊，岸上當經過路上深灘的地方，他底手就很劇烈地被震着。他底車先跑過這大隊，隊裏雜着灰色的汗衫、羊皮椅、鐵鍊和手鐲，在路上形成四分之三里的行列。南黑留脫夫在路對面聽見克裘霞的藍頭巾、維賸·德黑滑的黑外衣和希蒙生的綠帽、白絨襪，像草鞋般綁着好些布帶，希蒙生和婦女們同走着，談論得正有興呢。

他們聽見南黑留脫夫，便都對他鞠躬。希蒙生莊嚴地高舉着帽兒，南黑留脫夫無話可說，也不喊車夫停了，不久就走在他們之前，路上又平穩一些。那車夫趕着馬，跑得極快，可是時常要躲開那深車轍，讓全隊的大車走去。

那條深車轍的路經過松樹的密林裏，雜着樺樹和短松，還未凋落的黃葉，反映得很亮。南黑留脫夫那時候出了松林的盡頭，已經過一半罪犯全隊，如今路旁都是寬廣的田地，遠處聽見憎廟的十字塔和圓頂，雲是四散了，天氣很晴，陽光界到松林上，閃爍地映着黃葉、寒潭和僧廟的鍍金十字架和圓頂。右邊山頂在灰藍天色中逐漸照耀得白了，那車進了一個大村，街上滿走着人，有俄國人，也有外國人，戴着奇怪的帽和衣服，宿醜未醜的男女擁擠着圍着茅屋、酒店、車旁和人談着話，大鎮離去這裏正很近呢。

那車夫一拉手變了一下馬背，他坐在右邊，好把馬繩擱在右面，加力趕着，直奔到河邊木筏的地方。那筏正撐着過來，已經到了河水的中流，大約要有二十輛車要渡過河去。南黑留脫夫等了好久，那木筏盡力划到上流岸邊，就順流溜到下流岸邊。

那高大沈默悶悶，有力的筏手穿着皮衣，正把繩向岸那邊一拋，老練的手便繞了木筏，送着車兒登岸，又去渡對岸的車。木筏上滿載着大車和好些驚動的馬，那急流的闊河激動着緊在岸邊的小船上的繩。木筏滿了，南黑留脫夫底車和去駕的馬都載在上面，人堆緊擠着，筏手挺立在一旁，岸上許多人聽見沒有地方，要他讓步登筏，可是他無理，解開了纜繩，順流而下。

在木筏上，人都靜默着，祇聽見後手的靴聲，和驚馬的蹄聲。

第六十二章

南黑留說夫立在木筏邊，瞧着那條闊河，兩幅畫印在他腦子裏：一幅是那因怒將死的克利契夫，掃着頭；一幅是克萊波，沿路在希叢，生身邊傲然步行着。第一個感想關於克利契夫，他可並不準備死，而眼見就要死，使他煩悶憂慮。第二個感想是關於克萊波，她很愉快地得到像希叢，這樣男子底愛戀，尋獲了一條真實的路，應該在他心中很快活。可是在南黑留說夫，始終有一種不能戰勝之感。

大鐘裏傳來一種大銅鐘的聲音。南黑留說夫的車夫立在他一邊，還有一些立在木筏上，都高舉了帽子，恭敬地劃着十字祈禱。祇有一個蓬髮的矮老人，卻靠在木柵邊立着，不作祈禱。南黑留說夫以前沒有留心他。那人祇仰起頭，呆睨南黑留說夫，他穿着一件補著的破外衣，布袴，和一雙補綴多次的皮鞋，背上背個小包裏，頭上戴着破的皮高帽。

南黑留說夫底車夫戴了帽，整齊一下對那老人說：「老頭兒，你如何不祈禱？你可領洗過？」

那權儀的老人，毅然地抗聲，逐字地問着：「我要祈禱那個？」

那車夫作成衰弱的外形說：「那個自然是上帝。」

「那末請你趕快指給我，他在哪裏——這位上帝？」

那老頭很莊重嚴肅，使那車夫感到對付那強硬的人有些羞辱；他並不顯露着，可是在衆目昭彰之下，祇得說些話，就說口說：「在那裏自然在天堂裏。」

「你可到過嗎？」

「這沒有關係，橫豎大家都曉得一個人必須祈禱上帝的。」

那老頭很莊重地敲了鐵眉，急急地說：「沒有一個人在那裏見過一次上帝的真像，那個獨生子在聖父的懷中祇宣發

了聖父呀。」

車夫把他馬鞭柄塞進腰中，按好了轡馬具說：「這樣說，你一定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了，是崇拜穴孔的，你得對穴孔祈禱。」

一個人笑了。

一個中年人立在他底車傍問：「老頭，你信仰什麼？」

老頭兒仍然毅然地很快說：「我一些也沒有信仰，我可什麼也不信，除去我自己，就沒有別人。」

南黑留脫夫插入說：「你怎能相信你自己呢？你或許是錯的。」

老頭兒依舊抗聲：「我終身沒有錯過。」

南黑留脫夫問：「那嗎爲什麼世界上有許多信仰呢？」

「這因爲人要相信別人，而不相信自己，所以才這樣。從前我也相信別人，所以我自己好像跌在池沼中——失去了自己。我不希望救我自己出來，那些舊的和新的信仰派，猶太沙派，黑人，黑利司蒂派，波波夫西派，和它底反對派，亞夫司特立克派，和司可慈西派——每一個信仰只在誇言他自己，他們都和小賤狗一般爬伏在地下，世界上有許多信仰，可是他們精神是一個——在我這裏，在你這裏，在他這裏，祇有一個，所以要是人人信仰自己，一切都能連結起來，人人是他自己的個人，就一切都合爲一體。」

老頭兒大聲說着，常常四面地看，他希望很多的人聽他底話。

「你堅持了這個信仰好久了嗎？」

「我好久了，自從他們虐待我以來，已經二十三年了。」

「什麼虐待你？」

「像他們虐待基督，他們也虐待我，他們捉我去，帶到衙門裏，教士前，律師前，法官前，有一次他們放我在瘋人院裏，可是他們沒法，我可是自由的呢，他們說：『你叫什麼？』我想我自己要叫一個名字，可是我沒叫，我什麼也放棄了，我沒有名字，住址，國家，沒有『沒有』，我就是我自己，『你叫什麼？』『人。』『你幾歲了？』我說：『我不計較的，也不能數它，我從前也

是我自己，以後也要是我自己。」「你底父母呢？」「我沒有父母，祇有上帝和母親。」「地球。」——上帝是我父親。」「那末皇帝呢？你承認有皇上嗎？」他們如此說，我便說：「爲什麼不呢？他是他自己底皇帝，我可是我自己底皇帝。」他們說：「你談着有什麼好處呢？」我說：「我沒有要你和我說話。」因此他們便虐待我了。」

南黑留脫夫問：「那末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到上帝引渡我的地方去。我會尋到工作，我就工作，否則我就會求。」

那老頭兒聽見那木筏快到岸邊，就停止不說了，很得意地聽着四面旁聽的人。

南黑留脫夫拿出錢袋，給錢給那老人，可是他拒絕了：「我不受這個東西，我祇接受麵包。」

「好，請恕我。」

「沒有什麼恕的事情，你不要使我生氣，也不能使我生氣呀。」他把拿下來的包裹，仍然背了。

歇了一會，腳車已經上了岸，馬駕上着。

南黑留脫夫付渡費給那黑色的筏手，又來到車中。那車夫說：「先生，我很奇怪，你竟然會和他講話，他祇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游民呢。」

第六十三章

他們上了岸，車夫回頭望南黑留脫夫，問：「到那個旅館中去呢？」

「那個最好？」

「沒有比西伯利亞旅館更好了，可是杜柯夫旅館也不壞。」

「你隨意趕到那一個好了。」

那車夫在旁趕着程，這鎮和其他的相似，房屋也是方格的，蓋綠屋頂，同樣的禮拜堂，同樣的店鋪，在街上的商店也是相向的，警察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就是所有的房屋幾乎都是木製的，街上不鋪磚石，車夫在一條大街上一所旅館前停了車，可是那裏沒有空房間，於是又趕到別處去。這裏南黑留脫夫兩個月以後才尋到一間他從前慣住的清潔安靜的地方，他去看的房間雖然很簡單，可是他經歷了兩個月的驛車、村莊和獄站，現在他已經很舒服了。首先他就得除去那些虱子，因為進一次獄站，就得到了好些虱子，真沒辦法呢。他按放行李以後，就先到一個俄國浴室中，接濟換了一套村中的時服（一件很出客的套衣褲，上面有着摺痕，一件罩衣和一件大衣）去拜訪這裏的省長。那看門的叫了一個車夫，那車夫有一匹肥健的克爾非名馬，那輛車不久送南黑留脫夫到一所大宅門前，門前立着一個哨兵和一個警察，那屋子前後面都有花園，園裏有着白楊樹和樟樹的無葉枝幹，夾着緊密青黑的松杉樹。那省長有些不舒服，因之不見客，可是南黑留脫夫叫那傭人把他底名片再遞進去，後來那傭人就出來恭敬地說着：「請進。」

那大廳，侍者，傳令人，樓梯，跳舞廳，光亮的地板，和聖彼得堡中的裝璜相似，然而比較起來，祇更虛飾和污穢一些罷了。
南黑留脫夫給請進了內室。

那省長是個肥胖，山芋鼻的熱心人，額前隆起肉塊，眼下也脹着肉，頭是禿的，他包着繻粗絲睡衣坐着，吸着雪茄，由銀壺

中國了一杯茶。

他說：「我底先生，你好嗎？想我着睡衣，這和我不見見你好些罷。」他把睡衣蓋着他底肥頸，一直縮着頭頸。「我如今不大好，可是不出去，你從遠處帶來什麼訊息呢？」

南黑留脫夫說：「我近來跟着那罪犯隊旅行，罪犯中有一個人，和我極有關係，所以我到你省長這裏，半是爲那罪犯，半是爲另外的事情。」

那省長又吸了口煙，喝了口茶，把烟蒂擲進白雀石灰壺中，他兩只小眼睛看定着南黑留脫夫，莊嚴地坐着靜聽，只插入一次話，他要給他一支煙。

那省長是個受教育的軍人，他信任那自由而仁愛的目光可以穩固他們底地位的，可是他生性仁厚而知慧，他又覺到這目光和他底地位實在是在矛盾的，因此他不計較他所愛的地位不合，就養成了喝酒的習慣，頹廢了自己，他在軍界中很有勢力，現在服務了三十年以後，卻沈湎在酒裏，變爲醫生所說的「酩酊病者」。他肚中裝滿了酒精，他略爲喝一些酒，就要大醉，但他卻一日不能離此君（他不喝可不能活呢）。因之每夜總要酩酊大醉，不過他不會說醉話和囁語的，要是他會這樣，決不會依然如此的，勢至一定自己認爲很聰明，他有崇高的地位呢。在今天早晨，就是南黑留脫夫來見他的時候，他還是個有理性的人，能理會着書語，時常朗誦他所最喜歡的一句格言：「他酒醉，但他聰明，所以他兩方面都愉快。」長官們曉得他是醉漢，可是比別人有着更多的學問（在嗜酒時雖然他也不研究了），他很勇敢而敏捷，醉時也露出他底才幹，所以被推舉站在這樣有着重大責任的地位上。

南黑留脫夫對他說，他是爲了一個女人，她極冤枉地被罰了，還有一張狀子已經給她送到皇帝那裏去了。

省長說：「不錯，以後怎樣呢？」

「我被准許到了聖彼得堡，關於她命運的新聞，不出這個月，就送給了我，到這個地方……」

省長伸手指他幾個粗短的指頭，按了一下鈴，仍然聽着南黑留脫夫吸煙，大聲地咳嗽。

「因此要請你允許這個女子能夠停留在這裏，直等她呈訴的批案來了。」

那侍者，武裝的傳令兵進來了。

省長對傳令兵說：「去問愛娜·維希耶她起來了嗎？再拿些茶來。」又對南黑留脫夫說：「不錯，還有什麼？」

「我第二個要求是關於一個政治犯的，他也在全隊那裏。」

省長詫異了，搖搖頭：「這件事！」

「他病很重呢——要死快了——他或許可以留在這醫院裏。政治女犯中有一個女人要和他在一起，能夠侍候他。」

「她和他沒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要是定要有關係才能允許，她願意先嫁給他。」

省長炯炯地盯著來客，他底神情像要他不成功一般靜聽着，不停地吸着煙。

南黑留脫夫說完以後，省長從桌上拿出一本書來，舌舐着手指，很快地翻弄書頁，尋着一條關於婚姻的法律讀着。

省長看着書問：「她給判什麼刑罰？」

「她嗎？罰苦工。」

「好的，那末，罪犯給判定後，地位不能以婚姻而轉動的。」

「不錯，可是……」

「恕我無禮，即使是個自由人要和她結婚，她也須做着她被判決的事呢。在這情形下，那問題就是，他們兩人的刑罰，那個較重些？她的呢？還是他的？」

「他們兩個都罰苦工。」

「很好，他們雙方都不吃虧呢。」他笑了，「她和他的處罰一樣，祇是他現在病了，他能够留在這裏，當然他當受輕刑的地方，一定要給他的。不過她要是嫁了他，也不能同他留在這裏……」

那侍者喊着：「太太在喝咖啡呢。」

省長點頭又繼續說：「雖然這樣，我定要想一想，他們叫什麼？請你寫一寫吧。」

南黑留脫夫寫了他們底名字。

南黑留脫夫請允准，是那將死的人。可是省長回答：「我又不能做到。我自然不會疑惑你；可是你爲他和別人出力，都有利益。你有錢，而我們在這裏做什麼事情都要錢。他們告訴我：『絕對不受賄賂。』然而什麼人都受賄賂。叫我如何能丟掉賄賂呢？他們地位越低，越受賄賂。在這三千多里地方那裏能尋得到一個不受賄賂的？在那地方，每一個官，都是一個小皇帝，正和我現在在這裏一般。」他又微笑了，「你或許進去見着那些政治犯；你給了錢，你就能進去，不錯嗎？」又笑着，「這話可真的。」

「不錯，真的。」

「我極明白你所做的事情。你可憐一個政治犯，你願見他。可是那檢查官或是衛兵要受你一筆錢，他們祇有四十戈比要養活一家呢，他們不得不接受那錢。這是你和他們的情形，而我如今也應該照你和他們底辦法。然而在我底地位，我自己不能承認說要離去一寸法律上的文字；但正因爲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有憫隱之心。我是刑部裏的，我被推舉的地位上，有一定的事做，而這些事必須要做到……好吧，這樣，我應該做的事已經完了。現在讓我們聽聽那邊大城中有什麼事情。」那省長一時間着，一時回答着，另外也要知道外面的事情，一方面也要顯着他自己底知識和人道。

第六十四章

那省長和南黑留脫夫分別的時候，問着：「你在那個旅館中呢？可在杜柯夫嗎？那兒正是可怕之處。五點鐘時到這裏來吧，和我們一起進餐，你會說英國話嗎？」

「是的，我會的。」

「那巧極了，你曉得，一個英國旅客剛到這裏來，他來研究交通問題，調查西伯利亞的監獄，好了，今天晚上他到我這裏來聚餐，你一定要來見他，我們在五點鐘進餐，我底內人是很守時刻的，那時我一定要回答你關於那女子和病犯的兩樁事情，或許可以留着一個人陪着他。」

南黑留脫夫告別了省長，坐車到郵局中去，心中非常活躍和激動。

那郵局是個低圓頂的屋子，幾個郵局員坐在櫃臺後邊，非常忙碌地收發信件，前面擠着一大堆人，一個職員挽頭坐着，打郵印在許多信件上，極敏捷地剪下信上的簽條，南黑留脫夫等了不久，他說出了自己底名字，立刻把所有的他底郵件都拿了過來，信件很多，還有錢和書，最近的是一封「歐洲郵局」寄來的，南黑留脫夫都拿了，走到一隻櫃子邊，櫃上正坐着一個兵，他拿着書等待着，南黑留脫夫坐在他一邊，細聽着信件，裏面有一封掛號信，信面很漂亮，有着鮮明的郵政紅色漆印，他開了漆印，瞧見公署信紙上寫着賽立寧的字，他紅了臉，可是心中卻很鎮靜，那是克賽底上訴的判案，說些什麼呢？一定不會否認的吧，南黑留脫夫急忙看那信，上面的字很小，很重而斜橫，他看完了嘆着口氣，就放了心，那上訴已經完全成功了。

賽立寧信上寫着：「親愛的朋友，我們最末一次談話，使我底印象極深，你對於馬史綠娃的事，極為正當，我已經反覆謹慎考慮了這件事，現在便瞧出那處地的罪確實非常不公，祇有上訴才能救授她，而你已在設法了，在檢察詳情的時候，我竭

力幫助着，現在寄奉赦罪狀一紙，察收。你底姑母，伯爵夫人克達玲·依凡諾法羅給我這個地址，我就寄了給你。這公文的原文已送到她被囚審問的那邊去，或者不久可到西伯利亞地方廳。我匆迫地給你給喜訊，願很誠摯地和你握手——僕賽立寧。」

那公文上寫着：「總公署爲接檢呈訴事（註着皇宮地址，下面寫着日期和各官吏的名稱。）總公署長接檢呈訴，獻奉皇帝陛下，奉旨示知町赫克達玲·馬史維娃，申訴一事，恩賜特赦免苦工罰刑，調遣西伯利亞附近村鎮。」

這真是可喜而重要的訊息。南黑留脫夫對於克達玲和他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到來了。現在在她新的地位上定有極繁複的事情發生。當她是個犯人的時候，和她結婚原是一種幻想，沒有些真實。除掉他有着她地位去赦免她。可是現在呢，他們底同居可沒關係了。而南黑留脫夫卻也不準備這件事情。她和希蒙生有什麼關係呢？昨天她講的是什麼意思？要是她答應和希蒙生結婚，好，還是不好？你總得提出這些問題來思索着。他想：「從此以後什麼都能解決了。現在我毋庸想着，然而我得送給她一個好消息，越快越好，救她出來。」他想祇須這張公文的抄文就夠。他這樣離去了郵局，命令車夫一直趕到監獄裏去。

他雖然沒有接到省長的命令，在那天早晨到監獄中去，可是他經驗上曉得長官不允許，下屬是可以運動的。進去很容易。他要到獄中去給克達玲送喜訊，或許從此使她自由，同時去問克利契夫底病狀，再去告訴他和瑪麗·彼得維南娜自己在早晨和鎮長談的話。

那監獄檢查官是個高大而莊嚴的人，他嘴角旁曲着兩根鬚鬚。他接見南黑留脫夫非常嚴重，很直爽的告訴他說，他是沒有省長特別的命令，他不能允許一個閑人進來見犯人。南黑留脫夫說他在省城監獄裏也曾給允許過的，可是那人回答：「那或許是對的，可是這裏不能允許。」他變了聲音：「你們城市裏的紳士或許以爲這個很奇怪，然而我們在西伯利亞的東部也曉得有法律或許也能指點你們呢。」

即使皇家總公署中的公文抄文也不能使檢查官轉慮。他剛愎地拒絕南黑留脫夫進牢獄一步。南黑留脫夫純直地說他手裏的公文能够使馬史維娃自由，可是那官祇是微笑，嚴肅地說獄中不論那個被釋放，必定經過總官直接的命令才有。

效。他只有的一件事可以通融，便是可以轉達馬史綠娃，說她不久就能被赦，要是總官的命令發下來了，她馬上便能出獄，決不
 過延一小時。那檢查官不肯說一些克利契夫的情況，還說他不能肯定獄中究竟有否這個罪犯。南黑留脫夫曉得說不下去，
 就走進車中，回到旅館。

那檢查官這般戲謔，原來罪犯又加上一倍，獄中發現了一種極熱傳染病。車夫在路上趕車的時候說：「天天真有許多
 人死在牢獄中，他們染上了瘧病，一天幾乎要埋掉二十個死犯啦。」

第六十五章

南黑留脫夫進獄雖然沒有成功，可是他心中依然很興奮，一直去見省長，去問那馬史綠娃的公文可到了？公文還未會到來，他便又回到旅館裏，急忙地寫着給賽立寧和辯護人幾封信，寫完，看了看錶，曉得到省長家去進餐的時間到了。

在路上，他心中又想克賽霞如何接受他被免罪的喜訊，她以後要伴在那裏呢？他如何同她住在一起？對於希蒙生怎樣呢？他和她有什麼關係？他記起她心又變了，他又想起她從前的舉動。

他想：「現在我非忘掉她不可。」他竭力淡薄她底印象，他又自言自語着：「到了時候，當然會曉得的。」他又想着他應該對省長所說的話。

省長家中的晚餐極為奢侈，南黑留脫夫以前是吃慣的，也為富家和官長所常有的，這使南黑留脫夫很愉快，他不僅好久不如此，連極普通的享用都缺了呢。這宅中的女主人是一個聖彼得堡舊派的貴族夫人，從前是個尼哥拉第一皇宮中的寵宮女，她底法國話說得很自然，俄國話未見得好，她挺着胸，手動的時候，肘節緊靠着胸部，她很心靜地服侍她底丈夫，略帶些憂色，她招待賓客見人行事都非常周到，她待着南黑留脫夫彷彿自己人一般，她一些細膩的恭維語提醒了他底道德心，使他滿足，她讓他感到，她理會他到西伯利亞來，是專誠救人的，他真是個非常人物，這些巧言令色和省長住宅中的奢侈，使南黑留脫夫想起以前的享受，用着那美飾的房屋，細緻的器皿，和自己階級中受教育人說話的舒適與愉快，他感到三個月的經歷正和一場春夢一樣，現在似乎剛醒了。

除去這些家屬——省長的女兒和她丈夫，一個中將——以外，出席的還有一個英國商人，採取金鑽的，和一個遠處西伯利亞小鎮的鎮長，所有席上的人似乎都使南黑留脫夫快活。

那英國人是很健壯的，紅臉，法國話說得不好，本國話的口氣很好，極能激動人，他眼見得不少，他說着美國，印度，日本和

四伯利亞的風俗，很有興趣。

那青年商人專研金鑽，他是個農夫的兒子，穿上一件英國晚服，襯衫上有着金剛石的鈕子。他個人有個極好的藏書室，很願意爲人道而服務，主持新歐自由的觀念，這人很引起南黑留脫夫底快感和注意。這正是新的歐洲文化教育實施於健壯不學的農夫的典型呢。

那西伯利亞邊鎮的鎮長是省政府的副顧問，有一次他在聖彼得堡城中和衆客長談過，那時候南黑留脫夫也在裏面。這鎮長是個胖子稀落的頭髮，青色的眼睛，小心保護的白手指上套着戒指，有着快活的笑容；他下身很大，主人很重視這位鎮長，因爲他在受賄的官僚羣中，唯有他不受賄。那位女主人也很看重他，她很歡喜音樂，她是個彈鋼琴家，這位鎮長呢也是個音樂的愛好者，時常和她合奏。南黑留脫夫是個仁慈的人，雖曉得那鎮長的罪過，也沒有什麼不悅。

那活潑強壯的中將，他下巴有着灰青的鬚根，他接待很是周到。南黑留脫夫很喜歡他底善性，那一對青年的配偶呢，（省長女兒和她底丈夫。）南黑留脫夫很相信那女子是個直心的人，她愛她兩個孩子，她以前所愛的（和父母抗爭了好久才結婚的。）丈夫是自由黨人，他在莫斯科大學中很有名，在政府的官員中，是一個克制聰明的青年人，他從事統計戶口的事情，他很留意本鄉的種族，調查極費心力，希望救出那些將死的。

席上的主客不備對於南黑留脫夫極和氣，留心並且顯然很願意親近他，當他是一個有趣的新客人，那省長穿着軍服，偏上白十字徽章，進來用餐了，叫了他一聲朋友，就請賓客們坐到桌邊，喝了一杯啤酒，說着愛吃的東西。那省長問他早晨分別以後幹些什麼事情，南黑留脫夫對他說，他在早晨所說的一個罪犯的刑罰已經能够赦免了，他又要求允許自己進獄探望。

省長在用餐時聽到這些事情，心裏當然不快活，皺着眉，靜默着。

那英國人剛坐在桌邊，省長問着：「要杯酒嗎？」

英國人喝了一杯，他說要去參觀禮拜堂和工廠，又要去參觀那有名的遺屍監獄。

省長對南黑留脫夫說：「唔，巧極了，你們兩個人可以一同去。」他回頭對那中將說：「給他們各人一張護照。」

南黑留脫夫問：「你在什麼時候去？」

那英國人說：「我想在晚上去看那監獄，他們都在空中，沒有什麼準備，你便能看出他們底真實的情形了。」

省長說：「噢，要鄭重地去看嗎？可以去罷，我已經寫成一個報告了——可是他們並不注意，這樣請他們瞧瞧外國報紙。」說着，他走到桌邊，那女主人就給賓客們指定他們底坐位。

南黑留脫夫坐在女主人和英國人之間，對面坐着省長的女兒和政府的副顧問。進餐時，大家都說笑了一會，接着各自相對談話，那英國人講的是印度的故事，又說到遠征隊，省長很不贊成這件事，又談到西伯利亞賄賂的盛行，各地腐敗的狀況，所有談的總歸，南黑留脫夫都很不注意。

餐畢，喝了咖啡，南黑留脫夫，那英國人和女主人三人又說到一搭四輪馬車的有趣的事情，南黑留脫夫就表示了好些意見，旁人很留心聽着。南黑留脫夫已經享用了一頓美餐，喝過好酒，坐在安樂椅中，和那些和氣的貴族談話更加多，喝咖啡了。那女主人爲了英國人的要求，便和那位副顧問走到鋼琴那裏，兩人同彈着悲多汶第五樂曲，南黑留脫夫非常愉快，他好久沒享受這種清福了，現在他才恢復了貴族的本來面目呢。

那座大鋼琴很好，樂譜配合得不錯，他熟悉這個樂譜，很歡喜它，聽着悠揚的音節，他鼻腔發癢着，他觸動了他底善心。南黑留脫夫謝謝女主人賜予他好久不享的美餐，剛要告辭，突然她底女兒發熱地走到他底身邊，紅着臉說：「你問我那兩個孩子嗎？你可要見見他們？」

她母親說：「她總是娶人家，看他們兩個孩子。」她笑她女兒不知趣，「候爵可不一定喜歡呢。」南黑留脫夫給這母性的天倫之樂感動了：「正相反，我可極喜歡呢，請你讓我見見他們。」

省長坐在牌桌邊微笑着，看着他底女婿，那金鑽開採者和中將，他喊着：「她要候爵去看她底小孩，去罷，抱着他們看看。」

那少婦很心慌，想對於她底孩子定有一種批評，就匆忙地走進內室，後面跟着南黑留脫夫，在第三間大屋裏，牆上糊着白紙，牆上一盞保險燈，屋中按放兩隻小孩搖床，一個披着白披肩的保姆坐在中間，她有着一張真真的西伯利亞人的臉。

寬頰骨，她立起了褥子，躬身，那母親走到第一個搖床邊，低頭看着，床裏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張着口，靜靜地睡着，她底捧着的長髮散開在枕上。

那母親蓋好一條白藍的線被，底下露出一只小白腿來，她說：「這是凱蒂。」

「她不好看嗎？你要曉得她祇兩歲大呢。」

「真美麗呀！」

「這是佛蘇克，是他祖父的名字，臉真異樣，他可像一個西伯利亞孩子。」

南黑留脫夫說：「好孩子。」他看那許小孩彎頭睡着。

那母親說：「不錯。」她深意地笑了。

南黑留脫夫又想起那鐵鏈，打傷的頭，毆打和淫佚，那頻死的克利契夫，克麥霞和她以前的一番，他很悔悛，願意永存在這裏所見的樂境——真正的純潔的樂境中。

他稱讚了那小孩子好幾次，那母親滿意地笑着，接着，南黑留脫夫跟着她進了休息室，那裏英國人正等着他們約定的監獄中去。那英國人和南黑留脫夫同主人，老的和小的告辭之後，一同走出了大門。

天氣變了，大片的白雪紛紛地降落下來，已經密蓋着路徑，花園中的樹，大門的階沿，車頂和馬背上。

那英國人自己有馬車，南黑留脫夫對馬夫說趕到牢獄去，就喊自己底車夫坐進車裏，心裏想着他已完成了他所不愉快的任務，那車輪在雪上慢慢轉動着，跟着那英國人的馬車，一同趕着。

第六十六章

黑暗的牢獄門前站着夜崗兵，路口掛着燈，外邊灑着白皚皚的雪……門廊，屋頂，牆上——旁邊再有一長排點着燈的窗口，氛圍比早晨更沈悶了。

莊嚴的檢察官走出大門，在燈光下檢視南黑留脫夫和英國人底執照，他吃驚地聳聳肩，很服從地請兩位客人跟他進去，他領着他們過院場，又走進了門，向右上了梯，到一間辦事房中去，他請他們坐下，問着他們要他做些什麼，他聽到南黑留脫夫立刻要見罪犯馬史絲娃，他命令一個獄吏去帶她出來，接着準備回答那英國人問他的許多事情，南黑留脫夫在旁邊做着翻譯員。

英國人問着：「這所監獄可容納多少囚犯？現在有多少呢？……男人若干？女人若干？……有那些罪犯給罰着在獄中做苦工？那些遣發出去的病犯有多少？」

南黑留脫夫翻譯那英國人和檢察官的話，一些也不留心他們底意思，他心中震動着，這原是悲喜的關頭，當他正在翻譯一句時，忽然聽到腳步聲，那辦公室的門開了，一個獄吏走了進來，後面跟着克裏霞（以前都是這樣的），他聽見她頭上圍着頭巾，穿上囚服，他心頭不覺亂撞起來。

「我要生活，我要家室，子女，我要人類的的生活呀。」當她低頭快樂地進屋時，這些思想很快地在他心底掀着。他立着，向前一步去迎接她，然而她臉上現着冷淡不愉快的樣子，現在正和上次她痛責他時候一般的神氣，她臉忽紅忽白，手指用力拉着衣角，她望了他一下，又低下頭去。

「你曉得赦罪的命令下來了罷？」

「不錯，獄吏對我說了。」

「因此那公文一到，你就能出來了，預備到那裏去住，我們要考慮一下……」

她匆忙地插入：「有什麼考慮呢？希蒙生到那裏去，我就跟他到那裏。」

他固然很驚惶，可是她望着他又快又清晰地說着，她早預備好了。

「真的嗎？」

「噫，迷米特來，依凡諾維支你應曉得，他要和我住在一起呢……」她突然停住了，知道說錯，趕緊改過，「他要我接近他，我能够再想什麼？我把這件事當作我終身的快樂，另外還有什麼呢……」

南黑留脫夫想：「不是那樣，就是這樣，或許她已經愛上了希蒙生，因此不願做我想像中的她底犧牲；或許她還愛着我，可是爲了顧全我底名譽，爽快地嫁給希蒙生，把船完全擱淺了，斷了我底想念。」他感到很羞恥，發覺自己臉在紅着。

他問：「那末你自己愛他嗎？」

「愛和不愛，有多大的關係？我早割掉了愛他，希蒙生呢，倒是個異樣的人。」

南黑留脫夫說：「不錯，當然的，他是個美少年，我想……」

然而她阻止了他，似乎怕他說得太多，不應全說了出來。

「不，迷米特來，依凡諾維支，你一定要忘掉我，因爲我不會成就你底志願。」她斜眼觀視着他，「不錯，這實在是這樣的，你也得生活着呀。」

她所說的正是他在幾分鐘以前自己所想的，可是現在他不再想了，他感觸是不同了，他如今失去了她，不能達到目的，他不僅愧恨而且難過。

他說：「以前我真想不到呢。」

她笑着：「你爲什麼要住在這裏受苦呢？你也受得够了。」

「我沒有受苦，那是我底好處，要是可能，我還願繼續服侍你。」

「我們……」她說着「二」字，望望南黑留脫夫，「我們什麼也不要了，你真的給我出力的事情太多了，要是這樣出力不

爲着你……」她要說下去，聲音已經顫動着。

南黑留脫夫說：「然而你無論怎樣不必感謝我。」

她說：「計較些什麼呢？上帝會這樣的。」她黑眼睛中滴下晶瑩的眼淚。

他說：「你真是個好女子。」

她揮着淚說：「我好嗎？」接着臉上顯出一些笑容來。

那英國人問：「你準備好了嗎？」

南黑留脫夫說：「就要去罷。」他問她克利契夫如今怎樣了。

她抑住着慢慢地告訴他，克利契夫身體很不好，已送到病院中去了；瑪麗·彼得森南頗很擔憂，要請求允准，進病院做看護，可是沒有成功。

她聽見英國人在旁邊等着，便說：「我好走了罷。」

南黑留脫夫伸着手說：「我不願說出告別的話呢，我還要見見你。」

她說：「饒恕我。」她聲音極低，他極難聽出，他們目光相碰着，南黑留脫夫瞧她那斜視的眼和含情的笑，理會她所說的決不是「再會」而是「饒恕我。」（註俄語中此二詞音頗相似故云。）

這兩句話她都能說，她終於說了後者，她真愛他，要是她和他結婚，是會破壞他底生命的，她以爲和希蒙生結合，便能救援南黑留脫夫了，她很歡喜她決計這樣做，可是她要和他分別的時候，她心中非常難受。

她緊握着他底手，啞啞地掉轉頭，離開了屋子。

南黑留脫夫預備走了，祇見那英國人正低頭在寫筆記，也不打攪他，就在牆邊椅旁坐了，突然一陣非常憂悶的難過的感觸湧上他底心頭，他覺得極疲乏，可是並非爲了一夜沒睡，旅途困頓也並非爲了驚異恐怖，那是因爲他覺得生活實在太無味了，他靠着椅背，閉上眼睛，聽着。

那檢察官問：「好罷，現在你們要去看那牢獄嗎？」

兩黑留脫夫，鬚搔頭，很驚訝他會在這個地方。那英國人已經寫好了筆記，表示願意去參觀。兩黑留脫夫很疲倦，冷淡，跟在他後面。

第六十七章

英國人南黑留脫夫和檢察官走過了號房和奇臭腐朽的門廊下，他們很驚異有兩個男犯正在那裏小便。他們走進第一個獄房，有好些苦工犯監禁在那裏。囚犯們睡在屋中央一塊床板上，他們都頭碰頭，身體碰身體地胡亂躺著。總共有七十多個人。那兩個客人走進了屋，所有的犯人就把都跳了起來，立在床邊。祇有兩個人不動：一個害重熱病的少年和一個呻吟的老人。

英國人問這少年病得多久了。那檢察官說那人是早晨得的病，可是那老人生胃病已經好了，病院中人已塞滿，所以他不能搬去。英國人搖著頭很氣憤，說他要和那些人說幾句話，請南黑留脫夫替他翻譯。那位英國人不僅研究考察了西伯利亞充軍的地方和各處監獄，他還主持一種主張，便是宣傳那望主贖身的救世主義。

他說：「告訴他們，說基督憐憫，痛愛他們，也為他們死了。要是他們有著信仰，他們可就得救了。」他說的時候，所有的罪犯都挽著手臂，靜靜立著。他又說：「這本書（聖經）告訴他們，完全把這件事告訴他們聽，他們有人會閱讀嗎？」會讀的有二十幾個。

那英國人從手袋中拿出幾本聖經來，好些粗糙的有著硬而黑的指甲的手，便從污穢的袖中伸出來，向著那英國人。他在這獄室中放了兩本聖經。

在第二個獄室中也是如此。一般的污穢的空氣，窗間掛著怪像，門右邊放著水桶。他們都緊擠仰臥著，他們也同樣地跳了起來，雙手垂直著立了——都立了起來，祇有三個兩個坐起著，一個睡著，也不聽有什麼人來了。這三個人都有病。那英國人又拉了一套房，又放下兩本聖經。

第三獄室中有四個病人。英國人問為何不使那些病人不睡在一間獄室裏。那管獄的說他們自己不願意，他們底病不

會傳染的，醫生已經診視過，給他們都做好了。

是一陣含糊的聲音：「醫生前天晚上連脚尖都沒觸到這裏呀。」

那管獄並不去注意那聲音，又走到隔壁獄室中，那門又打開了，衆犯都靜靜地立了起來，英國人又放着兩本聖經；第五間獄室也是如此，還走着右邊左邊六間獄室。

他們從苦工犯羣中走到遺發犯中去，從遺發犯那裏，走到那些被公衆所洩戍和志願的衆犯人處，各種的人（寒冷，飢餓，懶惰，病痛，敗德，久禁）都現出了一種獸樣的狼藉。

英國人發完了幾本聖經，就不再發，也不傳道了，那不堪當日的樣子，還有那觸鼻的污穢空氣，都把他底精力壓了下去，他從這個獄室走到那個獄室，卻不發一言，管獄在每間獄室裏報告罪犯情況時，他只說「是的。」

南黑留脫夫跟着他，似乎在夢中，也不好拒絕，不去，或獨自離開了，一路祇是無聊和絕望。

第六十八章

在一間流犯獄中，南黑留說夫聽見有一個犯人，他覺驚訝，原來就是那天早晨渡筏時所見的一個怪老頭。這個雞皮的老頭，正坐在床邊地板上，赤腳，只穿上一件污穢的煤炭色的短衫，肩上海個大洞，下面被褥子是一樣的顏色。他嚴肅地很詫異，看外客進來，從他底破衣洞中可以望見他佻瘦的身體，真非常羸弱。可是他的臉卻比南黑留說夫在筏上所見他的時候，還要莊嚴有神。那官長進了屋，這裏也和別處一樣，罪犯們都跳起來直立着，然而那怪人卻依然坐着，他閃爍着眼睛，皺眉有着憤怒的神情。

管獄的喊着：「起來！」

那怪老頭兒可沒有立起，只微笑着。

怪老頭兒點着那管獄的臉說：「你底侍者已經立在你前面了，我不是你底侍者，你抱好那官印……」

管獄威嚇着：「什……什……什麼？」他向那老頭走前一步。

南黑留說夫急急地說：「我曉得這個人，他為何要被捕呢？」

管獄憤恨地看了怪老人一眼，說：「警察把他送了來的，因為他沒有執照，我們叫他們不要這樣濫送，總還是這樣送。」

怪老頭對南黑留說夫說：「看你底態度，也像是個反基督教的份子呢？」

南黑留說夫說：「不，我是個新旅客呢。」

「好的，你聽見反基督派底捉殘人類嗎？你看，這裏，他把他們鎖在牢籠中，他們許多人呢，人應該在眉毛上出了汗，才去吃麵包，可是這個獄官把他們關着，不給做些事情，餓得乾地餓養他們，他們終於要變成野獸呢。」

那英國人問：「他在講什麼？」

南黑留脫夫把他痛罵管獄官濫拘的話翻給他聽。

那英國人說：「問問這人罷，他想人應該如何處置那些不守法律的人。」

南黑留脫夫又翻譯着。

那老頭咬牙大笑着，輕蔑地說：「那法律嗎？首先，『他』把什麼人都搶奪了，佔有世界上的一切，掠奪人類所有的權利（爲他一個人搶了去），殺死所有反對的人，以後呢，他使造出法律來，禁止別人的掠奪，他應該早些造出這法律來。」

南黑留脫夫給他翻譯着，那英國人笑了。

「好罷，無論如何問他，究竟在現在應該怎樣措置那些盜賊和殺人者？」

南黑留脫夫又翻譯着。

老頭兒很嚴肅地皺着眉說：「告訴他說，他應該從他身邊拿出那反基督派的官印來，他得知曉，沒有盜賊，也沒有殺人的人了，這樣告訴他。」

南黑留脫夫譯出了那老頭的話，那英國人說：「他發癡了。」聳了聳肩，走出獄室，經過那黑暗的地洞。

怪老頭說：「你做自己底事情去，不要管人家，每個人祇爲自己，上帝曉得誰該罰誰該赦，可是我們不曉得，決定你自己底主意，那末主意就不會少了呢，走罷，走罷。」他皺着眉似乎很憤怒，南黑留脫夫在獄室中徘徊着，那老頭閃爍地看他說：「你還沒聽够那些反基督派的侍者撒布虱子給人家嗎？走罷，走罷！」

南黑留脫夫走出獄室，走到英國人身邊，英國人正和檢察官立在門口，問着那黑地有何用處。

「那是墓地呢。」

英國人嘆了一聲，要進去參觀一下。

那墓地是個普通的黑地洞，不很大，一盞小燈，掛在牆上，凄幽的光射着那牆隅的行李和木塊，四個死屍放在右面床鋪上，第一個屍身是高身留鬚鬚的男兒，穿着粗布衫褲，他的頭右邊有着傷痕，挺直着身子，背的手原來疊在胸上，已經分開了，兩隻腿也分離了，赤着的腳筆直，在他一邊放着一個赤腳露頭的老女人，穿着白衫褲，稀頭髮蓬鬆，黃色的勞苦的臉和高

尖的鼻，她過去又是一個男犯，身上蓋着紫色毯，這顏色使南黑留說夫加強了回憶。

他走近去看那屍體。

那兩條小的尖鬍子向上排着，那寬大適中的鼻子，高的白額，稀捲的頭髮——南黑留說夫想起了這死人來，可是他不敢相信他底眼睛不會看錯。昨天他看見過這憤怒的臉，很氣憤而痛苦，現在已經安靜了，動也不動，很是莊嚴，不錯，這就是克利契夫。他底靈魂或許不留着，肉體總存在這裏。南黑留說夫想：「他為何要吃這苦呢？他為何要活着呢？他現在可明白了不？」可是終於沒有回答的聲音，死的已經死了。他心中又難過起來，神情極為恍惚。他並不和那英國人辭別，就請警獄領到場地裏。他感到一個人必定要在夜中自始至終思索一次以前所遇見的事情，所以他半着車直趕到旅館中去。

南黑留脫夫沒有就睡，祇在他室中踱了好久。他給克裏做的事情從此完了。他不辛勞些什麼，這確使他愧作。他第二件事情呢，不僅沒有做完，而且苦惱了他。他努力去做完了。近來他接觸着這個魔鬼，最厲害的是今晚在黑暗監獄裏看到這魔鬼——即殺死親愛的克利契夫底魔鬼——抓住了一切，已經成功了，而他確實沒有戰勝的機會，甚至不曉得如何去戰勝他。在他底意境中，湧進了千百個腐身的人，給那冷酷的將軍，執刑官和官吏們鑿禁在腥臭的牢獄裏。他又回憶那奇異而自由的老人痛罵那些官僚，因之給認為瘋人。他瞧見那幾個屍體中，有克利契夫莊嚴蒼白的臉，是氣死了的。他殫精竭慮，問着這個問題：他，南黑留脫夫，自己瘋了呢，還是那些作孽而自以為公正的人們瘋了？他用靈心思要想出這問題的答案。他踱得累了，便坐在沙發上，在燈下偶然地翻開一本英國人送給他的作為紀念的聖經，這個是他拿出袋中物件的時候，擲放在桌子上的。

他想：「有人說在這本書中不論那裏都能够得着答案的。」他就隨意打開那本聖經，讀着馬太福音十八章一至四節：「當時，門徒走了進來問耶穌說：『天國中誰最大？』耶穌就喊一個小孩子來，讓他立在他們之中說：『我確實對你們說，你們若不同轉，變成小孩的樣子，絕對不能走進天國。所以凡是自己卑謙得像小孩子般的，他在天國中便是最大的。』」

他讀到這裏，回憶着從前卑謙的時候，感到生活的平安和快活，就說：「不錯，不錯，這是對的。」

「凡為我底名，看待一個像小孩子的，就是看待我。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還不如把大磨石縛在這人的頸上，沈在深海裏。」（馬太，十八章五至六節）

他想：「這有什麼意思呢？——凡為我底名，看待。」看待在那裏還有那句「為我底名」是什麼意義？」他自問着，感到這幾句話沒有什麼意思。還有為什麼一塊大磨石縛在他底頸上？為什麼沈在深海中？還沒有意思？還不真切，不清晰。

「他記起了生平也會讀過不止一次的福音，而現在卻連幾個人也不清晰了。他又隨意地讀着第七、八、九、十節，其中說，一定是他們來了，人類被棄在地獄的火中，和天上的使者常見到我天父的面等幾句話。他想：「這話一些也不連貫，真可憐呀，可是終還有些好的意思在裏面。」

他往下讀着：「人子來的爲是要拯救喪失的人。一個人要是有一百隻羊，一隻迷失了路，你們以爲怎樣呢？他不是丟下這九十九隻到山中去尋那隻迷路的羊嗎？假使找到了，我確實告訴你，他爲這一隻羊歡喜，比爲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還歡喜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喪失一個。」——（馬太，十八章，十一至十四節）

他想：「不錯，他們喪失，並非天父的意思，他們千百個的喪失，可沒有方法去救援呢。」他又繼續讀着。

「那時候彼得進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應該饒他幾次呢？到七次能够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是到七十個七次。』——（馬太，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

「天國彷彿有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才算時，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爲他不能償還什麼，主人就命令把他和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掉了來償還。那僕人就俯拜在地說：『主啊，寬恕我罷，以後都要還清的呢。』那主人便動人慈悲心，放掉了他，還免除他底債。那僕人出來，聽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拉住他，捏住他底咽喉說：『你所欠的要還我呀。』他底同伴就俯拜在地說：『寬恕我罷，以後我定要還清。』他不允許，竟把他關在牢獄中，等到他還了這債，他底同伴們看見他這般作事，很是憂慮，便去告訴了主人，主人就叫了他來，和他說：『你這惡奴，你懇求我，我便全免了你底欠債，你却不懂得恤你底同伴，像憐恤你嗎？』——（馬太，十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三節）

南黑留脫夫忽然大聲地稱讚：「祇有這末一句嗎？」他身子和內心像都說：「不錯，這就全了。」

南黑留脫夫心理上大變了，這真是那些精神生活者所常有的，那種思想首先以爲很奇怪，像對的又像不對的，甚至作爲一種戲謔，後來經過了種種的生活經驗，就把這思想越打越深，便突然現着最簡單而真實的事物，因此，他便明白那種意思，要把人類從可怕的惡魔那裏救出來，祇有一個辦法，即是他們時常應該在上帝前承認自己已有罪，這樣他們就不能責罰人家，反面會鼓勵人家，他更理會自己在牢獄中所目擊的一切恐怖的魔鬼及其所做惡行的辯護辭，這真是人類底深探的

罪惡。他們自己是罪惡卻要改過人家底罪惡。腐敗的要去否定腐敗，而祇用機械的方法去實行。結果呢？致使那些貪婪殘忍的，拿假回矯正人家以爲營生，他們自己變得更壞了。同時那些他們所加刑的人也不絕地腐敗下去。現在他很明瞭以前他所碰到的許多恐怖的事自何而生，和應該如何去消滅他們。這個回答他以前不能尋出，卻是基督給彼得的答案。那是時常寬恕人家，無限制地寬恕着。人人都有罪惡，因之也沒有用罪罰來改正人家的人。

南黑留脫夫想着：「可是確實不能如此簡單。」雖然首先很以爲奇異，現在呢，卻很正確地看清了這個真理。不僅是那唯問題的理論的解決，而且是事實上的解決。以前他時常駁反的理論，便是人如何去措置那些作惡的人。當然不應該讓他們脫逃這個刑罰罷。如今卻不能懷疑他了。這種駁反的理論或許可以有些意思，要是能證實那刑罰果能減少罪惡或改善犯人。但現在所得到的證實正是相反，而且確實不是某種人的力量可以改正別人。那唯一合理的事便是去停止那些無用而且有害的腐敗的暴虐的惡行。幾百年來，人民都承認罪犯是要被處罰的。那些罪罰消滅了嗎？難去消滅很遠呢？他們更增多了。其中有被判刑而腐敗的犯人和合法的「當官犯人」——那些審判官，承發吏，知縣和獄吏等等——便是判決處罰他們的人。現在南黑留脫夫理會那社會和一切事物存在着，不須去感謝那些判決人家的當官犯人。那雖然他們有着腐敗的淘汰，其實倒還是人類彼此相愛的勞績。

南黑留脫夫要從福音中尋着這思想的正確的證明。他便從頭誦讀一過。他讀到「登山訓話」一段，非常感動。他今天就看出那起先以爲是不美的空想，浪費的要求，才是簡潔，清晰，實在的規律。要是應用它起來（可能的話）可能建設一種全新的可驚的社會生活。在這裏不僅能使南黑留脫夫以前的驕勢在不知不覺中取消，而且那人類所能享受的最大的幸福（天國降落在人間）能夠來臨了。

這裏有五個規律：

第一規律（馬太，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節）一個人不懂不能殺人，而且不應和他兄弟動怒；不能罵人無用，「賭加」（Raca）要是想起弟兄懷恨他，他便應該誠懇地把禮物留在壇前給上帝，就是在新婚時必須悔過。

第二規律（馬太，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一個人不懂不能姦淫，就是見了婦女也不能即動邪念；如果他已和一個

女子相處，他便永遠不能凌辱她。

第三規律（馬太，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一個人永遠不能食言。

第四規律（馬太，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一個人不能不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且要是有人打着你底右臉，那末應該轉過左臉來給他打，應該寬恕人家的憤怒，很謹慎地忍著有求於你的，不能推辭。

第五規律（馬太，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節）一個人不能不能恨你底仇敵，去攻擊他們，卻要愛護，幫助和侍候他們。

南黑留脫夫坐下呆視著燈，他底心卻還沈靜地定著他回憶著人類生活的種種混亂的事情，他清明地看透了人類要遵從那幾個規律，生活可致改善，所以他現在在靈魂深處洋溢著真正的快樂，這是在以前所沒有的，彷彿他疲乏地吃苦了多天，現在突然自由安樂了一樣。

那天他一夜不會睡眠，他和好些人讀福音一般，現在才第一次理解了經義，他以前雖然常常讀著聖經，卻不甚了了，那時他沈醉於所有的急需，重要和快樂的默示中，彷彿海綿吸水一般，他所讀到的，似乎都很理解，深深地印在心底裏，獲得了他從前早就曉得而不整個地明瞭和信仰的真理，現在他明瞭和信仰了，他不僅明瞭信仰要是人類服膺這些規律，他們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他並且明瞭信仰每一個人的唯一的責任是要實踐那些規律，在這規律中藏著唯一合理的生活，如果一違背這個規律，就會有錯誤的結果，這就是全般精神的訓示，也是在葡萄園的故事中所明清楚地表示出來的。

那些工人們心想他們給主人工作的葡萄園是他們自己的，園中所有的東西都是為他們做的，他們來到這裏是在葡萄園中享受的，這樣就忘掉了那主人，殺死去那些以為主人存在著的人們。

南黑留脫夫想著：「我們也是這樣呀，我們心想我們自己是我們生命之主，而生命是給我們享受，這是個很大的謬誤，我們給一個人的意志送到這裏來，為了一種目標，而我們決以為我們是為了自己的享受而生活著，因此許多事物都要和我們敗壞下去，那正與工人如果不聽從他們主人的命令，許多事物也要和工人們敗壞下去一樣，那主人底意志表露在這些規律中，大家只須服膺這些規律，那末天國就能降落到地上，人類便能同臻善域。」

「你得先去懇求他底國與真理，然後可賜予你所有的一切。」但現在我祇懇求所有的一切，當然不能成功。」

「我由此有將我生命的事業了。我不會完成第一個工作，第二個可又來了。」
這晚，南黑留脫夫得到一個完全的新生活之啓示。並非他已達到了生活的新境界，實在是因爲他在那夜所碰到的事實給他別開一個生面。

如何造成他這新生活的新紀元，來達到他底目的，在以後能夠表示出來。